

風雅翼序

風雅翼者中山劉坦之先生之所輯錄既繕寫成書其友謝君肅來告曰先儒朱文公嘗欲掇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辭附於詩楚辭之後以為根本準則又歎擇夫文選以後之近古者為之羽翼與衛焉書未及成而即世吾鄉劉先生蓋聞文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故取蕭昭明所選之詩精擇而去取之至其注釋亦以傳詩註楚辭者為成法所謂選詩補註者是也他



若唐虞而降以至于晉凡古歌辭之散見於傳記諸
子集者則又別為簡拔題之曰選詩補遺此外又有
選詩續編乃李唐趙宋諸作二編亦皆有注視補注
差畧補注凡八卷補遺二卷續編四卷合十四卷以
其可為風雅之羽翼也故通號曰風雅翼顧序而傳
焉嗟乎文公之學盛矣世之士子能以其才識之所
至而知慕效焉者其人豈易得哉雖然詩亦難言也
矣昔者孔子刪詩以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

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至於頌則宗廟郊社之所用
其體不過三者而已而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然
去聖既遠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然千有餘
年之後則亦孰能無失于其間於文公以邁古超今
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一書亦既脫畧衆說一洗
舊失而新之又以為詩亡之後獨楚人之辭得夫變
風變雅之体裁復即其書嚴加櫛括而訓註以傳於
是古音之見於今者煥然無遺憾矣先生師之宗之

選詩補註既視此二書為無愧而補遺續編亦皆有以成公素志之所欲則其所見何可量哉非其學問之精博曷以有是哉竊嘗論之詩者人心感物而動形諸咨嗟詠歎者也風於中者有邪正則形於外者有善惡善者法之而惡者戒之皆所以為教也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君子何取於斯焉詩與楚辭既經聖賢之刪述固已垂教萬世矣繼是而後以辭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亦有可取以為教

者乎抑亦有未熟乎漢魏及晉蓋皆去古未遠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唐宋遠矣時則有若杜少陵韓昌黎諸人有若王文公及我文公亦皆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取以為教詎曰不熟嗚呼此文公所以有志於采擇而先生因之取則也世之學者誠能從事於斯探之補注以浚其源廓之補遺以博其趣參之續編以盡其愛而又養之以性情之正體之以言行之和將見溫柔敦厚之教得諸優游淫泆之表則所

謂羽翼風雅於斯世者蓋亦庶乎其有徵矣然則先生是書雖與文公諸書並傳可也先生名履其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四世孫忠公私淑文公者也固有所受哉至正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金華戴良序

選詩補註序

自古學道之士未嘗蔑意於世用惟不得行其志則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或研覃乎六籍推明先聖賢之遺言以啓迪後進爲事或鼓舒爲著述亦必務乎明天理正人心使不失爲載道之器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垂世而傳後也六籍之學自子朱子闡明而大義章章矣而詩傳一書尤其自謂無憾者也雖騷作於屈原視風雅已一變矣竊曰南國宗之爲辭賦之祖

然其跌蕩怪神怨對激發醇儒壯士或羞稱之奚以
汲汲爲之集註耶蓋朱子蘊忠貞之志經濟之才而
蔽障於權臣不得以致其君爲唐虞三代之治故託
此以舒其憤懣而深嗟求歎使讀之者慨然興千古
無窮之悲也五言詩之錄於文選視風雅雖已并變
然去古未遠猶或可取以爲後學之準則故朱子嘗
欲採輯一編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今劉先生坦之
之爲補註也既更爲之刪定又做詩傳而說之一取

則於朱子亦豈無所爲而爲之耶先生資稟粹而才
識明自幼力學即以行道濟時爲志一遭天下之多
故遂落落無所偶悲傷怨慕形諸詠歌宛然有漢魏
以來作者風致况其立心行己往往自謂無歉於諸
人而身處乎窮約世更乎衰亂又或與之有近似者
此所以注意於選詩而必爲之發其旨趣申其情志
使不昧于千載之下也大抵學士大夫所著述不問
其爲經術爲辭章惟言發乎倫理事關乎世教君子

必有取焉子朱子雖託意於離騷其續楚辭也始有取於成相欲使爲治者知興衰治亂之所自終之以鞠歌擬招又欲使游藝者知爲學之有本而辭章有不足爲矣先生雖注意於選詩然於蘇子卿也謂其有見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焉於曹子建謂其止以皇佐稱魏武而視王粲劉楨爲有法焉於嵇阮子謂其立心似陶靖節而非建安諸子委身事魏者比焉於張茂先謂其勵志於聖賢之學而於道體爲

有見焉而於袁陽源也謂其獨能以愛君爲心而於宋諸詩人爲出類焉即此而觀之則先生之意誠不止爲選詩設矣然則是編之作其有以發揮前人而啓迪後進也不既多矣乎吁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傳于後者不朽其視見用於世而沒沒無聞者爲何如哉余自揆託交于先生最久而知先生之心爲尤深故輒序于卷首庶幾讀是編者知古人之詩不徒作而先生之於詩亦不爲徒說矣至正乙巳三月初

吉友生會稽夏時序

選詩補注序

惟穆清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于聲文斯謂之詩詩於周為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篇下此為楚人之辭又下此為漢魏以降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然三百篇則聖人所刪善惡畢備以示勸懲楚辭則朱子所校錄亦其發於性情關於風教者不則雖好而弗載五言則著明所選編次無序而決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刪校之法乎不惟不能合夫刪校之法而

諸家之注果能合夫朱子注詩楚辭之法乎况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古詞呂附于詩楚辭之後惜其書不成書成亦豈无注乎此中山劉先生選詩補注所以作也其立法盖有五焉夫序世代列作者名氏而略見其隱顯始終之跡迺呂篇什繫焉作有可攷一也苟合作矣雖昭明失選之者取之苟不合作雖在選中者去之故粹然完美足為準則二也陶靖節詩與選者九真氏則呂五十餘首入文章正宗而

江淹所擬在焉是亦未為精審矣今所闡後為篇若干表而出之以見正始風氣既衰而復振三也而補注凡例盖倣乎詩楚辭之注用之韻補呂協其音聲考之訓詁以疏其字義探之羣籍以白其事實繼之論議以融其指意然後著述之體以得四也其於六臣之注釋曾蒼山之演義宗人湏溪之批點或失於荒陋或失於穿鑿或失於簡略者則提要詢玄會而通之以不沒其善五也於是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
之名物凡有見于咏歌者靡不即其興比賦以敷其
說而作者之志不昧于千載之下矣使諷誦之者可
曰喜可曰怒可曰哀可曰樂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
也嗟乎非先生博學而精識何以能為書之可傳也
其有功於作者豈不盛矣哉雖然作者非一人人非
一時時不同而辭亦異故漢魏諸作猶存三百篇流
風餘韻及晉而跋涉玄虛及宋而耽樂山水及齊梁

而崇尚綺靡流連光景是則詩者不特至五言為再
變而五言之變抑又三焉於此可以觀世道之降而
大雅君子未嘗不為之痛惜而深悲也而讀選詩補
注者蓋亦不可以不知曰并書以序先生名履字坦
之宋侍御史忠公之四世孫守志厲行以經術世其
家云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既望平江路學道書院
山長上虞謝肅序

選詩補註凡例

一選詩云者梁昭明太子統所選者也詩自孔子刪後殆未易言然今人欲知漢魏以下諸作頗賴昭明此編之存愚故特於其中重加訂選得二百十有二首又常恨陶靖節詩在文選者甚少今就其本集增取二十九首又於後漢書得酈炎詩二首於文章正宗得曹子建怨歌行一首於阮嗣宗集得詠懷二首皆文選所遺者總

二百四十六首釐為八卷其它如經史所載歌
謠樂府集所錄古詞別當刪取而續傳也

一重選之法必其體制古雅意趣悠遠而所言本
於性情關於世教足為後學準式者取之間有
篇中一章可摘取者亦不舍去且三百篇有美
有刺惟十三國變風或載男女淫奔之詞聖人
固已垂戒於前矣今所選專以二南雅頌為則
其詞意稍有不合於此者一切刪去

一所選詩較之魯原演義除陶詩外增多者幾八
十首於演義所錄而補註之不取者三十九首
如魏武帝短歌行文帝芙蓉池劉公幹公燕陸
士衡從軍苦寒等篇其說並已見各人詩註又
如古樂府傷歌行乃後人掇拾模擬淺近易到
應休璉百一詩詞多鄙俚殊非雅製傅長虞贈
何劭等雜冗而不精潔潘安仁悼亡徒發手情
而不止禮義謝宣遠從戲馬臺集景有餘而意

不足顏延年侍遊京口雕斲藻績而乏蕭散之趣故皆不得而錄其餘自可類推矣

一選詩四言雖多率皆拘拘摸倣蹈襲風雅詞意讀之使人可厭今特取其能自融化稍異於衆者錄之以備一體

一凡一人之詩可采者多但詞意未免重複故必擇其尤者錄之若一人僅有一篇可取則亦錄而不遺也

一凡詩人之家世出處歷仕年代節行封謚並詳考史傳略具始末于姓名之下使覽者有考焉

一補註者補前人之所不足也大意竊取朱子詩傳為法先明訓詁次述作者旨意間有先正論及此者亦附焉庶幾詞達而義明使初學易入也

一舊註李善釋事而遺意其子邕雖間為補附而不及精詳五臣因其繁釀乃更為詁解而乖謬

尤多近世曾原頗得梗槩又或詳而不要略而
不明使學者無所取正然此諸家之說互有得
失故補註多采用之凡衆說同者則但稱舊註
若所論特異則著姓名以表見之

一詩意本有關於時事舊註或晦昧而不宣今為
考諸史傳發其歸趣然後知詩人之用意非徒
作也

一詩中字有訛誤其證據明白者正之註云舊作
某字非是若字本誤衆說乃牽強而不通者闕
之註云當作某字有疑似者不圈但云疑當作
某字或有音聲之訛字畫偏傍之誤當作某字
者並疏其下

一詩有協韻並依詩傳及楚詞集註例仍參考吳
材老韻補各附其下

一語有精至或意思悠遠者從旁點識若含蓄有
餘韻者圈意切要而語稍晦或未工者抹庶使

學者或得因此而尋玩其意味也

右凡例十二條述所以補註選詩之意如此也噫作詩固難矣而知詩為尤難自秦漢置博士各專一經而治詩者皆不免惑於小序失其本義至宋殆千百年乃有朱子集傳著出而後學始得其宗詩其果難知哉漢魏及晉作者去古未遠而風雅之餘韻猶存惜乎註者未悉其蘊使詩人優游詠歌之趣忠憤懇切窮阨悲怨之情可以使人感發而興起者不獲見

知於後世是可歎也予窮居草澤竊以吟詠自娛因獲究夫作者之旨趣而粗有得焉輒不自揆而為之補註雖不敢妄擬前人著述之萬一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未必無所助也同志之士幸相與訂正之

凡例

風雅翼選詩目錄

卷之一

漢詩

三十五首

古詩十九首

樂府古辭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長歌行

蘇子卿詩四首

李少卿與蘇武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鄒炎詩二首

卷之二

魏詩一

三十四首

魏武帝苦寒行一首

魏文帝四首

善哉行四言

雜詩二首

燕歌行七言

曹子建十九首

朔風四言

雜詩六首

七哀詩

贈白馬王彪七章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送應氏

三良詩

箜篌引

美文篇

名都篇

怨歌行

王仲宣四首

七哀詩二首

雜詩

詠史

劉公幹四首

贈從弟三首

雜詩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一首

繆熙伯挽歌一首

卷之三

魏詩二

十六首

阮嗣宗詠懷十三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三首

四言

晉詩一

二十一首

張茂先四首

勵志

四言九章

雜詩

荅何劭

情詩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孫子荆陟陽侯一首

左大冲十首

詠史七首

雜詩

招隱二首

卷之四

張季鷹雜詩一首

晉詩二

三十七首

張孟陽七哀詩一首

張景陽七首

詠史

雜詩六首

陸士衡十三首

短歌行四首

猛虎行

飲馬長城窟行

門有車馬客行

長安有狹邪行

豫章行

塘上行

招隱

園葵

贈從兄車騎

贈尚書郎顧彥先

為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二首

答張士然

為顧彥先贈婦

潘安仁在懷縣作一首

石季倫王昭君辭一首

曹顏遠感舊詩一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劉越石二首

扶風歌

重贈盧諶

盧子諒二首

時興

贈崔溫

郭景純遊僊詩五首

謝叔源遊西池一首

卷之五

晉詩三

三十七首

陶淵明

停雲

榮木 並四言

九日閒居

歸田園居三首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和郭主簿

贈羊長史

歲暮和張常侍

始作鎮軍參軍

懷古田舍

西田穫早稻

飲酒十首

擬古五首

雜詩二首

詠貧士

詠荊軻

讀山海經

桃源詩

挽歌詩

卷之六

宋詩一

二十五首

謝靈運

述祖德二首

九日從戲馬臺集

從遊京口北固

之郡初發都

鄰里相送至方山

過始寧墅

富春渚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遊赤石進帆海

初出郡

田南樹園

酬從弟惠連

石壁精舍還湖中

南樓望所遲客

石門新營

登石門最高頂

於南山往北山

從斤竹澗越嶺

廬陵王墓下作

登臨海嶠與從弟

初發石首城

道路憶山中

入華子岡

卷之七

宋詩二

二十六首

謝宣遠三首

張子房詩

於安城登靈運

王撫軍車西陽集別

謝惠連二首

西陵遇風獻康樂 擣衣

顏延年八首

還至梁城 登巴陵城樓

五君詠五首 秋胡詩九章

袁陽源二首

效古

效曹子建白馬篇

鮑明遠十一首

出自薊北門行

東武吟

白頭吟

東門行

代君子有所思

放歌行

學劉公幹體

擬古二首

行樂至城東橋

卷之八

詩目録

齊梁詩

十六首

謝玄暉九首

夜發新林至京邑 酬王晉安

之宣城出新林浦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郡齋答呂法曹 和伏武昌登孫權城

登三山望京縣 觀朝雨

銅雀臺詩

沈休文四首

應詔餞呂僧珍 別范安城

冬至後至丞相第 遊沈道士館

江文通三首

劉太尉傷亂 陶徵君田居

休上人怨別

凡二百四十六首

選詩補註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卷第一

漢詩

古詩十九首

上虞劉履補註

三十五首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爲誰或云枚乘而梁昭明旣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非盡爲乘詩故蒼山魯原演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夫五言起蘇李之說自

唐人始然陳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為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語皆不在其中仍以舟舟孤生竹及前後諸篇別自為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徐或得其實者也蔡寬夫亦嘗辯之今姑依照明編次云

行行重去聲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宜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叶火反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扶又反道去聲努力加餐飯如字叶文遠反

此於六義為賦中有比也行行行而不已也重再也生別離者言人情之至切也楚詞云悲莫悲兮生別離蘇子卿亦曰淚為生別滋涯畔道言也○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別之悲矣至於萬里道

阻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不
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
不復顧念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
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不置甚
底于老宜如何哉惟自遣釋努力加餐而已蓋亦
卷耳酌金罍不永懷之意觀其見棄如此而但歸
咎於讒佞曾無一語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

青青河畔草荀反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音為倡家女今為蕩
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興而比也鬱通作苑茂也詩云苑彼柳斯盈盈姿
容充澤貌當出自自呈露之意牖穿壁取明之交
樞窻也娥娥美好也倡文樂也蕩子列子所謂去
鄉土遊四方而不歸者世謂狂蕩之人是也○魯
原謂此詩刺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得之言青
青之草鬱鬱之柳其枝葉非不茂也然無貞堅之

操至歲寒則衰落而不自保以與世任輕進之人
自衒以求售其才質非不美也然素無學識不知
自脩之道一遭困窮則放濫無耻而欲其固守也
難矣且不斥言之而婉其詞以倡女爲比其深得
詩人託諷之義歎

青青陵上柏各反磊磊澗中石叶實人生天地間忽
如遠行客各反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叶迫驅車
策駕馬游戲宛反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色寒反叶

昔各反。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叶達各反。兩宮遙相

望雙闕百餘尺

叶敕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叶卜

興也大阜曰陵磊磊石衆大貌聊粗畧之詞駑馬
之遲鈍者宛漢縣名屬南陽郡即今南陽府也洛
洛陽東都也鬱鬱氣盛貌索求訪也通道四達謂
之衢羅絹布之義巷衢中相通之別道第者王侯
之居有甲乙次第也兩宮蔡質漢官典職云南宮
北宮相去七里是也闕門觀也詳見崔豹古今注

○人有見陵上之柏閱歲不凋澗中之石堅貞不朽而人生寄世忽如行客遠去乃不若一者之長存於是感物興懷欲以斗酒宴樂聊且相厚而不至於薄也故又言出遊宛洛之間觀夫王侯第宅宮闕之盛而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極宴以為樂則人之不能自娛而常戚戚憂慮者何所驅迫而然乎蓋感歎至此則意愈切矣然彼之極宴豈不過於奢靡而我之斗酒相厚殆不失性情之正者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賊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窮賤軻軻長苦辛

賦也良猶嘉也難具陳者有所自得而難言也奮揚也逸縱奔之意入神言音聲之妙變化不測也
高言猶曰高歌申舒也寄者不久必歸之謂奄亦忽也高足置傳馬也凡傳馬下足為乘傳中足為

馳傳高足為置傳洋濟渡處軾軻車行不利也故
人不得志亦謂之軾軻○士之阨於困窮不苟進
取而安守其節唯與同志宴集相為歡樂而已然
其所樂有難具以語人而但播之音樂歌其德聲
在知音者自能審其真趣焉耳且得時行道之願
人人所同今乃未獲申其志意則人生寄世如颺
風飛塵幾何而不至息滅耶故又設為反辭以寓
憤激之情焉黃文雷曰舍要津守窮賤豈人情哉

其必有說矣

傳張恣反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叶前反交䟽結綺窻阿閣三
重階叶堅反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
乃把梁妻叶于反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叶胡反一彈
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叶於反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比也西北乾位君所居也交䟽結綺即漢書所謂
綺䟽蓋今之亮格窻刻鏤䟽通而於交綴之處以

丹青飾為綺文也阿隅也閣說文云以枳承板所以
止扉者以其四隅皆有欄楯可以通行謂之阿閣
階梯也梯三重則閣亦三重以見樓之高也杞梁
妻齊大夫杞殖之妻即孟子所謂善哭其夫者梁
殖之字也事見孔衍琴操商金行之聲稍清有傷
之義焉徘徊舒遲旋轉之意慷慨謂不得志而內
自憤激也○魯原曰此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而
將隱也高樓重階比朝廷之尊嚴絃歌音響音喻

忠言之悲切杞梁妻念夫而形於聲此則念君而
形於言徘徊而不忍忘慷慨而懷不足其切切於
君者至矣歌者苦而知音稀惜其言不見用將高
舉而遠去此說得之愚按玉臺集以此篇為枚乘
作豈乘為吳王卽中時以王謀逆上書極諫不納
遂去之梁故託此以寓己志云爾篇末有雙鶴俱
奮之願意亦可見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

去聲後
做此

誰所思

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賦也水行為涉芙蓉荷華也水所鍾聚曰澤多芳草者見可采者之非一也舊鄉即所思之處因涉江而還望之漫漫皆大水貌言路長無涯際也
○客居遠方思親友而不得見雖欲采芳以為贈而路長莫致徒為憂傷終老而已詳此豈亦枚乘以遊於梁而不歸故有是言及孝王薨而乘歸則

已老矣未幾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竟死于道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當作秋詩意本平順衆說

穿鑿牽引皆由一字之誤識者詳之衆星何歷歷白露露野草時節忽

復扶又反下同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

高舉振六翮音歷不念携手好去聲棄我如遺跡南箕北

有斗牽牛不負軛叶反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賦而興也促織蟋蟀也玉衡謂北斗杓歷歷遠布

之貌玄鳥燕也按春秋考異郵立秋促織鳴月令

季夏蟋蟀居壁孟秋白露降寒蟬鳴仲秋玄鳥歸
皆記時物之變也逝往振奮也翮鳥之勁羽凡鳥
之善飛者皆有六翮良之言亮也磐大石也○此
詩怨朋友之不我與也覩時物之變異感節序之
流易有志願者能不動於中乎因思昔者同門之
友高舉自奮乃不念平生久要之好竟棄我如遺
跡然如詩所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
不可以挹酒漿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是皆虛有其

名而不適於用者以興為朋友者亮無貞固之心
而徒事虛名是無益也此雖不言其所以怨望而
責其不援引之意亦可見矣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阿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興而比也冉冉弱貌曲阜曰阿兔絲女蘿草之同

類者女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兔絲則蔓聯草上黃
赤如金附者纏綿之意適理為宜陂水澤也軒曲
輶輶車也來歸也蕙蘭皆香草以比己之德舍者
初開而未盡發也既曰舍英而又言揚光輝者存
諸中而見于外也亮信也高節謂執一定之見自
以為高者也○賢者既出仕久而未見親用自傷
不得及時行道以揚名後世將与碌碌庸人俱老死
而無聞是以不忍斥言其君乃託新婚夫婦為喻而

作是詩泰山衆山之尊有君道焉故以起興言彼
孤生之竹則結根於泰山之阿矣此與君為新婚
者則如兔絲之附女蘿矣夫兔絲之生有時則夫
婦之會固有其宜何千里結婚之後不由此道乃
致遠隔使我思為不置將恐如芳鮮之花過時不
采而與衆草同腐是可傷也然君亮必自執高節
不復轉移則賤妾亦何為哉此亦怨而無可柰
何之詞也一說君但信我之能執高節以自守亦

復何為亦通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賦也華滋光澤貌爾雅謂華同作花為榮懷謂襟抱之間致送詣也○此懷朋友之詩因物悟時而感別離之久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此也迢迢高貌牽牛一名河鼓在河漢之西女織女也在河漢之東淮南子云烏鵲填河而渡織女道書亦有牽牛娶織女之說故世俗相傳以為事實擢引也札札機杼聲杼機之持緯者脉脉字當作眼相視貌○此言臣有才美善於治職而君不信用不得以盡臣子之忠猶織女有皎潔織素之質勤於所事不得與牽牛相親以盡夫婦之道也

惟其不得相親有所思係心不專在故雖終日機織不成文章唯有泣涕而已夫河漢既清且淺相去甚近一水之間分明盼視而不得通其語是豈無所為哉含蓄意思自有不可盡言者爾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於更反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賦也迴車云者有忽自省悟之意駕言猶興言也涉猶歷也茫茫廣遠貌立身謂進德脩業使有所成立也化猶死也物化語出莊子○此因迴車涉道顧瞻時物之變慨然感悟恨立身之不早也且人生非金石之固豈能久存於世所可寶者特榮名而已蓋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面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平聲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

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評趙多佳人美者顏
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
柱促韻或重用古人不拘如詩六月未章云馳情整
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賦而比也。逶迤委曲連延之貌。晨風蟋蟀皆詩篇
名。躑躅欲行不行之意。○此不得志而思仕進者
之詩。言見東城之高且長。面風起而秋草已萋然
矣。因念四時更相變化而於歲之云暮。獨何速邪。

然我方以未見君子如晨風之言。心懷憂苦。今而
歲暮不樂。又恐如蟋蟀所賦。徒傷局促。蓋亦蕩滌
其憂慮。放肆其情志。何苦乃自致結束而不為樂。
哉。蓋以吾黨之士才美者衆。猶燕趙之多佳人也。
彼其脩德立言。壹皆獨善其身。故其言往往悲憤
激切。而有以其志氣鬱塞未獲舒展。亦猶佳人之
被服鮮潔。而但當戶自理清曲。故其音響悲切。
而知絃柱之急促也。是以我之馳情整服。沉吟而

躑躅思與此人同奮才力以入仕于朝庶幾得以
舒吾苦心而遂其情志焉爾故又託為雙燕銜泥
巢屋以結之於此可見當時賢才之遺逸者非特
一人而已也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上永不
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
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

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賦也上東門東都門名白楊柳屬葉圓而白古者
庶人之墓多樹之蕭蕭悲淒之聲陳故也杳杳深
暗無所見也即就也長暮猶言長夜地中有泉曰
黃泉浩浩水流貌謂陰陽四時運行不息如水之
流也醫書以飲藥為服被服衣之也生繒曰紈白
練曰素○此驅車郭門因所見而感悟謂死者不
可復作生者豈能長存人壽有限雖往古聖賢亦

莫能過越於此者。與其逆理以求生。不若奉身以自養。斯亦不失順正俟命之義歟。

去者日以

一作已。古踈。

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

見丘與墳。

叶符。古墓。

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

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

賦也。去謂死者。來謂生者。高阜曰丘。墓家塋之地。聚土高則謂之墳。犁耕摧折也。閭里門也。○此詩大槩語與前篇相類。而此則客遊遐遠。思還故里。

日與生者相親而不可得。故其悲愁感慨見於詞氣。有不能自己者焉。按此亦在枚乘九篇之列。若與憂傷終老一篇合而觀之。信不虛矣。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若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人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賦也。秉執也。茲年也。呂氏春秋云。今茲美。未來茲。美麥。嗤嗤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謂

其好吹笙。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乘白鶴過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此勉人及時為樂。且謂仙人難可與並。使之省悟。蓋為貪吝無厭者發也。其亦唐風山有樞之遺意歟。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皆水反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

風飛。眄眄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比也。蟋蟀

蟲名。按本草。街義。即五枝鼠也。至夜則鳴。聲如蛩蛩。

率皆厲猛也。

遊子。本婦人指夫而言。今託以喻君也。曹子建七哀詩。以宕子喻文帝。殆亦此意。遺猶捐也。洛浦。宓妃所在。累積也。凡婦稱夫曰良人。惟思古舊。惠授也。綏。挽以上車之索。古者親迎。有壻換婦綏之禮。閨闈也。晨風。鷓之別名。眄眄。旁視睇望也。徒倚。

以見其心不安於一處也。○此忠臣見棄而其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故託婦人思念其夫而作是詩。言歲暮蟲鳴。以比世道漸衰而小人得時也。涼風厲而遊子無衣。以比陰邪既盛而君無匡輔之者。且君雖有賢者而不能用。亦猶錦衾遺於洛浦而不以御。如我夙昔與之同袍者。亦相違遠。使之獨宿。既久常於夢寐想見而不敢忘。其或精誠感通。君懷舊歡而枉顧。我願攜手以同歸。然皆夢

中所遇。不久與處。徒虛美耳。於斯時也。既不能奮飛以相從。則惟瞻望自適。不免感傷而垂涕。此可見其愛之深。思之切。不自知其若此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質叶力反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律反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書札。律叶反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叶甲反置書

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律叶反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律叶反

比也。慘慄寒之甚也。三五十五日也。禮記云月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云四五。謂二十日也。蟾兔。世言月中有蟾。蟾白兔。戰國策則云月魄。蟾兔。缺者。謂月缺。則蟾兔亦從而不完也。札簡也。區區。小貌。謙詞也。○此君子憂世道之日衰。審出處之定分。以答或人之詞。託言孟冬。北風愈寒。晝短而夜長。豈非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乎。觀羣小之在朝。而賢者退處。亦猶明月既缺。則衆

星繁列也。所謂三五月滿者。乃是追思朝廷全盛氣象。歎當時猶及見之。今不然矣。蓋君子於此。則當卷而懷之可也。而故舊榮達之人。因遠來之客。寄遺我書。其言相思久別。殆有相招出仕之意。我則非不感其勤厚。而敬佩之。然於我區區所抱之懷。恐其終不能識察也。觀此。則其持身之謹重。待物之溫恭。自可見矣。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上爾。

文彩雙鴛鴦。裁為合音歡被。著掌以長相思。緣音

反以結不解。叶舉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賦也。二丈為端。綺文繒也。著鄭氏儀禮注。謂充之

以絮也。按禮韻。絳系裝衣曰褚。義與此同。則字當

通用。緣邊飾也。○此言朋友道合。不以相去之遠

而有間。且即以其所遺之綺為被者。蓋因其有雙

鴛之文。而又製為合歡。加以長相思之著。結不解

之緣如此。則其情親義固。愈久而不能離矣。然此

著此緣皆託言相思不解而虛標其名。非必實有

是物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一作憂愁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叶胡威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

思去聲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去聲沾裳衣。

賦也。攬手取也。彷徨步迴旋而心不安貌。○舊註

李周翰以此為婦人之詩。謂其夫客行不歸。憂愁

而望思之也。魯原以為獨醒之人。忤世無儔。撫時

興悲之作。今詳味其辭氣。大槩類婦人當以前說為是。

樂府古辭

呂延濟曰。漢武帝定郊祀。散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名字磨滅。不知作者。故稱古辭也。詳此則此辭宜次諸古詩十九首之後。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戰國時趙燕皆嘗築之以備胡。自陰山止遼東。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亘萬里。按酈道元水經注。及樂府廣題。謂其南北皆有泉窟。漢時征戍之士。飲馬于此。乃作是曲。王僧虔伎錄。以為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凡婦人思遠者。亦借此題以寄情焉。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它鄉。它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興而比也。青青謂青而又青。迤邐不絕之貌。綿綿
亦不絕之意也。昔夜也。宿昔猶言昨夜。展轉皆寐
不安席也。媚親好也。○征夫之婦見河邊之草青
青不絕。因思其夫行役遠道。又念宿昔感於夢寐
而展轉之頃已不可見。則其情慮有非它人所能
知者。譬猶枯葉搖落。乃知天風。海水曠蕩無障。乃
知天寒。不經離別之人。焉知思遠之苦。彼但入門
各自媚好。誰肯相與慰問之乎。惟賴所思之人遠
遺素書。使我致敬而讀之。知其勤厚不忘。可以自
釋耳。此篇情思深宛。最宜涵泳。其詞雖若斷間意
實相屬。讀者不為舊註所惑可也。

長歌行

此亦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按古今注謂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也。考之魏武帝陸士衡及唐人諸篇皆言人運短促當及時自勉。然二曲一致。初無彼長此短之分。李善引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短歌微吟不能長等語。以為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斯得名題之本意。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去聲後秋節至。焜明本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

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比也。葵菜名。常傾葉向日。晞暴乾也。焜說文云煌也。謂葉變衰而黃色焜煌也。○此言人之待時猶葵之待日。當天下有道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各遂所志。而功名顯著。及世運衰。朝不信道。則賢者皆擯棄而銷落。譬之春陽和煦。雨露膏澤之時。萬物莫不暢茂而光輝。至於秋風一起。而華葉變

衰矣且亨嘉之運難逢進循之功易沮年與時馳
亦猶百川之赴海而不復回苟不自奮而幼學壯
行則老而傷悲復何及哉詳此非惟自勉亦以勉
人也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天漢元年以中郎將
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初幽置大窖中卧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之北
海上使牧羝杖漢節卧起不舍節旄盡落會昭

帝與匈奴和親得歸漢拜為典屬國至宣帝神
爵二年卒年八十餘與功臣圖像麒麟閣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去聲。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
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
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賦也。緣連絡之意。鴛鴦匹鳥也。雌雄偶居而不相
離。參辰二星名。東西異處而不相比。胡秦敵國不
相親者。喻譬也。○此子淵別昆弟之詩。言骨肉之
親本同一體。如枝葉之相連。本同一樹者也。彼結
交為友者。亦相親依。雖四海之人。皆得以為兄弟。
而不為路人矣。况我連枝同體。非結交四海比者。
何乃昔常相近。而今成乖別耶。然昔者相近之時。
玩熟以為常。邈然若無所係。及當離別。則思念之

情有日新而不已者焉。彼鹿鳴相呼。思得野草以
共食。尚可取喻。以燕樂嘉賓。今兄弟遠離。有酒盈
尊。且願相留斟酌。以叙平生之親也。其委曲盡情。
亦彷彿常棣之遺意歟。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音基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
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音夫生。
別滋努力愛春華。如莫忘歡樂時。重韻生當復來歸。死

當長相思。

賦也。結髮李善曰。取笄冠之義。伊川程子亦曰。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只言初上頭時也。燕安婉順也。其語辭滋益也。○此子卿出使。特別妻之詩。其夫婦之情義。臣子之忠誠。藹然見于言外。曾原曰。夫奉君命以出。別其室家。即以死誓。捐軀報國。素志如此。宜虜庭之不屈節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叶胡威反胡馬失其群。思心常

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叶公威反幸有絃歌曲。可

以喻中懷。叶胡威反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

聲。慷慨有餘哀。叶於希反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叶祖為反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能。一作歸僥仰內傷心。淚下去

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賦中有比也。乖。離背也。喻開曉也。遊子吟。古曲名。

琴操有楚游子龍丘高者。二年出游。思歸故鄉而

作楚引。恐即此曲也。厲。猶振也。激烈。言歌聲如水

之激火之烈也。愴傷摧折展轉也。揮以手去之不可揮言多也。○此子卿在匈奴時得歸漢而與李陵別之詩。故首以雙飛龍為比。後以子不得歸為念。蓋同在匈奴十八年。其間羈旅之態。抑塞之懷。相知者惟吾二人。一旦遽別。言歸豈忍舍我。此其衷誠痛恨。有不自知其語之復者。後村劉克莊曰。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者。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拔之以歸漢。思厚之至也。

燭燭晨明月。

馥馥秋畫
精作我字

蘭芳芬馨長一作夜

發隨風聞去聲

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

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

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

再一作兩遇歡樂殊未央。願言一作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比也。中州中國也。殊若詩殊異乎公路之殊。猶言

却也。央盡也。○因遠遊南國。將別朋友而歸。為賦

此詩。晨月以比其儀容之光。霽蘭芳以喻其德美。

之播揚而芬馨聞我則又以見其交契之同心焉耳。夫良友有如此者。今我當還故鄉見江漢之流浮雲之翔亦知己之行邁不止而與其相離日遠矣。且朋友之嘉會難再而隨時之歡樂未央。故於臨別贈言重以相勉也。○愚謂子卿既能杖節尊漢揚名顯親其於君臣父子之道可謂盡矣。况詩中所述兄弟夫婦之親朋友之義藹然充溢如此。校之其他篇什。欲求無虧。不五典如子卿者蓋絕無而僅有耳。學者不可不審也。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之孫也。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為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鬪矢盡遂降虜漢於是族其家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

與蘇武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賦也良時謂君臣際會之時須臾斯須皆少待之
頃屏營惶恐不安貌踟躕行不進也晨風旦風也
○少卿既失身匈奴思欲復還漢庭不可得矣及
蘇武歸因作詩為贈故首歎良時不再至以起傷
別之端也况又見浮雲之馳奄忽相踰則知人之
離散如風波一失而相去遠矣故其執別戀戀之

情不能自己亦欲乘風而以身俱往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一作不

能一作得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

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賦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梁橋也弦者月缺其半

之名望者月滿之時與日相望也○初少卿說武

已謂終不得歸漢矣及和親之後而匈奴又詭

言武死今其歸也誠出少卿之不意宜其握手驚

問恨恨而不能辭也。然思舊之情曷已。離會之理可推。故以日月弦望為喻。而相期於皓首。亦自遣釋云耳。○李周翰謂武使匈奴時。陵贈此詩。而曾不取之。非也。凡使者奉君命出疆。在朝之臣或有贈言。自當慷慨規祝。不應預逆其不歸。而有風波失所。長從此別。及長相思。皓首為期等語。况二人素稱相善。又豈忍言此哉。林實夫以此為答武黃鵠遠別之詩。得之矣。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賦也。三載為千秋。猶詩所謂一日不見。如三秋之意。長纓。非冠纓也。馬鞅亦謂之纓。終軍請受長纓。以羈南越王者。恐即此屬也。○因濯纓而念遠行之人。望悲風而舉盈觴之酒。其詞氣稍緩。與前二詩不同。豈此篇獨為出使時所贈者歟。○或疑蘇

李詩皆後人所擬作。以為武在長安何為乃及江漢。陵詩用盈字。不應觸惠帝諱。此殆不必深辨也。

班婕妤

音接

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司空掾彪

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為婕妤。帝嘗遊後庭。欲與同輦。載辭之。每進見上。䟽依則古禮。後趙飛燕自微賤興。因譖其祝詛。考問之。對曰。妾聞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上善

其對。遂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嘗作賦自悼。

怨歌行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新製

一作裂

齊紈素鮮

一作皎

素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

圓

一作團

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

涼

颼。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古月薛韻通用

比也。紈素出齊地。荀悅漢紀云。齊國獻紈素。綃。縠。

通作姦。疾風自下而上者也。○婕妤既退。處東宮。

因以紈扇自喻而作此曲。其言新製齊紈鮮如霜雪則備已有潔白之行矣。及合歡成扇圓如明月則事君無虧缺之儀矣。至於承君寵幸。又溫惠而不驕且專。乃如微風足以洗滌煩熱。必待動搖然後應之耳。惟常慮夫時移事變。或有邪媚上僭。如秋姦暴疾。自能移奪吾君之心。則將不免於棄捐。而恩情中絕矣。今乃果罹於此。其得已於言哉。此晦菴朱子所謂情雖出於幽怨。終不過於慘傷者。

當與自悼賦兼觀可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通五經。尤善於天文。陰陽歷筭。永元中。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安帝時。徵拜為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宦宮懼其毀己。共讒之。出為河間王相。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四愁詩

并序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以為河間相。

按後漢書順帝

改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衛甘相河間。在永和初。此云陽嘉中。怨即改元之年也。時國王驕

奢不遵法度。河間孝王之子惠王政也。漢書謂其傲狠不奉法憲。又多豪右。

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

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

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

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

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零為小人。思以道術相

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詞曰

一思曰。此衍文也。下改此。李周翰曰。題首曰。我所思兮。曰。怨而此為。怨者。怨出於思。故也。

在太山。叶輸。南音。艱。叶居。賢反。欲往從之。梁父側身東望涕

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

倍。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賦而比也。太山在兗州。為五嶽之尊。故以比時君。

梁父太山下小山也。以比讒邪小人。側身不安之

貌。翰未詳其義。錯以金鏤文也。漢書云。王莽造錯

刀。又續漢書云。諸侯王佩刀。黃金錯鏤。此言美人

贈者喻爵祿之榮也。瓊赤玉，瑤白玉，皆玉之美而有英華者也。路遠亦以喻讒邪所間，倚者佇望切切之意，逍遙翱翔自適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

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五臣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沿叶蒲反路遠莫致，倚惆悵叶丑反何為懷憂心煩傷。

賦而比也。桂林在湘水之南，八桂成林，其地因名

桂州，今為靜江府。湘水出零陵，今全州清湘縣也。

琅玕，珊瑚之屬，按本草，具五色，生海底，網得之，古

惟雍州所貢，今多產南海，惆悵，恨望也。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音反後長

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蠻占何以報之

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賦而比也。漢陽隴西天水郡，即今秦州也。阪，山坡

可通車者。隴阪秦州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其阪九

曲，貂鼠屬，大而黃黑，出東北，其皮可為服飾，直裾

謂之襜褕。今蔽膝也。明月珠。海蚌食月光而生者。因以為名。紆曲而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

叶眉反。欲往從之。雲霧雰雰。

反。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烏玩反。

賦而比也。鴈門在今代州衆山相連中。有水道如門。鴈出其間。故名。段猶言縑匹也。玉案。器之貴重者。楚漢春秋淮南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惋。懊。

歎也。○此詩指意已具本序。既思太山而又及於桂林。漢陽鴈門者。以見思之不一也。四方各有所阻。亦以喻君之左右前後。莫非讒間小人也。是則雖有愛君憂國之忠誠。而莫之致卒。乃付之無可奈何。但自遣釋焉耳。世謂七言起於漢武帝柏梁詩。蓋如今之聯句。在座之人共成之。然未見有自為全篇傳至于今者。故錄此以備一體云。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有文才。尚

志氣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性至孝舊患風
病遭母憂復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病
甚不能理對竟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
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
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叶厨王反富貴有人籍貧賤無

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
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

山嶽

叶虞欲反

賦也夷平窘迫也趾足指局拘縮貌絕塵莊子註
云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籍記載也天錄本傳註云
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之類苟誠也由己如蔡澤
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是也陳
平韓信事並見漢書○此文勝言志之詩其意謂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既得其氣之清者而為賢。自與愚濁者不同類矣。惟當抗志高遠以行其道。安守窮賤。相時而動。則通塞在我。不必取決於人。蓋有志者未嘗無成。如陳平韓信。始雖困阨閭里。終能享其富貴。而垂功名於無窮也。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叶居河反絳灌臨衡宰。謂詎崇浮華。叶胡反賢才抑不用。遠

授荆南沙。叶反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興也。洲。水中可居之地。瘁。病也。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衡宰。謂權衡之任。詎。賈詎。崇尚也。文帝召詎為博士。議論通達。國體帝悅之。後欲任以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沙。即長沙也。四科。謂論語記弟子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有所長也。○文勝適遭漢運衰末。權姦柄國之時。而懷材

抱器不獲施展故作是詩言芝生失所蘭榮後時以興君子有文有質而不利於用反見擯斥如玉驥雖良不逢伯樂卞和誰能別識之者安得孔子復生為世陳列賢才之科等也○愚按漢詩氣度渾厚興趣悠遠多得三百篇流風餘韻下至張衡四愁亦未失漢人詞調酈炎當桓靈時語特矯峻已有曹魏風氣今故錄于卷末可以觀世變矣

選詩卷第一終

選詩卷第二

魏詩

上虞劉履補註

三十四首

魏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舉孝廉為郎拜騎都尉獻帝初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時為濟南相屯兵河內初平二年表紹表為東郡太守乘黃巾亂入據兗州為刺史建安初入朝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為大將軍十三年



自為丞相十八年立為魏公二十年進爵為王
後文帝即位追謚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苦寒行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清調六曲之一也後
人或謂之北上行

北上太行反戶即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區勿車反

輪為之摧叶祖為反樹木何蕭瑟一作索北風聲正悲熊羆

對我蹲虎豹夾路蹄叶田雜反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叶胡威反我心何怫鬱思欲

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一作路正徘徊叶胡威反迷惑失

故路薄迫各反後放此暮無宿栖叶先齋反行行日已遠人馬同

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

我哀叶於希反

賦也太行山在河內按厚齋王應麟地理攷首自

孟州連亘至幽州凡有八陁是為天下之脊羊腸

阪史記正義云即太行阪道也今沁州有羊腸山

石磴盤紆若羊腸然。熊羆皆猛獸。色黃赤相似。羆尤多力。能拔樹。佛鬱憂滯也。東歸指譙郡而言。譙即今亳州也。薄迫也。斧冰謂天寒水凍碎之以供爨也。糜粥也。東山詩。周公既東征。述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以勞歸士者也。○此蓋武帝屯兵河內時。登陔太行。遇天寒而賦之也。首言道路之險艱。次叙景物之變異。因歎吾行旅日遠。思欲一歸而不可得。末又念及征夫勞苦。迫於飢寒而不得休。

息也。一說水深橋絕。以此事之未濟云。○按魏武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卷。橫槊賦詩。皆成樂章。然昭明所選。此篇之外。惟短歌而已。而西山真氏文章正宗。又不取焉。且曰。杜康始釀者也。今云惟有杜康。則幾於謬矣。周公吐哺。為王室致士也。若操之致士。特為傾漢計耳。獨苦寒一篇。猶有憫勞恤下之意。故錄之。吁。詩豈易為者哉。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長子。八歲能屬文。建

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稱漢禪。遂即帝位。在位七年。

善哉行四言

此亦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李善曰：善哉者，歎美之詞。魏明帝步出夏門行，亦曰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鳴。

反古互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_{叶倫}。高山有崖。

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今我不樂，歲日_{一作}月如馳。湯湯_反羊_川流，中有行舟。

隨波轉薄_{如字}。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

馳載驅，聊以忘憂。

賦中有興也。薇菜名。雉求匹之聲。詩云：雉之朝雝，尚求其雌。鬱叢密之貌。壘壘，重疊貌。皆指高山林木而言。故下文因以起興。方，定所也。湯湯，流不

息貌。轉薄。回旋也。○此文帝因征行勞苦感物憂傷而歌以自娛也。託言上山采薇既不足以療飢而徒為風霜所侵。且物之群動者尚各求其匹侶。今我何獨遠離所親而勞于征役乎。於是還望故鄉則鬱然壘壘者。又為隔絕使不可見。故其憂感之懷反復具歎而不能已。為湯湯川流以下三語亦以申言歲月如馳。人生如寄之意。宜乎策馬被裘以自遣釋也。○西山真氏謂此篇末意類芙蓉

池。特以其中有可采者故錄之。愚按芙蓉池一篇首言乘輦夜行遊道。遙步西園。末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則是缺人君弘濟之度。縱可已流連之情。其不取也。宜矣。若夫驅馬出遊。聊以寫憂。亦人情所不能無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雜詩二首

李善曰。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叶胡反草蟲鳴何悲。孤鴈獨
南翔。鬱鬱多悲思。去聲絲絲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
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賦也。漫漫字通作曼。長也。烈烈猶粟烈也。三五謂
星也。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鬱鬱積而不舒之
意。○按文帝黃初五年八月。以舟師伐吳。九月。遂
至廣陵。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今此詩首言秋夜北

風烈烈。以至徬徨不寐。感物思歸。而有向風長歎。
斷絕中腸之悲。其必作於斯時歟。下篇意亦相合。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行行一作南行至吳會。古外及吳會非我鄉。安
能久留滯。叶直帶反弃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比也。亭亭聳立貌。回風曰飄。以喻擾亂之時。吳吳
郡。會稽也。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吳會分界。是也。
○此篇以浮雲自喻。言由西北而至東南。其作於

廣陵無疑矣。且帝實至廣陵而還。此云至吳會者。豈以伐吳欲入其地而言歟。然以末句觀之。則知其心事不遂。有難以語人者。故常畏人知也。

燕歌行 七言

歌錄云。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苦篋思歸戀故鄉。何為淹

留寄他方。賤妾瑩瑩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賦而兼比也。蕭瑟。寒涼之意。慊慊。心有所不足也。瑩瑩。獨也。援引也。爾。本指一星。而實自謂也。辜之為言故也。○此婦人思其君子遠行不歸之詞。豈帝為中郎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歟。

然不可考矣。其曰慊慊思歸者，意其必然之詞。何為淹留者？又怪而問之之詞也。憂來而不敢忘，微吟而不能長，則可見其情義之正，詞氣之柔。至如牽牛織女而下，因賦所見而反以自況，含蓄無窮之思焉。

曹植字子建，太祖子，文帝同母弟也。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尋徙封臨菑。文帝即位，命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貶安鄉侯，改封鄆侯。音城三年，立

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丘。明帝太和元年，改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東阿。六年，加封陳王。薨年四十一，謚曰思。

朔風詩

四言五章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賦也。魏都在鄴郡，即相州也。文帝雖已遷都洛陽，又以鄴為王業之本基，故常往來聽治，皆為皇都。

焉代冀北郡名其地多產良馬凱風南方之風永
遠也南夷曰蠻○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
不得以時朝謁黃初四年子建始得自雍丘入朝
上責躬詩是時待遇禮甚傲法甚峻既而與白馬
王彪還國欲同路款叙不許遂憤惋而別此詩必
還雍丘後作故此章首懷魏都而兼思兄弟之國
按魏志是年彪為吳王故稱蠻方也

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
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

賦也代謝謂更替退去也懸景猶云懸象日月星
辰也俯仰言不多時也脫忽然之詞遷謂自鄆城
徙至雍丘旋謂自京都還至國也希通作稀止語
詞○此因時物之變而知氣運漸周別離易久也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
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

賦也八尺曰仞天阻猶言天險千仞天阻皆指山

之高險而言載則也。雖猶言歷也。同袍謂兄弟也。
○言登高陟險遠就封國如蓬隨風飄歷歲不返
且山之高險尚可踰越而不以為難何兄弟同袍
之親乃致阻絕而不得見邪。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
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賦而比也。子爾君皆指文帝。○子建性簡易不治
威儀不尚華靡惟任性而行文帝往往御之以術

矯情自飾宜其所好有不同者是以邪媚日進親
愛愈踈故借芳草為喻而言此等不足以持久也
且謂君不垂愛於我又豈知我之心而許其為誠
哉然誠偽易辨譬彼秋蘭雖芳不若桂樹之後凋
也

絃歌蕩思去聲誰與消憂臨川暮思何為去聲泛舟豈無
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音逆又人
賦而比也蕩思謂蕩滌情思可以消憂也何為猶

言誰與鄰。如論語言德必有鄰之鄰。謂可親比之人也。榜人船長。主倡聲而歌者。○此章反覆申言懷戀之情。以為與之游者。既非所親。則雖有絃歌亦不足以解憂。必也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湛。故又臨川暮思。亦欲泛舟以相從。然無榜人倡聲以進之。則亦無如之何矣。蓋上卷之不垂下誠之不通。皆係乎無人為之維持調護耳。託意深遠。讀者宜詳味之。

雜詩六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_{去聲}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比也。悲風陰慘之風。朝日非大明之日也。北林陰翳之地。之子自謂也。迴寥遠也。方舟徐鍇曰。今之舫也。謂併兩船而並之。故大夫方舟。士則特舟而

已任堪也。翹舉首貌。遠人指君而言。○子建遠歎
藩邦兄弟乖隔而情念不得以通。故賦此詩。言高
臺悲風朝日北林。以比朝廷氣象陰慘。遠君子而
近小人也。由小人之讒蔽日深。故兄弟之乖離日
遠。如江湖萬里。方舟安可極乎。夫既失愛於兄而
常責躬自悼。正猶孤鴈之失群而哀鳴也。故因其
過庭欲就託遺音以達之於彼。庶其能感悟焉。而
形影忽已不見。則使我心翩翩不定。而至於憂傷

也。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
高高上時掌反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
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蕢常不充。去去莫復道。去声叶如字
沉憂令人老。

比也。蓬陸佃埤雅云。草之不理者。葉散生。遇風輒
拔而旋。褐。毛布。賤者之服也。蕢。豆葉。可為羹。充。猶
飽也。沉。溺也。○此篇歎身世之飄轉。有類於蓬。故

賦之以自比也。蓋久在遠外，政如蓬離本根，一得入朝京都，如遇回飈吹入雲中，自謂天路之可窮矣。及乎終不見用，轉致零落，乃知高高無極，不可企及。反類遊客從戎而有飢寒之苦者，是則且宜安於時命，去去勿言，而不至溺於憂傷也。此與本傳所載吁嗟此轉蓬一篇詞意實相表裏。

西北有織婦，綺縞反古何繽紛。叶孚反明晨秉機杼，日與不成文。叶微反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

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遠樹翔，噉噉音啾鳴索群。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比也。縞之精白者曰縞。繽紛，飄動貌。太息，大聲歎也。嘯，楚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也。噉噉，呼嘯之貌。南流景，謂日也。此自言才華之美，而君不見用，如空閨織婦服飾既盛，而良人從軍，久而不歸者也。然則雖秉機杼，實何心於效功。惟終夜悲歎而已。至於感鳴鳥之索群，則其願見之心為何如哉。

張銑曰。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為此馳
往見君以自明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
時俗薄朱顏。誰為去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
待。

比也。沚。渚也。發皓齒者。謂與之言笑也。一說。誰肯
啟齒為結姻好之言也。榮耀即容華之美也。○此
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遊息閒散之地。不日
顧重於當世。將恐時移歲改。功業未達。遂湮沒而
無聞焉。故借佳人為喻以自傷也。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愁。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界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賦而兼比也。嚴。整肅也。之。往也。東路。指齊地。本已
屬魏。由。從也。行也。界。側畔也。楚詞云。哀江介之悲風。
淮。泗。一水名。悲風。急流。皆以喻擾亂之象。輕。便捷。

貌赴趨就之也。○此言殉國之志如此，惜無其權以遂所施也。

飛觀

去聲

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

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

叶夷堅反

國雖亮不塞，悉則耳

心思喪元，拊劔西南望，思欲赴太山。

叶輪旃反

絃急悲聲

發，聆我慷慨言。

賦也。觀，門闕飛樓也。三輔黃圖云：登之可以遠觀。

故謂之觀。御，猶憑也。櫺軒，檻也。徐鍇曰：今闌桁下

為橫櫺，以板為之，曰軒。通名曰檻。烈士，剛正之士。

自謂也。媮，苟且也。塞，猶杜絕也。元首也。喪元，謂赴

戰鬪而死。拊，按也。西南，指蜀而言。太山，與吳接壤。

故思欲赴彼以鎮禦之。李善引責躬詩：願蒙矢石。

建旗東嶽，是也。○此因登高望遠，感而多悲，惟常

以二方未克為念，願捐軀以報國，是以目瞻西蜀。

心想東吳，而此志不遂，無以舒吾憤激之懷。且如

絃之急者，其發聲也悲，則我之出言也自不能不

慷慨耳。

七哀詩

七哀。呂向曰。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未

詳何據。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叶胡威反。上有愁思婦。悲歎

有餘哀。叶於希反。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叶千反。君

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叶先反。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

泥。叶年反。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叶絃基反。願為西南風

長逝入君懷。叶胡威反。君懷良不開。叶法其反。賤妾當何依。

此也。宕。善。與蕩同。清路。猶言亨衢。事遂曰諧。○子

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

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慮之也。其首言月光徘徊

者。喻文帝恩澤流布之盛。以發下文獨不見及

之意焉。此篇亦知在雍丘所作。故有願為西南風

之語。按雍丘即今汴梁之陳留縣。當魏都西南云。

贈白馬王彪七章

按魏志彪字朱虎太祖子子建弟也黃初三年封吳王七年徙封白馬太和六年改封楚王後坐罪自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賦也承明廬禁中寓直之所漢武帝賜嚴助書云

君厭承明之廬舊疆所封雍丘也皇邑以山川考之指洛陽也首陽山名在今河南府偃師縣陸機云在洛陽東去洛二十里按此非夷齊所居之首陽也伊洛一水名同流至滎澤入于河○子建在黃初四年二月入朝與諸王俱會于洛陽時任城威王彭舉冤既懷交于之痛七月即與白馬王還國而監國使者灌均等又不許同路止宿遂憤怨賦此而別此章言初離皇邑而瞻戀之情不能

已也。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_{去聲}我塗。流潦浩縱

橫。_{叶胡反}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我馬

玄以黃。

賦也。大谷東路所經行之山谷也。李善作太谷。引

東都賦。註在洛陽西南者。非是。雨三日以上為霖。

按魏志。是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泥濘也。大雨漲

水曰潦。塗方九軌。謂之逵。軌。轍迹也。山脊曰岡。坂。

通作阪。造雲日。言其高也。玄黃。馬病而變色也。○

既逾洛川。乃舍舟而車。雨潦泥塗。則其登陸艱苦

可知矣。章首疑脫二句。如下章承上起下之詞。不

然。何獨簡短若此耶。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_{一作難進}親愛在離

居。本圖相與偕。中更_{平聲}不克俱。鳴臯鳴衡。駝豺狼當

路衢。蒼蠅間_{去聲}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蹊。攬轡

止踟蹰。_{思去聲}

賦而比又興也。事變其初曰中更。鳴梟惡聲之鳥。鳴則為妖。衡轅端橫木。即所謂車軛也。豺狼二獸相類。狀如犬。性能害物。蹊徑路。轡馬輻也。○言兄弟親愛本由天性。多為讒佞所間。遂致乖離。夫小人進讒於君側。猶鴟梟鳴於車前。豺狼之當通道。故以為比。所謂蒼蠅之污。能變白。黑讒巧之言。能令親疎。此則興也。大槩為文帝信讒。不克與偕。故其憂思鬱紆。不特為別彪而言。觀其欲還無蹊一

語可見矣。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羣孤獸走索。群。街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賦也。蕭條草木衰落貌。匿蔽也。厲猶振起也。遑暇也。○方將自釋而又感物如此。是則索群之念。雖切而歸赴之程莫稽。安得不傷懷而太息也。夫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柰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孤魂翔故域

魏志同此
李善作城

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已過。亡

歿身自衰。

存者亡歿
字疑錯互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

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上丁兀反
下子夜反

令心悲。

賦也。同生同母兄威王。故域威王所封任城也。桑

榆間。指日薄暮之景。以喻人之將老也。咄嗟。大驚

歎聲。○此章雖以志願之違。委諸天命。然又痛威

王之暴薨。歎存者之不久於世。則於親愛離居。念

愈切而心愈悲矣。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此音

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必扶運反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

展慇懃。憂思成疾疢。丑刃反無乃兒女仁。倉卒著沒反骨

肉情。能不懷苦辛。

賦也。心之靈曰神。比近也。今謂情義厚薄之等。分

衾被也。幃單帳也。一說當作稠禪被也。詩云抱衾

與稠。此蓋用漢姜肱兄弟共被而卧之義。展猶申

也。疲病也。兒女仁猶韓信所謂婦人之仁。倉卒急遽之間。○此章與白馬王將別。乃言相親在心而不在跡。誠能萬里不忘。猶同被也。憂思成疾。徒自苦耳。蓋雖用以自遣。然於蒼卒之間。骨肉分離。亦終不能忘情也。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接筆從此辭。

賦也。虛無謂老莊之道。松子列仙傳云。神農時雨師赤松子也。變故謂禍難不測之事。持執留也。玉體愛重之稱。黃髮老人髮既白而變黃也。○又於臨別而言人之壽夭固不可測。神仙虛無自不足信。變故須臾。誰能久於世者。未知此去會面何時。惟相與勸勉。頌禱收淚。賦詩以別。觀其情詞悲歎。可以見其友愛之篤也。○劉克莊曰。子建於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且責躬上表。而不敢廢恭順之

禮卒以此自全。此詩作於諸王凜凜不自保之時。而其身受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黑。譏巧令親踈。蓋為灌均輩發。終無一豪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

贈徐幹

按魏志。幹字偉長。北海人。嘗為司徒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後除上艾長。以疾不行。著中論二十

餘篇。建安二十二年卒。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叶輸海反

圓景光未滿。衆星祭

以繁。

叶汾浴反

志士榮世業。小人亦不閒。

叶夷堅反

聊且夜行

遊遊彼雙闕間。

叶經天反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

鳴飛棟。流焱激樞軒。顧念蓬室士。負賤誠足憐。薇藿

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

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

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瓊璫。美積久德。愈宣親

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比中有興也。圓景月也。世業謂當世之功業。文昌魏都殿名。鬱鬱然高起貌。迎風觀名。鳩鷓鴣也。天陰則逐婦。或目為背義之鳥。激自下而上衝也。蓬室士指徐幹。興文言其慷慨悲懷發為文章也。和氏楚人卞和得璞玉楚山中。因獻楚王。王以為詐而刖其足。彈冠謂振去其塵。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蓋喜其必相薦達也。璵璠玉之美者。宣明著也。敦

厚也。○此子建閔偉長遭世運之未亨而不究於用。姑勉之以待時也。言驚風飄日忽歸西山。以比董卓作亂。獻帝播遷漢室。由此而傾也。圓景未滿而衆星繁。以比魏之基業未集。而一時群臣已翕然輔佐之。當是時有志之士以及卑下之人莫不各有所營。而無閒居者焉。我亦聊且乘時出遊其間。觀夫宮殿臺觀巍然中天。可見魏都氣象之有成矣。然其所用之人。或有邪佞上厠如鳩鳥之鳴

棟森風之激檻。乃使有德之士。困處蓬室。飢寒
呻吟。有足憐者。且如寶之見棄。將怨於誰。和氏
誠欲獻之。則亦反受其罪。此又興彈冠以俟知己
之薦。而知己之人。亦莫不見疑於君。而不自遂也。
然德之厚者。雖晚成。其器必大。亦猶田之沃者。雖
晚孰。其穫必豐。蓋蘊美於中。積久而愈著。未有不
際遇者。故以此勗之。末又謂其且當益敦親交之
義。我但申意於詩章。夫復何言。詳此則子建亦不
哉。

贈丁儀

按魏略儀字正禮。沛郡人。初太祖欲以愛
女妻之。以目眇為五官將所沮。及辟為掾。
與論議。嘉其才朗。悔不與女。太祖又嘗欲
立植為嗣。儀及弟翼音翼數共贊之。後遂為
太子所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叶達各反黍稷委疇隴農夫安

所獲郭反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安

念無衣客叶克各反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叶息約反子其

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比也。依猶著也。玉除殿階也。狐白狐腋下皮白可

為裘者。禦當也。延陵子吳季札也。將西聘晉帶寶

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心欲之。季子為有上國

之事未獻而心許之。及反則徐君已死乃解劍掛

其墓樹而去。○此詩大意與贈徐幹篇畧同。言涼

氣初發庭樹銷落以喻天下肇亂漸見迫奪。至于

霜依玉除風飄飛閣則漢室危矣雲不歸山霖雨

成川。又以此諸豪之不肯匡輔本朝各據一方是

以兵戈日闢流毒日深而生民之失利從可知焉。

當是時儀居貧賤無能憐念之者故又言人之常

情在貴者多忘賤衣暖者不恤寒。然我思慕延陵

季子之義彼但一見徐君尚不惜寶劍而遂其所
欲於既死况我與子親交素厚豈不能振拔爾乎
其言子寧爾心者則所以慰之之意深矣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聲云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
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
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
留重平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

前夢

賦而比也羲和日御也○仲宣因西京擾亂乃之
荊州依劉表以其貌寢體弱通悅而不甚重及表
卒勸其子琮歸太祖則是仲宣固有思魏之心矣
是時子建寄贈此詩託言西遊見池中有孤鴛鴦
哀鳴而求侶者我願執之而不可得至於欲歸忘
道顧望懷愁蓋深惜其無所依歸而思念之情切
焉悲風鳴而羲和不留亦以喻漢祚之速去而重

陰潤物則以比太祖德澤之廣被言此又以勸其歸魏而勉使勿憂也。或謂太祖名為輔漢而實有傾漢之志。此言澤周萬物者得不害於義乎。愚謂子建既無秦伯至德。能不從而逃。則惟恭父之命而已。或者之議其亦充類至義之盡之意歟。

又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秦清。

韻重。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賦也。函谷關名。在陝州靈寶縣。路由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西京長安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既合流。則清濁益分。員闕門觀之制。下方而上圓也。承露。仙掌銅盤也。在建章宮神明臺上。一云在甘泉宮通天臺。詳見三輔黃圖。槩。平斗斛器。言露

盤高擎其狀似之。泰清謂天也。皇佐謂太祖為漢丞相權家。其家也。孫子兵法云。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君子皆儀察時俱為丞相掾。真正也。可法之謂則可。之謂經。○建安二十年。太祖西征張魯而子弋從之。因歷覽西都城關之壯麗。喜見太祖用兵之神速。惜乎二子俱在末位。不能樂於其職。而頌歌太祖之德聲。故贈是詩以規勉焉。考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劉公幹詩亦云。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是時漢帝尚存。其尊太祖皆已如此。今子建猶以皇佐稱之。特異二子。蓋此詩可謂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盡朋友之道者矣。

送應氏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毗至翼鳥。施翮起

高翔。

賦也。我親之之詞。昵日相近者。水北曰陽。中饋婦人居中所主之饋。饑望期望也。苦猶甚也。長亦遠也。比翼鳥生南方。結習國。狀如鳧。青赤色。一目一翼。必二鳥相兼乃飛。故又名鷦。見爾雅。及山海經。施加也。○此詩文選本有二首。劉良以為送應璩兄弟也。今考其前篇。既傷洛陽被焚。荆棘荒穢。則

清時之難得可知。復言遊子久不歸。念我平生居。則嘉會之不常。又可知矣。故於此歎人生之脆促。願得常相歡洽。而今親友遠遊北方。則其情念當何如哉。於其行也。所親之人。莫不出餞。而我之所具。豈獨薄於衆人。柰何離別。傷懷而賓飲不能盡。觴也。然我於爾情愛既至。期望甚深。今乃使之不諧。所志而有遠離之苦。豈不愧於中乎。故特願為比翼之鳥。相輔高飛。以副吾之所望焉。詳此豈子

建為平原侯時。瑒為庶子。心親義密。其於送別。殆不自知其詞之切至歟。

三良詩

按春秋左氏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戶郎反鍼其廉反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後人亦因而詠歌焉。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叶於反秦穆先下去聲世。三臣

皆自殘。

叶財反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叶胡反誰言捐

軀易殺身。

誠獨難。

叶那反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叶

叶長夜何冥冥。

一往不復還。

音旋

黃鳥為去聲悲鳴。

哀哉。

傷肺肝。

叶經反

賦也。安心所樂也。下世猶言沒世。殘亦害也。等同

也。攬者。以手將去之也。○此哀三良之不得其死也。言功名不可以強為。惟於忠義所在。乃吾心之所安也。且秦穆既死。彼三臣者。皆以身殉。徒自害

耳蓋臣之於君。生既同榮。死則同患。固其理也。人
但言捐軀報國。不以為難。然究其所以殺身者。必
欲當理而合乎忠義。使中心安焉。無所疑惑。則誠
獨不易矣。今三良之就死。乃不顧其非禮而曲從
君命。此豈安於忠義者哉。是以不免臨穴悲歎。而
有惴慄之意。故下文特為之哀惜也。○嘗考黃鳥
一詩。刺穆公以人從死。哀三良之莫贖。而三良之
所以為良。不過曰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

而已。後之人乃從而稱美之。如王仲宣則曰。臨沒
要之死。安得不相隨。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陶
靖節亦曰。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
投義志攸希。是皆許其死之當矣。然魏武子疾病。
欲以妾為殉。其子顛以亂命不從。左氏傳陳乾音昔
將死。欲使二婢夾我。其子尊已以殉。葬非禮。弗果。
殺檀弓。以此觀之。則三良之殉。又烏得而許之耶。獨
子建此篇持論公正。誠有補於世教。詠史者宜取

法焉或曰穆公遺命於前康公驅迫於後為三良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難死則死矣與其不違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孰若力陳大義授命於康公之前豈不為得其所哉

箜篌引

箜篌樂器名其狀如琴按史記封禪書及漢郊祀志皆云武帝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作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造此故是

箜樂府解題謂其因姓而得名今考諸家韻書字皆從竹未詳何自引曲也此曲乃相和歌詞六引之一即所謂公無渡河也詳見崔豹古今注又按樂府集有箜篌謠與引不同大略言結交當有始終今子建所作殆亦此意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一作百年忽
我道反慈秋聲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
知命亦復作何憂。

賦也。豐膳盛饌也。宰屠也。箏蒙恬所造。故曰秦箏。
瑟本伏羲所作。齊國臨淄之民無不習之。史記蘇秦云。
故稱齊瑟。陽阿漢倡優家教坊之名。漢書趙飛燕

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又云成帝過陽阿主作樂。
奏進也。名謳善歌者之稱。庶羞諸牲肉之有滋味
者。周禮亨人疏謂牛羊豕調以五味。盛於豆者。謂
之庶羞。千金壽謂燕賓之時。復舉千金爲壽。猶鹿
鳴承筐是將之意。萬年頌禱之詞。詩云君子萬年
義所尤者。言於義爲有罪也。磬折足恭之貌。言其
曲躬如磬之折也。適迫也。零落猶言殂落。○此蓋
子建既封爲王之後。燕享賓親而作是曲。故言置

酒高殿而極陳烹宰膳羞之豐。聲樂獻酬之盛矣。而又謂親交之義。但當久要不忘。始終如一。何乃過為謙卑。若有所求而然耶。此可見其雖處富貴。而能以義下交於人。寬裕愷悌。有以勸其開懷盡歡也。篇末復言歲不我與。終歸於盡。順受其正。亦復何憂。特以申其相勸之義。而於待賓之情。意益勤至矣。

美女篇

按樂錄。名都美女。皆以篇首二字為名。並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

叶何堅反

采桑岐路西。

叶蕭前反。一作間。叶經天反。

柔條

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音現

素手皓腕約金環。

消反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叶經天反

明珠交玉體。珊瑚

問去聲木難。

叶那反

羅衣何飄颻。

一作飄

輕裾隨風還。

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

叶陵延反

行徙用息駕。休者以忘

餐。

叶遂緣反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叶都玄反

青樓臨大路。

高門結重關

叶圭
玄反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叶倪
堅反

媒

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叶於
虔反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

難

韻重叶
同上

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

叶居
玄反

盛年處房

室中夜起長歎

叶宅
消反

比也。妖少好貌。閑雅也。道二達謂之岐。攘袖猶今

人言捋臂也。約纏繞也。環通作銀釧也。珊瑚似琅

玕。紅潤如玉。可為珠。生南國海底盤石上。木難珠

名。色黃。生東夷。又南越志云。金翅鳥沫所成碧色

珠也。衣之齋曰裾。端發首髮結猶構也。安置也。良

猶甚也。嗷嗷衆口喧雜之聲。彼指佳人實自謂也。

○子建志在輔君匡濟。策功垂名。乃不克遂。雖授

爵封。而其心猶為不仕。故託處女以寓怨慕之情。

焉。其言妖閑皓素。以喻才質之美。服飾珍麗。以比

己德之盛。至於文采外著。芳華日流。而為衆所希

慕如此。况謂居青樓高門。近城南而臨大路。則非

踈遠而難知者。何為見弃不以時。而幣聘之乎。其

實為君所忌。不得親用。今但歸咎於媒薦之久。蓋不敢斥言也。且古之賢者。必擇有道之邦。然後入仕。猶佳人之擇配。而慕夫高義者焉。惟子建以魏室至親。義當與國同其休戚。雖欲它求。其可得乎。此所以為求賢獨難。而其所見亦豈眾人所能知哉。夫盛年不嫁。將恐失時。故惟中夜長歎而已。孟子所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其子建之謂歟。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
鬪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叶經天反馳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測治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叶輸旃反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膾子充反胎鰕。炮鼈炙熊蹯。音煩叶洽反鳴鵙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渠六反壤。巧捷惟萬端。叶都反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叶普邊反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音旋

賦也。鬪鷄。春秋時已有此戲。至魏俗尤盛。按鄴都故宮。明帝太和中。築鬪鷄臺。楸梓屬古者道傍多植之。捷與插同。鳴鏑。漢書匈奴冒頓音墨作為鳴鏑。音義云。如今之鳴箭也。挽引也。縱亦發也。畋獲飛走皆謂之禽。展盡施也。接迎射之也。鳶鷂類。衆工善射之徒。歸許與也。妍好也。即詩所謂指我謂我。僕之意。平樂觀名。倡優所居。凡魚肉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膾少汁臠也。胎鰕謂有胎在腹者。炮亦

炙也。熊蹯即熊掌也。嗚呼命也。嘯亦呼集之聲。連翩更續輕捷之貌。鞠以韋為毬。可蹴戲。一說擊鞠。今之打毬也。壤按藝經及周禮風土記以木為之前。廣後銳其形如履。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以一壤擊之中者為上部。○子建見京城之士女佩服盛麗。相與遊戲于郭外。而騁其射藝之精。極其宴技之樂。惟日不足。不自知其為非。故賦此以刺之也。

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叶那反忠信事不顯乃有音見疑患叶胡反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叶立反推叶吐反回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叶倪反待罪居東國泣涕當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叶胡反拔木偃秋稼天威不可干叶經反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叶都反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叶中反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賦也。患，患也。金滕，藏書之匱。以金緘之也。周公嘗以代武王死之冊納于其中，因以為書篇名。刊，削也。不刊者，磨削不去之意。二叔，管、蔡也。流言，謂播為中傷之言如水之流注也。居東，本東征。今日待罪者，承鄭玄避君之說，亦作詩者自謙之辭也。留連，猶言留滯，端事之萌也。且，周公名。其事始末具金滕篇，竟終也。○子建在雍立時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明帝既不報，及徙東阿。

復上疏言彙錮明時兄弟乖絕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願入侍左右承答聖問其年冬詔諸王朝此詩
之作其在入朝之後燕享之時乎子建於明帝為
叔父故借周公之事陳古以諷今庶其有感焉惜
乎終不見信雖復加封於陳亦隆獎虛名而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遷
因徙居長安時年十七蔡中郎邕見而奇之倒
屣出迎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皆不就乃之荆

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後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
道病卒年四十一

七哀詩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叶胡復奔中國去委一作遠

身適荆蠻叶眉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叶普出門

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叶魚路有飢婦人抱子奔草間

叶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音旋未知身死處何能

天反

七哀詩卷三

十一

兩相完。

叶胡

驅馬奔之去。不忍聽此言。

叶規

南登靈

陵岸。回首望長安。

叶於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叶經

反天

賦也。亂無象。春秋傳註云。國無道則禍亂生。初無形象之可知也。豺虎喻作亂之人。溝與構同。患禍也。揮涕不還。謂婦人但自揮涕而去。不復顧其子之號泣也。霸陵漢文帝陵名。在灊水之上。下泉人謂賦下泉之詩而思念周京之浴者也。○仲宣以

西京肇亂。既不就仕。而又避地荆楚。因道塗所見。感彼在昔。遭亂思浴之人。哀而作是詩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滂。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獨衣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去聲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去聲壯難任。

賦而比也。滯滂字出國語。滂亦久也。逆流而上曰

泝餘暎斜暉也。迅疾攝整壯益也。○此篇因久淹
荆土感物興哀而作。其言日暮餘暎以喻漢祚之
微。延巖阿增陰。以比僭亂之益盛。當此之時。或奔
趨以附勢。或戀闕以徘徊。亦猶狐狸各馳赴穴。而
飛鳥尚翔故林也。又况波響猿吟風淒露冷。其氣
象蕭索如此。因念久客羈栖。何有終極。則憂思至
此。愈不可禁矣。

雜詩

日暮遊西園。冀寫一作寫我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
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險不
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
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
合并。

賦而比也。懷春。謂鳥感春氣而思儔匹也。扱衣曰
褰。袵衣襟也。○此蓋仲宣在荊州時。因曹子建寄
贈而以是答之。故其詞意終篇相合。所謂特鳥喻

子建也。向我鳴者，謂其贈詩以相勸也。風揚塵而白日冥，亦以喻天道之變革。至於託夢通誠，此可見其羈旅憂思之際，感子建之情念而歸魏之心已穴然矣。

詠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貴臨沒要讀如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去聲蒼天，涕

去聲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賦也。訾，量也。不訾，豈不可為量也。垂邊也。綆，汲井索。縻，謂連繫不絕也。劇，甚虧絕也。○其說已具前。子建三良詩，仲宣此篇，抑揚太過，有可議者。然首四句自是正論，今姑錄之。呂向謂魏太祖好誅殺賢良，故仲宣託此以諷焉。意或近之。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太子
嘗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
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罪減死輸作
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贈從弟三首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如葉紛擾
溺格反乃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
出深澤

比也汎汎水流貌磷磷水清而石見也蘋藻比泉
草名可為菹擾溺水中汎動之貌薦羞皆進獻也
懿美也○公幹之從弟蓋能守志勵操不苟進取
故贈是詩以嘉勉焉此篇言石在水中磷磷可見
以喻人之藏脩於世不容自隱蘋藻溺於水石之
間采之可以薦宗廟羞嘉客以比從弟之賢才困
厄於時有能薦諸朝廷可以匡輔明君矣且才美
可用如園葵者亦豈無之殆不若得此潛韞待價

之士。如蘋藻之生於深澤者。尤為可貴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此也。瑟瑟。風聲也。慘淒。寒氣盛也。罹。遭。凝。嚴也。○此以喻從弟遭時多艱。雖處困窮而特立不撓。蓋其本性然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此也。鳳凰。南方靈鳥。為王者之嘉瑞。非竹實不食。厭。足也。猶快慙也。凌。上干也。紫氛。近天之氣。即紫霄也。來儀。謂來見而有威儀也。雲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須待也。○此亦以比從弟之動止不苟。羞與當世群小同處。故寧不辭勤苦而高舉遠遁。且又必其待時而後出也。初言蘋藻可充薦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節操之堅。而末章復以儀鳳期之。則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如此為其弟者。可不感。

念于中而勉其所未至哉。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息。

叶於 肝反。沉迷簿領書。面面相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

遊觀。如字叶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叶魚 安得肅

肅羽從爾浮波瀾。叶郎

賦也。填委猶言積壓也。文墨謂案牘消散零亂也。

馳翰走筆也。日過中曰昃。日晚曰晏。頌錄也。謂以

文簿記錄之也。回回謂心緒繁亂也。含包容不溢

之貌。鳧野鷺。肅之飛而整疾也。○此必公幹輸作

之時所賦。故言文墨簿領之繁。馳翰勞苦而至於

沉迷昏亂。或且釋此出遊。見水中之鳧鴈而歎不

能如彼之浮遊也。蓋其失於敬身。自底于此。讀者

可不懲創乎哉。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漢司隸校尉奉之孫。泰山

太守劬之從子也。魏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平

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其集

建章臺。按魏志無此臺名。未詳何所。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叶於反。問子遊何鄉。戢翼心

徘徊。叶胡威反。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栖。叶先宜反。往春翔北

土。今冬客南淮。叶胡威反。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叶徒為反

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叶年夷反。簡珠墮沙石。何能中

自諧。叶弦基反。欲回雲雨會。濯翼陵高梯。叶天宜反。良遇不可

值。伸眉路何階。叶堅夷反。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

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

去聲。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叶胡威反

比也。塞門鴈門也。其地多寒。草皆紫色。又謂之紫

塞。山南曰陽。今衡山之陽有回鴈峰。鴈至此不過。

遇春而回。簡大諧合陵升也。伸眉謂舒其愁態。何

階謂無梯媒之可緣也。暢充洽貌。存恤問也。副稱

稱

也。飢渴懷謂有所傾望如飢渴之懷飲食也。○德
璉既遭亂離有志弗遂而此詩蓋作於朔方遠回
之初未領文學之日乃借旅鴈以自喻言哀鳴雲
中歛翼而徘徊殆將投暄暖之地而栖止焉然向
者流離轉徙經涉艱苦則毛羽日至摧損每恐失
身於汙濁卑賤之流如以大珠雜於沙石豈能與
之諧處乎故欲乘雲雨之會洗濯其翼奮飛於天
衢之上而不可得今既得侍公子宴集之歡復蒙

顧盼存慰如此豈小子所宜承此哉於是且當為
之盡醉以奉主人愛賓之情意然必祝其凡百敬
恭爾位則福祿永綏以副我願望之懷也。○愚謂
公讌有詩尚矣在建安間如平原侯王侍中劉文
學諸作蓋所謂傑然者也然其詞藻有餘理義不
足或放志以流連或傾情而取悅今皆不錄惟德
璉於飄薄羈寓之中預富貴宴酣之樂而能以敬
位一語為獻豈易得哉。

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叙述更造魏樂府十二曲官至侍中尚書光祿勳

挽歌詩

李周翰曰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笑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今按此說見

譙周法訓及崔豹古今註伎錄亦以此為相和曲也王應麟曰左傳有虞殯莊子載紼謳則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

生時遊國都死沒奔中野

叶烏果反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

泉下

叶戶可反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

叶母果反

造化雖神

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叶阻可反

賦也虞淵日沒處也懸車謂日入之候淮南子曰

選言卷二
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謂天地生成之妙用。稍漸也。行從此也。○此詩之意。謂死生者晝夜之道也。夫日出手暘谷。至虞淵則淪没于地下。人之有生。至老必死。是皆一定之理。誰能離於此哉。世有營已而不知止者。觀此亦可以深警矣。

選詩卷第二終

選詩第三卷

魏詩二

上虞劉履補註

十六首

嵇康字叔夜。譙郡鉅人。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寓居山陽。與阮籍山濤向秀籍兄子咸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初居貧。鍛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舉康

自代康答書拒絕。自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六
將軍司馬昭聞之而怒。景元三年。以鍾會諸殺
之臨刑。自若。接琴而鼓。

贈秀才入軍三首 四言

秀才李善引本集作兄公穆。又按劉義慶
集。林公穆名熹。舉秀才。張銑曰。康之從弟。
未知何據。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測洽忘歸。風馳

電逝。躡景古影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携我好仇。

於反載我輕車。南陵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

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音且。子餘反。

賦也。閑。調習也。麗服。謂戎服鮮麗也。繁弱。弓名。忘

歸。矢名。劉向新序云。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

接與插同。亦通作捷。陳思王七啓云。捷忘歸之矢。

凌厲。承上二句而言。蓋有超縱橫行之態。生姿。猶

孟子所謂生色。言其意氣自得。見於顏面也。仇匹。

載乘也。大陸曰阜。褰衣涉水曰厲。渠河渠引猶掣也。盤樂田獵也。只且語助聲。○此詩蓋林夜於秀才後戎後所寄贈。故首述其軍中驍勇之情。及盤游漁畋之樂也。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叶輸旃反

流磻

音波

平阜。垂綸長川。日

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叶倪堅反

賦也。徒軍衆也。秣飼也。華山蓋借用歸馬華山之

意。以石為鏃曰磻。流磻猶言流矢。阜李奇漢書註云水邊淤地。蓋今江岸漲沙地也。綸釣緝也。太玄謂老莊之道。筌取魚竹器。得魚忘筌。及郢人事並見莊子書。○此言秀才從軍多暇。既無事於戰鬪。惟以弋釣自娛。或目飛鴻。或彈五弦。而俯仰之間。游心道妙。如彼釣叟。得魚而忘筌。其自得如此。固可嘉矣。然在軍旅之中。誰可與論此者。正猶莊子之意。既無郢人之質。則匠石雖有運斤斷鼻之巧。

而無所施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輝。魚龍灑

咸土

反瀆土角反。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

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賦而兼興也。近國之地曰畿。萋萋盛貌。奮發也。灑

灑通作曉。嚼謂衆口呷水而小有聲也。○此林夜

自叙其與秀才別後之情。言見洪流尚縈帶而相

近綠林且榮輝而悅人。魚龍亦共聚而游。山鳥有

群飛之樂。是以覽物興懷。思得同趣之人。相與遊

娛。以忘晨夕。今乃不獲所願。使我思之不已。至于

悲傷也。魏志稱其文詞壯麗。觀此詩亦可見矣。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司空記室瑀之子。容

貌瓌傑。志氣宏放。初辟太尉掾。及為曹爽參軍。

以疾辭歸。高貴鄉公即位。徙散騎常侍。大將軍

司馬昭欲為其子炎求婚。籍乃醉六十日。不得

言而止。後引為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厨多美酒。

遂求為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著大人先生傳，以譏當世君子如蝨處禪中。又對人能為青白眼。由是禮法之士深所讐疾。大將軍常保持之。景元四年卒。

詠懷詩十三首

按晉書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文選所錄者不多。李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

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此也。此嗣宗憂世道之昏亂，無以自適，故託言夜半之時，起坐而彈琴也。所謂薄帷照月，已見陰光之盛，而清風吹衿，則又寒氣之漸也。况賢者在外，如孤鴻之哀號於野，而群邪阿附權臣，亦猶衆鳥回翔而鳴于陰背之林焉。是時魏室既衰，司馬氏

專政。故有是喻。其氣象如此。我之徘徊不寐。復將何見耶。意謂昏亂愈久。則所見殆有不可言者。是以憂思獨深。而至于傷心也。

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力轉反有

芬芳。猗五臣音於綺反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

容好去聲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去聲

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平聲離傷。

賦而比也。二妃列仙傳云。江妃二女出遊江漢之

湄。逢鄭交甫。乃解珮珠以贈。交甫受而懷之。行數

十步。女忽不見。珮亦隨失。婉變美好貌。猗靡謂情

意相傾委也。傾城女色之美者。李延年歌曰。一顧

傾人城。下蔡古蔡州。其地多荒淫。即鄭國溱洧之

聞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云。咸陽城迷下蔡。感激

感念而起情也。萱詩作諛。食之可以忘憂。膏所以

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待雨

而見朝日。以喻懷其人而不至也。此三語並本詩

伯兮篇。○初。司馬昭以魏氏託任之重。亦自謂能盡忠於國。至是專權僭竊。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詞以諷刺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珮於一遇之頃。猶且情愛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結歡。猶能感激思望。專心靡它。甚而至於憂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視同腹心者。一旦更變。而有乖背之傷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借金石之交為喻。所謂文多隱避者如此。亦不失古人諷諫之義矣。須溪劉會

孟謂從二妃來不謂有此結語。蓋所謂如截奔馬者。此文詞變化之妙。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蓬。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比也。成蹊。漢書李廣傳贊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荆杞。皆有刺之木。所謂荆棘杞棘是也。西山。首陽也。趾。山足也。已。畢也。○此言魏室全盛之時。則賢

才皆願祿仕其朝譬猶東園桃李春玩其花夏取其實而往來者衆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權姦僭竊則賢者退散亦猶秋風一起而草木零落繁華者於是而憔悴矣甚至荆杞生於堂上則朝廷所用之人從可知焉當是時惟脫身遠遁去後夷齊于西山尚恐不能自保何況戀妻子乎篇末復謂嚴霜被草歲暮云已者蓋見陰凝愈盛世運垂窮朝廷終將變革無復可延之理是以情促詞絕不自知其歎息之深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後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皇蘭凝霜露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興也天馬漢書武帝元狩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有天馬來從西極經千里循東道之句凡稱尊貴年齒曰春秋史記所謂富於春秋是也非有託猶言無根蒂也王子晉說見第一卷○此

嗣宗見世變不常而警夫居勢位享寵祿者之不可久恃也言天馬本出西北而忽來由此東道矣人之壽命本非有託而富貴之在身者豈能常保耶此詩之本旨也其言清露而凝霜亦以興少年之忽成醜老又謂自非神仙誰能長存此特明夫理之可曉者以證之云爾若夫言外之意自當潛心領會可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音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反戶郎道失路將如何

比也咸陽漢都長安也趙李顏延年以為漢趙飛燕李夫人者恐無是理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二人不必求其誰何也蹉跎失足也以喻日落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嗣宗所居陳留在河南之東故自西而望槩稱三河也二十四兩為鎰太行失

路戰國策季梁謂魏王曰臣見人於太行北面而持其駕言欲之楚臣謂其北面非之楚之路乃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言少時輕薄而好遊樂朋儕相與未及終極而白日已暮乃欲驅馬未歸則資費既盡無如之何以喻初不自重不審時而從仕服事未幾魏室將亡雖欲退休而無計故篇末託言太行失路以寓懊歎無窮之情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辱豈足賴

賦也東陵瓜秦有東陵侯邵平者秦既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因以得名青門漢書所謂霸城門以其在東故曰青門畛阡陌皆田間道周禮溝上有畛說文云南北為阡東西為陌距至也子母言瓜之小大相連帶也○嗣宗知魏

亡有日。不樂久仕。思得如秦。故侯種瓜於青門。則志願畢矣。故諫其事以自見。既言其瓜蓄美如此。不特可資於己。又足以宴會嘉賓焉。復言膏火以明自煎。人以多財而致患。則以明夫寵祿之易失。不若布衣之可以安且久也。按史記世稱東陵瓜。從邵平始。蓋平所以垂名者。不以侯而以瓜。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是之謂乎。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宜馳徘徊。空堂上。怊怛莫

我知。願觀卒歡好。去聲不見悲別離。

比也。三旬。張銑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是也。清雲

樹葉垂蔭之象。遞更迭也。差次也。怊怛。心憂懼也。

○此篇憂魏祚將移於晉。故託喻炎暑陽明之時。惟在茲夏。今三旬。又欲垂盡。意謂若至秋冬。則涼冷而陰慘矣。且言芳樹之清蔭。猶自遠布。以見在朝諸臣受魏恩寵。固有不可忘者。然觀其勢。猶四

時之更代。日月之遞馳。殆恐終不能遏耳。是時衆人惟事奔競。誰復顧慮。而我獨於空堂徘徊而憂懼。曾莫之知者焉。篇末復謂願見君臣終於歡好。不致篡奪而有乖離之傷。其忠愛懇切。至於如此。不亦悲哉。

灼灼西墮

與類同

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

因依。周周尚銜羽。蚩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

所歸。豈為

去聲

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

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韻重

比也。墮下墜也。周周鳥名。韓非子謂其重頭屈尾。飲於河則顛必以一頭銜它鳥羽。然後得飲。蚩蚩獸名。按孔叢子。北方有獸名蟹者。常假足於蚩蚩。駮駮食得甘草。必嚙以遺之。二獸見人來。乃負蟹以走。爾雅作叩叩。寧願詞也。○此篇責群臣之附司馬氏者。而因以自厲也。言魏室雖微。尚皆被其恩寵。比之日雖西墮。而其餘光猶灼灼然照我也。

迴風寒鳥以比司馬僭逼之勢既盛猶有卑下小
臣知附王室而不敢違者且謂周周蝨蝨特禽獸
耳亦能飢渴相須患難相濟如何當朝執政之臣
率皆趨附權姦而不顧返爾豈欲誇大其聲譽而
然乎殊不知屈己以媚人其實憔悴而可悲也求
章所謂燕雀即上文寒鳥之屬黃鵠以指司馬晉
公言其志大必將一舉冲天而遊于四海為今之
計寧辭尊而居卑庶幾韜晦以自全若攀附高遠

一遭篡奪之變則我既為魏臣豈忍復事於晉此
所以慮中路之無歸也史稱籍本有濟世之志朝
議以其名高欲尊崇之籍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
全者乃求為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大槩
與此詩相合然詩中微意又豈史氏所能悉哉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征或作鵝並通鵝發哀音素質游顏延年改

商聲悽愴傷我心

賦而比也。首陽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許猶所也。鷓鴣惡聲之鳥。楚詞註云。即詩所謂七月鳴鷓者。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素質謂秋天也。游者流徧之意。○此篇託言出望首陽。想夫伯夷叔齊采薇而隱者。得其所矣。今我遭此風霜。侵迫陰雲。擁蔽之時。而賢者避去。如鴈之南征。讒邪得志。如鷓鴣之先鳴者焉。遠近所聞。莫非若此。則我心之悽

傷豈得已哉。夫夷齊之隱。當商周革命之際。而嗣宗以此興歎。意亦遠矣。

北里多竒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僞悅趨荒淫。焉見王子喬。垂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一作慰吾心。

北也。北里濮上。皆紂都近地。按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正義云。武王既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

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於棄間濮上乎。俯仰淳沉。趨詩附勢之態。不忽也。捷徑取便之私道。僥倖猶專力也。鄧林。山海經云。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淮南子註云。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言北里之舞。濮上之音。皆作於亡國。以寓魏國將亡之意。輕薄遊子競趨荒淫。以比小人之阿附權姦。不知所止。當此之時。所見率皆

如此。豈有若王子喬能超世絕俗。全身遠害者哉。然其人已遠。其法尚存。我雖未免罹乎世網。庶幾託此得以外絕榮利。內保天真。自足慰吾心耳。厥後嗣宗卒獲令終者。以此亦可謂善處亂世者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賦而兼比也。湛湛澄澹兒。馬純黑為驪。駸駸駸也。

春氣感心。言陽氣發動鳥獸孳尾之時。人心不能無感。詩言有女懷春。亦此意也。以上六句並用楚詞招魂篇語。三楚。李周翰曰。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孝平王都壽春是也。朝雲。楚襄王夢遇巫山神女。宋玉為王賦其事。有朝為行雲等語。高蔡亦楚地。戰國策。楚莊辛謂襄王曰。黃雀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王孫公子挾彈其下。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蔡聖當作靈侯不以國家為事。左抱幼妾。

右擁嬖女。相與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受命于宣王。而以朱絲繫己。○按通鑑正元元年。魏主芳幸平樂觀。大將軍司馬師以其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乃廢為齊王。遷之河內。群臣送者皆為流涕。嗣宗此詩。其亦哀齊王之廢乎。蓋不敢直陳遊幸平樂之事。乃借楚地而言。夫江水之上。草木春榮。其乘青驪馳驟而去。使人遠望而悲念者。正以春氣之能動人心也。彼三楚固多秀士。如宋玉之流。

但以朝雲荒淫之事導而進之。無有能匡輔之者。是其目前情賞。雖如朱華芬芳之可悅。至於一遭禍變。則終身悔之將何及哉。故以高蔡黃雀之說終之。亦可謂明切矣。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煒煒。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弁。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此也。懸車已見前卷。咸池日出處。濛汜日入處也。煒煒明兒。景山商所都之山。商頌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此篇因悼世變。思以自保之詩。言魏之將亡。猶日之將傾也。何盛衰若此。其速國祚且移于晉矣。士既不達。遭此末運。雖視彼一時之富貴。不能久存。然未遇賢君。能撥亂而反正。徒為歎息。惟瞻仰高山之松。得以堅貞自持。可用慰吾情耳。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璜。

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
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盼顧我傍。
悅澤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賦也。西方佳人。託言聖賢如西周之王者。猶詩言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之意。璜佩玉名。雙璜者。形各
半規。在衝牙之兩旁。晤對也。○此嗣宗思見賢聖
之君而不可得。中心切至。若有其人於雲霄間。恍
惚顧盼而未獲際遇。故特為之感傷焉。○演義以

嵇阮詩係于魏。或者非之。蓋見世稱竹林七賢名
在晉史。故爾。然考二人之立心。殆與陶靖節略同。
史言康娶魏宗室女。拜中散大夫。及山濤舉為吏
部。答書拒絕。終無仕晉之意。籍當高貴鄉公時。仕
為常侍。知司馬氏欲求昏。以意却之。復縱酒昏酣。
詠詩以見志。且康被譖誅。籍以壽終。並在景元年
中。自與建安諸子委身曹氏者不類。今特依演義
列於魏詩之後。或又言籍不當為鄭冲作勸晉主

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之意。演義論步兵心乎王室。有同淵明勸進之文。辭不欲為而強迫為之。非揚雄甘為美新者比。但惜其不能一死而曲自免。不得為全美耳。讀者亦不可不知也。因附其說于此云。

晉詩一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強記洽聞。撰博物志。晉武帝受禪。以為黃門侍郎。贊伐吳有功。封廣武侯。

遷尚書。荀勗譖之。出都督幽州。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為太尉。揚駿所忌。不與朝政。及進為侍中。中書監。遂盡忠匡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元康六年。拜為司空。與趙王倫孫秀有隙。永康初。少子遹以中台星坼。勸父遜位。乃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耳。不聽。卒為倫秀所害。

勵志

四言九章

大儀幹

烏括反

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

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賦也。大儀陰陽也。易云太極生兩儀是也。幹轉也。天迴。天繞地左旋。日夜一周也。地游。李善引河圖地有四游之說。謂四時升降不止也。星火。心星大火也。夕。以其七月西流漸下而昏也。熠燿。螢也。見王氏本草。流。飛行也。○茂先志欲及時進德脩業。故賦此詩以自勵。而併以勉人。首言天運周迴。星氣流易。忽焉至此。素秋則草木搖落而變衰。螢亦

而射。形謂弋也。汲冢書云。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射中其一。其不被弋者亦隨而下。研窮也。耽。謂好之深而學之篤也。○言由基蒲且之射。小藝也。以其專心篤學。至於精熟。則其動物應心之妙。有不期而然者矣。士之為道。苟能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至於默識心融。豁然貫通。又安有幽深而不至者哉。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

力未既勤。蕪音鏤。裝音裝。致功必有豐殷。

賦也。恬淡靜蕩寬廣也。棲猶處也。浮雲以喻高遠。體猶本也。彪文兒耒。手耕曲木。芸草曰蕪。壅苗曰裝。殷盛也。○承上章而言為學之序有不可缺者。苟能安心恬蕩而不失所養。棲志浮雲而不溺於卑近。則其進脩自不能已。必也至於文質彬彬然後可為成德也。復以農功為喻。其丁寧之意切矣。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歆蒸鬱冥。山不讓塵。

川不辭盈。勉爾一作含弘。以隆德聲。

比也。大波曰瀾。歆蒸氣上出也。鬱冥蒙勃之貌。含包容弘寬大也。隆亦大也。○此亦承上章言為學當日進而不已也。水積而後成川。土積而後成山。以比人之積學而後成德。然山既成而不讓塵之益增。川既成而不辭水之益滿。人既畜學以成德。又當勉其含弘之量。以光大其德聲也。易大畜之象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彖傳亦云。

焉實輝光日新其德既畜矣而又日新焉此所以為畜之大此章其得大畜之旨者歟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魯水反微

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力為反千里

賦也土積之始曰基水所從出曰源纏兩服索牽繫而挽之也戰國策段干越人謂新成君曰千里之馬不能取千里者纏牽長也纏牽於事萬分之一而難千里之行○此特申言上章積累之意而

化之而宵流矣言此以起下章之思感也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日與月與平聲荏苒代謝逝者如

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去聲

賦也吉士猶言君子思猶悲也淮南子曰春女思

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寔與實同與語詞荏苒猶侵

尋也逝者如斯即論語子在川上之詞胡寧皆何

也舍止也○此承上章而兼言天運不已日月寒

暑之往來萬物變化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

夜未嘗已者如此。嗟爾衆士。固當因時感念。以自強不息。何可以自止哉。

仁道不遐。德輔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賦也。仁者心之德也。遐。遠。輔。輕也。猷。道也。玄。微妙。漠。廣大也。抽。引。繹也。緒。端也。先民。謂古之聖賢。矩。所以為方之法也。○此言仁道在人為甚近。求焉而無不至。德之在人為甚輕。但衆人少有能舉之

者。蓋道之本體玄漠。未易窺測。然其端緒發見。則有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焉。且將抽繹而擴充之。則道雖云大。而為之在我不難矣。此蓋已有先覺者出。而遺我以至高之法如此也。

雖有淋漓。放心縱逸。出般音盤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

賦也。梓。良材。可為器者。樸斲。既成質而未治精也。○言人雖有美質。惟自放心遊惰。不敏于學。安望

德業之有成。如彼梓材之良。雖勞樸斲而弗加丹
漆。終不能成堅美之器。以適於用也。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盧縈繳。職畧反。神感飛禽。未伎
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躄道。安有幽深。

賦也。養由。姓養。名由基。楚大夫。善射者也。矯。揉直
也。淮南子曰。楚王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便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則鰲擁柱。號矣。蒲盧。當
作蒲且。音淮。淮南子註亦云。楚人。縈繳。以生絲繫矢。

又戒以當謹於始。不可小有牽厄。而為遠大之累。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業。

暉當依易作輝。光日新。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賦也。復禮歸仁。語本論語。言其効甚速而至大也。

礪。磨石也。金就礪則利。鈞。陶家制器之具。模。下圓。

轉者是也。隰朋。齊大夫。姓名。莊子稱其愧不若黃
帝。舊註又言其常慕管仲之德。○此末章言能實
用其力。則德業昭著。有不難者。且舉隰朋之仰慕。

聖賢而益以自勉也。○愚謂漢魏以下諸詩未有如茂先此篇能以聖賢之學自勵其志者。且逝者如斯一語。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今茂先獨得聖人之旨。則其知識超詣。有非淺學之士可得而擬者焉。厥後茂先負台輔之望。立朝盡忠。臨危不屈。而信史以令德稱之。豈非力學之驗歟。

雜詩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纈如懷冰。伏枕終遙昔。寤言吳子應。
叶平聲 求思慮崇替。慨然獨拊膺。

比也。晷。日景。度。周天之躔度也。東壁星名。月令云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固。堅凝之謂。升。進也。朱火。謂燈也。蘭膏。以蘭香煉膏也。不知所致曰坐。挾亦懷也。纈。細綿也。應。答語也。崇替。猶言興廢。拊膺。謂

無所申其憤恨而自辯其曾也。○此茂先見魏之
將亡而感歎之歟。其意謂世運固有遷易乃借四
時為喻而言。仲冬陰盛既極。正天道變革。陽氣復
生之時。方且繁霜悲風交相侵迫。而朱火為之無
光。則君之昏弱。從可知焉。于時忍寒伏枕以終長
夜。亦惟安時處順以待陽明之來。竟無可與語此
者矣。但永思其興廢之故。則亦不能不慨然而拊
膺也。

答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綏如迫反。為徽纆。文憲焉

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

遊娛。穆如灑清風。奕若春華音敷。自昔同寮寀。音於

今比毗至反。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上聲髮重

陰下。抱杖臨清渠。鬢耳聽鶯鳴。流目翫條直由反。魚從

七容反容養餘日。取樂於乘榆。

賦也。吏道呂向曰。理人之道也。窘。囚拘之貌。冠。系



曰纓其結餘下垂者曰縷。徽三股索。憲法也。曠寬
泰也。穉清美也。臭察爛貌。同官為寮。同地為窠。比
近也。辱殆語出老子書。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懸輿
歸老之事。漢薛廣德乞骸骨以歸。懸其所賜安車
傳之子孫。儵魚名也。○何敬祖嘗以茂先所居隣
並乃贈以詩。顧逍遙共適。以借黃髮。故茂先以此
答之。因自述其居官迫於煩冗。衰疾近於辱殆。亦
庶幾相與佚樂云爾。然既盡忠所事。有志弗遂。惜哉。

情詩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
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賦也。延佇有所待而久立也。與猶贈也。巢居知風
穴處知雨。語出漢翼奉傳。如鵲知來歲多風。則巢於
下枝。天將陰。雨蟻先出。垤之類。呂向謂蟲鳥久處
巢穴。性所習知也。○此或茂先在外時代述其室

家之詞歎。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少以薄行。不得為嗣。出後宣帝弟敏。由此不交人事。專精學業。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又以漢中興無良史。撰續漢書。武帝泰始中為祕書郎。轉祕書丞。後拜散騎侍郎。

贈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初為吏部郎。武帝受

禪。除吏部尚書。及遷僕射。侍中。仍領吏部。後拜司徒。

蒼蒼倚桐樹。寄生於南嶽。叶虞反。上凌青雲霓。下臨千

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

鸞鷲。食角反。叶士促反。今者絕世用。空。音空。音總。又音綜。見迫東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瑟琴。何由揚妙曲。

拊拊三光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

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此二句意冗氣衰。又非知道者之言。合刪去。使上下語

脉自然。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叶普。冀願神龍來。

揚光以見燭。

比也。蒼蒼高貌。椅桐陸璣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陶弘景曰。白桐一名椅桐。可作琴瑟。霓虹也。山之東曰朝陽。凡桐材以孤生向日者為貴。鸞鷲鷲鳳屬也。鸞鳳非梧桐不棲。空憊窮因也。班與般同公輸子之名。匠。即莊子所稱匠石。見櫟社樹而不顧者。牙伯牙善鼓琴。曠師曠音樂師也。錄宋記也。

冉冉猶言漸漸。石中有玉曰璞。神龍。山海經云。赤水之山有神而人面蛇身。其視能燭九陰。是謂燭龍。○初。紹統未仕時。山濤居選臧。故贈是詩。所以自薦達也。其意謂抱負良材。傾俟世用。今者不見顧錄。則所蘊無由表著。將恐歲不我與。遂沒世而名不稱。是以中夜不寐。撫劒躑躅。殆有皇皇如也之意焉。且濤為吏部。凡所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故又言世無卞和。則雖有珍璞無能。

識者惟神龍之明照無所不至。所以深有望於巨源也。

何劭字敬祖。陳國陽夏音人司空曾之子。武帝踐

阼。以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師。累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為太宰。永康元年薨。襲封朗陵郡公。謚曰康。

贈張華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携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賦也。卷舒謂日月出沒也。周旋行周匝也。陋隘狹也。廣武茂先舊封邑名。今因以稱其廬。有無。李善引毛氏詩註。有謂富。無謂貧。此言處富而能儉如

居貧時也。鎮者撫而化之之謂。簡不煩也。約亦儉也。樹塞管仲僭奢之事。見論語。摹法也。同班司。按晉書。劭為太子太師。時華為太傅。大丘曰墟。綜猶理也。○史言何曾窮奢極侈。日食萬錢。而劭亦有父風。然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故此詩能稱慕茂先之儉德。而布其私願者如此。且言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可也。而茂先答章亦云。庶幾懸輿。蓋二人之志未即歸隱。於此可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性剛勁亮直。州舉秀才。除郎中。武帝即位。初置諫官。以玄為之。俄遷侍中。轉司隸校尉。每奏劾無所容。貴游震懼。臺閣生風。封清泉侯。卒謚曰剛。

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五臣作衣音去聲青天。列宿息救反自成行。蟬鳴高樹

間野鳥號東廂。織雲時髮髯。溼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賦而比也。景謂鴈影。廂廡也。凡正寢東西夾室皆曰廂。髮髯似有似無之貌。溼猶濃也。低昂迴轉傾側之勢。流光即上文無停景之謂。○此休奕傷魏祚之日蹙。慮讒邪之傾危。因物感懷而作歎。其言觀南鴈之翔。則知其能避寒就暖。而人之審時擇

處亦當如是。于時魏主昏弱。不久淪沒。正猶微月之西出。晉王設官分職。而群臣莫不依附。亦猶繁星麗天而列宿成行也。其間亦有讒佞小人。如蟬鳴鳥號者焉。雖其出沒詭祕。若織雲之髮髯。而浸潤之迹已如溼露之霑衣矣。殆恐時移事變。陰凝堅冱。君子亦將不能保身如落葉之摧絕也。其詞雖若繁複。而意實深密。讀者詳之。

王讚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官

至散騎侍郎。

雜詩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兮折。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鶴鷓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五臣本多誤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賦也。靡靡猶遲遲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離與羅同。猶繫也。殊別也。鶴鷓黃鸝也。師涓衛靈公時樂

師奏者謂調音樂使有節奏也。○正長因行役思歸而作此詩。言朔風既動秋草則邊馬且有歸心。而我何為久離家室。至今不得歸耶。蓋以王事繫于我心。不敢不勤。是以自春至秋殊隔逾遠。且人物各有思舊之情。世無師涓誰能為我宣明此心也。詳此則我獨賢勞之意亦可見矣。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少負才氣。多所陵傲。年四十餘始出仕。及為石苞驃騎參軍。初至。長揖曰。

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構隙。遂湮廢積年。後
扶風王駿以舊好起為征西參軍。遷衛軍司馬。
惠帝初拜馮翊太守卒。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

陟陽地名。侯。斥侯也。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夭。
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擾。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

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
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賦也。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也。鄭玄禮記註云司
命主督察三命。莫大云者。莊子曰莫大於秋毫之
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此借用
其語而意則不同。未成人而死者謂之殤。彭彭祖。
商賢大夫。列仙傳謂其歷虞夏至商壽八百歲。聃
老聃。李耳字伯陽。謚曰聃。或言其二百餘歲。後之

流沙莫知所終。糾絞也。紛擾互起貌。鑪冶鑄之器。垂謂據高而視下也。誠者警救之詞。齊一契合也。○子荆自征西幕下。遠赴馮翊。而同僚官屬傾城出餞。故賦此詩。以為別。因言人生脩短皆有定極。安得保其長存。以言乎天。則固莫大於殤子矣。以言乎壽。則雖如彭聃比之天地。猶以為天也。奈何吉凶憂喜。交相纏擾。鮮有不為滑其精。竄而損其自然之數者。惟達人大觀。能知造化之機。所以齊生死。輕去就。不為外物之所動搖。願我若不早誠於此。當此乖別。未免惆悵盈懷也。然揆之初心。本慕此道。惟天鑒之。當與天地間萬有之不齊者。契合為一。自今日始。守之終身而不失矣。篇中語多見賈誼服賦。亦皆莊周之遺意。而子荆乃借此以自廣耳。固未必能究夫原始反終之理。而真有得焉。然世之鄙夫汲汲以死生得失為患者。觀此亦庶幾能警悟云。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寝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齊王問命為記室。督辭不就。終于家。

詠史七首

弱冠弄柔翰。卓犖

音洛

觀群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

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首。子余反。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鈇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匹竟反。定羗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賦也。人年二十曰弱冠。柔翰筆也。卓犖超絕之意。唯亦擬也。賈誼有過秦論。司馬相如有子虛賦。羽檄徵兵之書。說文云木簡長尺二寸為檄。魏武帝奏事云若有急則插鷄羽於檄。言如羽之疾也。曹

堯整也。疇曩也。穰苴姓田氏。善用兵。齊景公尊為大司馬。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鈇刀。謂以鈇為刀。但可充一割耳。班超上疏云。臣冀効鈇刀一割之用。圖謀畫也。眄邪視。盼流目也。羗胡。西戎也。○此太冲因詠史以述己志之詞。是時蜀既亡而吳未平。故特氣吞東吳而併及西羗也。至於功成不取。長揖歸田。其節槩如此。可尚矣夫。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音席舊業。七葉珥仍吏反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興也。離離。纖踈之貌。胄。裔也。躡。登也。僚。賤稱。左氏傳云。隸臣僚。金張。漢書。金日磾及弟倫。後嗣自武帝至平帝。七世內侍。又張湯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二家貴寵比於外戚。藉。猶賴也。葉。世也。珥。插也。漢貂。董巴輿服志云。侍中常侍冠。

武弁貂尾為飾。馮公名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至武帝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就。偉竒特也。○此篇借以刺朝廷任人不得其當。豈亦傷己之不見用歟。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曾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去聲能解紛。功成耻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肖私列反縲。對珪寧一作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賦也。希亦慕也。段干木。魏人。文侯師之。過其閭必軾。諸侯聞之而畏魏。班固幽通賦云。干木偃息以藩魏。謂為魏之藩屏也。魯仲連。齊人。竒偉倜儻。游於趙。會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新垣衍亦來說趙尊秦為帝。仲連謂平原君曰。梁客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及見與語。而行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之。復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不取也。

遂辭去不羈謂不受人之羈絡也。紛亂也。卓特立
貌。組綬緹繫也。連璽謂如蘇秦佩六國印之類。○
劉良曰。此述干木仲連潔己利物以刺當世之無
功而貪爵祿者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隣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
言論准宣尼。詞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賦也。濟濟赫赫皆盛貌。冠蓋貢者出必擁蓋。所以
覆冠。故以為名。術。邑中道也。竟猶徧也。許史。並漢
外戚之家。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封平恩侯。史良娣
亦宣帝祖母也。其兄子高為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封樂陵侯。笙竽皆匏屬。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揚
子。名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家素貧。人希至其門。
草太玄以自守。玄虛。即太玄也。雄又謨法言象論
語。每作賦擬司馬相如以為式。擅專也。八區。八方

也。○此言漢京城之內。王侯極其貴盛。時人多趨附之。惟揚子窮居寂寞。脩業以自娛。然而名傳百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其亦警當代之權貴者歟。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我我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歛讀如來。且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賦也。舒者開明之意。靈景日光也。神州。王嬰古今

通論云。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帝王之宅也。紫宮。星垣名。一曰紫微。喻皇都也。攀龍。言趨附也。揚雄法言云。攀龍鱗。附鳳翼。閭闔。洛陽門名。許由。堯時逸士。隱于箕山者也。○太冲因見高門氣勢之盛。士風奔競。日甚慨然。念許由之逸迹。而追蹈之。且欲振衣濯足於高遠之地。以去其塵雜者。如此。其不肯事齊王問也。宜矣。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溢震。

平聲一作振。

哀歌和聲漸離。謂

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邈四海。豪
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
之若千鈞。

賦也。荆軻。燕刺客也。與高漸離及狗屠飲於燕市。
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以相樂。已而相泣。傍若
無人。後為燕太子丹報仇。為秦所殺。倫比也。邈。輕
視貌。豪右。尊貴之稱。賤者。謂有德而無位者也。三
十斤為鈞。○荆軻匹夫之勇。本無足取。特以其能

邈視四海。輕勢位而重有德。故太冲借以諷當代
小人之在高位者爾。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
蘇秦北遊說。輸為反李斯西上書。伉仰生榮華。咄嗟復
凋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為達
士模。

與而比也。習習，數飛也。落落，不相入也。後漢書云：耿弇落落難合。塊，困處貌。寸祿，猶國語林向言尋尺之祿也。蔑，輕視也。蘇秦，辯士也。說六國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為齊宣王客卿。齊大夫與之爭寵，使刺殺之。李斯亦以善說為秦客卿，始皇以為丞相。後二世因趙高譖，下斯就刑，咄嗟謂一呼語之頃，飲河巢林。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太冲有志之士，與世不合，惟窮居

以自守，正猶鳥在籠中，舉翮有觸者也。故以起興。且言枳棘塞塗，以比小人布滿朝行。賢路為之不通，是則雖有抱負，無所展施，以致困處窮賤。親友踈蔑也。然而終安素分，不肯妄求，以取危禍。故舉蘇秦、李斯之徒，以自警。復借飲河巢林之喻，以自勉云。

招隱二首

按淮南小山招隱士篇，謂深山窮谷，非君

子所宜處而欲招其來歸。今晉人乃以招
尋為美，欲就與之俱隱，而所謂招來者，王
康琚則以為反招。其名題前後不同如此。
杖去聲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
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
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
吟。秋菊兼餼糧。幽蘭間去聲重平聲襟。躑躅足力煩。聊欲
投吾簪。

賦也。杖，倚策杖也。丘中，謂壤室也。尚書大傳：子夏
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雖退而岩居作壤室，尚彈
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瓊瑤，美玉。石泉之色似之。
灌叢也。兼，猶當也。餼，乾食也。間，雜也。襟，衣之交衽。
楚詞云：夕飡秋菊之落英。又云：紉秋蘭以為佩。躑
躅，猶豫也。○太冲厭世溷濁，素有箕山之志。故此
詩託言招尋隱士於巖林之間，見其境趣幽雅。人
事簡易，方且躊躇顧慮，足力頗倦，欲弃冠簪而就

隱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峭一作情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

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聲去。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

聲上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

極李善作非是良辰。

賦也。經始謂初營度也。叢林曰榛。峭蒨青蔥並鮮

榮貌。真猶貞也。孫卿子曰。掩李蒨粲於一時。時至

而後殺。松柏經隆冬。蒙霜雪而不凋。可謂得其真

矣。弱。垂兒綬。佩印之組。纏牽已見張茂先詩。惠連

柳下惠少連也。首陽指伯夷。林齊而言尚高尚也。

○按王隱晉書謂太冲徙居洛陽城東。著經始東

山廬之詩。乃知此篇隱居以後所作。故言目前所

有自可賞適。靜觀物理。有契吾心。當此悖亂之時。

爵服豈得常玩。而專以好惡為屈伸。觀夫結綬而

仕。自生纏牽之累。不若彈冠隱去。以自潔也。且如

惠連之降志辱身。豈非吾之屈乎。夷齊餓于首陽。豈非求仁而得仁者乎。是以人當各觀志之所尚。逍遙遊宴。以盡夫良辰而已。

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或作若歲暮常慨慷。

賦而比也。崖際也。皦皦。明貌。嗷嗷。哀鳴也。局。狹之也。齒。年也。慨慷。感傷之意。○此篇首言天氣漸變。而寒凝草木。亦因時而變衰矣。觀此。則人之少壯者。安得不速老耶。又言雲際之月。出流素光。而我開軒視之。乃有哀鴈飛翔而去者。以喻陰邪之臣。當朝專政。是使賢者方高舉而遐遁也。於斯時也。我既不可以仕。則平生高志。阨而不申。將恐壯年一去。老死無聞。故常於此風霜搖落之時。而為之。

感傷焉。是知太冲不肯就仕者。豈其心哉。亦必有道矣。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問辟為東曹掾。翰知問必敗。乃因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葦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嘗荅人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其曠達類如此。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
嘉卉亮有觀。去聲願此難久耽。持延頸無良塗。頽足
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
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賦而兼興也。總聚束也。卉草之總名。凡物有可觀者。謂之觀。耽樂也。良塗猶言亨衢。頽駐也。○此季鷹退歸後詠懷之詩。言暮春景物鮮榮。信有可觀。但易至衰謝。未足耽玩。亦以興人之榮貴與少壯。

選詩三卷
四六
皆不可以久恃。蓋我初企望而進。既無可騁之塗。於是斂迹以退。而又困悴如此。則亦無如之何。唯念古之有能處此而無憂者。可用慰吾心焉。若季鷹亦可謂善自處者矣。

選詩卷第三

選詩卷第四

晉詩二

上虞劉履補註

三十七首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嘗入蜀著劔閣銘太守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由此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累遷弘農太守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見冉方亂遂稱疾告歸卒于家

七哀詩

北芒

字本

何壘壘

舊音平聲

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

云漢世主

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臙臙反周甫季葉一作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杯

蒲侯反

便房啓幽戶

珠押離玉體珍寶見剽

匹妙反

虜園寢化為墟周墉無

遺堵蒙籠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

復掃

叶蘇戶反

顏壘並墜發萌隸營農圃昔為萬乘君今

為丘中土

感彼雍

去聲

門言悽愴哀今

一作

古

賦也北邙洛中山名王公貴臣多葬此山洛城記

所謂九原之地是也天子之墓曰陵恭文原皆陵

名按漢書安帝葬恭陵靈帝葬文陵光武葬原陵

鬱臙臙謂地肥美而草木茂也杯掬也漢書張釋

之有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之喻過一杯者言諸陵

之毀壞不特一杯而已便房塚壙中室珠押贈葬

之物西京雜記云漢帝及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

剽虜劫掠也園寢陵旁廟墟荒廢之地也築土累

甕曰壙。五板為堵。豎未冠者之稱。掃除也。壙塚也。禮記云。適墓不登龍。豳發開耕也。萌與氓同。無知之民也。隸僕隸也。雍門言。桓譚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乃至此乎。孟嘗君聞之。淚下承睫。○此蓋孟陽嘗訪漢陵遺跡。感而有賦。故其言之詳而哀之深。讀者亦不能無感焉。

張協字景陽。與兄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出補華陰令。征北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竝欲時天下已亂。遂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詠史

在昔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疎。朱軒曜金城。供居用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

如無抽簪解朝衣散上聲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
此大舊作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
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
君紳宜見書

賦也西京謂西漢東都門長安東門也餞行曰祖
二踈踈廣踈受也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太傅
受字公子太傅尤子也亦同時為少傅金城喻城
之堅也供設也海隅謂二踈所居東海蘭陵也揮

散儲積也累愚謂為愚者之累也咄說文云相謂
也冕大夫以上之冠蟬冕冕冠加金蟬珥貂者也
紳大帶之垂者見書猶言為我書之欲其不忘也
論語云子張書諸紳○按漢書顧謂受曰吾聞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乃相與乞
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既

歸鄉里日賣金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共相娛樂或勸其為子孫買田宅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終不聽夫二疎父子並為師傅太子每朝謁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莫不以為榮當是時乃能抽簪勇退免辱殆之累可謂見幾而作者矣景陽時既託疾屏居故詠其事以諷當代之持祿固位者且首言西漢朝野歡娛之盛以見今之不然其意微笑

雜詩六首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
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
弱條不重去聲結芳蕤如佳反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
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賦也坤維西南隅也西陸立秋以後日行之道浮陽日光也栖猶依也蟲蔽曰蟄龍陽物也故龍蟄則陽氣潛藏凝者止而不行之意肅之言縮也毛

氏詩註謂霜降則萬物收縮是也。結者文子曰夏
條可結言其弱也。至秋則堅枯不復可結矣。蕤花
也。瀛海史記鄒衍謂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前脩
謂前代脩德之人也。○此景陽感時自警之詩。言
見夫氣候流易。時物變衰。因念人生奄忽。若此則
君子之進德脩業。不可以不及時也。且聞孔子川
逝不舍之歎。則知前脩所以自強不息者。亦法乎
此而已。可不勉哉。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

如字一音陽

谷。擊斨結繁霜。森森

散雨。是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踈。叢林

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

季主卜

此也。朝霞陰雨之兆。諺云朝霞不出門。言其必雨
也。丹氣霞氣也。河圖云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
氣上蒸為霞。陰而赤然。湯谷日所出處。謂其熱如
湯也。森森多鬼。杜子美言雨脚如麻。亦是此意。竦

竦動謂凋傷也。如東言葉落條輕而上聚之。見李
主。姓司馬氏。漢時賣卜長安東市。○此景陽觀朝
綱之紊亂。憂國祚之不永也。其言朝霞迎日而丹
氣臨湯谷者。以比惠帝之初權姦柄國。氣勢烜赫
為亂之漸也。至於翳翳結雲。森森散雨。則陰邪日
盛而悖逆非一笑。甚至殺害忠良。迫及乘輿。由是
賢才退散。朝廷孤危。正猶風摧勁草。霜竦高木。而
林葉枯竦。森然如束也。且吾向也。歎逢時之不早。

今乃悲世運之促。忽譬之少時。日望長大。及既垂
老。惟懼衰沒爾。時既若此。尚將從善卜者。以占其
吉凶如何。亦可見其憂國之忠誠矣。詩云。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其是之謂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歐駱從祝髮。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瓠齏音零的。夸瓊璫。魚目笑
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華列反。陽春無和者。巴
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叶勅反。

比也。資謂齎貨以資給也。章用禮冠名。諸語詞越通作粵。南蠻總名。歐當作甌。越地東甌也。駱越王姓。按史記漢東海王搖都東甌。其先越王勾踐之後。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祝也。謂削髮也。設施也。此以上語意皆本莊子。瓠齋也。魚目。魚之目睛似珠者。不見。豈不見也。郢楚都。今荊州之江陵也。居然別。猶言可坐而別。陽春巴人。皆曲名。宋玉對問云。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人屬而和者數千。及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是其曲彌高者。和彌寡。下節猶言下品。○此景陽傷已之不遇也。言我昔資章甫。以往幽荒之國。而其俗好僻異。此貨終無所用。以况初年抱負所學。入仕于朝。而朝廷漸至昏亂。惟邪佞是從。是以吾道卒無所施焉。彼小人者。自以為是。乃反以我為迂。猶瓠齋之夸美玉。魚目之笑明珠也。然其是非真偽。豈難辨哉。如陽春巴人之曲。高下固已絕殊。

但流俗昏迷不能察識焉爾。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

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駢迷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

朝征。長鉞鳴鞘仙沙中。烽火列邊亭。舍上我衡門衣。

更平聲被纒莫半反。胡纒疇昔懷微志。帷幙竊所經。何必

操于戈。堂上有竒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運

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賦也。懸旌戰國策云。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鞞

騎上鼓。神武軍威勇捷之稱。後世禁衛亦有神武

軍之名。長鉞劍名。鞘刀室也。邊候有警。舉火以相

告。曰烽纒。胡鹿纒。無文理者。莊子謂劍士垂纒

胡之纒。帷幙軍中運籌之所。折衝高誘曰。謂能折

還敵人之衝車。使不得進也。晏子春秋云。不出樽

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制勝猶言決勝。兩楹賓主

之位也。○此篇殆作於征北從事中郎之時乎。言

在軍中心無定系。常恐遠方警急。即當奮身以往。

蓋我疇昔有志於此而帷幄之事竊嘗經心焉何
必手操干戈乃為用兵惟坐於廟堂而笑談樽俎
之間自可折衝而制勝矣且巧遲不如拙速亦兵
法之機要也詳此則景陽之才畧過人亦可見矣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叶經天反下車如昨日望舒
四五圓借問此何時叶于翅蝶飛南園叶于流波戀舊浦
行雲思故山叶輪旃反閩越衣去聲文蛇胡馬願度燕風土
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賦而比也。述循也。謂循其所受之職。投適也。旅衆
也。下車。始至之時。如昨日者。言不覺其久也。望舒
月御。此直指為月也。閩越。南越也。文蛇。如柳宗元
言永州之蛇黑質白章之類。衣者。蓋以其皮為衣
也。習慣熟也。○此篇蓋作於河間內史之時。河間
北方郡。即今瀛州也。故言述職邊城。羈束頗久。因
感時物之變。乃託流波行雲以自比。復舉風土之
便習物性之固然者以自決焉。然則景陽之託疾

歸隱其在斯時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窵以閉。幽岫峭七肖反

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滄音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

自成霖。澤雉登壘雥。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跡。荒蕪

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

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游思去聲竹素園。寄

詞翰墨林。

賦也。藪大澤也。水南為陰。山有穴為岫。滄雲興貌。

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山小而高曰岑。箕畢二

宿名。凡月宿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側手為

膚。按插為寸。公羊傳云。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雨天下。壘田埒。楚叢木也。迴環瀄之貌。淵止

水也。養真謂守其性之自然。尚亦貴也。陸沉以譬

隱者。無水而自沉沒也。竹素謂典籍。古者以竹簡

統素為書。園以喻廣林。則言多也。○景陽既歸隱

卜築耕稼而作此詩。夫以卜去祿位。處此深山窮

谷。而其景物淒然。人跡閭絕。宜若有不堪於懷者。然見重基之積。則志可擬之。使益高。觀迴淵之瀦。則心可比之。使益靜。於是養真韜晦。以道自勝。而時游情於簡冊。屬詠其詞章。已自不勝其樂。尚何富貴之足慕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大司馬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奇才。領父兵為牙門將。吳亡。年始二十。乃閉門積學。太康末

與弟雲俱入洛。太傅楊駿辟為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出補吳王郎中令。入為尚書郎。趙王倫輔政。引為參軍。太安初。成都王穎等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因戰敗。績衆譖之。遂為穎所害。年四十三。

短歌行

四言

說見前長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不重去聲

至華不辨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去聲子亡。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賦也。揚發也。蘋萍之大者。生白華。暉光鮮貌。來日指將來之日。去日謂既往之年。在房即詩所謂入我牀下也。章著也。臧猶嘉也。長夜猶言終夜。史記云紂為長夜之飲。荒謂樂酒無厭也。○此士衡真

會賓親之詩。既有以勸其不可不樂。又得以因其會而忘憂。而卒能以長夜無荒為戒。其得唐風蟋蟀之遺意者歟。

猛虎行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古詞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但取首句二字以命題耳。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

苦心。整駕肅時命杖去聲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栖
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前崇雲臨岸駭鳴
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
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反曷云開此襟眷我耿介
懷俯仰愧古今

賦而比也盜泉泉名尸子曰孔子過盜泉渴矣而
不飲惡其名也歸猶去也歲陰謂春夏為陽秋冬
為陰崇高也駭驚亂貌懦弱也襟即懷也耿介堅

正特立之貌。○士衡既入洛羈寓久之雖或就仕
時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吳不聽此篇之作其在
斯時乎首言雖渴不飲盜泉雖熱不陰惡木此有
志之士審擇所處而其立心之苦有非他人所能
知者且士衡素負才望志存匡世吳既亡矣舍晉
復將何之故又言惟當整駕敬待時君之命今乃
杖策而出遠有所求不免服事權門追逐群小譬
猶飢食虎窟寒栖雀林亦何心哉始將遭時立功

以遂所志焉爾今既不然而况運祚日衰擾亂非
一亦猶時往歲陰雲駭岸而風鳴條也嘗是時我
但言嘯於幽僻無人之地以自適焉蓋以弦之急
者必無懦響而負直亮之節者言必不與豈不於
此難為哉故又嘆人生實不易為而所蘊何由舒
展顧我平日耿介之懷而今若此是以俯仰古今
不能無愧也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涉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平
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邁。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
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繇。獫狁音險亮未夷。征人
豈徒旋。末德爭先去聲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
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算時連反于旃。振旅勞去聲
歸士。受爵豪街傳。朱憇反。叶如字。

賦也。陰山在壯塞雲中之地。候守疆吏也。勁強悍
之意。北狄曰虜。即獫狁也。燕然虜中山名。旌旆皆

旗屬。祈羽曰旌。繼旒曰旆。綿長徒空也。末德指兵事而言。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先鳴左氏傳。周緡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預註。謂自比於鷄。聞勝而先鳴。凶器謂兵也。克勝沒陷也。甘陳漢甘延壽為西域都護。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以功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旃謂旃帳。穹廬也。振收也。橐街傳。陳湯上疏請懸單于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在長安城門內。李善曰。邸

傳舍也。蓋橐街置邸。所以為蠻夷朝宿之舍也。○此亦從軍之詩。不知何為而作。始言涉歷險艱久而不返者。以獫狁之未平也。終論爭先交戰。勢無兩全。而勝負得喪。安可預必。惟將效古人收功于虜庭。受爵於京都。是吾志也。此篇在士衡樂府中。詞平理順而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取從軍苦寒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緩聲歌等篇。徒以詞藻豔麗而無曲折致趣者。則有間矣。故為錄之。但受

爵二字。視左太冲長揖歸田之意為不及耳。

門有車馬客行

按伎錄乃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淚叙溫涼。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
去聲。叶。平聲。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柏
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

獨悲傷

賦也。發發足於彼也。念君者設為客詞也。濡跡漬
足也。江湘本言涉江。以湘水亦入于江。故兼言之。
投袂也。投袂恩遽出迎之意。攬操持也。溫涼謂經
別之氣候。舊齒耆老也。市朝城闕皆指吳故都而
言。丘荒猶言丘墟。○凡旅寓之士聞有客自故鄉
來者。其趨迎感泣訪舊惻愴之情。豈得自己。況士
衡祖父世為將相。著大勲於江表。及已亦嘗領父

兵為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且聞故都
丘荒而先壠久不歸省。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
尤不能不為之悲傷也。

長安有狹邪行

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相和歌詞之清調。

曲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訃。欲鳴當及晨。
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平子同歸津。

賦而兼比也。岐道之旁出者。爾雅以二達謂之岐。
旁。華景日光也。玉佩玉。樸猶愚也。軾車前橫木。有
所敬則俯而憑之。俊民即豪彥也。厲暴也。傾猶委
也。家語云。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訊言

也。鳴及晨者，以鷄喻人當及時而仕也。守一，謂執守常理而不變者。矜，自負也。規行矩步，謂舉足必中度也。曠，闊遠貌。逮及也。投足循跡而行也。遂，從也。殊塗，謂正塗與邪徑異趣者。易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要約也。○士衡在京洛，見世道險狹邪僻，而豪俊之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莫覺其非，故託岐路為喻而賦此，以諷焉。首言車服之華麗，氣勢之驕暴，已足彰其失矣。復謂我本倦遊之客，易於止

託。况多豪彥，舊親承以美言，諄諄勸誘如此，是豈不知岐路可以追及於人哉。然既投足於正塗，而意向已定，不可改矣。蓋窮達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猶四時寒暑各異，而一氣流行則同，不必一一相循。且將遂我所適，而要子於同歸之津可也。此不特辭其所勸，而所以警之者亦深矣。但意圓而語滯，舊說不能盡通爾。

豫章行

豫章漢郡名。今江西龍興府也。按樂府錄古白楊詞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又云。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後人因以為豫章行亦相和。歌詞之清調曲也。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重韻無謂。當作岑。水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昊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

望隨年侵。促促薄暮景。豐豐音尾鮮克禁。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賦也。水岐成渚。懿親謂兄弟也。三荆齊諧記云。田真田慶田廣欲分財產。堂前有紫荆一株。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斫尚如此。况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四鳥說苑云。完一作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母悲鳴。

而送之。其聲甚哀。悼傷也。前路謂已歷之年。後塗猶言末路。疊疊進不已貌。禁當嬰繫。行去也。○士衡以兄弟將有遠行。因傷別而賦此。且言人壽無幾。徂年促迫。則已無如之何。况復以茲離別而懷苦心耶。然有遠大之節者。其繫于物必淺。而近情之人。能不深有所累乎。故於其行。但祝以善自保養。雖形影隔絕。惟當繼以音問可也。

塘上行

此亦相和歌詞之清調曲也。按鄴都故事。魏文帝甄皇后為郭后所譖。賜死後宮。臨終為詩有蒲生我池中。及弃捐素所愛等語。即此曲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音即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音即沾潤既已溼。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淋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選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比也。薤香草。似水薺。生水中。故曰江薤。楚詞作薺。
宣猶揚也。藻華彩也。玉臺漢書註云。上帝所居。滄
浪水名。泉取其清而言。渥厚。奧深。湫和。傾圯。愛寵
也。末者遠及之意。○此篇豈亦宮中妃嬪之流。有
衰老而失寵者。故為託江薤為喻。以諷其主焉。或
曰。此士衡慮己之詞。然不可考其何為也。且言智
能。傾愚衰。當避妍。固天道之常。故於身退。有不足
惜。但懼讒邪如蒼蠅之能變白黑者。乘間而進。有
以惑亂於君耳。其忠愛之誠。見於詞者如此。則庶
幾能感悟之云。

招隱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屋。叶音。結風李善作。佇蘭林。回芳薄。如。秀木山溜何泠
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

假安事澆浮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賦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構說文云蓋也覆帳謂之幄結風上林賦結風激楚註云回風也佇停也蘭林猶楚詞言蕙林回芳謂蘭氣飄轉者薄回薄也靈者美詞頽響奔迸之聲曾與層同重級也曲謂空坎處澆通作漶漓也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興化澡醇散朴舍車曰稅○士衡見朝廷仕進之難慕山林隱居之勝故賦是篇言明發而

心思不平乃振衣舉足想夫幽人之在深谷而招尋之觀其朝夕暇豫景趣自然有不假營為而至樂存焉者且富貴誠不易圖則將就此稅駕以從吾所好而已此特託為空言而不及踐者蓋其幽隱之情卒無以勝夫功名之志焉爾

園葵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叶千反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

森飛層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
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去聲秋衰慶彼晚凋福忘此
孤生悲

比也榮花也傾謂傾心向日穎芳莖也朗明柔和
戢止也無溫液者謂重陰寒凝無溫和之澤也慶
賀也○李善曰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
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罔以機為倫作禪文收之
賴成都王穎救免故作此詩以謝其說得之蓋士

衡由吳入洛故以種葵壯園自况而露澤月輝以
喻君之寵祿時浙歲暮以喻晉之衰末且以霜威
比齊王而高墉比成都也

贈從兄車騎

從兄按本集字士光車騎官名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官子辛苦誰為去聲
心鬣歸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
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讀如

平聲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如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興也。谷水。崑山並在吳地。陸道瞻吳地記云。海鹽縣東。壯有長谷。陸遜陸凱居之。谷東二十里有崑山。父祖墓焉。管猶熒熒也。人之陰靈為魄。以其陰靈之聚。若有光景然。故謂之管鬼。又禮記註云。耳目之精明為鬼。爽即明也。豫樂也。所欽指從兄而言。怨慕怨己之不得見而思慕也。○此士衡在京

師時寄贈之詩。言彼孤獸離鳥。則各思其故。屢矣。此遠遊從官之人。其心辛苦。豈無所為者耶。故下文應叙其懷戀故鄉思慕從兄之情。既已深切。且謂安得蠶草使人忘歸者。以樹背襟乎。蓋背與襟本非樹草之所。特以其切近於身。故託言之。譬猶思群之鳥。音聲悲苦。其實如此。豈虛言哉。

贈尚書郎顧彥先

顧彥先名榮。亦吳人。與士衡兄弟同入洛。

時號三俊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叶尼金反望舒離金虎屏二音併

翳吐重陰淒風迤上去聲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

羽文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

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

闊何用慰吾心

賦而兼比也大火心星也仲夏之月昏見于地之

南方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真正也朱光朱

明也積陽淮南子所謂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

精者為日是也熙說文云燥也雒麗也金虎以畢

在西方白虎七宿中故總名之屏翳呂氏春秋謂

之雲師者是也迤達也雨久曰苦雨輕羽謂扇也

蕭牆門屏也○此蓋士衡與彥先同時為尚書郎

因雨久不得相見故贈是詩且以寓夫朝廷方當

隆盛而陰邪擅權政事乖錯感物懷憂欲相慰而

不得之意云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音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去聲亂心曲。沉歡滯
 不起。歡疑當沉滯難克興。心亂誰為去聲理。願假歸鴻翼。
 翻飛浙江汜。

賦也。緇黑也。同懷子。謂婦也。隆。繁盛之意。心曲。心
 中委曲之處。沉。深也。浙江在吳地。水別復入為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為。去聲佳人眇天

末。遊官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
 達。離合非有常。譬比弦與箏。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
 渴。

賦也。充。滿也。闥。門內也。佳人。猶言良人。眇。視達而
 難見之貌。天末。謂天之盡端。音息。音問消息也。箏。
 箭本受弦。虜。箭。釋則箏離弦矣。金石。喻堅。飢渴。喻
 思也。○此詩託為彥先夫婦贈答。若近於戲。然其
 詞義敬慎。殊不失倫理之正。且言願保金石軀。慰

妾長飢渴。則又見其愛愈篤。望愈深。而無怨傷之心焉。其得夫婦之道者矣。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攬齊名。號二陸。吳亡。入洛。補浚儀令。政稱神明。後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屢以正言忤穎。因機敗。并遇害。

荅張士然

按孫盛晉陽秋。士然名俊。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狂渚。悲風薄丘榛。
脩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歡舊難假合。古音反風土豈虛親。感念棄梓城。髮髯眼中人。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賦也。通直枉曲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循。沿也。棄。梓城。謂父母之邦。詩云。維棄與梓。必恭敬止。眼中人。指士然而言。靡靡行貌。眷眷顧戀之意。○此蓋士龍入洛時答士然所贈。故歷叙川塗風俗之異。

感念故鄉親舊之違。是以行愈遠而情愈苦也。

為顧彥先贈婦

文選本有二篇皆婦答之詞。舊註並謂贈婦。婦答各為二首。此云贈婦誤也。愚按士衡亦為彥先贈答各一篇而總題之曰贈婦。意者士龍名題當不異此。但昭明止錄其答詞而題則因其舊耳。

悠悠君行邁。勞勞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

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賦也。京室。京都宮室也。粲粲。鮮明貌。都人子。即京室妖冶。以明富貴家女也。雅者。閒習從容之意。擢者。聳直微動之貌。紀。記錄也。銜。謂承受之。如口含物也。○其言君行邁而妾獨止。山河萬里安可踰。越者。蓋有欲往從而不得之意。且謂京室之妖冶誠可愛美而已之衰賤何足紀錄。雖蒙遠有贈

言終非敢望於昔日之恩好也。此篇詞若謙恭而其怨嗟之意自有不容掩者。豈亦有為而言歟。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美姿儀。少才穎。號為奇童。太尉賈充辟為掾。尋舉秀才為郎。遷河陽懷二縣令。勤於政績。入補尚書郎。廷尉平。皮命反。諂事賈謐。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素與孫秀有隙。及趙王倫輔政。秀遂誣岳與石崇為亂。誅之。夷三族。

在懷縣作

按輿地廣記。懷州武陟縣。本漢懷縣。即禹貢覃懷之地。唐貞觀初。省入武陟。

南陸迎循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亦赫曦。朝想慶雲興。夕遲去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音宜檣。反。瓜瓞田節反。蔓長苞。薑芋紛廣畦。叶羈反。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

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許訖于斯器。

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賦也。南陸。夏月日行之道。循景。謂日永也。夏為朱

明。末垂。將盡之際。謂六月也。夏至後第三庚為初

伏。赫曦。盛也。慶。瑞遲待也。集來會也。靈圃。猶言靈

囿。瓜之小者曰瓠。蔓延也。苞。謂瓜藤紛雜也。畦。區

也。稍。杭稌也。凡卉木初生可植者曰栽。肅。齊兒。柔

糯禾也。乏者。不足之詞。驅役。猶言趨職。宰。邑長之

稱。績。治功也。京輦。謂天子所都輦轂之下。迄。至也。

廊廟。後漢書註。謂殿廊及太廟。皆謀國事之所。出

通作黜。貶斥也。○安仁。自河陽遷懷令。因避暑登

城瞻眺。乃知在外既久而起戀闕之情。故作是詩。

其中應叙景物。惟果木禾蔬。一皆有用而不可缺

者。政宰邑者所當觀省。且因以歎己之虛薄之用。

曾時物之不若也。

石崇。字季倫。渤海人。年二十餘。為城陽太守。伐

吳有功封安陽鄉侯。累遷侍中。出為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致富不賞。後拜太僕衛尉。與貴戚王愷等以奢侈相尚。有愛妓名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族其家。

王明君辭并序

按伎錄。王昭君詞。石崇所造。乃相和歌詞之吟歎曲也。

王明君者。本是一一作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匈

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漢書

王嬙。字昭君。琴操云。齊國王襄之女。昔公主嫁烏孫。漢書西域傳。烏尚公主。武帝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妻之。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

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關延

氏音支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
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
去聲。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
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
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賦也。訣別也。前驅導行之人。抗舉也。御侍從也。流
離猶淋漓也。輶車前曲木。以持衡者。五內五臟也。
穹廬旃帳也。閼氏單于后稱。父子謂呼韓邪音單于。

初請為漢壻。及死。子雕陶莫臯立。復妻昭君。生二
女。默默隱忍貌。苟且也。聊况味也。糞穢也。并猶俱
也。○此季倫述昭君之意而作也。夫昭君之失節
單于之亂倫。其事固為可醜。然亦錄而不遺者。以
為於此可見漢道之日衰。而使匈奴得遂所欲。足
以垂鑒後世也。况其終篇不苟。情至詞贍。有可觀
者焉。

曹攄字顏遠。譙國人。少有孝行。補臨淄令。申節

婦誣殺姑冤獄放死囚暫歸家。剋日今還號曰
聖君。入為尚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為長沙王。又
司馬。又敗免官。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永嘉中。
遷高密王。征南司馬。派人王迥寇掠城邑。遇戰
死之。百姓並為奔喪號哭。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
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皆一作

晉書

卷八

謝安傳

謝安傳

詠露斯臨樂

如字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賦也。廉藺廉頗藺相如也。頗為趙將。後以趙括代
免歸。遂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復至。又趙王
以相如從會秦王于澠池。有功。拜為上卿。位在廉
頗之右。頗怒。欲辱之。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於
是舍人羞之。皆請解去。田竇漢丞相田蚡竇嬰也。
二人皆嘗免官歸家。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

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困蒙謂困窮而昏蒙也。蔭被及也。光儀光華儀容也。有客周頌篇名。露斯。小雅湛露篇之詞。以興厭厭飲醉之義。樂指詠歌而言。禮記云臨樂不歎。素絲路歧。語出淮南子。言其易變而不一也。○此蓋顏遠免官家居時感鄉里之人不忘故舊而作。言自古勢利之交。隨時向背。人心物性。莫不皆然。今我當困蒙之時。衆皆背去。而鄉人獨能待我如此。豈易得哉。故復於觴詠詠之際。發素絲歧路之歎。殆將勉其益敦此義。不可感於世道而有變也。

潘尼字正叔。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累拜太子舍人。出為宛令。入補尚書郎。趙王倫篡位。遂稱疾歸。齊王冏起義。引為參軍。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携家欲還鄉里。道病卒。

迎大駕

舊註東海王越奉大駕討鄴軍敗奔下邳
永興二年越率甲士三萬迎大駕還洛尼
時預焉故有此作

南山鬱岑崆音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
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懷許儂反浮淒風
尋惟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指世故尚未夷嶠音
方嶮澁狐狸夾兩轆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驎

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
干戈戢。

賦而出也。岑崆高峻貌。繁皤蒿也。下濕曰隰。順從
集止也。車上張繒曰幟。帷車幟也。世故謂國家禍
亂之事。嶠山名。有東嶠西嶠。又名嶺崆山。在河南
府永寧縣北。函函谷已見曹子建詩。檻養獸籠。騏
驎良馬。維繫繫絆也。自狐狸以下至此皆出詞。俎
豆禮器也。○尼之仕也。當惠帝昏庸諸王構隙至

於劫運車駕國步艱危。群凶得意而君子不獲。遂
其所施。故賦此詩。託為路人相勸之詞。以寓退休
之志焉。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以雄豪著名。永嘉初為
并州刺史。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
嘯。賊聞之。悽然流涕。並弃圍去。建興二年。加大
將軍都督并州。三年。進司空。四年。其長史以并
州叛。降石勒。琨遂奔薊。段匹磾因與結婚約。以
共戴晉室。元帝渡江。復加太尉。封廣武侯。後其
子羣與匹磾有隙。遂被害。謚曰愍。

扶風歌

劉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而琨擬之。按晉
有扶風郡。在今陝西鳳翔府。然此詩所指
未詳何地。又按技錄。古無此曲。梁昭明又
編于雜歌之中。豈越石初為之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叶輪旃反。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

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援鞍長歎息。淚下去聲
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
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去聲我結
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
抱膝獨摧箴。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
蔽薇安足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
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五臣期二字無謂寄在匈奴。
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

長弃置勿重去聲陳。重陳令心傷。

賦也。廣莫門洛陽城北門也。丹水。按漢書出高都
縣筓谷。高都即澤州之晉城縣。今澤州有省窻谷。
秦將坑趙卒於此。積血三尺。川為之丹。故名丹水。
龍淵。劔名。發將自此起也。山之高者亦謂之岳。此
指太行而言。結鬱塞也。摧箴。困處之貌。絕峭極也。
李騫。旗張劔曰。謂李陵也。蓋兵家以斬將擐旗為
能。故以此目之。忠信云者。謂陵不得已而降。實執

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漢也。○越石既失并州。遂奔薊。依段匹磾。聞元帝渡江。遣右司馬溫嶠。表詣建康。勸進。嶠屢求反命。而朝廷不許。故有是作。首一節言初赴并州。有顧瞻戀闕之情。次言將陟太行之險。而與送者謝別。有哽咽悲傷之意。中叙去家既久。屢致喪敗。不免奔竄窮困。而有君子道微之歎。末章之意。謂雖託身鮮卑。其實相與軟血同盟。冀戴晉室。今不見信。則亦無如之何矣。不

敢斥言其君。故借李陵為喻。而反覆歎息之也。江黃應龍曰。琨初與匹磾約為兄弟。今詩以匈奴待之。宜其有隙。終為所害也。

重贈盧諶

握中有玄

李善作懸壁。

本自荆山璆。

音求。

惟彼太公望。昔在

渭濱叟。

叶平聲。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

反。

逢。

音遇。

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

音石。鉤。荀

罷隆二伯。

通作霸。

安問黨與讎。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

遊吾裏久矣夫。音扶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
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
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
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軸。何意百鍊剛。化為繞
指柔。

興而又出也。玄壁壁之制形圓象天。故其色尚玄。
荆山在荊州江陵者是也。蓋江陵即古之郢都。下
和於此山得玉璞。璆即謂此玉也。太公望呂尚也。

文王田于渭之陽。見尚坐茅以漁。載與俱歸。以為
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鄧生。鄧禹
也。更始時聞光武安集河北。乃自南陽杖策追至
鄴。謁見曰。願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白登。漢書
註云。平城旁高地。幸猶賴也。曲逆。陳平所封縣。屬
中山郡。高祖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
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得解。乃更封平為曲逆侯。鴻
門。項羽留沛公飲處。在京兆府新豐縣。留侯。張良

也。是時范增數目羽擊沛公。有頃公從間道走。使良謝羽得免。重耳晉文公名。五賢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小白齊桓公名。射鉤謂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鈎。後以為相。悲獲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傷其出非時而見害。反袂拭面。涕泣沾袍。駟乘馬也。輜轅之別名。○此越石專言己志之不申。而以贈盧諶為題者。豈以樂平之敗未幾。而并州又沒于石勒。遂奔幽州得與

謀會。故述其情以告之歟。言握中之璧可貴重者。本由荆山璞玉斷而成之。以興太公之為文武師。以佐伐商之功者。本惟昔日渭濱一釣叟耳。蓋自古聖賢遭時應運。而君臣相濟。有如此者。故鄧生亦不遠千里而求見光武。卒居雲臺功臣之首。又若高祖能用陳張深謀奇計。賴以排難解紛。終成大業。齊桓晉文。不忌五臣之黨。射鉤之讎。而信任之。卒致霸功之盛。良有以哉。今我中夜寤歎。想與

昔人同遊而遇非其時。故借孔子不夢周公之語。感麟涕泣之事。以反覆悲傷之也。朱實以下。又皆自比之詞。且謂時既不利。志氣摧弱。有非平日之堅剛者矣。情痛語至。不復隱諱。可哀也夫。

盧諶字子諒。范陽人。劉琨辟為從事中郎。復為段匹磾別駕。後成帝以散騎常侍徵諶。段末波愛其才。終不遣。末波死。依石季龍。及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時興

曹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遊原采蕭藿。北逾邛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撼撼反所關芳葉零。榮榮當作榮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一作守玄漠。賦而比也。廓猶闢也。蕭香蒿藿亦香草也。撼撼葉落聲。榮榮垂貌。芬香也。下泉。泉下流而能傷物者。

詩云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急流曰激。冽寒也。索荒
寂貌。崖嶠邊畔也。春生冬落。謂之變。陰陽運行。謂
之化。作與也。澹與愔同。安靜也。至人。莊子所謂不
離於真者。玄漢指道體而言。見張茂先詩。○此子
諒遭天下喪亂。感物興懷之詩。故以歲暮比晉代
之衰末。霜風下泉。比寇盜之侵擾。而芳葉芬華。且
以比生民之凋弊者也。其意蓋言天運而不已。地
廓而無窮。人生其中。乃忽值此歲暮之時。聊且游

原野采蕭藿以自娛。而其所歷景象遼索如此。登
高極望。滔滔皆然。是知時物之變。固不免隨化而
遷。則人心之靈。又焉得不因物而興感乎。唯至人
者。乃能安時處順。自擊道存。而不動其中也。

贈崔溫

李善曰。集云。與溫太真。崔道儒。蓋崔悅溫
嶠也。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洛。

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託。
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場。音秦人折北。
慮羈旅及寬政。委質如字與時遇。恨以驚蹇姿。徒煩非
子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
民譽。俛寬以毀丁練反黜。終乃最衆賦。何武不赫赫。遺
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

以二子故。

賦也。沙漠流沙也。在匈奴南界。舊京洛陽也。良儔
指崔溫而言。賢士謂下文李趙輩也。聲譽流傳而
能動人。謂之風存。察務事。鄙邊也。俠之言挾也。以
權力挾輔人者也。固謂險絕。李牧趙之良將。當居
鴈門。大破殺匈奴軍。使不敢近邊者十餘年。趙奢
亦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乃遣奢將兵救之。秦軍
敗走。疆場邊界也。折猶挫也。謂使秦人挫其北伐

之謀也。羈旅寬政。用管仲對桓公辭卿之語。謂段
匹礪能容任己也。委質猶言委身。非子善養馬者。
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弛解也。負
檐勞役也。宰治也。戾違失也。收猶取也。倪寬為漢
左內史。愛民不忍。急切以租不入。課殿當免官。民
恐失之。乃相率載檐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
凡下功曰殿。上功曰最。何武漢楚內史。為人仁厚。
居官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有素謂素有此心也。

○此詩蓋子諒當洛陽焚毀之後。為幽州別駕之
時。遊覽山川風景。感古念今。舒寫情素。特以寄贈
崔溫二子云爾。然其委質所事。謙己恤民。於此亦
可見矣。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文章冠一時。尤妙於
陰陽筭歷卜筮之術。王導引為參軍。元帝始鎮
建業。使璞筮之。所言皆驗。補著作佐郎。遷尚書
郎。以母憂去。未幾王敦起。為記室參軍。敦既謀

逆使筮。璞曰。無成。壽且不久。敦大怒。問卿壽幾。何。荅曰。命盡於今日日中。敦即收斬之。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遊仙詩五首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脩時不存。要_平之將誰使。

賦也。青谿山名。李善引庾仲雍荊州記云。臨沮縣。青谿山有道士精舍。按臨沮。即今襄陽府南漳縣也。鬼谷子。姓王。名詡。周末人。隱居青谿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嘗師事之。跡足也。企。舉足而望也。潁陽。許由隱遁之所。莊子謂堯以天下讓許由。由逃之潁水之陽。且以堯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閭闔。淮南子註云。兌風也。渙。水文微動貌。靈妃。宓妃也。蓋宓。義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蹇脩。古之善

為媒者。楚詞云求宓妃之所在。吾今蹇脩以為理。
○景純自謂才志足以有為而朝廷不能盡吾之
用。乃欲遐跡山林。高蹈風塵之外。故託意遊仙賦。
詩以自見。此篇謂青谿山有道士號鬼谷子者。乃
自况也。且言企跡許由。臨河思洗其耳。以自潔。因
見波上靈妃相頷而笑。欲求之而不可得。此特寓
言以舒夫逍遙縱適之情。非必實有所見也。荊州
記又云。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

然則此詩殆亦因至青谿而作歟。

翡翠藏蘭若。容色更平聲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

山。叶輸中有冥寐士。靜嘯撫清弦。放情凌霄外。嚼

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袂。一作

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出也。翡翠。鳥名。赤羽曰翡翠。青羽曰翠。若莖也。蒙籠

蔽覆貌。冥玄默也。霄。近天之氣。嚼。嚼猶魏文帝典

論言飢食瓊藥。挹。酌也。赤松。已見前。松子。註。左挹

之挹猶引也。浮丘李淨丘伯王喬之師。拍拊也。洪崖亦仙人號。見列仙傳。蜉蝣蟲名。似蛄蜺。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龜鶴壽皆千歲。道家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故壽。○此篇蓋刺時人之玩細娛而忘保養者。言翡翠戲于蘭苕。其容色非不相鮮。而可悅。以喻人之役于世。網苟趨祿利。莫不以身榮而自矜。然視山林潛遯之士。怡情養性。超世絕塵。而時與群仙遨遊。上下者。相去遠矣。且此輩迷溺不悟。政如蜉蝣之朝生暮死。又烏足以知龜鶴之長年哉。

六龍安可頽。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賦也。六龍日駕也。淮南子註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淮海變禽。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龜黿魚鱉莫

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丹谿仙靈所居。即所謂不死之鄉也。螭如龍而黃無角。非我駕言非我所能駕之也。魯陽迴日。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許云。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吐歎聲。○此篇感晷運之莫留。因物變以惻己思。欲騰化而未獲所願。是以不免臨川而哀歎也。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潁怨青陽。陵蒼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涕綠纓流。

比也。羨猶慕也。清源水初出清淺處也。運者周游之意。吞舟大魚也。韓詩外傳云。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半圭曰璋。圭璋特達。禮記聘義之文。凡朝聘用璧琮則有幣。圭璋則特用。不須幣帛足以自達也。闇投謂使人疑而不取。鄒陽書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盼。潛潁苞含而

未發者。春為青陽。陵升也。草木之翹秀者。皆謂之
茗。○此篇傷己志之不遂也。其言逸翮迅足。自况
思欲飛騰於高遠。而淺水不能運大魚。以喻朝廷
狹隘。不足以任己也。且謂吾之固為有用。然不可
以強進。是猶圭璋雖稱特達。而明月之珠。豈可以
闇投人乎。由是思之。向也未得就仕。則如潛潁未
舒。怨春陽之不早。及今既仕而無所成。直恐年與
時馳。遂至枯落。譬則陵茗翹秀。而哀素秋之易迫
也。夫景純所以託意遊仙者。正在於此。故其悲惻
而流涕。豈得已哉。

雜縣

音爰

寓魯門。風爰將為災。吞舟湧海底。高浪駕蓬

萊。神仙拂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

杯。姮娥

或作婦

揚妙音。洪崖領五感其顛。叶何升降隨

長煙。飄飄戲九埳。竒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

靈氣。漢武非仙才。

此也。雜縣海鳥名。國語云。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

日。展禽曰。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今茲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冬煖。賈逵曰。爰居。雜縣也。蓬萊。海中仙山。史記封禪書。言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容成。皆仙人名。列仙傳云。陵陽子明好釣魚。於魚腸中得服食之法。乃上黃山采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丹溜。即石脂流丹也。容成公自稱。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時。揮者。舉手行杯之貌。姮娥。弄妻也。淮南子曰。弄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中。顛。搖動也。頤。頤也。列子曰。顛其頤則歌合律。九垓之垓。當作陔。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子汗漫遊于九陔之上。漢郊祀歌作九閼。註謂九天之上也。此與國語九垓之田義自不同。齡年也。邁。邁也。五龍。蔡啟期遁甲開山圖解。謂皇后君昆弟五人。皆人面龍身。同得仙治。在五方。長曰。

角龍木仙次曰。徵龍大仙。商龍金仙。羽龍水仙。宮龍土仙也。漢武諱徹。亦好求仙。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殆恐非仙才也。○此篇刺時君無戡亂之才也。言海鳥知風暖之災而避于魯門。以喻國家將有禍亂。當思所以豫防而銷弭之。迨夫兇逆一起。則朝廷傾危。正猶海風既至。則大魚騰躍。高浪簸掀。而蓬萊為之動搖矣。因又託言蓬萊諸仙。素有騰化之術。當此風濤險惡。乃能排

雲而出。相與升降于九陔之上。遊戲自若。是以禍難不得而及。歷年若此。其永然世之人。君所以遇亂畧弭災患而延國祚者。是豈無其道哉。故篇末特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為喻其旨微矣。是時王敦已有謀逆之心。故為是言。及其舉兵犯關。攻據石頭。而宮省奔散。上下危懼。亦其驗也。

謝混字太源。陳郡陽夏人。太傅安之孫也。風華為江左第一。尚孝武帝晉陵公主。官至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以與劉毅善坐誅

游西池

西池在丹陽城西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去聲陵闕高臺眺飛
霞叶寒惠風蕩繁圃白雲屯曾阿景昊鳴禽集水木
湛清華叶胡寒裳順蘭汀徙倚引芳想美人愆歲月
遲暮獨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

賦也蟋蟀唐風篇名蓋民間終歲勤苦相勸為樂
之詩勞者歌韓詩伐木序云勞者歌其事有來謂
歲月也李善引陸雲歲暮賦云年有來而棄予城
肆禮記正義云城內空地曰肆被延及也臺即闕
觀也惠風白向曰春風施惠萬物者也繁卉木茂
盛貌也聚也景日晷也順循引牽也美人指友人
而言愆過期也遲暮衰晚也楚詞云恐美人之遲
暮南榮即莊子所謂南榮越也庚乘楚謂南榮越

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多謂多其思慮。即營營之意。○此林源感詩人之詠歌。歎歲月之易逝。故於芳春出遊西池。而登高眺翫。臨流徙倚。其情賞自得如此。因念友人牽於世務。不得及時相與為樂。恐其遲暮無如之何。且舉庾乘子所以誡南榮者為勸。則其意之所在。豈特望其同遊而已哉。

選詩卷第四終

選詩卷第五

晉詩三

上虞劉履補註

三十七首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太尉長沙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隆安中。為鎮軍參軍。義熙元年。遷建威參軍。未幾。求為彭澤

令在縣八十餘日。因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乃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賦歸去來。暨入宋，終身不仕。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世因號靖節先生。

停雲四言四章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博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此也。霽霽盛貌。停者，凝而不散之意。八表猶言八方。伊，惟也。寄，止託也。撫，慰搔抓也。○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此章言停雲時雨以喻宋武陰疑之盛，而微澤及物，表昏路阻以喻天下皆屬於宋，而晉臣無可仕之道矣。我則靜止，東軒飲酒自慰。何乃良朋遠去，使人搔首佇望而不

歸耶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叶沽紅反有酒

出也。高平曰陸。○此承上章反覆言之。平以成江

亦以寓陵谷變遷之意。舟車靡後即路阻之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如字以招余情人亦有

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出也。東園喻宋都。據其在潯陽之東而言。用猶為

也。○此言歷事新朝之人亦猶東園再榮之樹競

為新好姿容以招誘余情使之出仕。然余又聞日

月于征之言亦知時不可失。但平生素抱有非若

人所能知者。惜乎不得促席與之剖說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

念子寡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興也。言庭柯之鳥翔集後容和鳴而相親以興仕

塗之人當擇所處。不可遺棄親交而不顧返也。且

他人之苟祿者亦豈無之惟我與子素相親厚故於此寔深念之耳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開陳至此乃决然知其不復來歸則是頽言不獲而中心為之抱恨此可見靖節之於親友情之至義之盡也

榮木四言四章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如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賦也采采榮鮮貌喪凋落也顛顛形容衰瘠之貌孔甚也而語詞○此靖節自勵之詩言榮木結根有托尚朝華而夕衰人生本無根蒂如寄世耳幾何而不至於顛顛乎言念及此則中心為之悵然矣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此芮反

安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敷。

賦也。物易斷者謂之脆。道者日用當行之理。所謂中庸是也。善者為德之實。所當擇而行者也。此承上章言木之榮謝則係乎時人之貞脆。寔由於己能養之以福則貞固可久。不能保養以取禍則脆而易折。且禍福無門。莫不自己求之者。惟依乎道則心常中正。敦乎善則德益加厚。此乃所以自求福也。嗚是復何為哉。

嗚予小子。稟茲固陋。祖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恒焉內疚。

賦也。固執滯也。業即上章依道敦善之事。志記也。富猶甚也。此章謙言才質不美。年既往而業不增。惟當志彼不舍。晝夜之語而自強不息。今乃安此自怠而日甚焉。則我之懷矣。安得不驚惕而病于心乎。或曰志當作忘。

先師遺訓。予豈云之。一作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胎我

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賦而比也。先師孔子也。脂以脂膏塗其車軸使滑澤也。此承上章內疚之言。因不墜先聖遺訓而勵志奮力求必至焉。而後已。故以脂車策馬不憚千里為喻。識者以靖難造道豈非力行不已之功歟。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間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光。
露凄暄風息。氣澈_{直列切}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_{去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虛罍。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閒謔。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賦而比也。依辰至。謂日與月之數皆九也。澈澄。祛却。制。御也。頽。齡。衰年也。本草謂菊能輕身延年。傾去之急也。時運傾。李公煥謂指易代之事。爵罍皆

酒器。謹歌。頌遠也。○此靖節因時詠懷以自遣之
詩首謂人之生年雖短而慮常多。惟樂久存於
世。是以愛此重九之名者。通人情而言之也。次言
天象改觀。時物有替者。以喻世代之變革。晉亡而
宋日盛也。且欲為今日之樂。惟當酌酒以消憂。冷
菊以引年。如何使我空視時運之傾。而有塵爵虛
壘之耻。其意蓋謂爵資於壘。壘虛則爵生塵。以喻
士資養於朝廷。今晉既傾覆。則士遭困窮。能不為
之耻乎。寒華徒榮。亦以自况其固守之意。夫時既
若此。我則斂襟聞謠。緬焉深想。而於棲遲自娛。獨
善其身。是豈無成也哉。此可見其不為貧窶動心
而能自樂者矣。

歸田園居 三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旃反。誤落塵網中。一去三

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之下。○按靖節年譜。太元

十八年。起為州祭酒。時年二十有九。正合飲酒
詩。及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
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誤矣。羈鳥戀舊

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叶經天反。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

音愛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柴

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叶何堅反。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

然。

賦也。適者往入於彼而能諧之謂韻。亦音諧之名。塵網喻仕塗。曖曖遠見不明之貌。樊。吳材老韻補云。繫不行也。一云藩也。○此詩蓋靖節彭澤退歸

後所作。故於首篇言誤落塵網已踰十年。常如鳥戀舊林。魚思故淵。今乃歸休田野。而其景趣幽遠。間靜如此。正猶久在樊籠而復得返自然也。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去聲無

事。麻日已長。我志一作道日已廣。常恐雪霰至。零

落同草莽。

賦而出也。輪車輪鞅馬鞅也。墟曲墟里中曲折處。

也。莽草深貌。○此篇言野外事簡人靜絕無塵慮。唯與隣曲往來共談桑麻之長而已。然我之生理有成而忘頽已遂。但恐天時變革。霜露凋傷而零落。同於草莽耳。蓋是時朝廷將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然則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憂國於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一作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

使願無違。

賦也。靖節既退休田里。惟躬耕自資。保全名節。乃其至願也。故此詩言種豆南山。雖不免晨興夕歸之勤。草露沾衣之苦。亦不足惜。但使素願無違。如此足矣。此與後篇西田獲稻詩意實相表裏。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音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

席隣曲時時來。抗言談在一作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賦也。南村眉山楊恪曰：柴乘之南村。江州志云：公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柴乘。素心恬靜。寡欲之謂。數夜夕言相見之頻也。抗不相下也。說具下篇。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平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音升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吾

不欺

賦也。披衣謂起而相尋也。不勝言樂此無窮盡也。○按本集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蓋自隆安庚子始作鎮軍參軍。至義熙乙巳還歸。正及六載。逮戊申歲六月遇火。遂遷是居。此義熙四年也。言移居南村。本欲得隣曲素心之人。日相往來。論文析理。酌酒笑言。樂之終身而不舍去。且素願易足。不必充廣。唯衣食所當經紀者。亦必力

耕以自給焉。此與世俗懷居之士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不可同年語矣。

和劉柴桑

柴桑縣名。今江州之德化縣也。彭城劉遺民嘗作柴桑令。後遁跡匡廬與靖節及周續之號潯陽三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去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音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

墟。茅茨已就治。

平聲

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

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

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

翳如。

賦也。索居言獨居蕭索也。禮記子夏曰。吾離群索

居久矣。西廬指上京之舊居。治葺。應當也。田三歲

曰畬。谷風東風也。淒薄猶言料峭。寒意也。劬疲勞

也。弱女趙山泉曰。此特諧謔。以喻酒之醜薄也。栖

栖猶皇皇。翳如謂泯滅也。○遺民隱居廬山。日與靖節相往復。即所謂素心人欣賞奇文者也。此詩因和遺民而作。故言久欲深隱山澤。但為爾等親舊之故。未忍離去。乃今春月將有事於西疇。輒還舊居。雖曰荒廢之餘。然其茅茨既葺。新畝當理。亦有濁酒自足。慰吾飢飭之情。而於栖世中之事。日相踈遠矣。且耕織所獲。但取稱吾用耳。過此復何所須。蓋人生既沒之後。身與名且不得存。况外

物乎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反直呂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吹我襟。息交游閒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歛。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賦也。中夏。夏中也。一云中。與仲同貯。停積也。息交。

謂整止朋舊之往來也。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滋蕃也。儲今言至今有餘積也。過足謂不知止者。華簪貴者所珥。○此詩雖因和人而直寫己懷。但據見在。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是則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跡。其意遠矣。

贈羊長史 并序

左軍羊長史。銜命秦州。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賢聖留遺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城甫已一作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盧谷反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貫音世患。貧賤有交娛。清謹結心曲。人乘運見踈。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賦也。三季。三代之末。黃虞。黃帝。虞舜也。中都。猶言

中州。關河張儀謂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是也。九域九州之界限。已一。謂是時燕秦已平。合而為一也。商山在商州上洛縣。綺角。四皓名。圉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今止稱二名。省文也。四皓避秦共入商洛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貫貧結繫也。○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送秦

主姬泐詣建康受誅。時在將軍夫泐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而靖節作此詩贈之。其意蓋謂平生慨念古昔。達觀世故。素有慕於四皓之風節矣。今天下喪亂。將有易代之禍。思欲與之同遊而不可得。是以因松齡使次商山。使特為我謝之也。然商山之歌尚結于我之心。而商山之人則已乘世運而遠逝。遂使我襟懷擁塞。言雖盡而意不舒也。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且非今日。歲暮余何言。
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沿反。開我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
旃反。屬之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旬綠反。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顛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賦而比也。驟驥謂日駕悲泉日入處也。淮南子曰。

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此蓋借以喻乘輿之駕馬也。旅通作旅。愆失也。書秦誓穆公曰。旅力既愆。此言未愆未詳。况也。酤一宿酒也。○按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安帝于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此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者。舊之人莫不相為悲懷。而其乘馬亦有悲泉懸車之感。且謂明且已非今日。予復何言。其意深矣。中謂長風及起。寒雲沒山。猛氣嚴。

而飛鳥還者以喻宋公陰謀弑逆之暴而能使人
駭散也。篇末又言窮通死生皆不足慮但撫我深
懷而踐此末運能不愧然而增憤激焉。東澗湯漢
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
既不為狙擊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
所謂撫已有深懷。殫遺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
其志也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鎮軍未詳何人。曲阿晉縣名屬毗陵郡。今其
地分屬鎮江府丹陽金壇等縣。此詩按本集
篇次在龍安四年五月以前所作。然或先後
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姑依舊次。不復更定
云。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去聲常晏
如。時來苟冥文選作冥會。宛轡集作轡憇通衢。投策命晨
裝。轉與園田踈。渺渺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

遙登降一作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
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賦也。履空數至匱乏也。晏如謂不以貧乏累心而
安然也。寘會不求自至之意。宛由順貌。榮舊身也。
紆縈也。化謂造化。班生廬。班固幽通賦云。終保己
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靖節以親老家貧不得
已而仕。因經曲阿之遠。故作是詩。言自少寄心於

事為之外。唯以琴書自娛。不為貧窶所累。今時苟
冥會。且宜宛轡亨衢。輟為一出。夫何涉歷遠塗。所
見頓異。不免歸思之紆。而俯仰之際。愧魚鳥之不
若也。然我真想在襟。豈為形跡所間。聊且順時而
往。終當歸隱焉爾。

癸卯歲春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忘集作
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時交遠風。良苗亦

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
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去聲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為
隴畝民。

賦也。轉猶愈也。忘長勤者。樂於耕作。不覺其勤也。
解頰歡笑也。懷新猶言欣榮。問津。謂孔子。蓋以己
比長沮桀溺也。○古人處畎畝之中。躬耕樂道。非
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比靖節自辛丑歲七月於鎮
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及賦此詩。乃以懷

古名題。意有在矣。其言聖人憂道而不憂貧。而我
瞻望遠。不易及者。蓋猶有飢餒之累。不免務為農
作。而轉欲忘其長勤也。然既能忘其勤勞。且耕且
種。即事歡欣如此。其於憂貧也。復何有哉。觀其日
入而歸。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則其
氣象悠然。有非言語可得而形容者矣。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西田。即西廬之新疇也。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叶都 玄反 孰云

集作是 非是

都不營

而以求自安

叶於 慶反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叶居 負反晨

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

旬緣 反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

寒

叶胡 千反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叶那 公反

四體誠乃疲

庶無異患干

叶經 天反

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叶規 堅反遙

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叶圭 玄反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

歎

叶它 滄反

賦也歸越也端事之首也肆縱也盥滌手濯濯足

也。○此言蠶桑以為衣耕稼以為食固亦人道所

當為者誰謂都無所營而以求自安耶故下文歷

叙春種秋穫田家艱苦之事且又言四體雖疲庶

無它禍相及而於作勞之暇盥濯休息斗酒歡飲

此與沮溺之心千載相關非常人所能識者故但

長願如此則勤苦非所耻矣

飲酒十首

并序

余間居寡歡兼比

叶至 反

夜已長偶得名酒無夕不

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
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平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
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胡買其會。逝將
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賦也。邵平事已見阮籍詩解。通曉也會。請一理渾
合之處。逝往也。○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
每得酒飲。必盡醉。賦詩以自娛。此昌黎韓氏所謂

有託而逃焉者也。首篇言人之棄榮相。仍與寒暑
更相代謝。一理而已。惟達生之人。能解其會。順時
而進退。逝將不疑。若世之貪榮利者。往往不悟。而
而致汗辱。今我忽得與此杯酒。日夕歡持者。庶幾
免夫。蓋自慶之詞也。且邵平不事二代。甘分田疇。
故託以自況。其旨微笑。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十輪旃反善惡苟不應。何事空
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賴困窮節。百世誰

當傳

賦也。積善有報。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與書伊訓之言畧同。帶索謂裘弊而以繩索聯結也。列子曰：勞啓期行年九十。庶裘帶索鼓琴而歌。○言積善之報。聖經所云：若伯夷、桀、齊餓于首陽之下，則是空言無應。而天道有不可曉者矣。且榮啓期年至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前守此者，其飢寒艱苦，從可知焉。尚使不能固守其節，豈得垂名於後

也。世哉，此不惟靖節自明其志，亦足以為窮士之勸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一作世聞一作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賦也。情謂心之所欲。鼎鼎太舒緩。魏語出檀弓。○此言大道久喪。情欲日滋。當世之人，不肯適性保真。而徒戀惜世榮。殊不知一生之內，倏如霄之過。

目。今乃舒緩怠惰。不自速悟。持此以往。欲何所成。而垂名乎。蓋不特以之諷人。亦以自警焉爾。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叶輸反。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司緣反。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賦也。君靖節自謂爾語詞偏僻靜也。○此篇乃寫

其休閒自得之趣。言心志超遠。不為塵物所滯。則

目曠耳清。雖居人境。自無喧雜矣。故於東籬采菊

之際。悠然見夫南山。初不經意。而景與意會。况山

氣日夕清佳。而飛鳥亦相與還。各遂其自然之性。

則我於此。豈不陶然自樂也哉。夫鳥倦飛則知還。

人不得志則卷而懷之。此意甚真。人莫之察。然欲

與之辨。則又有非言說可得。而盡者意味含蓄。景

宜潛玩。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去聲我違集

誤。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

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賦也。衰以衣去露。撥采也。忘憂物。謂酒也。遠祛之使遠去也。嘯傲舒嘯而寄傲。得猶遂也。○靖節嘗言世與我而相違。今既得名酒。又必采佳菊以汎觴者。特以遠此違世之情耳。且林鳥尚知時而歸息。今我嘯傲於東軒之下。豈不為得吾生哉。蘇子瞻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竒姿。淒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竒。提壺撫集作推誤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累。

興也。殄滅也。撫摩也。亦相慰之意。夢幻字見釋氏書。○言見青松之在東園。初為衆草所沒。而人不覺其竒。及卓立於凝霜凋落之餘。然後真操可見。因思己之仕晉。不免汨於衆人之中。及見彼皆屈節以附宋。然後吾之特立獨行者。乃為異耳。故我

每見此松。則必為之興感。或提壺往酌。其下撫寒
柯而盤桓。或在遠望。亦復舉酒而為對焉。且謂吾
生如夢幻耳。何故乃受人之羈繫耶。此蓋追思既
往之非。以慶今日安節保身之樂也。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

叶祛其反

問子為誰歟。田父有

好懷。

叶胡威反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叶公田反

襤纒茅簷

下。未足為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

言。稟氣寡所諧。

叶改鷄反

行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叶胡威反

賦也。倒顛倒也。襤纒衣破弊貌。同謂問乎流俗。汨

通作泥。撓亂也。楚詞漁父曰。世人皆濁。何不涅其

泥而揚其波。紆。屈。詐。豈也。迷。謂昧於理。○此詩本

為飲酒而作。然當時鄉曲之人。適有相過候問。勉

其出仕者。故因與其飲。且述彼意之勤懇。在我之

可。不足以成此篇。蓋其素志已定。又安肯違己而徇

人也哉。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間居。

賦也。東海隅。指曲阿以東而言。蓋其地在宋為南東海郡。風波。以喻世道之艱險。傾身。猶言盡力也。○此篇追言昔日為貧而仕。當國步艱難之時。遠經險阻。而所須不過一飽而已。要之。恐非良計。故不息駕而歸隱。殆亦知足知心之言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勸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賦也。班荆。謂折荆布地而坐。父老。即所謂故人也。行。行觴也。○靖節雖嗜酒。家貧不能常得。忽遇田父野老。挈壺而至。輒相與班坐林間。飲酌盡醉。且言既醉之後。不自知其有我。又安知外物之為貴。是以悠悠然迷其出處。任身所留。其酒中之有深

味也如此。詳此則靖節真所謂託酒而逃焉者矣。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反。真汲汲曾中叟。彌縫使
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整得新。洙泗輟微轡。漂流逮
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
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
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怒
醉人。

賦也。復。反也。真者無偽之名。汲汲。急貌。曾中叟。孔
子也。彌縫。謂補滿其闕漏。鳳鳥不至。孔子自歎之
詞。蓋不得位以行其政教。則聖王之瑞不見也。洙
泗。魯二水名。輟。止。微。妙也。輟微轡。猶劉歆所謂夫
子沒而微言絕也。狂秦。指始皇焚書坑儒之時。諸
老翁。謂漢伏生。孔安國。毛公。諸儒。昌黎韓氏言群
儒區區脩補者。亦此意也。六籍。易書詩禮樂春秋
是也。快稱意也。頭上巾。史言其取頭上葛巾漉酒
漉畢還復著之。以已體人曰怒。○此言古之時

淳朴無偽自世降而俗漓少有能復其真者賴孔子出汲汲為之彌縫雖不得位而禮樂較為一新自洙泗輟響而典籍壞於狂秦漢興諸儒區區修補於煨燼之餘誠亦勤矣如何後世無有能親之者惟見終日奔走以趨勢利安有以道思濟天下如孔子之間津者焉則是道喪至此極矣又焉得不託於酒而快飲耶但恐醉人常多謬誤見者怨之可也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

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况能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擬古五首

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

目各其題云

采菊東籬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一作中。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比也。君謂晉君心醉。即前詩迷所留之意。語出列子。傾人命猶言傾倒肺肝也。靖節見樂而作。由建威參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歟。言蘭與柳本皆易衰之物。猶且榮茂如此。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故我初

與君別之時。不自謂久違於外。但一出門。即為遠客。且逢嘉友同心相親。遂迷所留。況至于今。蘭枯柳衰。所望者絕。使我初心既負。而意向已決。然矣。然多謝諸子。莫不以我離隔既久。而猶有所動念。是何相知之不忠厚耶。若能意氣傾倒。深體吾憂國之誠。出處之義。則知離隔之念。復何有哉。語意含蓄。讀者詳之。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季著一冠。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

叶規反

我欲觀其人。晨去越

河關。

九叶反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

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

七到反

孤鸞。願留就君

住。從今至歲寒。

賦也。三旬九食。十年一冠。猶莊子言曾子居衛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之意。上絃下絃。猶言初曲

終曲。驚乍聞之貌。別鶴孤鸞。並琴曲名。操劉向別

錄云。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不失

其操也。○此靖節安貧自樂之詩。言東方一士。其

貧苦若此。而常有好看顏者。以其能自養而憂患

不足以累心也。故我往造其居。見其所與偶者。惟

青松白雲而已。且為我取琴而彈。別鶴孤鸞者。蓋

以此心幽獨。人莫之知。似有鸞鶴。又離思見其侶

之意。是以我亦願留就住。以至于老。此皆假設之

詞。以寓己意。云爾。非必真有此士也。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

叶呼反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比也。佳人猶楚詞稱美人。蓋託意於君也。美之言媚也。達通曙旦也。樂酒曰酣。○此詩始作於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遇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之讖。而恭帝雖

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間之月。行將掩蔽葉中之華。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為闕悼之意。不其深歟。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一作純是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賦也。張掖。晉涼州郡名。即今甘肅州也。幽州。古燕國。易水。燕太子丹送荆軻處。在今易州易縣。○此晉亡已後憤世之詞。託言少時撫劍北遊。飢食首陽之薇。渴飲易水之流者。以寓美齊耻食周粟。荆軻為燕報仇之意也。然此義在心。今人既無相知。古人又難再得。則吾此行尚欲何求哉。湯漢曰。說苑謂鍾子期死。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今靖節雖

有伯牙之琴。莊周之言。而無能聽之者。目見二士之墳。而有感焉。此其所以罷遠遊也。

種蕪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持。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上声

比也。此亦靖節自晉亡而歎己之失望也。其意謂為學既久。德業甫成。而祿在其中。夫何世代遷革。使我志意摧沮。踪跡遠寄。而失代耕之望耶。然我

生不幸不得逢堯舜之世而遭此末運今日復何
悔哉且不敢直述故借種菜江邊為喻其自微矣

雜詩二首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子和去聲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
騁念此懷悲憤終曉不能靜

比也蕩蕩廣遠貌和應答也擲拋也騁馳騁也

能靜者亦發轉反側之意○此蓋靖節初聞朝廷
禪革之事而深懷憤恨之詞言白日淪沒以喻恭
帝之見廢月出而輝映廣遠以比宋武稱受禪而
有天下也且謂風冷氣變時改夕永者則其慘愴
之情可知矣當此之際群臣莫不奔趨而附屬之
竟無可晤語者惟與孤影為偶揮杯相勸以自適
耳然時不我與雖欲撥亂反正而志不獲申徒懷
悲憤終曉不能安寢也靖節退休既久而忠憤感

發形於言詠。蓋有不容自己者爾。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耒躬親。未嘗替。寒餒常糴糠。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通作冬足大布。愈愈絺以

應去聲陽止。或改作正。不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

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去聲陶一觴。

賦也。代耕仕祿也。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替廢也。

糴糠。史記云。民褐衣不完。糴糠不厭。大亦糴也。葛

之細者曰絺。糴者曰給。陽火暑也。宜便利也。方猶

計也。○此蓋自悼其貧之而且自遣也。言祿仕既

非所望。惟業於田。耒躬親。靡替猶不免凍餒之迫。

且所願易足。不過粳糧一飽。愈布以應寒暑而已。

於此尚不能得。此其所以為可哀也。夫人巧於希

世。盡皆獲宜。而我拙於生事。獨失所措。此亦理之

當然。無可奈何。惟以一觴陶寫性情。而任其自然

耳。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一作復
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
所悲。

比也。族類也。故轍。故人之跡也。○此亦靖節更歷
世變。安貧守節。而歎人之莫我知也。言衆人各得
其所而已。獨窮困無賴。恐沒世而無聞。譬猶飛潛
動植之物。各有所託。而孤雲獨飄颻無依。行將滅

於空中。不復可見矣。且所謂朝霞開霧。喻朝廷之
更新。衆鳥群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
來歸者。則自况其審時出處。與衆異趣也。我於此
時固守不易。甘分飢寒如此。苟無知音者存。亦自
已矣。夫復何悲。此真所謂樂夫天命而不疑者歟。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椎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聲更平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
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
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音征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
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賦也。燕丹。燕王喜之太子。嬴秦之姓也。荆卿。名軻。
按史記。燕丹初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而

亡歸。使荆軻挾匕首往報仇。素驥。太子及賓客送
軻至易水上。皆白衣冠。故馬亦稱素也。筑。樂書云。
以箏十三絃。頤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宋意。
淮南子言其從高漸離擊筑而歌者。商音。羽奏。謂
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涕泣。又歌風蕭蕭。易
水寒之詞。為羽聲。慷慨。士皆矚目。髮上指冠。圖窮。
謂獻以燕督亢地圖。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秦
王驚環柱走。避軻刺之不中。遂為其左右所殺。怔。

營惶恐不安之貌。踈謂不精也。○此靖節憤宋武
弒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為
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晦庵朱子曰。人皆謂淵
明詩平淡。不覺其豪放。惟詠荆軻一篇。始見本相。
非平淡人所能道。斯言信矣。

讀山海經

山海經凡十八篇。劉歆校定。多載海內外
絕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及吳越春秋

秋皆以為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
益疏而記之。後郭璞為註。并圖讚。

孟夏草木長。

上聲

遶屋樹扶踈。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

廬。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

車。歡言

一作然

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

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一作俯

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賦也。踈。通作疏。扶踈。枝葉盛貌。廻。迂汎。廣也。周王傳。穆

天子傳也。按文獻通考。晉太康二年。汲郡民發古塚所得。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此詩凡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寫幽居自得之趣。爾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而為樂可知矣。

桃源詩

桃源本東漢縣名。屬武陵郡。按武陵。即今

胡北之常德府。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寢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一作乘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一作冠無新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踪隱五百。一朝敞神界。叶石淳薄既異

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烏測塵囂外。叶魚。願言
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賦也。天紀書胤征云。侏擾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月
日星辰曆數是也。黃綺見前飲酒篇。寢益湮沒也。
菽大豆也。靡無也。暖迷亂貌。互者彼此相聞也。孺
幼穉之稱。斑白。老人頭半白黑者。誦造于於也。慧
巧謀也。五百。自秦至晉之年數。啟。界境也。囂。喧
聲。遊方士。莊子所謂遊方之外者。吾契。即桃花源之

人也。○靖節因作桃花源記。并係此詩。其記謂晉
太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華
林。夾岸數百步。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
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中屋舍。雞犬。種作衣著
悉如外人。自言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
復出焉。問今是何世。各延至家。為設酒食。留數日。
辭歸。詣太守。說其事。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
不復得。詩之意。蓋謂塵外有此浮朴絕境。神閱莫

通今世道漸亂。有似於秦。思欲高舉相尋。以就深
隱云爾。○蘇子瞻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
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
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有老人村。道極
險遠。生不識鹽醢。其人多壽。至有五世孫者。近歲
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常意天壤間。若此
者。甚衆。不獨桃源也。

挽歌詩

集作擬挽歌詞。趙山泉曰。此作於將逝之
時。梁昭明采此入選。止題曰挽歌詩。而編
次本集者。乃以為擬作。誤矣。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峣。馬為仰天鳴。風聲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將一作無
柩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作已還其家。何反親戚或餘
悲。它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去聲託體同山阿。

賦也。九月中按靖節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正與此合。嶢嶢高起貌。○祈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皆寓意。騁詞成於暇日。今攷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二篇。蓋並出於一時。屬續之際。其於晝夜死生之道。了然如此。可謂達矣。要之自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箦之言已後。如靖節此詞。亦不多見矣。

選詩卷第五終

選詩卷第六

宋詩一

二十五首

上虞劉履補註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以祖父並葬始寧縣遂移籍會稽晉孝武時襲封康樂公安帝元興初為琅邪王參軍累遷黃門侍郎時宋公位相國以為從事中郎遷世子左衛率坐事免及宋受禪降公爵為侯起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武

帝崩出為永嘉太守。在郡辭歸始寧。文帝登阼。徵為秘書監。遷侍中。未幾復稱疾歸。好尋山陟險。會稽太守孟顛表其有異志。帝惜其才。授臨川內史。復為有司所糾。降死。徙廣州。尋以事。詔就廣州棄市。年四十九。

述祖德詩二首

按靈運祖玄字幼度。太傅安之兄子。晉孝武時為征西司馬。詔求文武良將。安以玄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尋加號

冠軍領徐州牧。及為前鋒都督。建淮肥之功。加七州都督。封康樂公。後以疾乞歸東

山。授會稽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獻武。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叶字反。段生蕃。通作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口到暗反。

舊作誤。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緜。對珪寧肯分。叶字反。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韻。若若歷千載。遙遙播清

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綴。當作綴。偏旁之誤。道論。

改服康世屯屯難詰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賦也。屬著也。纓與嬰同。垢塵滓所集。氛則浮塵常飛而不見者。段生仲連並見左太冲詩。展季名獲字禽。魯大夫柳下惠也。莊子戰國策並稱柳下季救魯人。按左氏傳。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受命于展禽往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君必不棄命廢職。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弦高鄭之商人。呂氏春秋云。秦將與師伐鄭。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某也。於邊候。贈之道。迷惑陷入大國之地。高誘曰。贈。國名也。犒。餉軍也。茗茗。高遠貌。清塵。猶言清風。楚詞云。聞赤松之清塵。經綸治絲之事。借以喻經理天下之功用也。○靈運欲稱述祖德。先言古者賢達之人。貴自我而不係於物。故其高情屬天。雖有濟物之功。不受爵賞。所

以迴異於人。歷千載而莫及。惟我祖車騎既明且哲。素抱經綸之才。一聞徵詔。即委輟朋好。講論之務。更著戎服。以匡世難。尊主而隆民。為能繼嗣。首人之清塵也。詳具下篇。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賊。地萬邦咸震懼。質涉橫去聲

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

魏遲。去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

拂衣五湖裏。隨山踈瀟灑。傍岩藝粉梓。遺情含塵物。

貞劉真溪云。部作正字。讀似。觀后登矣。

賦也。崩騰。崩壞而騰沸也。永嘉晉懷帝年號。太元

晉孝武年號。河外。指洛陽。西晉所都。反正。謂撥亂

而反之正也。江介。江淮之間。東晉所有之地。賊。促

狹也。懾懼也。橫流。喻禍亂。君子。指車騎也。道情。謂

拯溺之情。由道心而發者。龕。通作戡。勝也。資。猶藉

也。神理。言一理應變。神妙不測也。秦趙。符堅所據。

選言卷四
之地。燕魏慕容所據之地也。文軌謂車書之所及
賢相。太傅也。靈運山居賦自註云。太傅既薨。遠園
已輟。揖謝去之。兒七州。謂都督所領。徐兗青司冀
幽并也。五湖。張勅吳錄云。太湖之別名。國語云。范
蠡返至五湖而辭越。疏通。濬深。藝種也。粉。白榆也。
塵物。謂軒冕之屬。○此篇言自劉聰石勒作。豐於
於永嘉之末。至符堅。侵迫於太元之始。中原喪亂。
無時解息。且河外既沒于秦。而江淮之地。又曰摧。

陷。于時中外莫不震懼。所賴吾祖大破秦兵於淝
上。得免橫流之禍。其後司豫兗青諸州。漸次削平。
拯溺戡暴。使近者悅。遠者慕。其功大矣。夫何太傅
在朝。稍被讒間。又與會稽王道子有隙。遂出鎮廣
陵。尋以疾薨。時既若此。則雖有宏遠之圖。已可因
事而止。於是拂衣蕃鎮。歸隱東山。遺弃世榮。日以
遊歡為樂。可謂功成身退。志同范蠡者矣。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宋公武帝也。晉義熙十四年，始受命為宋公。戲馬臺在彭城。項羽所築。孔令名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初建國，以為尚書令。固讓不受，因謝事東歸。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音肥皎皎寒潭冽。同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卮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洛者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

待樂闕。音鏡河流有急瀾，浮驟無緩轍。豈伊川塗念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馬傷薄劣。

賦也。朔，北地。旅，猶言來賓也。腓，病也。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葭，蘆也。鳴葭者，胡笳也。以蘆為首竹，為管，似膚篋，但無竅耳。晉先蠶儀注云：凡車駕所止，吹小箏，發吹大箏，箏即箛也。戾，至也。朱宮，指戲馬臺。所有宮觀也。蘭卮，取其芳香而言。時哲，指孔令。光言寵宴而有光輝也。孚者，信存于中之義。易

云有孚于飲酒。隆者興之使盛也。所缺謂君臣燕饗之禮。詩六月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在察宥寬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吹萬亦見莊子書。司馬彪曰天氣吹煦萬物使各得其性也。弭止也。薄猶泊也。闋樂終也。浮行貌。馬在旁為騶立園。隱者遊樂之所。喟歎聲。劣弱也。○宋公始建國彭城而孔令辭位歸鄉。因九日出遊戲馬臺以餞之。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靈運時為相國從事。

亦從而賦之。其言君臣相孚燕飲和樂而恩寵光輝有如此者。蓋以公能寬宥天下吹煦群生使各得遂其所。故孔令乃得謝事而歸休焉。然我於其將別而興感念者。豈惟川塗分異而戀惜之耶。且初心縈想立園之美。願以才氣薄弱不克自遂。是尤不免有愧而至於歎傷也。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京口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孫權初鎮丹徒。

謂之京城。故有是名。北固山名。按水經註。在京城西北。三面臨水。因號北固。

玉璽

魏里反

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

理超。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鑿登

山耕。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岩映蘭薄。白日麗

江臯。原隰萋綠柳。墟園音散紅樺。皇心美陽澤。萬象

咸光照。願已枉維繫。撫志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

反林巢。曾是繁舊想。覽物奏長謠。

賦也。璽印也。古者印璽通名。尊卑共之。秦漢以來。

唯天子得稱璽。又獨以玉也。黃屋。天子車蓋以黃

繒為裏。故以為名。名教聖人之教。命於萬世者也。

超。迥出之意。汾水游。即莊子所言。堯治天下。往見

四子於汾水之事。鑿。鑿在鑣者。稅。駕則鑿聲。隨止

故直云稅鑿也。山頂曰耕。組。帷之飾帶。吳都賦云。

張組帷。構流蘇。倒景。山臨水而影倒也。蘭薄。猶言

蘭林。麗。光明貌。萋。稚枝初生也。苑。有垣為園。維繫。

選言六卷
場苗並借用詩白駒篇語以喻見用而食祿也林
巢謂隱居也。○武帝即位之後靈運時為散騎常
侍從游北固應詔而作是詩言居至尊之位者玉
璽所以驗誠偽黃屋所以嚴等威此二事特為名
教之用耳若乃治化之道自有神機妙理超出於
事為之外者焉且聞昔者帝堯尚有汾水之游今
吾皇揚鑣塵外亦豈常情所能測哉然其所以登
高眺玩而見夫陽景輝暎卉物鮮榮者莫非聖心

仁澤之美遠近孚布而萬象無不光昭也詳此則
群臣之受恩寵者各遂所志意有在矣故下文謙
言已獨愚拙自宜歸隱山林願乃枉見繫維徒慚
尸素以此榮想于懷已非一日今因覽物興感而
奏此長歌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永初武帝年號是年五月帝崩少帝即位
至明年歲首始改元故此猶云永初也郡

謂永嘉即今温州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
辛苦誰為去聲情遊子值頽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
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季牧愧長袖郤克斬躡
音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
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壁徒乖魏
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
賦也闌殘也金素謂秋也秋為旻天火旻言天至

秋而星火西流也團通作溥露多貌頽暮亦指秋
時而言似謂像其所識之人莊子曰越之流人去
國踰年見似人而喜曾存故韓詩外傳曾子謂父
友交而中絕為一費論語云故舊不遺先儒亦以
為曾子之言謝猶慙也李牧趙將也身大臂短初
至趙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詳見戰國策郤克晉
大夫躡跛也晉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
觀之郤子跛而登婦人皆笑支離謂形體病不全

正也。莊子曰：支離其形者，猶足全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方道也。依方謂學道，即支離其德之意。英達與下文賞心晤者，並指庾陵王也。班猶舜典班瑞之班。趙氏璧，趙王和氏之璧，以喻美官也。魏王瓠，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樹成而實五石，為其無用，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十二年為一紀。歸路謂永嘉路次，近始寧也。○按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與靈運及顏延年情好。

款密靈運性褻傲，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悵。司空徐羨之等惡其與義真游，因上帝即位，出為永嘉太守。此詩雖以之郡而作，大槩為與廬陵分異而寓其感恩懷舊之情焉。言往循其職，本期末夏，今乃遲遲，其行值此秋景，豈無所為者哉。夫見似而愛，所以念其疇昔者滋深。交久而敬，所以存其故舊者不絕。古人之遠度如此。今我既託好廬陵，如何持此懷土之心，遽忍違離，不免有慚於古。

人也。雖然我本支離醜狀之人。又將支離其德。以
全天年者。不謂遭逢幸會。親蒙英達。願遇亦猶李
牧之於趙。卻克之於晉也。然徒賜以好爵。既乖所
用。以此見出理固宜矣。况從筮仕以來。漸及二紀。
今始得便還鄉。且將窮探山水。由是而求絕賞心
之晤。蓋有不得已焉者耳。史言徐羨之。秦靈運。權
扇異同。非毀執政出之。今觀是詩。畧無怨恨。非毀
之意。諧者之言。未必皆實也。

隣里相送至方山

方山在今江寧縣東五十里。

祇役出皇邑。指期憩歐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折折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
積疴謝生慮。寡欲罕所關。資此末幽棲。宣伊年歲別。
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寞。

賦也。祇。敬奉也。甌。東甌越地。即永嘉也。纜。繫船索。
折折。風動葉聲。生慮。淳生之俗慮。闕。失也。音塵。猶

言音信也。寂蔑晦迹無聞之意。○靈運自京都之永嘉而隣里有相送至方山者。故作此詩為別。言奉職遠行。因懷舊而不忍發。既舍此情。又遇時物之變。則其感念千中。豈得已耶。然我為多病而謝去生慮。由寡欲而少所關。失者亦已久矣。方將藉此永為幽棲之計。豈惟與爾年歲相別而已哉。但當各勉日新其德。庶使得聞音塵。而有以慰吾寂蔑之懷也。

過始寧墅

始寧縣名。屬會稽郡。按後漢郡國志。註分上虞南鄉置焉。會稽志云。漢順帝時分置。及隋平陳廢入會稽縣。今攷其地在會稽上虞嶧三縣之界。野有田廬曰墅。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世雷達。志似如昨。二紀及

茲年。緇磷音謝清曠。疲尼結斬貞堅。拙疾相倚薄。

還得靜者便。毗連剖竹守滄海。杜帆過舊山。山輸山

行窮登頓水涉盡河沿。右峭嶺稠疊洲繁渚連縣白
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層巔揮
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櫓毋令孤願言
賦也。物外物也。推遷謂宿心變移也。磷薄曠明也。
茶疲貌。莊子曰茶然疲役便宜也。剖竹漢制與郡
守符信以竹為之長六寸各分其半以相合。登頓
登而復頓也。洄逆流而上沿順流而下也。小洲曰
渚。釋名云渚濑也。能濑水使迴也。篠小竹。漣小波。

也。觀樓觀巔山頂也。櫓材木可為櫛。○按會稽志
東山西一里始寧園乃靈運別墅。一曰西莊。蓋其
祖父故宅在焉。宋史所謂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者也。此詩因之永嘉得過此而作言自少時即懷
耿介不謂因物有遷違志頗久。蓋非清曠貞堅之
質而執操不固可為慙謝也。所賴拙與疾相併以
此出守海隅因得遂吾幽尋故山之便。於是登涉
深峻窮覽景物脩營舊業增築新基而後赴郡。且

與鄉里相別告之歸期使樹枌檟於茲當不負此願言也。

富春渚

富春本漢縣名屬吳郡北臨浙江即今富陽縣也。

宵濟漁浦潭且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逝流觸驚隱臨圻阻參_{丑林}錯亮之伯昏分_{扶運}險
過呂梁壑_平洊至宜便_聲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

淪蹟

致音

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

寫萬事俱零落_滾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賦也漁浦浙江浦名在今蕭山縣去富春三十里
城外曰郭定山赤亭皆傍江山名觸犯也圻與碕
同曲岸頭也參錯岸石巖險之狀伯昏莊子稱伯
昏無人與列禦寇射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
而禦寇不能從者是也分猶量也石絕水為梁呂
梁在今徐州境內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

激盪震動天地。壑水深險。虺游仍也。習重習也。易云水洊至習坎。此言凡事遇險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也。兼山艮卦之象。艮止也。貴止託者謂時止則止也。協意合也。躓頓果遂也。諾心許之詞。零落猶言脫落也。蠖尺蠖蟲名。行則屈後以伸前。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靈運自始寧墅將赴永嘉。由浙江泝流而上。每遇山水佳處輒留詠紀之。此篇言夜渡漁浦。且及富春。其

間名山或為雲霧隔遠。或以舟行疾速。皆不及盤桓登覽。又况湍驚岸絕。莫可臨陟。而我信無伯昏之量。故視此險以為過於吕梁也。然不涉險難則無以知習坎之義。不覩兼山則無以識退止之時。顧我平生雖協幽隱之期。而乃困頓微弱不自勇決。不免久請干祿。屢更坎險。今幸因此出守。始遂遠遊。而知所止託。使宿心漸得舒寫。塵累既去。則懷抱自然昭曠。而屈伸顯晦無足道矣。

晚出西射堂

西射堂在永嘉郡城西南十里。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嶂疊巘嶠。青翠杳深沉。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念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賦也。嶂。山橫列如屏障者。巘。山峯。嶧。崖也。曛。日入
餘光也。山氣曰嵐。華。白貌。衿。通作襟。排者。推移之

謂。莊子曰。安排而去化。謂安。推移與化俱去也。
幽獨猶窮獨也。嵇康琴賦序云。處窮獨而不悶者。
莫近於音聲。○靈運被譖出守。常不得意。因步出
射堂而作此詩。言眺望城西見物候之變而知節
律則憂思已不淺矣。况感鳥之含情者尚勞愛戀。
則我如何離去賞心之人。能不深念乎哉。且於撫
鏡攬帶之頃。又知其漸至老癯如此。雖欲遺情委
化而不可得。然必善處而使之無悶。惟賴鳴琴以

自遣耳

登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立。薄音博霄愧雲浮。樓川作淵
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疴對空
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嶠
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
禽。初初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
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微在今。

興也。虬龍無角者。幽姿潛隱之姿也。飛鴻李善曰
延濟皆以為高飛遠害。獨魯原取鴻漸奮飛之義。
謂與進德一句相應。當從其說。水流者曰川。不流
曰淵。恠也。進德謂進施其德于位也。以身從物
曰徇。反即前篇傍歸路之意。褰猶披也。嶠嶽指山
而言。初景新春之景。革更易也。緒風餘風也。楚詞
云歛音衰秋冬之緒風。初初舒徐貌。幽歌。楚七月詩
云春日遲遲采繁初。初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楚吟。楚詞招隱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皆感時懷人之詞也。處置徵驗也。○靈運自七月赴郡。至明年春。已踰半載。因病起。登樓而作此詩。言剡以深潛而自媚。鴻能奮飛而揚音。二者出處雖殊。亦各得其所矣。今我進希薄霄。則拙於施德。無能為用。故有慙於飛鴻。退效棲川。則不任力耕。無以自養。故有慙於潛剡也。夫進退既已若此。未免徇祿海邦。至于臥病昏昧。不覺節候之易。今乃

覽得臨眺。因覩春物更新。則知離索既久。而感傷懷人之情。自不能已。蓋是時廬陵王未廢。故念及之。且謂窮達離合。非人力所致。唯執持貞操。樂天無悶。豈獨古人為然。當自驗之於今可也。

遊赤石進帆海

赤石。永嘉地名。靈運遊名山志云。永嘉安固二縣間。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按輿地廣記。永嘉即今溫州之永嘉縣。安固作安

國即瑞安縣也。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列反。莫。

周覽倦瀛壖。

而宣反。

况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

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

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

適已物可忽。

叶許反。

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賦也。陰霞已見張景陽詩。瀛壖綠海餘地。陵侵入

也。窮髮不毛之地。莊子曰。窮髮之比有冥海者。

池也。川后波神。洛神賦云。川后靜波。天吳伯八

首八足八尾。見山海經。石華海月並水物。臨海志

云。石華附石生。肉可啖。海月大如鏡。白色。又見郭

璞江賦。席即帆也。端倪猶言涯際也。仲連輕齊組

史記云。田單攻聊城不下。連乃為書約之。矢射城

中。燕將得書自殺。遂屠聊城。齊王欲爵之。連逃隱

於海上。子牟魏公子名牟。嘗謂瞻子曰。身在江海

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言未能忘富貴也。矜自飭也。

適己謂自得於己。忽輕也。忘也。任公太公任也。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天伐即先伐之謂。○史言靈運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山水。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所至輒為詩詠。此游海一篇亦其證也。其言首夏於舟中淹宿連日。周覽近地。亦已倦矣。况乃深入無涯之溟漲乎。是時風波恬靜。玩物夷猶。不覺超越之遠。因思魯連魏牟之在海上者。一則懸關矜名而於道為不足。一則任真自適而於物無所係。二者之趨已判。然可識更請益以太公任之言。則終能謝去天伐而全吾生矣。其後靈運在臨川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乃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竟以此自致天伐。徒為空言而不能踐惜哉。

初去郡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去聲棲巖。卑位代躬
耕。顧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先。無庸方舊本並周任。有
疾像長卿。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
一作裝返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
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過還期。遵渚驚脩桐。溯溪終水
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
泉。攀林褰落英。戰勝臞者肥。鑿止舊作流歸停。卽是

義唐化。獲我擊壤情。

一作聲非

賦也。彭薛漢彭宣薛廣德也。宣哀帝時為大司空。
廣德元帝時為御史大夫。並乞骸骨歸鄉里。班固
曰。廣德保懸車之榮。宣見險而止。近於知恥。裁通
作纜。僅也。貢公名禹。宣帝時為河南令。以職事為
府官所責。免冠謝。且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職。
及元帝卽位。復為諫大夫。既而上書乞骸骨。帝留
之。復為御史大夫。優勝也。貪競如楚詞所謂競進。

而貪婪者。達生謂以無心歟。世感而後應。不累於物者也。莊子有達生篇。伊敘語詞尚高尚也。方比也。周任古之良史。嘗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言無庸。即不能之謂。長卿司馬相如也。有消渴疾。免官居茂陵。尚子。稽康高士傳云。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畢。勅斷家事。肆意遊五嶽名山。尚後漢書作尚。薄遊。薄為宦遊也。邴生名丹。字曼容。亦西漢人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柴荆謂柴門。率絲

猶言紆組縮綬。元興晉安帝年號。是時初為琅邪王參軍。龜印鈕也。解龜謂解印去官。景平宋少帝年號。將送。遄速也。林外曰。坳塞取也。戰勝。韓非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中。故臞。今見先王之義勝。故肥臞瘠也。鑿止。莊子曰。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止水。停通作滯。水止處也。擊壤之制。已見曹子建詩。王充論衡云。堯時有老人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

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按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此詩當是在塗中作。言彭薛貢公雖各辭榮而不能無意。故未足為達生。予既無心功名。素懷栖遯。顧乃猶為形跡所累。未遂其心焉。因思周任言不能則止。相如得謝病家居。尚子畢娶而遊。邴生薄遊輒免。凡茲古人之意。我皆似之。故今亦決其歸計而促裝也。且又追念初仕以來。負心既久。今乃始廢將迎之勞。得遵歸路。於是登涉俯仰。怡情景物。此心悠然。莫非天趣。是知間逸足勝仕宦。譬諸鑿水。當不於其流而於其止也。此即羲皇陶唐雍熙之化。而當時擊壤者則已先得我之歡情矣。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田南按水經註。靈運祖車騎有田居在太康湖。疑即此處。所謂始寧墅也。樹種植也。

援張銑曰衛也。植木當墉以為衛也。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疴亦園中。

中園屏上聲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

江。叶姑紅反。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去聲列墉。群木既羅戶。衆

山亦對窻。叶音忽。靡迤後亦反。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

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

不可忘。妙善冀皆一作能同。韻

賦也。屏除也。激猶引也。靡迤猶邈迤。連接也。迢遞

高遠貌。瞰視也。蔣生徑。三輔決錄云。蔣詡隱居杜

陵。竹下開三徑。唯故人羊仲求。仲二人從之遊。妙

善。謂樂道自得之趣。郭象莊子註。有妙善同之語。

○靈運始歸居石壁。既又卜室田南。後因役工而

作此詩。且言中園清曠。有江山林泉之勝。樹藝趨

田。日以為樂。然吾所以寡欲。正不期於勞役。即此

田園之事。亦少工用。唯效昔人開徑以來。朋好焉

耳。蓋賞心之人。自不可忘。故欲與之同。此妙善也。

史言靈運既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
故意為娛又云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泰山羊璠之共為山澤之遊此其賞心之不可
忘者歟

酬從弟惠連

本五章今取一章

分離別西川迴景同影歸東山叶翰別時悲已甚別後
情更延傾想運去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欽
曲洲渚言

賦也西川指浦陽江惠連詩云昨發浦陽浦延老
思而不絕之意枉謂見寄也○按宋史惠連父方
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焉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
所知靈運一見嘉賞遂與為刎頸交其後惠連赴
京師歸至西陵遇風有獻康樂一篇故有是答此章
既叙初別悲戀及別後傾想之懷又述來詩所言
辛勤風波之事而其情思優游詠歎無窮焉

石壁精舍選湖中作

選言卷六
按孫枝東山考石壁精舍即所謂讀書齋
蓋大傅之故宅今為國慶院湖謂太庸湖
也。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旁卦反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
東扉。慮淡物自輕。意極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
道推。

賦也。谷。遊名山志所謂第一谷也。陽。夕陽也。歛。聚
也。霏。即雲霞之餘氣。芰。菱也。迭。遞也。蔚。葉光鮮貌。
稗。草之似穀者。偃息。愜適也。攝生。猶言養生。攝。尋
究也。○靈運既卜居田南。時復泛舟湖上。往遊舊
居。此詩因暮還而作。首言石壁山水之勝。能使我
澹然而忘歸。次叙舟中所歷景物之佳。以至趨還
田南。偃息東扉之樂。此皆胸中自得真趣。有非他
人所能與者。故又明言慮淡則外物自輕。意愜則

物理亦順。凡養生之人能以此道推之。則所樂亦不假外求而自得矣。

南樓中望所遲客

東山考云。江曲有樓在院山下。太康湖濱。

按遊名山志。即所居園南門樓也。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去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

隔瑤華

音花

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

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覲。

陌麥苜錫四韻古並通用

賦也。杳杳遠而將暗之貌。迫者路暗則行步窘迫也。適至。睽。乖。攜。離也。晦。明言自昏至日。孟夏晦。明及篇首日頽路迫等語。並本楚詞。瑤華。李周翰曰。麻花也。色白而香。服食可致長壽。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麻。即今胡麻也。秋始花。閏遺也。良覲。猶言嘉會。○靈運既閑居。無所與適。惟

冀親好往來相為娛賞。今所期未至。登樓思望。感物悽感。以至搔首而訪問行人。則其懷念之情切矣。然未知其所遲為何人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石門在今隸縣界。嶧山之陽。嶧山亦曰南

山。嶧俗呼音禱。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

芳塵歟瑤席。清醕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諉。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接。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曷。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屐持乘日車。一作非得以慰營魂。匪為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賦也。捫攀持也。嫋嫋長弱之貌。美人疑指惠連而言。是時遊京都過期不還。故思念之。醕酒之已盪者。洞庭湖名。攀翻屈其技也。楚詞招隱云。攀援桂

枝聊淹留。晚遲也。暎日始出貌。傾歌寫也。乘日車語出莊子書。郭象註謂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慰安也。人之陽靈為魂。楚詞云。魂營營而至曙。蓋亦不安之意。○按山居賦有南北兩居。自註云。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蓋靈運幽隱之志。猶以田南石壁為未深。故又卜此新營也。其言石門躋扳險阻。人迹已不至此。况見時物屢變而所親之人遠遊不歸。使我徒深懷念。誰與忘憂耶。且又巖林深峭。景候悽然。誠若不堪處者。感此則不免思慮往復于懷。然達生之理一至。則情慮已釋然矣。今我廢幾常持此道。如乘日之車。任其自然。得以安吾心魂之勞。而遂其生焉。然非明識之士。殆不足與論此也。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踈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叶堅夷反連巖覺路塞。密竹使

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反古活夕流駛疏。
噉噉夜援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反。
幹目玩三春。莢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叶步惜無
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賦也。疏。開鑿也。抗。高舉之貌。西京賦云。疏龍頭以
抗殿。止宿之舍曰館。術。路也。活活。流水聲。駛。疾也。
沉冥。潛隱而不顯也。九秋。謂秋之九旬。三春。謂春
之三月也。居常待終。劉向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

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處順亦同此
意。莊子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雲梯。劉良
曰。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蓋亦借用墨子稱公
輸般為雲梯之語。○靈運於南北兩居。往來。栖息。
此詩因還北居既久。復尋石門而作。大意與前篇
略同。其所叙景物亦不過幽深險阻。悲響悽愴之
意。且謂人生各遂所趨。而我獨沉冥若此者。是豈
別有一理哉。但當守道不變。則窮達顯晦。渾然一

致自無離間矣。夫卉木秋落而春榮，亦皆順時變化，莫非一氣之流行，故常目玩而心契焉。今我亦惟居常待終，處順安排如斯而已耳。惜無同懷之人，共此登陟之樂也。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南山，嶧山也。北山，石壁精舍所在，亦曰院山，即今人所稱東山者是也。湖，巫湖也。在南山之北。山居賦云：近北則二巫結湖，自

註云：大小巫湖中隔一山。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迴，一作渚停策倚

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

壑淙。祖宗反，李善作瀟。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音作竟

何感，升長上聲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

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

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賦也。景日也。窈窕，曲折通幽之貌。玲瓏，謂盤屈之

中一一可見也。杪末也。壑坑谷也。淙奔流之聲。解升皆卦名。解上震下坎為雷雨解散之象。易云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拆。升上坤下巽為地中生木之象。丰容悅茂也。篁竹名。籜竹皮。葇蒲華也。天雞鳥名。羽有五色。撫者靜察之意。化謂造化乃天地所以生物者。彌益也。去人。李善以為古人是也。○此篇特寫其遊玩山水自得之趣。謂終日之間。涉歷瞻眺。景象各不同。且因春陽感發。萬物生育。動植各得其宜。而我靜觀天地造化之妙。中心已無厭斁。况乃歷覽生物如此。又知一物之中各具造化之理。則眷賞之情自不一而足也。然能深知此中之樂者。其惟古人乎。今我不惜其逝去已遠。但恨今人莫可與同。是以獨遊與歎。非私情也。正恐玩賞之事若廢。則此理寔微。誰復能達其妙者。是其可惜也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斤竹澗見遊名山志今會稽縣東南有斤竹嶺去浦陽江十里許即其地也

接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反犬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陁胡庭峴反刑典過澗既厲
急登棧亦稜緬川渚屢徑復乘流玩迴轉蘋苹泛沉
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
人薜蘿若在眼叶五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
賞為美事昧竟証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賦也六靈岬貌岬與崖曲也連山中絕為陁嶺小
高為峴閣木為路曰棧徑通作經過也乘趁也菰
蔣也俗謂之菱冒覆也葉卷謂初生未舒者山阿
人楚詞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本
指山鬼是時廬陵王已死故託言之握蘭葉道彦
賦云握春蘭兮遺芳折麻已見前瑤華註事昧謂
廬陵王為徐羨之等譖廢尋復見殺及已亦因此
而出也得所遣郭象莊子註云既遣是非又遣其

所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蓋用此意。○此篇因登覽山水有懷而作。其言山谷幽深。曉景清麗。於是乘此出遊。延歷漸遠。不憚陵涉。迴復之勞。而玩物適情。悠然自得。然而所思永隔。神期若存。偶因瞻眺山阿。而其人髣髴在目。雖欲折芳贈遺。以通慇懃。而此心莫展。徒成鬱結。可夫情以賞適為羨。况往事暗昧。竟無為之辨明者。何乃自貽憂念。而不為樂哉。且當觀此佳勝。遣去物慮。釋然一

悟。斯得排遣之道矣。

廬陵王墓下作

廬陵王。宋武帝第二子也。素與司空徐羨之有隙。景平二年。羨之等謀廢立。以次應在廬陵。因其與少帝不協。先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尋遣吏殺之。時年十八。墓在鎮江府丹徒縣。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哀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眷言懷君子。沉痛切中腸。道消結憤懣。悶滿二音運開申。

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祖謝易永久。松柏森

已行。戶即反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

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

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天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

用空名揚。舉聲泣已漉。長歎不成章。

賦也。雲陽古縣名。秦改為曲阿。今鎮江府丹陽縣

也。朱方即丹徒也。連岡指廬陵墓所。切割也。道消

謂少帝失德。執政擅權之時。易云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憑煩寃也。運開謂文帝踐阼。誅徐羨之等。追

崇義真為侍中。復其王爵也。悲涼。春秋說題辭云。

天子崩。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謂契好深

者。心神常交通也。延州吳季札也。本封延陵。後復

封州來。故左氏傳稱延州來季子。楚老彭城之父

老。漢書龔勝。居彭城。王莽遣使徵之。不食而死。有

父老來弔哭。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

天天年也。蘭芳卽薰香之謂。解劔已見曹子建詩。若人指廬陵也。通謂明於好賢蔽。謂昧於待小人。慟哀過也。定非謝所將。呂延濟曰。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兼倍也。空名謂所追崇之爵位。泣淚也。○靈運自永初三年。以廬陵之故被出。至元嘉三年。始徵為秘書監。此詩因赴召舟次廬陵墓下。痛悼而作。其言道有屈伸。而人情易感。念神期之若存。悲冢木之已拱。雖如延陵解劔以酬心。

許楚老撫墳以惜蘭。竟何及焉。且吾素疑斯人於甄報之道。或未盡善。以今情理所感。自可深慟。若定其是非。則已識其所以將亡之端矣。夫以命之脆促。事之夭枉。若此。其甚則形既隨化而滅。其於追崇虛名。亦何用哉。是以舉聲垂泣。而言之不能成文也。靈運既至闕。因上問自南行來何所制作。特舉此篇為對。則其情之不能已者。又可見矣。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判

何共和之四章

臨海晉宋時郡名。即今台州也。山銳而高曰嶠。疆中地名。見遊名山志。今嶠山下有曰疆口者。疑即此所也。羊何見前田南篇

註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路。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暗未。脰烏云反。汀曲舟已隱。

賦也。下三章同判分也。脰頸也。脰通作瘠。骨酸也。李善引陸產聲詩云。相思心既勞。相脰亦瘠。○史言靈運由侍中自解東歸。嘗著木屐登山陟嶺。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此詩蓋初發南山時作。以寄惠連。而於首章追述其將有遠行臨別顧戀之情也。

隱汀絕望舟。鷺掉逾一作警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樓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歛。憶爾共

淹留

驚馳抑遏并兼也。○承上章言欲抑平生相與之歡而獨為遠遊。然於將夕棲薄之處。不惟情慮復聚。且以向暈共爾淹留于此。而今不能不思念之也。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乃協悲端。秋泉鳴北澗。哀援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山小而銳曰巒。久猶舊也。攢聚也。○言因思昔時

淹留之歡。而復增今日離別之歎。則此情已分慮矣。况值抄秋泉鳴。援響而又協其悲端。是則新別舊念一時懷。戚攢聚于心而不已也。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谿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莫補峯。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淨丘公。長絕子

徽音

剡古縣名。屬會稽郡。即今嵯縣也。天姥剡中山名。在今新昌縣。尋復踐也。徽音猶德音也。○此言將

由剡中以至臨海而諸山高絕還期莫尋儻遇神
仙接引而去則將永絕子之徽音矣夫靈運抱山
水之癖肆意遊遨無它係吝然於別從弟則含悽
顧望綢繆懷戀如此亦可見其友愛之篤也

初發石首城

石首城卽石頭城為金陵之形勝者也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箕遂兼茲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颺重去聲經平生別再與朋知

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若若萬里恍茫茫終何

之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越海陵三山浮舊作相

塵九疑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悵其皎皎明發心不為

歲寒欺持音團

賦也珪詩作圭斯言指諧者之言中孚卦名爻指

九五有孚攣如死咎之詞貝錦小雅巷伯云萋兮

斐兮成是貝錦貝乃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以比

諧言之文飾也。察亦微細之意。日月喻文帝之明。茲指內史之職而言。搏如搏挾搖之搏。飄舉貌。曾颺高風也。劉良曰。張帆搏風而行。羅浮廬霍皆山名。羅浮在廣州南海縣。廬山在南康江州之間。霍山非一處。此指廣東循州之龍川縣者。三山按祝穆方輿勝覽。即羅浮也。羅浮本有三山。其一在海中。名浮山。而羅浮乃其總名也。九疑亦山名。在湘水之南。今道州寧遠縣界。史記云。舜葬於湘南之

九疑。聖謂舜也。賢謂屈原。以其沉於湘水也。明發心。蓋用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之意。歲寒喻困厄之時。○宋書謂靈運因孟顓表其有異志。遂馳往京都。上表自陳。文帝乃不之罪。而以為臨川內史。此詩蓋將赴臨川。初發石頭而作。言玉之有玷。尚可磨去。而諧言之汚人。不可遽釋。故我雖抱誠信。自謂无咎。猶且勞此讒人。飾成罪害。然寸心若不明白。可信則微命易絕。所幸天子明照。遂成貸宥。

而又兼此職命也。於是出宿近地，懷舊叙別，且知
遠離故山，渺無還期，則其情念為何如耶？惟當從
此遊覽山川各勝，尋訪聖賢遺跡，以自適耳。所謂
欽聖旦暮者，以見敬慕之切，而期見之速也。懷賢
悽其者，以傷遭讒遠放，而與之近似也。是則此心
皎皎不忘，豈以困厄自欺而變之哉。

道路憶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疑。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追尋栖息時，偃臥任縱誕。音得性非外求自己李善
是為誰纂，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
陰倚密竿。叶古早反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暎。懷懷明月
吹，去聲惻惻廣陵散。蘇早反殷勤誥危柱，慷慨命促管。
賦也。采菱，楚歌名。見楚詞註。江南歌，古樂府有江
南可采蓮，即此曲也。楚人謂屈宋之流，越客靈運
自謂也。歎扣也。謂扣擊其心也。存存念也。爾指楚

人誕放也。後漢書云：嚴光偃臥，縱恣而傲誕。纂通作續，繼也。竿，竹挺也。巨，不可也。吹，謂笛也。古樂府橫吹笛有閔山月，故謂之明月。吹，廣陵散琴曲名。以不平告人曰訴。危，撐拄貌。柱，所以促絃者。促，急也。○此亦因往臨川於道路，憶始寧山中而作。託言閩楚人歌調而起懷鄉悲憤者，蓋以今昔雖殊而情念不異也。且又追想舊日之縱誕，乃得於稟性所好而非纂繼它人而然，所以於秋之夕夏之

晝惟恐其不永，而濯滯流息茂陰自不一而足。今乃何為舍此而係於官守，徒懷舊遊而莫為新歡，含悲思而忘春陽之芳景哉！所賴明月廣陵二曲音節悽惻，可以寫吾湮鬱之懷。故既託於急絃，以自訴，而又使人促管相間，以激其哀聲也。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華子岡在今建昌南城縣。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用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因以為名。

麻源在麻姑壇西北。見顏真卿壇記。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叶輸旃反銅陵映碧澗。石磴寫

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栖肥遁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

術阡。遂登群峰首。魏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

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代一作後安。

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

為去聲古今然。

賦也。南州據臨川而言。吳置臨川郡。今其地即撫

州之臨川縣也。楚詞云。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

冬榮。凌猶傲也。銅陵銅山也。在臨川縣。磴登陟之

道。一云巖也。紅泉謂自丹砂中流出者。山居賦云。

訊丹砂於紅泉。枉迂也。肥遯猶言遠遯。語見周易。

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仙靈所居。楚詞

云。仍羽人於丹丘。空筌言遺跡也。蓋取得魚忘筌

之意。牒版並記載譜籍也。獨往淮南子曰。山谷之

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潺湲水流貌。充猶備也。

○靈運既至臨川。復得遨遊名山。因入華子岡而作是詩。言此南州地暖。桂樹冬榮。而山水輝映。九為名勝。故自昔賢者多栖隱於此。今我來遊。遂得追踐靈跡。然仙人羽化既久。版籍磨滅。誰復傳聞。以此思之。不必辨論於百代之後。亦安用知千載已前之事乎。且當申我獨往之意。玩景適情。但自常充一時之用。豈為欲圖久遠傳述而然也。斯亦可謂達者之言歟。○詩稱陶謝尚矣。鮑明遠謂謝五

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此但言其詞之辭美。不假雕績耳。愚謂康樂陶寫性靈。往往深造自得。誠有它人所不能及者。然較之靖節之安於義命。栗忘憂國。見於詞氣者。又非哀樂可得而並矣。讀者不可不知也。

選詩七卷

宋詩二

上虞劉履補註

二十六首

謝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與從叔涓族弟靈運俱有盛名晉義熙中為安城太守宋初建國除中書侍郎以弟晦當朝權勢過盛非門戶之福乃求出守豫章猶以憂懼遇病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歿幸全亦何所恨弟宜思自勉勵遂卒

年三十五

張子房詩

王風哀以思去声下同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
 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
 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幕中畫輝輝天
 業昌鴻門銷薄音蝕坡下隕撓搶爵九建蕭宰定都
 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
 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

薄汾陽鑿旌歷頽寢飾像薦嘉嘗聖心豈徒甄真堅二音
 惟德在無志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反戶即濟濟屬
 車士粲粲翰墨場瞽夫違盛觀去声踈踊企一方四達
 雖平直蹇步愧無良冷和志微遠首詠太康
 賦也王風謂周既東遷黍離之詩列于國風者是
 也蕩無章詩序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
 章卜洛言周公卜洛邑以朝會諸侯也力政謂秦
 也吞九鼎史記謂秦昭襄王取周九鼎而遷西周

苛慝暴三殤。蓋用檀弓苛政猛於虎之事。以其舅夫及子皆死於虎。故曰三殤。纏繫也。靈鑿猶言天監。朱光指漢火德而言。工事任也。代工書云天工人其代之聿。遂也。婉婉曲盡其美之意。鴻門見劉越石詩。薄蝕喻高祖為項羽侵迫也。垓下高祖滅項羽之地。撓槍彗星。指羽也。爵仇謂雍齒與高祖有故怨。請先封之。建蕭宰謂勸立蕭何為相國也。定都謂從婁敬所說西都長安。儲皇太子也。高祖

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子房使太子禮致四皓為輔。遂不易。此數事並詳見漢書。幽叟謂黃石公嘗使子房取履地下。因授書一編。且曰。讀是當為王者師。已而不見。帝鄉仙都也。睦敬也。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也。裁通作財。易云。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八荒八表也。明兩。日相繼之象。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河陰。河南也。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是時宋公未受禪。故以為

遺言卷一
喻汾陽堯往見四子之處亦以喻宋公經行之地
寢謂子房廟嘉嘗薦祭之物甄表也周行毛氏詩
註謂周之列位此借以言宋朝也屬車從車也警
夫莊子叔連曰警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四達通
衢也無良謂足有疾左氏傳云孟軻之足不良冷
和蓋用莊子謂聖人不言飲人以和之意太康至
浴之稱猶禮運所謂大順也○舊說義熙十三年
宋公北伐秦引水軍發彭城經下邳見張良廟顏

毀為之脩飾并命官僚賦詩以頌美之時宣遠守
豫章遙聞其事而追和焉言自王風變衰周道蕩
盡以周之德業尚易興廢如此而况苛暴之秦以
力為政併吞天下安有不亡者乎于時民情患苦
之極猶負重檐而思息肩故天監在下用集大命
于漢於是子房感天人之嘉會出扶高祖運籌決
勝以昌帝業至若解急難於鴻門滅勍敵於垓下
封仇怨以息衆疑立賢相以安社稷定都關中調

護儲嗣。皆出子房之謀。其功盛矣。且其始信得黃石異書。而為帝者師。迨乎功成。乃翻然願從赤松。而輕舉。則其出處。又非常人所能及者。以此順天順人之心。奮乎千載之上。故其清塵遠播。至今使人歆羨也。今宋公以神武之德。敬奉天時。裁成輔相。功被遐表。所至無不光照。而慶雲亦從為之依覆焉。及過子房遺廟。乃為飾像而薦祭者。豈但表而已。蓋思其德不忘其人。欲用之而不可得。

設若死者可起而使之仕。庶子房之心亦必感慕我宋之朝行矣。當時扈從文翰之士。乃能發揚其事。而我遠隔一方。不獲與此盛觀。徒為竦企。然我分甘退守。譬猶通道。雖無險曲。而蹇步者自愧足之無良。惟當飲此雍熙之和。忘其微遠之迹。引領詠歌。以樂夫治安之世也。愚謂宋公雖有傾晉之勢。為其臣者正當陳善閉邪。以匡救之。不應豫述天子之事。而為容悅。蓋宣遠之心。有所憂患。務求

免禍。是以陷於逢君之惡而不自知矣。悲夫。

於安城答靈運 本五章今取一章

安城郡名。即今吉州也。

跬 犬彘反 行安步武。鍛 所介反 翻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違

方往。有客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量已畏友朋。勇

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比也。跬半步。武足迹也。羽傷曰鍛。吝羞也。畏友朋

者畏其議已也。○按李善引靈運贈宣遠詩序。則

宣遠作守安城在義熙十一年正月。其年夏以詩

贈問。故有是答。言足之窘者行必循其步。武羽之

傷者飛僅周乎數仞。以喻己之才德蹇劣。必慎所

守而不敢踰越也。夫豈不知高遠之可企及哉。苟

違道而妄進。則亦徒取羞吝而已。且世道艱危。涉

慮至此。尤為難處。正猶凝寒之時。行路過半而愈

經險絕。是以量已畏議。而甘分踈外。更當從此而

去。惟以善道自勉。故直寫此衷。誠以答來問云耳。

王撫軍度西陽集別

王撫軍名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度西陽名登之為西陽太守西陽即今黃州也時登之被召還京弘送至湓口適宜遠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集別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折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矜飲餞指塗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類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音廬輜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闈發糶西江澳離會雖相親一作非浙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賦也南服南方五服之地反南服者宣遠自謂蓋初守安城今復來豫章也舊知指登之而言曠遠闊之意明牧謂江州刺史矜猶喜也成亦已定之謂艦船頭刺棹處一曰舟名闈城內重門徐鍇曰若今甕城門也牘書版也○此篇特叙其離會之情言故人祇召還京我則守官赴郡偶來並舟已

不忍遽離折矣。况對送別之筵，將併違此明牧乎。且舉觴雖矜飲餞，而指塗已念出宿。來會之晨未期，而別去之晷何速耶。今茲日落，將昏。僕役之人，各理舟車，而東西背馳於此焉。始是則因離而會，雖暫相親，如逆川一往，何時能復。興言及此，則交誼情感，為何如哉。若謂此情可書，亦非一尺之牘所得而盡也。

謝惠連丹陽尹方明之子，十歲能屬文，州辟主

簿不就。元嘉元年，於為彭城王法曹參軍，作雪賦，見稱於世。然德薄多尤累，故官不顯。年三十七卒。

西陵遇風獻康樂

本五章，今取一章。

西陵，一曰西興，在今蕭山縣。

靡靡即長路，戚戚遙悲遙。但自強，路長當謬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賦也。浦陽江名。酈道元謂其自剡東北經始寧，蓋

今曹娥江上流是也。水曲曰汭。浙江今錢塘江也。
○其說已具靈運所答篇。此可見惠連綢繆懷戀
之意。而章末直以宿處相告者。欲使兄知我今夕
之所在。又自歎其離去之漸遠也。

擣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叶倉反白露滋園菊。秋風落
庭槐。叶胡威反蕭蕭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叶杜反夕陰結
空幕。宵月皓中閨。叶涓反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叶

規簪玉出比房。鳴金步南階。叶堅反攔高砧響發。櫛
長杵聲哀。叶於反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叶杜反紈素
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筥中刀。縫為萬里衣。盈篋
自余手。幽絨候一作候君開。叶祛反腰帶準疇昔。不知今
是非。

賦也。衡。北斗第五星名。漢天文志。謂衡啟南斗。與
杓魁分建。以定諸紀。紀。謂日月所會之次。舍。月令
云。季冬月窮子紀是也。蕭蕭。羽動貌。莎雞。絡緯也。

能振羽作聲。烈烈聲悲切也。寒。將。蠶。高。誘。淮南子註云。水鳥也。戒者。以言相戒備也。楹。柱。題。額。也。幽。密也。○此惠連詠美人擣衣之詩。言其感天運之速。時物之變。思念君子行役未歸。用戒衣裳。以為禦寒之備。於是乘此月夕。招攜同侶。相與從事於砧杵。不憚用力。勤勞如此。及衣既成。將以寄遠。且謂腰帶寬窄。但以舊時尺寸為則。不知今日肥瘦。又為如何。言念至此。則閨房懷遠之情切矣。○唐子

西以宣遠詩不工。而推惠連與靈運玄暉合為三謝。鍾嶸評惠連才思富健。秋懷擣衣。雖靈運無以加。而文章正宗亦專錄秋懷一篇而已。以愚觀之。惠連才氣不逮宣遠。秋懷一詩尤無足取。即其首云。平生無志意。殆將何以為人。至如夷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算。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則其智識淺狹。而自棄可知。且謂顏魄不再圓。傾曦無兩旦。其失理又如此。竊恐學者尊所聞而忽所見。猶未

免於顧惜故附著其說焉。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性踈誕不護細行。而文章冠絕當時。初為宋公豫章世子參軍。及公即帝位。補太子舍人。廬陵王待之甚厚。執政以其構扇異同。因帝崩出為始安太守。文帝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未幾復出守永嘉。孝武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特進。謚曰憲子。還至梁城作。

梁本古宋國之地。即睢陽也。漢文帝以封其子孝王武。後孝王有功。廣睢陽城七十里。故稱梁城。今為歸德府。

眇然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去聲。徂師今來後去聲。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壘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有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去聲門子。吁嗟去聲。嘗君愚賤同。埋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遊客憂念

坐自殷

賦也。眇默遠而無窮之貌。楚詞云：路眇眇而默默。先謂行時啓之於前，後謂歸時殿之在後也。傾側路險而車不正也。群謂偕行者。陳亦國名，在梁之西南，即今陳州也。郭亦郭也。銘即志也。凡死者志其官爵行事之實，刻諸墓門，則謂之銘。高閉塞也。幽闔墓門也。雍門，孟嘗君並見張孟陽詩。堙猶塞也。殷憂貌。詩云：憂心殷殷。○義熙十二年冬，晉太

尉劉裕北伐，始有宋公九錫之授。諸府遣使往慶殊命，時延年為豫章世子參軍，奉使至洛陽。還過梁城而作是詩，言道路險遠，征役勤勞，而於息徒將夕之時，瞻望故國空城，已不勝其慘愴。况見丘壟之多，又皆楚類，若此能不為之感傷焉。因思雍門，周對孟嘗君之言，則知千秋萬歲以後，賢愚貴賤同一堙滅，豈獨尊貴而能永存者乎。今我何為久遊遠道而自致憂念哉。史言延之使洛道中作

二詩文詞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然其北使一篇但懷怨歎曾無王事靡盬之憂故不錄若此篇之觀景增懷感今興喟自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况其詞之可觀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始安即桂林今廣西靜江府也張湘州名劭時為湘州刺史巴陵岳陽也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

經塗延舊軌登闈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方云

却倚雲夢休前瞻京

當作荆

臺園

叶于

清氛霽岳

陽曾暉薄瀾澳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古迥介在明湫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賦也漢水名由荆山之北東流至漢陽入江分別也望方望也左氏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衡山南嶽也在衡州衡陽縣巫山在夔州

巫山縣奠定也。三湘郭璞山海經註云江湘沅三水共會于巴陵之洞庭故稱三湘。淪猶入也。七澤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未聞其餘。藹草木叢茂貌。郊外曰牧。經塗都邑中直道也。周禮云國中經塗九軌。複亦重也。却退後貌。荆臺在今荆州監利縣。說苑云楚昭王遊於荆臺。囿者蕃育鳥獸之所。霽開明貌。岳陽今岳州也。居天岳山之陽故名。瀾澳指洞庭而言。陳謂存其迹也。起伏猶言

興廢。炯光明介貞持也。淑善也。上世人語見王充論衡謂質朴之人也。○元嘉三年延年既有中書之召自始安還都因登巴陵城樓有感而作是詩。其言楚國山川形勢之勝瞻眺遐曠而萬古往還之迹百代興廢之端盡在自矣。即思當時之人一存一沒今日竟安在哉。要其炯介而不泯者惟在乎德之明淑也。我既無能及之不若請從質朴之人歸樹桑竹以樂夫閑居云耳。

五君詠五首

按宋書延之既入中書復領步兵校尉好酒踈誕每犯權要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憤怨乃述竹林七賢作五君詠以自況而山濤王戎以貴顯黜焉。

阮步兵

阮籍事見第三卷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警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賦也識知識密猶精也鑒燭洞深也埋照韜光也寓辭謂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多託意諷刺長嘯魏氏春秋云籍少時遊蘇門山與隱者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蘇門生蕭然若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焉越禮謂籍居喪無禮為何曾面質以爲賤俗又嘗與嫂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答曰禮

豈為我設耶。物事也。故者已然之迹。物故曾原以
為世故是也。○言阮公外雖沉晦而內實精深。然
其託酒昏冥。寓辭詼詠。或長嘯若懷人。或踰禮以
驚眾者。蓋見世道變故已甚。不可具論。是以不得
不如此耳。正猶行者之遇途窮。能不為之深慟乎。
故籍每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返。是豈無其意哉。

嵇中散

嵇康事亦見第三卷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立俗迥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賦也。餐霞仙人服食之事。形解即尸解。謂仙去也。
顧凱之嵇康贊云。東海徐寧夜聞鮑靚室中琴聲。
因怪問為誰。靚曰。嵇叔夜寧曰。臨命東市。何得在
茲。靚曰。叔夜迹雖示終。而實尸解。默者言使人莫
之測也。吐論謂康著養生論。凝者靜定之謂。立猶

處也。流議流俗之議。竹林七賢論云。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俗。洽親比也。隱淪指王烈也。神仙傳云。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數與入山遊戲。採藥。馴擾也。○言中散與世不合者。本自神仙中人。故其語默交際。皆與人異。所以多迂流俗。如鸞翔有時。而見傷。然其形雖被誅。實則仙去。豈非龍性之不可馴者乎。

劉伶傳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嘗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翰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形旬反

賦也。閉關即下文懷情滅聞見之謂。史言伶潛嘿少言。殆亦此意。懷翰皆藏也。眩惑也。沈飲謂耽于酒。伶妻嘗以其飲酒太過。泣諫斷之。伶使妻具酒肉。祝鬼神以誓。乃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

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誓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頌酒伶嘗作酒德頌。衷方寸所蘊也。○言伶善於內閉。則情欲自銷。而外物不足以為累。故但韜光沈飲。假此以自適。誰知本非縱欲。而為荒耽也。觀酒德頌所言。則其中心所蘊。亦可見矣。

阮始平

始平。晉郡名。即今京兆府興平縣也。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為中護軍長史。時中書監荀勗掌樂事。每與咸論音律。自

以為不及。因疾之。出為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叶舒救反。

賦也。青雲言高遠也。器者有用之材。生民秀禮記云。人者五行之秀氣是也。達通曉也。金奏。傅暢晉諸公贊云。咸唱議。謂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金聲不合雅頌。必古今尺長短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

文獻通考作周玉尺度之則今尺短四分。郭弇太原人有識量。少所推先。惟見咸心醉。不覺歎服。山公山濤也。濤典選職。薦咸為吏部郎。曰咸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章三上武帝不能用。觀見也。麾以手拍使也。○言仲容材高質美。而又妙解音律。郭奕見之。已不覺心服。而山公之推舉。豈虛見耶。然薦者再三而不能用。權要一麾乃遽出守。竟何以哉。此蓋延年借以舒憤怨之詞也。

向常侍

向式亮反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評道好淵玄。觀書鄙章高。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慙愴山陽賦。賦也。毫筆。素帛也。以帛代簡書字。故稱毫素。探道謂其好老莊之學。崑解莊周內外篇。鄙厭薄之也。交呂謂與東平呂安灌園於山陽也。軒飛舉貌。攀綺謂與嵇康友善。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寓居。

山陽秀與之偶。鍛流連猶留連也。河裏即河內。今懷州也。山陽河內縣名。今之修武縣也。賦謂思舊賦。蓋嵇呂既皆被誅。秀經山陽舊廬。聞鄰人笛聲有感而作者也。○言向秀甘守淡薄。專心文詞之間。探道必造其深微。觀書不泥於章句。其為人如此。宜若無所累於外矣。然其素與交好之人。今皆逝去。因經舊遊之地。追想曩昔之歡。則亦不免感傷而形於賦詠也。○愚謂五君率皆負才放誕。輕

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莫不以為賢。謂之曠達。延年蓋亦有取焉。此五詠者。其實自叙。大槩為一塵出守而發也。雖復不免以詞旨不遜得罪於衆。然欲觀五君一時之風致。殆亦不出此詠也夫。

秋胡詩 九章

列女傳云。曾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

採桑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見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與夫人。婦卻之。秋胡子遂歸，以其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既至，乃向採桑者。婦曰：辭親往仕，久始得還。且悅路傍婦人而亡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自投河而死。按樂府解題：謂後人哀其事，為賦秋胡行。延年此詩，蓋擬作也。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興也。傾猶待也。椅梧傾鳳。說見司馬彪詩。寒谷劉向別錄云：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懷張銑曰：猶顧也。幽靜閑雅也。嬪，婦也。貫，猶連也。侔，等也。○此章首述其始嫁之意。言椅梧傾鳳，寒谷待律，猶影響之顧，形聲故雖在遠必

以類應。以興女之待聘而嫁。既遂有家。則歡願自此畢矣。

燕居未及好。

一作歡。

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

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賦也。燕居歡燕之時。顧者有眷戀之意。脫巾猶言釋褐。王畿未詳所指。戒嚴飭也。昧旦將曉而晦明未辨之際。威遲回遠也。○此章言良人相處未及

歡好。而遽有千里之違。其來歸之日。則亦未可預期也。

嗟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颿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賦也。三陟蓋用詩卷耳陟崔嵬。陟高岡。陟彼砠之詞。嚴亦戒也。○此述秋胡行役既遠。不免登陟險艱。越歷風霜。感物傷懷。而悲遊宦之勞苦也。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
孰知寒暑積徧悅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賦也超遙歷遠之貌宛轉流行循環之意良時謂
少年除去也徧悅勉強也蕪草也○此述其妻感
時懷遠之詞言行者既遠年運不留歎良時之易
失昧寒暑之屢更今復值此歲暮荒涼而益不堪
於獨處也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叶胡反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
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賦也歲華謂春也觀時暇者言此時間暇多遊觀
之人也援拔也弭按也止也節以毛為之凡使遠
外持以為信者○此言秋胡解任而歸適值蠶桑
之月見婦人採桑於道傍悅其美色按節停步而
顧盼之也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云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去聲密比金石聲。

賦也。鳧藻班彪冀州賦云。感鳧藻以進樂。呂延濟曰。如鳧鳥得水草歡趨而進也。目成楚詞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相盼以成親好也。南金荆揚之金。苦猶苦節之苦。調音調樂律也。密近也。○此言歲往則思念實勞。路遠則音形隔闊。理

之常也。豈意秋胡為別。雖久而遽昧平生。夫婦之倫。至於如此。然不知婦人節義之苦。猶金石之音。克諧律調。自有不可紊者。凡八音惟金石最為難諧。故以為比。

高節難久淹。竭綺列反來空復辭。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一作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賦也。竭去也。來如歸去來之來。劉向有竭來歸耕

之語。嘉慶謂母也。行者相將之詞。物色謂相度其
顏色也。列仙傳云。關令尹知老子將過物色而渡
之。桑榆時謂桑間相見之時。前相持謂以金持贈
之事。○此言秋胡既不得與之再語而還至家。且
知其妻採桑未回。則此心固已猜度而不自安。及
至見面。又安得不為之慙歎也。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若艱。

叶經天反

離居殊年載。

一別阻

河關。

叶圭玄反

春來無時豫。

秋至恒早寒。

明發動愁心。

閨

中起長歎。

叶宅消反

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叶倪堅反

賦也。殊變異也。日落者。呂向以為顏貌日就銷落也。○此述其妻對秋胡怨訴之詞。既自歎其離居之愁苦。又常念夫行者之勞悴也。

高張

音帳

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

始。如何久為別。百行去聲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
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比也。張絃曰張。高張謂琴瑟之絃。以柱張之使急。

也。揚雄解嘲云。絃者高張急徽。枉光塵。謂其來親迎也。行露詩。召南國風。蓋貞女能以禮自守。不為淫亂之俗所污者也。○此則述其妻自誓之詞。以終之。琴瑟高張。必至絕絃。以比人之立節。期於盡命。聲急由於調起。以喻詞苦出於情切也。因言昔者相與結言。自謂終始不渝。今乃不意為別之久。而竟失其素行焉。以君子之不義若此。豈可復與之偕老耶。與其含污而苟生。能不有愧於行露之詩。不若赴水而死之為自安也。噫。古之賢婦能守其節義。有如此夫。後人或有所詠歌之者。詞多不傳。獨延年此詩。叙述周折。足以發其情志。雖若繁衍。而不流於靡麗。亦可使人吟諷。而有以哀夫死者之不幸云。

袁淑字陽源。陝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元嘉中。彭城王誕為祭酒。累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淑不為改意。再遷太子左

衛率太子劭將行弒逆呼淑及中庶子蕭斌等相與戮力斌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力諫不隨劭命殺之孝武登阼追贈待中太尉謚曰忠憲

效曹子建白馬篇

按伎錄乃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叶經天及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許肯事郡

邑權藉藉

音與籍同

關外來車徒傾國壓五侯競書幣群

公亟為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

宴汾陰西

叶蕭前反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音節去

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音問古來共知然

賦也五陵漢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並在西京之北因名其地曰五陵藉藉言其聲名之盛關外指荆魏宛洛而言鄧市

也。五侯漢成帝悉封其舅王譚等五人為列侯。權勢日盛。世謂之王氏五侯。池陽屬左馮翊。汾陰屬河東郡。並漢縣名。彰文彩飄動貌。俠烈言俠客人所畏憚而有威烈也。○舉世多尚遊俠而不知其非君子之道。陽源此詩蓋刺之也。言長安天下樞要賢才所聚而游俠之士意氣豪盛自遠而來從者甚衆。貴戚侯門莫不招聘而群公又數相稱薦於是交歡留宴殆無虛日。一旦許人以赴急難則

奮身勇往。雖死不顧。其心專欲圖遠。又遠聲名而一時議論是非不復計校。觀夫嗟此但營等字。則黜之之意深矣。篇末復言俠烈之人甚有聲聞如此。且自古知其為然。已非一日。則其感歎世道之非。意在言外。所宜詳味也。題云效曹子建。今若子建白馬篇。未免扭於俗習。而以游俠為賢。又如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至以俠客自居。然則陽源所見。殆有卓然度越諸子者矣。

效古

訊一作

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

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音橫

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

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乃知古時人所以

悲轉蓬

賦而比也訊問也遼東漢郡名在今遼陽隸附屬

也李將軍李廣也事如有事之事西戎匈奴也結

謂交接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闕北塞山

名雲中亦漢郡名即雲州也北河徐廣史記註云

戎地之河甘泉漢宮名○按宋書彭城王義康為

司徒錄尚書事適文帝寢疾積年不愈而義康專

秉朝權勢傾遠近又兼劉湛之徒阿意推崇相與

謀傾宰輔殷景仁誣殺功臣檀道濟將謂大業終歸義

康不復存君臣之禮陽源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

志故託為邊塞征役之士以賦是詩其言邊地曠

遠巖風四起者。以比朝廷內外莫非陰謀之交通也。寒暖失節。霜雨異同者。以喻義康之威權不測。生殺由己也。夕寐北河而夢還宮闕者。以喻己處此背亂之朝。既無可奈。則惟一念忠誠。不忘於君而已。然又歎於此勤役未已。而壯年空為之失。因思古人已有遭時艱難。乃以蓬之飄轉者。自況今我身親歷之。然後知其所以悲者。為不虛矣。愚觀宋之詩人。能以憂國為心者。惟陽源一人而已。故

其詞氣髮髯類陶靖節云。

鮑照

一作昭

字明遠

東海人

文詞瞻逸

尤長於樂

府始謁臨川王義慶

詩言志

擢為國侍郎

遷

秣陵令

文帝選為中書舍人

上方以文章自高

頗多忌

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

後臨海王子瑱

鎮荊州

以為前軍參軍

時江外諸王皆拒命

子瑒

項敗遂遇害

東武吟

東武吟

東武本漢縣名在齊地屬琅邪郡即今密州諸城縣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太山皆齊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伎錄作東武吟行乃相和歌詞之楚調曲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去聲五臣作召誤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

虜窮塞垣密途巨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去聲歷涼温採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

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救雞豚豚昔如鞬上鷹今似檻中猴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平聲棄席思君帷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賦也僕亦賤者之稱張校尉漢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而至大夏窮河源後為校尉占募吳志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謂自隱度而應募也李輕車漢李廣從弟蔡也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匈奴

右賢王有功垣。即城也。密近也。亘。方言云。竟也。七奔。用左氏傳子重一歲七奔命之詞。部曲。司馬彪續漢書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有二曲。曲有軍候一人。鎌。刈鉤。亦名鏃。音結。音鞞。駕鷹臂捍檻。養獸籠也。晉主。晉文公。韓非子曰。文公歸至河上。欲捐邊。亘。席。蓐。咎。犯。哭曰。邊。亘。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公乃止。田子。韓詩外傳云。田子方出見御者。將棄其老馬於道。喟

然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按樂府解題。謂東武吟。率皆傷悼時移事變之詞。明遠此篇。殆亦有所為而擬作歟。觀其首言主人勿誼。而後歌者欲其聽之。審而感之。速也。故下文歷叙征役遠塞之勞。窮老還家之苦。至篇末復懷戀主之情。而猶有望於垂惠。然不知其為誰而發也。

出自薊北門行

燕故燕國之地。即秦漢之漁陽郡也。樂府
解題謂此曲與從軍行同致。古詞多言燕
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伎錄以為雜曲
歌詞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

讀如幹
古旱反

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

遙相望。應行綠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

當作

旌甲被胡霜。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音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
主。身死為國殤。

賦也。徵召也。廣武漢縣名。屬太原郡。今代州鴈門
也。朔方漢郡名。在長城外西北。即夏州也。嚴秋筋
竿。勁言弓矢至秋而勁也。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
弓弩可屈。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按撫也。魚貫。如
以條穿魚而駢頭相次也。鴈行。魚貫皆言其陣勢
似之。簫。短簫。軍中鼓吹之樂。按禮圖二十一管。流

傳聲也。被蒙也。礫小石。蝟蟲似鼠有刺觸之則捲縮而毛刺攢起。國殤謂死於國事者。○此言漢時邊塞警急出師征戰正當嚴秋弓矢堅勁虜陣精強之時而其冒犯風霜不避辛苦如此大抵危亂之際方見臣子之懷忠殉節能棄其身而不顧也。豈亦因時多難有所激勸而言之歟。

東門行

東門劉良曰長安城門即東都門離別之

地。伎錄云東門行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中夜飯。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興也。傷禽傷弓之禽。戰國策謂更羸發虛弓而下。

鷓鴣且曰此孽也。故創未息。驚心未忘。聞弦音而
隕。○明遠久倦客遊。將復遠行。惡聞離別之聲。故
以傷禽之惡。驚弦者起興。而為是曲。備述遠塗辛
苦。中心憂傷。以明夫不忍遽別之情也。其言日落
昏暮。家人已臥而行者。夜中方飯。所謂不相知者
如此。且以食梅衣葛為喻。則其憂苦自知。有非聲
樂所可得而慰者。其情意悲切。音調抑揚。讀者宜
詠歌而自得也。

白頭吟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為
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其
詞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
人。白頭不相離。按伎錄。乃相和歌詞之楚
調曲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舌來共如此非君獨拊膺
賦而比也朱絲繩謂琴瑟之絃玉壺冰言清澈也
毫髮喻少丘山喻多也碩大也詩云碩鼠碩鼠無
食我苗遠成美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雞有五
德君猶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黃鵠一舉
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梁無五德而君貴之以其

所從來遠也芻禾稈也前見陵蓋用汲黯謂武帝
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之意申周幽王后申
國之女褒褒妙也幽王得褒妙而黜申后班趙事
已見班婕妤詩註君明遠自謂也○此殆明遠爲
人所間見棄於君故借是題以喻所懷言我既直
且清而宿昔相與之意無可愧者不知何緣而致
此猜恨耶蓋世降俗薄人情背馳往往遺舊逐新
隨時俯仰見人稍有微隙則張而大之譬猶碩鼠

之傷苗蒼蠅之汚白。鳧鵠自遠而至方為貴美而
薪芻之積前者必見覆壓也。其舉申后班婕妤之
事。又以見君上溺於寵新遂至變替且謂心所親
賞者猶難久恃而況於貌恭者豈可以深託之哉
亦以寓規諷之意云耳。篇末復言古來皆已如此
非獨爾為然者以自寬也。衛詩云我思古人俾無
訖兮其是之謂乎。

放歌行

歌錄云。孤子行。一曰放歌行。亦相和歌詞
之瑟調曲也。

蓼蟲避葵董。

音習苦不言非。

五臣作小人自齷齪。

音齷齪

則角反

安知曠士懷。

叶胡威反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

叶祛反

其冠蓋反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叶陵之反

素帶曳長綰。華纓

結遠埃。

叶於希反

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

賢君信愛才。

叶前西反

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叶千一反

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

叶陵之反

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

臺

叶田
黎反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叶胡
虧反

此也。蓼蟲食蓼之蟲。孔叢子有蓼蟲賦。言其生長於蓼。不以為辛。董有二種。此即內則所謂董菹。九音之董。根如薺。葉如細柳。味甘。可蒸食。小人小器之人。齷齪。局陘貌。素帶。禮記云。大夫帶素。夷世平時也。天。指君而言。草萊。謂田野之間。白璧。賜。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白璧一雙。黃金臺。燕昭王所築。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之士者。○此殆明遠

自中書舍人以後退歸。當孝武之時。重於仕進。故你是曲以見志歟。首言蓼蟲避葵董而集于蓼。由其慣於食苦不言非甘。以喻己之謝祿仕而窮居安於處困。自以為亨也。然衆人所見者小。乃為之不堪其憂。安知曠士之懷。隨時出處。視窮達為一致者哉。下文歷言京城達官之人。四方遠集而朝夕不止。况乎時不可失。而賢君愛才進用如此。其易。今爾有何所病。乃獨臨路遲迴而不進耶。蓋明

遠之所不進有難以語人者故特設為它人之詞
以詰之此即所謂不知曠士者也

代君子有所思

按伎錄雜曲歌詞有君子有所思行代猶
擬也

西出登雀臺東下

去聲

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

髮繡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
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叩越陳鐘陪夕燕笙歌

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滿山河絲淚

毀金骨器惡含滿欬物思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

辨昭昧

叶莫結反樂府集作昧

賦也雀臺即銅雀臺在魏都西北肅肅然高聳貌

馳道天子之道漢書云太子不敢絕馳道薨棟之

翹起者或曰蒼阿軒翔如鳥翼也玉節椽頭曰璇

題納稽留也言其圓白如月之留也蓬壺二仙山

名溟渤並海名也齊東國代北郡叩西蜀之地越

南國也。徵取也。市亦遍也。陳設也。楚詞云。陳鐘按鼓。蟻壤漏山河。言當謹其微也。孔融臨終詩云。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壤由猿穴。絲淚毀金骨。李善謂讒譖人者。但下如絲之淚。則雖堅如金骨。亦必爲之傷毀也。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歛謂傾覆。家語云。孔子觀於曾桓公之廟。有歛器焉。注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服習也。○此篇戒富貴之人。當慮患而防微也。言出見其

宮闕臺池之盛。聲色伎樂之繁。而但朝夕娛宴。無有窮已。然不知壯年豈得長存。樂意豈能長有。一言不謹。則易成大患。讒毀一生。則易致傷害。可不思所以豫防之乎。大抵器滿者必傾。物盛者必滅。理之當然。宜常戒懼。明智之士。照習事理。而於明暗。幾微之際。尤當審察也。詳夫天居馳道等語。蓋爲時君過奢。不能自謹。故特以此規諷之。且不敢指斥。故借多士爲言耳。

擬古二首

幽并重騎射。一作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居言象

弧插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鞬音控越平陸。朝遊鴈門上。

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

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賦也。幽并二州名。并以冀州地廣而分為之。氈帶。

以氈為佩帶。鞬。乘弓矢器。魏志云。董卓雙帶兩鞬。

左右馳射。弧。弓也。象弧。語出考工記。謂其象天上。

星也。一說以象骨飾弓。弣也。彫。畫也。服。所以蔽

矢。今言孤。互文耳。鞬。馬勒也。樓煩。故胡地。趙武靈

王取以置縣。漢屬鴈門郡。今太原之崞。鄆州也。石

梁。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景公登

虎圈之臺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

其餘力逆勁。猶飲羽于石梁。蓋指呂梁也。雀無全

目者。世紀云。吳賀使羿射雀之左目。羿設中其右

白羽。矢也。虎竹。漢符也。當發兵遣使至郡。用銅虎

符與郡守用竹符。○此亦託古以諷今之詩。言北方風氣剛勇。俗尚騎射。故其人自幼肄習。所以馳騁捷疾。技藝精妙如此。且曰方今漢虜未和。邊城警急。正當留我一矢。用以立功。而分符守郡也。此可見當時朝廷多尚武功。苟能精於騎射。則刺史郡守不難得矣。

魯客事楚王。懷金龍裘丹素。既荷上聲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歸。鞍馬寒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

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置子斜反守冕音兔兔。

賦也。金謂金印。揚雄法言云。紆朱懷金是也。衣單複具曰龍裘。丹素以丹朱飾素衣盛服也。主人謂君也。令尹楚之上卿。儒生明遠自謂也。方向也。伐木蓋用詩伐檀之義。謂伐檀以為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干而無用。具兔罟也。守兔韓非子曰。宋有耕者見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

免狡也。○此明遠自歎其守道而無所遇託言有
魯客來事楚王者其佩服之盛寵顧之榮及退食
而鞍馬僕從之衆如此是以親疏遠近無不歎慕
之者且富與貴人所同欲苟以其道得之亦何所
懼而不處焉今南國之儒生乃獨迷其所向而自
致淪誤猶伐木者寘之江湄而望其為車設置於
此而待狡兔之自至奚可得哉其詞若自貶責其
實乃自許也

學劉公幹體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叶輪旃反集君瑤臺上。文選飛
舞兩楹前。茲晨自為美。當避艷陽天。文選依本集艷陽
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比也。龍山即楚詞言北有寒山連龍者是也。瑤臺
亦見楚詞。○此亦明遠被間見疏而作。乃借朔雪
為喻詞。雖簡短而託意微婉。蓋其審時處順。雖怨
而益謙。然所謂艷陽與皎潔者。自當有辨。

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彫華纓。遊客竦輕轡。
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悉台水。逆台鞍反。
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
世兩相棄。

賊也。五都謂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財雄以多
財為雄豪。班固自叙云。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

雄邊。三川河南之地。有河洛伊。故秦置三川郡。聲
名也。不市死。言金多者不死於市。京城謂長安十
二衢。按西都賦云。立十二之通門。則知衢亦十二
也。竦猶振也。颯。沓。衆盛貌。君平。姓嚴。名遵。西漢人。
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此篇本指時事而託以詠史。故
言漢時五都之地皆尚富豪。三川之人多好名利。
或明經而出仕。或懷金而來遊。莫不一時駢集于

京城而其服飾車徒之盛如此。譬則四時寒暑各異而今日繁華正如春陽之明媚。當是時惟君平之在成都脩身自保。不以富貴累其心。故獨窮居寂寞。身既棄世而不仕。世亦棄君平而不任也。然此豈亦明遠退處既久而因以自況歟。

行樂至城東橋

行樂六臣並作行樂。且謂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然與詩意略不相涉。詳此。特字畫

之誤。今正之城。謂京城也。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闕歷城闕。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開芳及推節。含彩吝驚春。尊賢永照。孤賤長隱淪。空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賦也。關吏猶所謂晨門。伐擊也。隅。城隈。首先也。推節。請少年。春亦以喻盛年也。○此明遠因行樂有

感而作言。侵晨將出遊。眺遠郊。至城東門。方且延
覽景物。而行者之塵已飛塞於路矣。觀夫遊宦從
利之徒。擾擾營營。爭先萬里。莫不各為百年之身
所累。而然。殊不知百年之內。倏忽無幾。惟當及此
少壯以進。德脩業開。布芳榮。何乃徒自含章。羞驚
盛年之失。且尊貴而有德者。雖不免於形役。猶得
以揚名後世。若此孤賤無聞之人。乃亦奔走其間。
坐見衰老。不知端為誰而辛苦哉。蓋亦勉人及時
自樹。不可徒為淪沒也。○曾原曰。明遠之詩。詞氣
俊偉。而乏渾灑。然未至流於靡麗。下此則皆靡麗
矣。讀者詳之。

選詩卷第七



詩卷第八

齊梁詩

上虞劉履補註

十六首

謝朓他彫字玄暉宋僕射景仁之從孫。少有

美名。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為文學。未幾求還

都。除新安王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宣城王鸞

輔政。以為驃騎諮議。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

補宣城太守。後遷至吏部郎。兼衛尉。永元初。江

祏謀立始安王暹光引以為黨不從收下獄死
年三十六

暨使下疑當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

僚

都指丹陽即金陵也新林浦名按山謙之

丹陽記白鷺洲南邊即新林浦西府荊州

隨王府也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罽尉羅者寥廓已

高翔

賦而比也曙明貌城五堵為雉宮雉指京城也金

波月光流動貌鳩鵲觀名漢書註云在甘泉宮外

建章亦漢宮名並借以稱京室也玉繩星名按春

秋元命包玉衡北兩星是也。鼎門世紀云。成王定九鼎于郊。鄆因名其南門曰定鼎。此亦以喻丹陽城門也。昭丘。荆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馳暉蓋謂頃刻之時。蔚亦羅也。○玄暉在隨王西府。以詞賦深被賞愛。乃為長史王秀之所嫉。遂因事還都。及至京邑。而戀舊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寄同僚焉。言見此大江之流不息。使我心悲無窮者。蓋自荆州

順流而下。相去雖近。然欲復返。此路則終知其不可得也。今秋夜澄明。瞻望京室。已一一在目。回顧向來歡集之地。則彼此隔越而不可接矣。因歎風雲寥廓之間。幸有鳥路可容高舉。何江漢近地。乃反不得以通。蓋由在府中時。常恐讒邪中傷。猶鳥慮鷹隼之搏擊。菊畏嚴霜之凋殘耳。今我既得遠避。則謀譖之人已無所施其巧矣。魯原謂此詩詞實典麗。意亦委折。而氣則溢。斯言得之。

酬王晉安

晉安郡名。即今福州也。按本集作王晉安
德元。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
拂霧朝青閣。日音干音坐彤徒宗反闈。悵望一途阻。參差
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
染素衣。

賦也。稍稍葉落枝勁之兒。塗塗楚詞云。白露紛以

塗塗。王逸註云。厚兒。袖橘之大者。干。晞也。彤。丹飾。
公子。指王晉安而言。京洛。緇塵。蓋用陸士衡詩語。
○此蓋玄暉在中書時答王晉安之詩。其意謂彼
此氣候之寒暖。景物之榮悴。既皆不同矣。况我於
此。自朝至晚。不得休暇。而德元之守郡。優游玩適。
至今忘歸。是以不免悵望。而興感歎也。所謂參差
百慮依者。不特為與晉安睽間而言。蓋其居中亦
必有齟齬。而以補外為樂焉耳。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宣城郡名。即宣州也。版橋謂浮橋也。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龍遇反。既懽懷祿情。復協滄

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

山霧。

賦也。搖搖無所定也。詩云中心搖搖。滄洲海中洲

名。仙隱所居之處。玄豹列女傳云陶大夫荅子化

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諫曰。南山有玄

豹。隱霧雨七日不下食。欲澤其毛以成文章。今夫

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

言當藏以遠害也。○玄暉始出守宣城。而於途中

作此詩以寫夫江路遠景。且言既喜得祿。而又協

幽隱之趣。則囂塵自此隔絕矣。蓋是時明帝方弒

君自立。而玄暉乃有全身遠害之志。故以玄豹隱

霧之說終之。其意遠矣。○愚謂天際歸舟。雲中江

樹兩語。殆與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同一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風氣。亦在所當削者。然以終篇較之。猶為彼善於此。姑特存之。以著其說。使讀者知所別焉。

郡內高齋間坐答呂法曹

郡即宣城郡。法曹掌刑法之官。呂向曰。呂僧珍為齊王法曹。

結構何迢迢。曠望極高深。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義無度。孰為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賦也。岫山有穴者。此則即指衆山而言。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限量也。瑤華音。謂所見贈之詩。如玉之美也。金門指呂法曹所趨之地。揚雄解嘲云。歷金門。上玉堂。玉山當是宣城所有山名也。○玄暉理郡多暇。因呂法曹有贈。故答是詩。其言景趣幽遠。

朝夕可娛琴尊在御自足賞適非僧珍德美無度
將復為誰而使我勞心哉且以今之愛好兼至遺
我佳篇則其情意之厚何異枉高步而來就見也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時沈約為五兵尚書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况復南山曲何異幽穠時
連陰盛農節臺筮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
珎簞清夏室輕扇動涼颼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

夏季沉朱實秋藕折輕絲

二句冗長字亦重複合則去且方獨持與良辰何許

等語自然相接

良辰在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

歲已暮弦歌終莫取撫枕令自嗤

賦也淮陽漢郡名今陳州宛丘縣即其地也武帝
召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以病辭上曰淮陽吏民不
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股肱守季布為河東
太守文帝謂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南山宣
城之陵陽山也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可為農筮

以禦雨。田始耕一歲曰菑。瓠者真美之稱。魴魚名。綠蟻謂酒中浮粕也。劉熙釋名云。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良辰謂朋友歡會之日。夢佳期者言想見之切也。坐嘯謂不任事而自適也。張璠漢記云。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晷周一歲也。絃歌蓋用子游治武城之事。○玄暉與沈尚書交契雅厚。因卧病治所。作詩寄之。以道已之情素焉。其意謂淮陽為漢要郡。汲黯猶卧治之。今我守

此幽靜之邦。尤為易治。且得以養病矣。然但居間自適。不得與朋好懽晤。徒積歲月。而絃歌之治終莫可取。是以撫枕慨然。祇自嗤笑耳。觀其在郡。基年民既安業。庭無諍訟。而猶以不及古人之政化為恥。亦可謂善於脩職者矣。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伏武昌。名曼容。為武昌太守。武昌即鄂州也。孫權嘗徙都于此。因更是名。

炎靈遺劔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古

字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音亦

盡謀選去聲北拒濁駭鏢西龕收組練四海既無波俯

仰流英眇裘冕類裡郊卜揆崇離殿鈞臺臨講閱樊

山開廣讌文物共歲蕤如佳反聲明且蔥蒨三光厭分

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一作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

識餘基歌梁想遺轉一作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

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臯徒賞珥纓弁

清危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綯

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去聲

賦也炎靈謂漢也劔指高祖斬蛇劔漢故事凡太

子即位中黃門以此劔授之當塗謂魏也漢獻帝

紀太史丞許芝奏曰許昌氣見於當塗蓋當道而

高大者象魏也魏當代漢龍戰語見周易聖期即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謂寓國四垂也鵲起鳳翔

並以喻孫權言其初治建業後徙都武昌也郊外

曰甸。衿帶喻山川之形勝。張衡西京賦云。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小幕在上曰帟。北拒謂周瑜破曹操于赤壁。濁駝鑣。宋均春秋感精符註。謂戰敗相殺。血濁駝馬也。西龕。謂陸遜敗劉備於猓亭。收取也。組。漆甲成組文者。練。練袍也。左氏傳云。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流英。眇者。言其意欲圖中原也。裘冕。謂權即帝位時郊祀之服。類祭名。書云。類于上帝。禋者。精意以享之謂卜。謂擇其地。揆。謂度日影以定。

其方位也。此言初徙都武昌之事。以其後復遷建業。故但云離殿也。釣臺。樊山。並在武昌。水經云。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講閣。簡練車馬也。廣讌。吳志云。帝嘗臨釣臺飲酒大醉。令群臣共作樂。歲。蕤。蔥。禧。並年盛兒。文物聲明。語出左氏傳。祀。年祓也。歌梁。博物志云。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遺響繞梁三日。遺轉。即遺響也。茂宰。指伏武昌。今冠也。良書。指其揮翰賦詩之事。絢文采也。

鄂渚鄂州地名。衍游樂寬縱之意。○此亦玄暉在宣城時聞伏武昌登城懷古而有作。故遙和之。其意謂漢祚既亡。三國鼎峙。然魏獨以識緯弒奪而得位。此蓋聖王不作而霸功所以興也。是時孫權據形勝之地。任謀略之臣。拒敵制勝。雄視中原。及踐帝位。而一時行事文物。聲明可謂盛矣。然而天厭分裂。將歸混一。故其世代促忽。以至于今。而陳迹荒涼如此。夫以當時之雄圖。而有今日之衰替。守茲土者。登高遐覽。不能不深為之感慨。而形於賦詠也。篇末自以不得從賞為恨。尚期相與遊樂者。則亦因和是詩而不免興感于懷云爾。

晚登三山還望京縣

三山。丹陽記云。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因以為名。

晉謝靈運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喧一作鳥覆春洲。雜英滿

芳甸去矣方滯滯懷哉罷懽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
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真忍不變

賦也灞涘霸陵岸也京縣指洛陽此二句並借言
由三山而望丹陽京闕也練熟素纒覆者言其多
也霰雪初作撒下如糝粒者鬢重髮也○玄暉在
郡既久必有所不樂于懷因出臨江登眺而起戀
關之思故作是詩其言當去矣而且留滯之久懷
念至此寧不使人罷懽宴耶然是時朝廷擢授先

憑勢要無由通進則是未知佳期又在何許是以
不免悲泣而至於歎傷也觀此則於前篇豹隱之
志得無少變乎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
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
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最冀希驪首棄流長曝鯁
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

賦也。倍尋曰常。觀關也。張景陽七命云。表以百常之關。成猶層也。呂氏春秋云。有娥氏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驪嶽也。驪首。蓋用鄒陽書。蛟龍驪首。奮翼之詞。曝鯁。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江海大魚薄集其下。上則為龍。不得上。則曝鯁。水次菜。草名。葉香可食。詩云。北山有菜。○此殆玄暉任內職時所作。其言早起飛雨。既集。禁門未開。未與物接。而耳目暫得無擾。因懷古人處世之道。一何悠哉。今我欲斂翮而退。猶望得意。以驪首乘流而進。又畏失勢。而曝鯁是以動息兩難。惑於多岐而未決。方將相與。能以道義自勝者。去采北山之菜。而歸休焉。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按玄暉集。謝諮議名璟。銅雀臺在鄴都。魏武帝所作。今樂府集有銅雀臺。一名銅雀妓。亦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

總須惠胡幃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
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媛音空復情。玉座猶寂寞。
况乃妾身輕。

賦也。總布之細而踈者。幃單帳也。井攔曰幹。凡臺
上有攔者。通謂之井幹。西陵。武帝葬地。即魏志所
謂高陵也。嬋媛。眷戀牽係之兒。玉座。指武帝。蓋不
敢斥言也。○魏武既作銅雀臺。臨終遺令於臺上
施總帳。設醢脯。月朝作妓。望吾西陵墓田。玄暉此

詩。蓋同謝諮議追詠其事。以刺夫雖死猶不能忘
情於妓樂。則亦徒然而已。且以妓妾感歎之詞終
焉。其警人之意。益深遠矣。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泰始中。蔡興宗引
為安西記室參軍。入齊為太子家令。累遷吏部
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徵為五兵尚書。及梁武
帝受禪。以佐命功。除僕射。歷尚書令。侍中。封建
昌侯。卒。謚曰隱。多所撰述。而宋書至今行于世。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

樂遊苑按丹陽郡圖經在宮城北三里呂僧珍字元瑜范陽人事梁武帝官至領軍

將軍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

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吐雷反推雷轂二嶠道揚旆九

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戍車出細柳餞席擗

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輶音患方解帶音嶢音

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平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

此未抽簪

賦也丹浦丹水也六韜云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

陽音轂古者天子遣將親為推車轂送之嶠音嶠並

說見潘尼詩九河在兗州西北河將入海之處超

乘能跳躍上車之人三屬謂甲也如清漢書註云

上音身一辭禪一經繳一凡三屬也百金史記云選

百金之士又漢書云良士直百金細柳漢將周亞

夫屯軍之地。樽謂設酒尊。漢郊祀歌云。尊桂酒。上林。漢苑名。並借喻也。律法也。緩前禽謂前來降者。緩而勿誅也。此亦借用易三驅失前禽之詞。轅轅。山名。在河南府偃師縣。嶢武。二關名。並在商州。襟帶已見前。解披者言其將奔險而來降附也。芒山。伊水。時北魏遷都洛陽。故拍言之。○武帝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時僧珙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於是出餞樂遊以遣之。獲命官僚賦詩以送焉。休文

此詩謂堯征有苗。非樂於戰鬪也。以其頑弗率服。所係甚重。迫於不得已而親臨之。今武帝用堯之心。憂天下民物不得其所。故有是舉。蓋將發迹河南。長驅海濱。悉戡定之。而後已。是以嚴備器械。精選士卒。命將出師。皆有禮法。凡關險之處。聞其威德。自將披解出降。而伐罪弔民之功。可立待矣。我將差陪大告武成之禮。故未敢為退休計也。然則休文以混一區宇。期於武帝。人臣之心。固當如此。

且以壯僧珎攻伐必克之志云

別范安成

按梁書范岫字懋賓濟陽人仕齊為安成

內史安成即安城也今吉安府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以岐反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

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去聲持夢中不識路何以

慰相思

賦也易輕忽也夢中路蓋用韓非子語其言六國

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
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此休文與范內
史老年相別故其感念顧慮之情自有不容已者
然非交誼之深亦未必能至此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舊註齊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也薨贈丞
相世子豫章王長子廙也蔡邕獨斷云諸
侯適子稱世子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虜盈。貴賤猶如此。况乃曲池平。
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賦也。廉公廉頗也。說見曹顏遠詩。曲池平。雍門周
說孟嘗君之詞。言其死後變遷如此也。珠履。史記
云。楚春申君客皆躡珠履。綠錢。古今注云。室無行
跡。則生苔蘚。一名綠錢。九原。晉卿大夫所葬之地。
見禮記鄭氏註。佳城。墓域也。漢滕公掘得石槨。有

銘云。佳城鬱鬱。○史稱豫章王寬仁忠謹。有珪璋
之質。且又謚曰文獻。可謂賢矣。宜乎在朝。諸臣所
當崇敬者也。及薨未幾。而門館頓虜。休文獨至其
第。感古傷今。不能自己。退還車中。而作是詩。末意
謂今已若此。則自爾寢久。豈復有人能思念而望
其立墓者哉。此可見當時士風。率皆趨附權門。而
不顧道義。故休文刺之也。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文。
銳意三山山。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寧為去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
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
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
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
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
同。

賦也。秦皇謂始皇。御統也。漢帝武帝也。恢廓大之
也。銳意猶言切意。三山指海上三神山。表者因其
舊而明之。謂祈年觀在咸陽城外。秦穆公所造。
望仙宮在華陰。漢武所造。玄空謂道也。石髓。表宏
竹林名。士傳云。王烈服食養性。入山得石髓。柔滑
如飴。自服其半。餘以與嵇康。皆凝而為石。倒景如
淳。漢書註云。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
倒也。華嵩二嶽山名。○梁書言約久居端揆。有志

台司而武帝終不用於是稍弘止足陳情老病欲謝事而歸休焉此因遊沈道士館作詩以見志大槩欲託迹山林屏去塵累唯與朋好賞適以終餘年而已非若秦皇漢帝貪慕無窮者比也所謂通雲路凌倒景亦不過寄興而言以極夫登陟遊觀之樂而未至於神仙輕舉之事故篇末且望知己之人投老而來同意亦可見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初仕宋為鎮軍參軍

領南東海郡丞黜為建安吳興令齊高帝既受禪始置史館命淹掌之累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後為御史中丞多所彈劾時稱獨步洎入梁為散騎常侍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謚曰憲

雜體詩三首

劉太尉傷亂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驚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竊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之具也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
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杖既憤懣撫枕懷百
慮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我苟有會治亂惟冥

數薄音博荷上聲

賦也皇大也陽九漢書律歷志註云厄會也氛霧
喻寇亂秦趙幽并並劉聰石勒及段匹磾所據之

地六奇術漢書謂陳平凡六出奇計張韓張良韓
信也扣角歌三齊畧記云竊戚飯牛車下扣角而
歌齊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荀息晉大夫荀
叔也初獻公使傅太子奚齊乃曰臣竭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濠城下池也冥數
猶言天數後漢書烏丸論云天之冥數○按晉懷
帝初即位以劉琨為并州刺史是時寇賊縱橫道
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及至晉

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而民多流散文通擬此篇
正述其事且謂負陳平之志逢竊戚之時加以苟
息死難之忠貞惜乎功名未立而有愧於古人也
然時來有幾治亂有數皆不可以逆料但當竭心
以待一聽於天而已其真得越石之心者矣

陶徵君田居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擔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棄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賦也巾覆之也柴車車之麤者會者期必之詞三
益謂友也○此篇詞稍平淡近似淵明故人多稱
誦之或乃竄入陶集而不疑然論者謂開徑望三
益一語不類又似牽綴且種苗與棄麻前後意雜
終非自然讀者不可不察

休上人怨別

上人沙門之稱。本名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宋孝武命之還俗，仕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絕沉燎，綺席生浮埃。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叶呼 壞反。

賦也。西北蓋自桂水望巫山陽臺而言。鑪，熏鑪也。
李善曰：取其芬香，故加之曰膏。有煙無燄，故謂之

沉也。桂水在桂州臨桂縣，因猶託也。鐘會懷士賦云：託遠念於興波。○此述惠休怨朋友久別，觀景物而興遠念之詞也。○魯虬曰：詩自靈運已後，氣日益漓，下至玄暉，漸致巧麗，以胚晚唐之風。休文輩又多靡淺，而文通獨欲追魏晉諸公，逸駕其志，似亦可尚。然古作體制至此極已，寄之卷終，識者必有感焉。噫，斯亦可謂知言也矣。

選詩補註八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補遺目錄

卷上 唐虞三代

康衢謠

擊壤歌

南風歌

卿雲歌

醉歌

麥秀歌

采薇歌

虞箴

黃澤謠

祈招詩

商歌

虞夏歌

朱儒歌

鼎銘

獲麟歌

接輿歌

滄浪歌

曳杖歌

卷下 漢魏晉

漢安世房中歌

戰城南

君馬黃

臨高臺

東門行

蠶歌何嘗行

篋篋引

白頭吟

拊缶歌

黃爵童謠

東都詩三首

武溪深行

小麥童謠

塘上行

浮萍篇

野田黃雀行

悲歌

詠懷三首

晉拂舞歌獨漉篇

琴歌

右選詩補遺目錄上下卷凡四十二首皆古歌謠詞
辭見於傳記諸子之書及樂府集者也。臯陶所賡五

子所述載於書經者乃聖人所定不敢復錄而其它古詞之合作者無不在焉唐虞而降以至于晉懸歷二千七百餘載其間詞章不見錄于梁昭明者無限今所補僅止于此是何考擇之太謹耶蓋自風雅一變而為楚辭晦庵朱子為之註矣而於定著後語則曰考於詞宜益精擇於義當益嚴今予不知僭妄既為補註選詩而復輯是編者蓋亦竊承朱子欲抄經史諸書韻語文選古詩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之遺

意則於考擇也固不得不致謹而加之精嚴也已若其微詞奧旨當訓釋者則畧疏于本篇之下云

選詩補遺序 畢

選詩補遺卷上

康衢謠

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

治與億兆願戴己與不願戴己成

於康衢聞兒童謠云云

立我烝民莫匪是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立達烝衆也極即所謂皇極帝謂堯也則法也今

上虞劉履精選

其詞見詩思文皇矣篇中而意各不同。

擊壤歌

王充論衡云堯時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蒼之云云日出上本有吾字豈後人因以為歌而去之與五十之民逸士傳作八九十老人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

我哉叶韻以力字

論語言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於此可見

南風歌

樂記云舜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家語亦云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叶紆反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叶前反兮

愠心所緼積而含怒也阜厚也○太史公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

之歡心。故天下治也。

卿雲歌 三章

樂府集載尚書大傳云。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再歌。

卿雲爛兮。禮縵縵兮。莫半反。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史記天官書云。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鄭氏曰。卿當作

慶。縵縵。禮文交錯不雜之兒。蓋言卿雲之狀似之。此帝唱之之詞也。

明明上天。叶鐵反。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此八伯進和而歸美于帝之詞。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叶戶反。四時順經。叶居反。萬姓允誠。

叶辰反。於予論樂。配天之靈。叶龍反。遜于賢善。一作聖。莫不

咸聽。叶宅反。鼗鼓之軒。舞之精華。已竭。寒裳

去。叶上聲。之。

擊鼓聲精華竭者即書之言耄期倦于勤也此蓋
帝因八伯之和而再歌以示禪禹之意○按書大
傳十四祀載前二章唱和之後繼之曰帝乃載歌
而無其詞說者疑之至十五祀始見此一章乃錯
簡之誤而汲冢書亦以此章誤在伊尹祠桐宮之
下今依樂府集編次不惟詞意相屬而再歌一語
亦不虛矣

夏人歌一曰醉歌
二章

韓詩外傳云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
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劉向
新序所載亦同尚書大傳以為夏人飲酒醉
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而歌

江水沛叶普舟楫敗叶薄我王廢兮趣音歸于

毫一作薄亦大叶徒兮

沛水流不止兒此上兩句與第三句毫湯所居也

樂兮樂兮四牡躑渠畧兮六轡沃叶鬱兮去不善而

後善何不樂兮。

躑躅壯貌。詩云四牡躑躅。此歌言將去桀而歸于湯。殆有時日曷喪之意。

麥秀歌

史記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以諫之。民為流涕。書大傳以為微子作麥秀漸漸一作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狡童指紂也。箕子紂諸父。故斥言之。謂其不我善匹。而至於如此也。

采薇歌

史記云。武王克殷。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乃作歌云云。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祖兮。命之衰矣。按仁山金氏履祥謂史記載采薇之歌。詞怨而氣

補遺卷一
五
弱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蓋疑其為後人擬作者。太史公亦云。觀軼詩可異焉。然即此而觀。既曰無適與歸而委之命。衰終餓以死。則其真介之氣。豈有可得而屈者。尚何怨之有哉。况其詞調之古。又非商山紫芝歌淺俚者之比。故不得不錄。

虞箴

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關於虞人之箴云云。按古

史辛甲武王時太史也。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

叶徒反

民有寢廟。獸有

豐草。

叶此反

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叶忍反

在帝夷羿。冒于

原獸。

叶始反

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

去聲

用不

恢于夏家。

叶攻反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經亦畫也。寢所以居。廟所以祀也。夷羿之氏。冒貪

也。恤謂事之當憂者。麇牡。恢大也。○愚謂有窮后

羿篡夏代立。後為家衆殺而烹之。其兇逆至此。而

周之虞人猶以帝稱之者。非尊之也。蓋特以戒夫君天下者不可以不慎。而有從獸無厭之心也。

黃澤謚 二章

穆天子傳云。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謚云云。

黃之陔其馬歎

鋪 竟 反

沙

叶 乘 反

皇人威儀

叶 牛 反

黃之澤

叶 達 各 反

其馬歎王

叶 音 珽 詒 岳 反

皇人壽穀

叶 同 珽

陔。陂阪也。歎沙未詳。疑即漢天馬歌所謂沫流楮

之意。歎玉。按劉禹錫說。驥謂無事而噓吸也。李太

白詩言口噴紅光。即此之謂。穀善也。○此樂工承

命。因人馬之美。盛而頌祝之也。又按穆王西遊崑

崙。與王母宴于瑤池。和白雲之謚。南遊獵于華澤

天寒雨雪。作黃竹之詩。蓋不特黃澤而已。然唯此

詞格韻高古。有不可及者。故錄之。

祈招詩 招音 詔

左氏傳。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志。周

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祈。祈父。官名。周之司馬。招。其名也。悒悒。安和貌。形者。謂量其力而賦役之。如制器者各隨其形也。家語作刑。言以法也。○穆王遠遊。供億之繁。不無傷財害民。故指司馬以諷王。言祈父掌甲兵。役王出

遊。當安和而不驚擾。用自明其德音。又當思我王度。用如金玉之珍重。不可過用民力。縱一己之欲。以困傷之也。仁山金氏曰。罔命之書。作於祈招之後。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導君於侈。而能聞善言以自克也。朱子亦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言不因此而速悟。則周祚幾移於徐偃王矣。然則此詩有功於人君。其可少哉。

商歌

牛一曰飯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為商旅。將任車宿於齊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咸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因授以政。

南山矸。

音岸。魚反。

白石爛。

叶即。旬反。

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適至矸。

音幹。叶同。矸。

從昏飯。

上聲。牛薄。

迫各反。

夜半。

叶彼。卷反。

長夜曼曼何時旦。

叶都。卷反。

矸。山有石兒。矸。脛骨也。長夜。以比時之昏亂。○樂府集又一首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矸。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觀此詞亦是古作。結語尤激切。有足動人聽者。因附錄于此云。

虞虞歌。

虞音剡。虞音移。

風俗通云。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呼之。援琴撫絃而歌。問之。乃

其故妻還為夫婦。

百里奚。

昨絃

五羊皮。憶別時。烹伏扶又雌。叶千炊廢。

廢。今日富貴忘我為。

百里。姓奚名。虞人也。亡之秦。為楚鄙人所執。穆公

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弼五羖大夫。伏雌母

雞。廢。廢。門關也。

朱儒歌

左氏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威紇救鄆。

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云云。

威之狐裘。

叶渠

敗我於狐駘。

叶盈

我君小子。朱儒是

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威魯大夫威武仲。名紇。狐裘大夫之服。狐駘邾之

地名。小子。謂襄公時方七歲。朱。通作侏。侏儒。短人。

言武仲形兒短小也。邾。小國名。章末反。復痛切。亦

可見其怨之深也。

鼎銘

左氏傳云。宋正考父佐戴宣武。三命而益恭。故其鼎銘云云。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叶反亦莫

余敢侮。饘於是。鬻同粥於是。以餬余口。叶反孔

僂。偃。俯。並曲躬兒。言鼎之形如此。以喻己之益恭。

也。循墻莫侮。言鼎雖置諸幽側。皆知其為有用之

器。以喻己雖謙卑。亦必見用也。饘粥。餬口。亦以見

其無它烹魚。唯儉約自將而已。○按正考父宋閔

公之裔。孔父嘉之父也。歷事三君。體一器而終身行之。言愈巽而德愈著。其賢矣哉。

獲麟歌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

麟。衆莫之識。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

告曰。麋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

泣曰。麟也。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

憂。

接輿歌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蓋知尊孔子而
義其不能隱去以避亂也。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滄浪歌

浪平聲

孟子曰。有孺子歌云云。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叶厨兮。可
以濯我足。

曳杖歌

禮記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而歌
云云。既而謂子貢曰。予夙坐奠於兩楹之間。
夏后氏殞於東階之上。殷人殞於兩楹之間。
其也。殷人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

殆將死矣。寢疾七日而終。

泰山其頽叶徒反乎。梁木其壞叶胡反乎。哲人其萎乎。

選詩補遺卷上

禮詩補遺卷下

漢安世房中歌

漢書禮樂志云。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惠帝二年。更名安世樂。夾。祭鄭氏曰。本周樂。秦改曰壽人。蓋婦人禱祠於房中者。故唯宮中用之。

上虞劉履校選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同懸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唱和聲。神來宴娛。嬉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則皆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去聲。聊聊音窈。經緯冥冥。

縣謂虛杓。芬草生。分布兒羽林。謂樹采羽於崇牙之上。其盛若林也。金支。言樹羽以金為枝。旄旌亦皆樂縣之飾。七始。尚書大傳言八音七始。鄭氏曰。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華始未詳。

一說華明兒。猶論語言皦如之意。言七者更相為始而不雜也。孟康謂七始為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為萬物英華之始。恐未必然。粥粥。鄭氏禮記注云。謙卑兒。蓋亦敬謹之意。乘升也。青玄。謂天。熙與禧同。清思。聊聊。言細齊之時如此也。經緯謂神靈忽升忽降。經緯天地而不可測也。○此章言高祖作樂以備孝享。至於送神。而其餘敬愈不忘也。

王侯秉德。其鄰翼二。顯明昭式。清明暢矣。皇帝孝

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蕭勺群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鄰謂左右之臣。書曰。臣弋鄰。弋翼翼。敬輔也。式法也。暢達也。言達于上下也。成師。語出左氏傳。言各置部校。授以律也。蕭舜樂。勺。周公樂。晉灼曰。言以樂征伐。顏師古曰。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也。蓋覆育也。○此言高祖秉清明之德。

一時佐命功臣。相與翼翼。贊以成帝業。至於出師之際。武臣亦能承其德意。行樂以化逆亂。使之服役也。按高祖之世。自匈奴和親。邊境安靖。終無窮兵黷武之事。信乎此歌非虛頌矣。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叶反大山崔嵬。

遵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反

愉愉和而有容之兒。崔高兒。此章有規勉之意。

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雷震震。電耀

展兩反

下同反

燿同耀明德鄉音治本約叶一加被寵咸相保叶補德

施夫聲大世曼壽叶殖

雷電以興天子之威令易行言但明示以德之方
嚮使趨從之乃治本之要也曼壽延久也大槩亦
申言上章之意

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叶筆兼臨
是愛終無兵革叶訖嘉薦芳矣告靈饗叶靈矣告
靈既饗德音孔咸惟德之威建侯之常永保天休令

問不忘

案通作按象譯福貢常久也此章大指在惟德之
咸一語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叶筆在樂
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今問在舊孔容
翼翼

鴻大也蕩廣被兒侯維也天和休德感名之和氣
也浚益深也師顏師古曰衆也師德言日新而多

蓄也。舊久也。翼翼敬德之容。蓋久而愈謹也。在樂不荒亦一章之大指。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

叶謨即反下同

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

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帝之明。謂天之明命。此反復推言敬天安民。則子孫永保其福。意謂不然。則四海困窮。天錄永終矣。其為戒不亦深乎。○愚按漢郊廟樂歌。至武帝定郊祀禮。專立樂府。命司馬相如等造歌詞。如練時

日以下至天馬齋房白麟赤鴈凡十九章。而五郊迭奏之。可謂盛矣。然究其詞旨。不過直贊其美而已。求其所謂優游反復有能感動人者。殆闕然也。今觀唐山夫人所作。不特詞格高古。音韻鏗鏘。其於形容盛德之中。有委曲警敕之意。可以格于鬼神。垂法後世。故元城劉忠定公稱其駿駿乎商周之頌。而竹竿載馳不足以方之者。豈溢美哉。此歌舊云十七章。顧乃混其所施。未免詞有重複。義或

難通。今妄意畧加刪次。合為七解。庶幾條理而明。
潔博雅君子。幸恕其僭。

漢鼓吹鏡歌三首

漢鼓吹曲短簫鏡歌軍樂也。其後分為二部。
有鼓角者為橫吹。軍中馬上所奏。有簫箛者
則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而非軍
樂矣。按古今樂錄。漢鼓吹鏡歌十八曲。其六
曰戰城南。十曰君馬黃。十六曰臨高臺者。今

錄如左。其餘詞調皆古而字多訛誤。義或未
馴。不得盡取也。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去聲。我謂烏且為

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去聲。水深激激。蒲葦

冥冥。梟音騎戰鬪死。駕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

以北。一作梁。何北誤。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

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客豪言其得意如俠客之豪也。諒者信其必然之詞。激激波騰躍兒。冥冥擁蔽兒。皆因所見以喻昏亂之象。梟通作驍。良馬也。梁川深可通南北者。築室其上。則無由通矣。未忝不獲。亦以喻賢者弃而不用。子謂君也。○此篇刺朝廷不能用賢。蓋有非所當使而使之戰鬪以死者。不復收葬。是弃之也。賢者弃而驚劣存。是使賢路蔽塞。君既無所資益。而志良之士亦將絕意於仕進矣。故特為之反復。

思念而歎惜之也。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騄。歸愧蔡有赭。此韻未詳。疑有脫誤。美人歸以南。叶尼反。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騄馬淺黑色。蔡未詳。赭赤色也。○此蓋忠臣見君不從諫。率意妄行。不知止極。雖欲進以善道。而不可得。故託以其乘馬不良。恐致顛踣。而為之憂傷。

也。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日以蘭叶

延反黃鵠高飛離哉翻叶孚關音弓射鵠令我主壽萬

年。

高臺以比朝廷之尊水清且寒喻政事之未和江有香草託言君子稍遠但可目之而不得採用黃鵠以下則以比大臣權力強盛而有叛逆之勢故

欲去之而使吾君得享其永祚也此詩人憂國嫉邪之忠義藹然見於言詠之中篇末或有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特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羊吾夷伊那何之類按鄭夾添系聲樂府亦不存此三字

東門行

按伎錄漢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

下浪反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離叶反

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共鋪糜上用倉浪
平天故下為去聲黃口小兒今時清薦難犯教言君復
自愛莫為非樂奏自今時吾今為遲去聲平慎行望君歸
用以也倉浪言清也倉浪天婦人謂夫言依戴之
如天也教言法令也○吳競樂府解題云士有窮
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其妻留之如此愚謂婦人
於此既能守約處常且又不忘警戒勸勉而有忠
愛和平之氣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矣

豔歌何嘗行二章

古豔歌行及此曲並與東門行同調何嘗二
字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方十十五五羅列成行戶郎
妻卒倉沒反君沒被病行不能相隨今人多讀如摧五里一
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叶法吾
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
躇願群侶決下不自知

此蓋新婚之人。將有遠行。妻病不得與俱。徘徊顧戀。而不堪於離別之懷。

念與君別離。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
延叶那反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叶圭反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此章乃其妻答之詞。情義切至。雖以死誓。終無怨傷。且以延年為祝。其忠厚和平之氣。藹然可見。

箜篌引 一名公無渡河

崔豹古今注云。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刺船于河。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遂墮死。其妻隨而止之不及。乃歌云云。亦投河而死。子高歸。語其妻麗王。麗王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因名之曰箜篌引。伎錄以為相和歌曲也。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柰公何。

白頭吟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

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向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女一作娶誤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
相離。叶音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筵筵。山宜反男兒重意
氣。何用錢刀為。

皚白兒。皚皎皆言相如之心易見如此也。躑躅步

行也。嫋嫋蓀蓀並搖動兒。以比相如之心不定。又
將它圖也。刀亦錢之別名。其形如刀。按食貨志有
契刀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此
指女家之資裝而言。茂陵人多富。故云然。○初相
如客臨邛。卓王孫家。其女新寡。竊從戶窺相如。相
如以琴心挑之。迺夜亡奔。遂與馳歸成都。其失身
背理如此。雖果見弃。亦無足恤。然今所錄之詞。特
以其格韻不凡。託意婉切。殊可諷詠。後世多有擬

作方其簡古。未有能過之者。視相如琴歌歸鳳求
凰之詞。不掩醜惡者。自不侔矣。觀者不以人廢言
可也。

拊缶歌

漢楊惲荅孫會宗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

田音彼南山。燕音不洽。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

莫豆莖也。○按漢書。惲司馬邈之甥也。當孝宣時
封平通侯。遷中郎將。以廉潔公平見稱於朝。好發
人陰伏。由是多怨。為太僕戴長樂誣告。免為庶人。
兄子譚謂曰。侯罪薄且有功。當復用。惲曰。有功何
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未幾。有日食之變。言者乃以
歸咎於惲。遂被誅。公論為之不平。初失位。家居治

產業以財自誤。會宗以書戒之。故有是答。其言南
山蕪穢。比朝廷之多讒邪也。豆落為箕。喻己無辜
而見黜也。如此尚可仕乎。故有末句之歎。詞雖簡
而殊不失託諷之義云。

黃爵童謠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云云。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叶如桂樹華不實黃爵集
延反

其類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桂赤色。漢火德之象。華不實。言成帝無繼嗣也。黃
爵。指外家王氏而言。其後莽篡位。自稱土德。應黃
識也。○陽朔二年。劉向因王氏專國勢。談日盛。以
為必危劉氏。乃上封事極諫。而成帝惑於杜欽谷
之讒邪。終不信悟。卒致傾奪之禍。為斯謠者。亦
豈無所見耶。

東都詩三首

班固孟堅既賦兩都。復系五詩于東都之後。

以頌美光武之盛德大業賦中有覲明堂臨
辟雍場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云者實
此三詩之題意也

明堂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々煌々上帝宴嘉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叶必力反

辟雍

乃流辟雍辟雍湯音商聖皇莅止造舟為梁音
國老乃父乃兄叶虛王反抑々皇儀孝友光明叶謨郎反於赫
大上示我漢行叶戶郎反洪化惟神永觀厥成叶辰羊反
大上上帝也行道也

靈臺

乃經靈臺靈臺既宗帝勤時登爰考休徵叶陵反三光
宣精五行布序習々和風祁々甘雨百穀蕃々庶草
蕃漢書作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叶上声

祁之舒徐兒。庶茂也。胥語辭。○後村鐫克莊論詩。四言尤難。以有三百五篇在前。故爾。今此詩詞意。雖亦不免。間有蹈襲。然其平實溫雅。簡而有則。非若文選所載王仲宣陸士衡贈送諸篇之泛演詞章者比云。

武溪深行

崔豹古今注云。馬援南征。有門生表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令寄生吹笛以和之。按後漢書

武陵五溪蠻反。援為伏波將軍。時年六十二。自請擊之。蓋武溪即武陵溪。杜子美吹笛詩云。武陵一曲想南征是也。

涌之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小麦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時天下童謠云云。

小麦青之。大麦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

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

鼓動也。隴胡喉肱也。謂不敢公言。但私謁語耳。

按桓帝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大為民害。中國益遣兵而調發重。及有秩者。即其事也。

塘上行

鄴都故事云。魏文帝甄皇后。表紹中子熙之妻也。太祖破紹。文帝時為太子。遂納為夫人。生明帝。後為郭后所譖。賜死後宮。臨終為詩。

云云。今詳其詞氣。蓋初見弃在後宮所作。非臨終時語也。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

一作仁義。一作仁儀。莫

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

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

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弃捐素所愛。

叶許反。莫以魚肉

賤。弃捐蔥與薤。

叶胡反。莫以麻枲賤。弃捐菅與蒹。

叶苦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

脩

一作蕭蕭叶同

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傍指文帝蓋方言也。禮運以夫義婦德謂之仁義。衆口鑠金語出鄒陽書言金為衆口毀疵屢致銷鑠也。莫者疑詞猶言莫不也。泉麻之有子者管蒯並茅類可為索。左氏傳云雖有絲麻無弃管蒯。其言君之去我乃謏口使然非君本意又想君能念我不置每至悲愁而今從軍邊地當復如何且以獨樂延年為祝終無怨意忠厚之至也。

浮萍篇

魏陳思王植所作一曰蒲生行取塘上行篇首二字為題。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頽。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君恩倘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恆處。人生忽若寓。

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衣裳。裁縫紈與素。
此篇大意雖本塘上行。殆亦思王不得於君而作。
結語出人意表。蓋不特善自遺釋。且有以深望君
恩之復還也。

野田黃雀行

此亦思王所作。乃相和歌之瑟調曲也。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不見籬間雀。見鷓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摩蒼天。下來謝少年。
建安之間。朝庭衰亂。而群雄競起。天下賢才往往
失身自陷。不獲遂其所志。思王於此時。欲收納以
為己輔。惜乎有所扼腕。而權力不足以拯拔之。故
作此以自見。觀其詞氣縱逸。幾失古雅遺韻。稽之
性情。頗有任俠之偏。本非可取。然其間亦有感動
人者。故特存之。而并著其說。以為李詩者之鑒。

悲歌

按樂錄但稱雜曲古詞不知何人所作今詳其格力絕類建安故次于此

悲歌可以當去声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叶平

壘叶平欲歸家無人叶如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

言叶魚反腸中車輪轉叶去

詠懷三首

魏阮步兵籍所作

揚朱哭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飄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諱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々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言世道多端而易變將揖讓而永離去之然於此
一時情念豈但眷戀惜別而已殆恐別後存亡誠
有不可測者蓋據目前景象已可見矣趙女中山
事未詳但趙女喻司馬氏中山喻君也塗上士嗣
宗自謂因別去而言也用以也此實憂君而復憂
已也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
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
豈與鷦鷯游。連翩戲中庭。

懷寸陰。憂魏祚之將傾也。揮袂撫劍。盖用虞公以
劔指日。使不落之意。浮雲所以蔽日。觀浮雲者言
雖欲指日而不可得。玄鶴嗣宗自况。曠世不再鳴
以見决無仕晉之志也。

夏后乘靈輿。夸父為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
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蕭管。世々相追尋。
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此篇大意謂古人雖亡。而其神靈变化猶有不亡
者存。如日月之有浮有沉。未可以魏之衰末而遽
絕之。鳳皇鳴于治世。雖王子晉好吹簫亦相感應
而來下。誰謂終不可見耶。况我願見之者甚切。庶
幾青鳥往來為我明此心也。意嗣宗猶望魏之復

興與

按文獻通考阮步兵詩集四卷其中五言凡八十首。按謂之詠懷。然世罕傳之。可見者唯文選所載十七篇。始於偶得其集。乃是鈔本而訛缺不全。以故補註所錄十有三首。校之昭明選外。僅得二首。近見板本。因得遍閱而精考之。又獲此三篇。意甚深遠。尤宜諷詠。今雖不及類入補註。而別錄。于是庶使觀者無滄海遺珠之歎。

晉拂舞歌獨漉篇

晉書樂志云。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也。殆亦周禮帔舞之遺意。獨漉疑地名。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叶厨反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

雙鴈。叶魚反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

得風遙輕。我心和合。與之同并。空林低帷。誰知無人

夜衣錦綉。誰別偽真。刀鳴削音笑中。倚林無施。父寬不

報。欲活何為。猛虎斑叶卑反遊戲山間。叶經反虎欲噬

人不避豪貴。

此篇大意以父既遭害無能為之辯明已獨羈囹
思欲報冤而未可得故其心不遑處常若猛虎之
欲噬人其詞氣激壯兼得比興之義且有漢魏風
格在晉樂府中尤不易得也。

琴歌

晉書載記太元四年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
滋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方使諸

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秘書侍郎趙整因侍
宴援琴而歌堅笑而不納。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
遠徙種上聲人平鮮卑。一旦緩急語去聲阿誰通鑑作誰。

阿得脂鳥名蓋竊脂之類博勞伯勞也一名梟能
攫鳥而食寄巢生子長則食其母綏未詳按爾雅
恐當作綏與胤嗣同釋鮮卑東胡謂慕容也○按
苻堅本亦氐戎於五胡為最盛既破慕容燕遷燕

主曜及其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况
慕容廆父子弟姪皆見親用趙整嘗因明光殿有
妖声大呼魚羊食人而固請誅之矣至是分氏種
於遠外不復以鮮卑為虞故整又託呼阿得脂而
告之曰博勞之父蕭与爾為仇敵今其子雖若不
能飛一旦羽翼稍長則有反食之患當如何哉詳
比詞格氣韻雖漸遠於漢魏然託諷懇切有可采
者况自是以後古道愈降而流靡日滋溥欲求一
二合作如前所錄不可得矣姑存此篇于卷末以
為之準焉

選詩補遺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續編目錄

卷之一

唐詩

陳拾遺七首

薛少保一首

李翰林十九首

張曲江二首

王右丞一首

儲御史三首

卷之二

唐詩

杜工部三十七首

卷之三

唐詩

常蘇州十八首

韓文公十首

卷之四

唐詩

柳柳州四首

張司業一首

宋詩

王荆公二首

朱文公七首

卷之五

宋詩

朱文公感興詩二十首

附雲峰胡先生通

選詩續編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選詩續編目錄凡五卷。昔者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詞。又將擇夫文選以後諸詩之近於古者。以為羽翼輿衛。且曰其不合者悉去之。使吾耳目曾次無一字。世俗言語相接。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先正倦人教人復古之意。可謂至深切矣。惜乎未覩成書。後李無所取則。愚敢不揆僭踰。輒為選詩補註補遺。而復及是編者。蓋亦竊承朱子之遺意也。嗟夫五言古法之壞。萌於宋。滋於齊梁。而極

於陳隋。餘風披靡。施及唐之初載。故雖傑出如王楊盧駱。猶未能去其故習。至陳子昂始克一變。而後李杜諸人相繼迭起。近世之言詩者。蓋莫盛於斯焉。今所編得唐古体合一百餘首。如杜少陵之忠義懇激。韓昌黎之格韻高嚴。則又迥出魏晉之上。可不謂詩之中興也歟。貞元以降。迄于五季。詩道又一衰矣。趙宋文運復興。而歐蘇黃陳。並以詩名當世。然其才力超邁。各自為家。而於古人之風格。漫不暇顧。唯王臨

川間出一二。及吾朱子識趣高明。極意追復遺音。未
泯庶幾在茲。至若感興諸篇。論其詞藻。雖未能超軼
前古。而所以探萬化之原。達至理之奧。足以垂世立
教。則又三百篇後之所絕無而僅有者。故特置諸卷
終。是又楚詞後語而有詞歌擬拙之例云耳。施音異

續編序 畢

選詩續編卷第一

唐詩一

陳拾遺感遇詩七首

陳子昂字伯玉。武后時上書言山陵事。擢
麟臺正字。選拾遺。唐初詩人承隋陳流靡
之餘。而伯玉獨能追變正雅。作感遇詩三
十八首。時人宗之。然究其詞旨。往往過於

上虞鏞

彥校選

深邃故晦庵朱子以物外奇宝為喻意有
在矣况或崇尚仙佛殊失性情之正今特
擇其詞暢理順者冠于是編之首蓋以其
能橫制頽波開先作者深有切於當時後
享寧可不知其所自哉

蘭若自春夏芊蔚何青々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々白日晚嫋々秋風生歲華及搖落芳意竟何成
若杜若也空臨川戴順云如馬群遠空之空

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
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歲蕤爛錦衾
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為累歎息此珍禽
炎洲在南海中見東方朔十洲記

玄蟬號白露茲歲忽蹉跎群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
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復憂虞羅
青鳥西王母使傳信者玉山王母所居山多玉石
見山海經○已上三首皆伯玉詠懷之詞首篇蓋

未仕時恐歲月之遲暮而無成也。次篇作於既出仕後。雖以武后愛其才而擢用之。終有自惜之意。至此篇又言不得已而隨時就祿。歎不如青鳥之見玄鳳者矣。其後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及后稱帝改號。上周受命頌。竟何以哉。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鬪。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可弥六合。卷之不盈分。豈同山木壽。空與麋鹿群。

鬼谷子已見選詩補註第四卷。山木壽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故壽。

竭來豪游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先寃。衆趨明所避。時弃道猶存。雲泉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為洗心言。竭去也。蘭膏歎。即彭城父老哭龔勝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之謂明。明知之士。雲泉所可隱避之地。湘水。屈原所沉。有清源者。亦取其潔身去亂。

之意白鷗忘機之鳥。此篇首一節既勸其去。末意又似諷其不足以知此幾也。○已上二首以明君子之出處當如是也。為去聲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嘗中山相。

當作孟孫傳

乃屬放麋翁。孤獸猶不忍。況以

奉君終。

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羨羊啜之。尽一杯。覩師贊曰。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羊既拔

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非子曰。孟孫獵澤麋。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而啼。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三月後召之。使為子傅。曰。夫不忍麋。况忍吾子乎。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

揚來高堂。

當作唐

觀

共聲

悵望陽雲岑。雄圖今若此。黃雀

哀吟。

章華楚靈王臺名。太史公言靈王作章華臺。求周

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此詩結末有雄圖。今若此之歎。即其意也。但其中兼言襄王之事。所謂黃雀。亦本戰國策莊辛諷襄王語。是豈槩論荆王之荒淫者。與黃雀事詳見補註阮嗣宗詩。○已上二首。似皆有為而作。未詳所指。

薛少保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一首

薛稷字嗣通。睿宗朝累遷黃門侍郎。歷太

子少保。好古博雅。以書名天下。畫亦絕品。惜其詩不多見。今觀此篇。蓋能從容於古法之中。而託意簡遠。自非拘拘模擬者所可及也。杜子美有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信夫。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塗。日暮愁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回。一作揆。人生

知幾何

向者傾去而不顧返之意

李翰林詩十九首

李白天寶中為翰林供奉。未幾不合去。遂浪迹天下。工為古詩歌。言多諷刺。嘗曰。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所著五十九首者。特以古風名題。今觀其詞宏麗雋偉。雖未必

盡合軌轍。而才逸氣邁。蓋亦劉越石鮑明遠之儔歟。

古風十八首

大雅久不作。吾無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聖代復元右。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承運共躡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愚按此篇自從建安來五字淺俚。而躍鱗秋旻及
映千春等語尚多點綴。似未得為純全。特以其居
古風之首。有志復古。姑存之。且太白所論夸大殊
過其實。其亦孔子所謂狂簡者歟。

蟾蜍薄音博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
沒。蟾蜍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
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華不實。天霜下去聲

嚴威沈歎終永久。感我涕霑衣。

按唐書。玄宗三皇后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
詆之。又以厭人求子事。覺帝自臨。劾廢后為廢人。
進册式。又為惠妃欲立為后。蕭士贇曰。此詩前四
句喻武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為所厭。或曰。君象月。后象金。廢
黜是為浮雲隔之。不得代明也。長門宮。漢武帝陳
皇后事。一后並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

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以激之也。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諲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引此以證。最為切當。桂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華而不實之語。天霜嚴威。謂帝自臨効也。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然。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蠛蠓生虎鶻。心育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龍庭。單于祭天之所。見班固燕然山銘。虎鶻。後漢輿服志云。虎賁羽林皆鶻冠。註云。鶻似雉而勇。以其聞不死。故用其尾飾武冠。漢書李廣守北平。匈奴號曰飛將軍。後以大將軍長史急責。遂自剄。百姓為之流涕。此詩必有為而作。未詳所指。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荅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
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此蓋討南詔時作也。南詔本烏蠻別種。有皮邏閣
者。開元中冊為雲南王。至其子閣羅鳳。因雲南太
守張虔罔激變舉兵反。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劔
南節度使討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解。不許。遂進
軍與戰。初敗績於瀘川。再大敗於西洱河。士卒死

者六萬人。國忠匿其敗狀。為叙戰功。復募兵往擊
人。聞雲南瘴癘。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
枷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哭聲振野。蕭
士贇曰。此太白深歎夫當國大臣不能如孟之贇
禹禹之佐。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敗之辱云。
秦皇按寶劔。赤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一作駕
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
倉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三齊要畧云。始皇作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巖之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左氏傳九扈氏為農正。註云。農棄九候鳥也。詳見蔡邕獨斷。○此詩蓋玄宗好神仙之事故。託言以諷之。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菜蔬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九勿切平竄湘源。虎口何媿變。女媧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夷羊。土神。商將亡。見於牧野。淮南子曰。夷羊在牧。藜王芻蕘。泉耳皆惡草也。女媧。屈原姊。以原剛直太過。嘗申戒之。嬋媛。眷戀牽係之貌。彭咸。殷賢大夫。諫紂不聽。自投水而死。以上並本楚辭。虎口見莊子盜跖篇。此蓋借以言比干諫死。是陷於虎口也。○自蟾蜍薄太清。至此五首。皆諷刺朝廷之詩。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受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為此輩嗤。

漢書東方朔傳云。初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年十三。與母以賣珠為事。出入主家。見其交好。因留侍內。至年十八而冠。號曰董君。一日上為太主置酒。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自引。董君綠幘傳鞞。再拜謁見。於是貴寵聞天下。年三十卒。與太主會葬于霸陵。是

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楊脩書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餘見楊雄傳。○此篇蓋見當時戚里驕縱踰制。儒者沉困下僚。故有所感。諷而作。大槩詞氣俊逸。直似鮑參軍者。特宮柳黃金枝。五字流麗。又墮梁陳矣。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弃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一作鵠舉。千里獨徘徊。

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願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耻。隗曰。王必欲致士。請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一說昭王築臺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之士。蕭士贇曰。太白素有高尚之志。豈出山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去聲

博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音導歎息空凄然。

白雪巴唱已見補註。張景陽詩。此感歎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也。

越客採明珠。搜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按劍魚目並已見補註。

綠羅紵葳蕤。綠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奈何天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頰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君子息已畢。賤妾將何為。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又
黃帝問廣成子治身之道。廣成子曰。彼物無窮。人
皆以為終。彼物無測。人皆以為極。余將去汝入無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蕭士贇曰。廣成子。古有道
之人。黃帝之師也。太白見世道如此。故託言之。將
為有道者之歸。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群鷄。刺感爭一餐。
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初。太白以賀知章之薦。召見金鑾殿。帝降輦步迎。
如見綺皓。賜食親為調羹。出入翰林。問以國政。其

見待遇如此。可謂結交青雲端矣。今既不合而去。亦安得不感歎之與。○以上七首皆在朝廷不得意。將放歸山之時所作。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去聲悲傷。而我竟何辜。遂去聲身金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麩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霓裳。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獄。衍

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又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支射傷折。許慎曰。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敬謹。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婦終不聽。女殺母以誣寡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云云。震風當作震雷。今承江淹書之謬而誤用耳。○太白在翰林。高力士以脫靴之耻。譖於貴妃。帝三欲命官。皆被沮止。遂詔令歸山。一云為同列所謗而黜。此篇殆放黜已後所作。故有遠身金殿之

歎然太白之事。自與燕臣庶女不同。援引太過。讀者詳之。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
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
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歎息將安歸。
周周已見補註阮嗣宗詩。○以上二首亦放黜已後流寓既久有所感歎而作。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化。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固如此。營々何所求。

夢蝶事見莊子書蓬萊水淺神仙傳麻姑云。接待
以來見東海二為東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
豈將復為陵陸乎。

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
寤寤綴道論。空籊閉幽情。騶虞不虛采。鸞鶴有時鳴。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能測沉冥。
漢書王貢龔鮑傳序云。蜀有嚴君平。脩身自保。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導之以善。裁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博物志言。天河與海通。有人齎糧乘浮槎而去。至一處。遙望宮中有織婦。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此是何處。荅曰。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還至蜀。歎而有弃世之心矣。

白鳩拂舞歌

觀太白樂府中。多有古辭可愛。如公無渡河一篇。其曰。波滔天。竟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稊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以至旁人不惜妻止之。

公無渡河苦渡之一節絕類漢魏它篇亦
或有之往々惜其首尾不稱故不得取今
擇其全篇純潔而不失性情之正者僅得
此耳。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隣霜
衣雪襟誠可珎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
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亦集作之今
從鄭夾深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關五德無司
系声樂府

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鸛鸚鵡貪而好殺鳳凰
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葭通作茄漢鏡歌朱鷺篇云鷺何食食茄下○此
篇言曰鳩有德之鳥故漢帝而刻形于杖以賜老
人若白鷺之外飾而內污與鷹鸛鸚鵡貪而好殺
者均為鳳凰之所弃蓋以警夫在朝之臣無德而
貪殘者使聖人在位必不容之亦可以見當時朝
廷任人之不當也

張曲江感遇詩二首

張九齡字子壽七歲知屬文開元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諫諍切直諤之有大臣節人呼為曲江公凡所推引皆正人為李林甫所忌遂罷相貶荊州長史卒謚文獻所為詩多雅淡此二篇尤得古風人之音格云

魚游樂深池鳥棲擇高枝嗟爾蜉蝣羽翮之亦何為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蕩揚朱子徒然泣路歧

子壽蓋見世道之難進有志莫申感歎而作是詩然語意令蓄似有不可得而盡言者宜潛玩之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獨不見耿耿意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漢上游女指君而言猶楚詞云美人也紫蘭蓋以

自况恐其遲暮而感歎不已豈於黜之後懷君而
作與故章末之意思欲隱去而未能徒為太息而
已

王右丞渭水田家一首

王維字摩詰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天寶之
亂為祿山所得不能死節然以詩名當世
或者稱其清雅有蕭散之趣今考其集中
大抵造語峭厲殊非古調其規模氣度亦

無有能過人者獨此篇稍平淡有趣姑錄
之且以見古作者之難得也

斜日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一作童倚杖候
荆葉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一作相
見語依依即此美閑逸悵然歌式微

儲御史詩三首

儲光義開元中及第歷官監察御史祿山
反任偽官賊平坐貶以死然工為詩有冲

張曲江感遇詩二首

張九齡字子壽七歲知屬文開元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諫諍切直諤之有大臣節人呼為曲江公凡所推引皆正人為李林甫所忌遂罷相貶荊州長史卒謚文獻所為詩多雅淡此二篇尤得古風人之音格云

魚游樂深池鳥棲擇高枝嗟爾蜉蝣羽翮之亦何為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蕩揚朱子徒然泣路歧

子壽蓋見世道之難進有志莫申感歎而作是詩然語意令蓄似有不可得而盡言者宜潛玩之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
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獨不見耿耿憶紫蘭
秀空躑躅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
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漢上游女指君而言猶楚詞云美人也紫蘭蓋以

自况恐其遲暮而感歎不已豈放黜之後懷君而
作與故章末之意思欲隱去而未能徒為太息而
已

王右丞渭水田家一首

王維字摩詰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天寶之
亂為祿山所得不能死節然以詩名當世
或者稱其清雅有蕭散之趣今考其集中
大抵造語峭厲殊非古調其規模氣度亦

無有能過人者獨此篇稍平淡有趣姑錄
之且以見古作者之難得也

斜日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一作童倚杖候
荆葉雜雜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一作相
見語依依即此美閑逸張然歌式微

儲御史詩三首

儲光義開元中及第歷官監察御史祿山
反任偽官賊平坐貶以死然工為詩有冲

淡之趣時人與王維並稱

田家雜興二首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同田復同道。
糗去九丘。糗四備。佈。救二反。糗拜二反。常共飯註。地孫曰。更抱忘此耕。
釋勞媿。彼風雨好。蟋蟀鳴空澤。鷓鴣傷秋草。日夕寒
風來。衣裳苦不早。

楚山高士。蓋必有所指。梁國遺老。則自謂也。糗熬
米麥。糗乾飯也。蟋蟀。鷓鴣。並見楚辭。末四句。蓋感

時傷己之詞。意味含蓄。可玩。

渾上。聲。坳。反。鉢。杯。本無象末。以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

能忘機。耕鑿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我蹲。鸞鶴

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為君駕。虹蜺

為君衣。西遊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渾坏猶言渾朴。謂上古之時。未路謂後世。寥廓言

高也。耕鑿蓋用堯時擊壤者之詞。對我蹲。傍我飛

者。正以我能忘機。而猛獸神鳥皆自馴也。格澤按

說文師子一名白澤。疑即此也。○此篇感世道之不古。託為仙人相勸之辭。以為宜高舉而遠遁也。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四隣競豐屋。我獨好卑室。窈窕高臺中。時聞撫清瑟。狂飈動地起。拔木乃邪一。相顧始知愁。中心憂且慄。蚩蚩命子弟。恨不居高秩。日入賓徒歸。清晨冠蓋出。中庭有奇樹。榮早衰復疾。此道猶不知。微言安可述。此篇有山之義。大槩喻朝廷。雖尊榮而禍變不測。

何乃無知之徒。猶貪富貴而不顧畏耶。其意切矣。按此題與王維同作。二人俱為祿山偽官。徒能諷人而不自警。勅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特以其詩有魏晉風格。故錄之。

選詩續編卷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續編一卷

唐詩二

杜工部詩三十七首

杜甫開元末下第遊齊趙。天寶中獻三賦。授右衛率府曹曹。遭祿山亂。陷賊中。已走。謁肅宗。拜左拾遺。尋以直言失官。流離秦蜀間。後依劔南節度使嚴武。表為參謀。檢

上虞劉履校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校工部員外郎。幾受害。旋客荆楚。竟以寓
卒。其涉歷艱虞。無所不備。故其為詩。往往
憂國傷時。陳事切實。世號詩史。况又學博
才贍。兼得古今體裁。元稹稱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今取其古體錄之。而篇數倍
於諸家馬。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境土。開邊一何多。弃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交河在伊州七百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纜頭。手中檣反。了青絲。捷下去萬仞岡。俯身
試搃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一作
語一作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
當速朽。

鳴咽水。所謂隴頭水也。○論者謂子美古詩學建
安是矣。然未免有時而離去。如此篇水亦刃傷手。
欲輕腸斷聲兩語。已微露痕迹而未甚相遠。讀者
詳之。

送徒既有長。長兩反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訣絕。不復同
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劉須溪曰用語亦或自作語皆可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

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去聲。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
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
攀。

單于寇我邊。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戶郎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志四海安可辭困窮
鬪爭謂爭功者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占去声諸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上列酒
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占募已見補注鮑照詩具鉤吳王劍名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々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媸
霍去病漢武帝時為嫫媸校尉後為票騎將軍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衆。日收胡馬羣。擔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糧糈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輿臺立賤臣。左氏傳云。皂臣輿。臣隸。臣僚。二
臣僕。二臣臺。主將謂安祿山時。兼領范陽河東等

三鎮日益驕恣。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空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去聲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
孫。

此言祿山既反。軍中不欲從逆而逃歸者。○出塞本漢樂府橫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仲宣從軍詩。即其體也。按仲宣詩五首。不過頌美其主將曹

公戰伐之功。詞氣卑誦。無足觀者。若此前後諸篇。則極叙其征夫離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策畫之態。併與其目前所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見夫主將位崇而氣驕。朝廷賞費之過厚。是以或刺或閔。可憤可傷。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突過黃初而已哉。

潼關吏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

潼關與賊戰于桃林。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脩阨險。此詩蓋子美歸京時過此有感而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脩關還備胡。要_同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文人視要處。窄狹客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

寄

草草勞瘁兒詩云勞人草草格列木為柵所以戰
鬪者柝林潼關地名

石壕吏

石壕蔡夢弼曰屬邠州宜保縣昔大王築
城壕於此以禦北狄或云陝東城即石峭
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投人叶如延反老翁踰墻走老婦出

門看

叶丘反

吏呼

去聲

一何怒

婦啼

一何苦

叶去聲

聽婦前

致詞

三男

鄴城戍

一男

附書至

二男

新戰死

存者且

偷生

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

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

急

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

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

投謂託宿也

語聲絕則老婦已從吏去可知故天

明子美獨與老翁別耳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

投謂託宿也

語聲絕則老婦已從吏去可知故天

明子美獨與老翁別耳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明子美獨與老翁別耳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此詩唯投人及更無人

兩語雖若鄙淺。然不害其終篇之美。且與新安篇肥男瘦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絕遠者。自不侔矣。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弃路傍。結髮為妻子。當作夫妻。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大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

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戶即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禮女嫁三月。廟見始成婦。今暮婚晨別。故曰未分明。夫之父曰嫜。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
熟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時。遲迴竟長歎。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肅宗乾元初。命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
鄴城。三年。王師潰。時史思明殺慶緒。轉寇河南河
北。故杏園土門皆嚴備以待。蔡夏弼曰。二處皆長
安地。去京城七十里。○愚按三吏三別。似出一時
之筆。若此篇牙齒存骨髓乾兩語。亦與眼枯見骨
同一鄙俚。借使建安樂府中容或有之。終非雅韻。
特以其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數篇用意
太迫切而乏簡遠之度。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

不厭譬若書典謨之後而有殷盤周誥。蓋至此時
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令知我至。名令習鼓鼙。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藜。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佳皆夾哈四韻古
並通支下放此

朱光徹

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兩降不
濡物。良由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
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

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
眈然真觀初難與數子偕

中街謂黃道也。冗散也。光武詔云流冗道路。幽薊屬范陽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使。是時反。蹈河北諸郡。結末思真觀諸子。以見朝廷之無人材也。二歎必一時所作。惟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兩語不類。然篇中微意正在於此。不可無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熱熱互相望。
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北城悲笳發。鶴鶴鳴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遣興九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絡。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驛弓金瓜鏑。白馬蹴微雪。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秦將白起長陵人。頭小而銳。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々蕭京地。今為時所憐。
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
堤。此言諸舊尹之為宰輔者。尚皆無恙。唯蕭至忠

託附太平公主權勢。以事被誅。為可憐也。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拍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戶郎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

山岡

吳志諸葛恪傳。孫峻殺恪。以韋席裹其身。投於長
陵。石子岡。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
仰視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丈夫貴壯健慘減非朱顏

成臯洛陽地名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隨邊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二軍同晏眠
廉頗趙之良將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
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為謀
馬邑唐羈縻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降虜謂回紇

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也。鄴中事時。西京雖收復。而祿山之子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不克。而潰茅土。謂受封侯土也。載驅小雅皇。者華之詞。蓋刺朝廷不能遣使以咨訪之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泣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二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嬴賈獲利邪。嬴見西京賦。謂相欺取而有餘利也。十六相舜。所舉八元八凱也。見左氏傳。商鞅相秦。廢井田。開阡陌。專務利國。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材。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此篇蓋以諷肅宗。雖曰中興。情無駕馭英豪之策。
如光武之能用寇鄧耿賈也。○昌黎韓文公有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愚按二公詩雖齊名。而
趣各不同。蓋太白出於天資。子美得於學問。太白
志尚縱橫。時有俠氣。子美抱負經濟。自比稷契。觀
此述古三篇。則子美胸中所蘊。槩可見矣。此其學
問之功。有不容掩者。豈太白豈能企及哉。然則學

詩者不可徒恃其才美。固當遜志而有得也。

赤谷

此下係秦蜀紀行。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巖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迴。煙火無由追。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未為高人嗤。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沂泐增波瀾。
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負。未敢辭路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又啼。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採羨箭。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兵亂所在。祿山之亂
所領皆漁陽突騎。

成都府

翳之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
魯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
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悲傷。

續編卷二
杜倫可曰。乘榆之景。理無遠照。以喻明皇以太上
皇居西內也。初月衆星。喻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
明之後尚在也。

續編二卷終

選詩續編卷第三

唐詩三

韋蘇州詩十八首

韋應物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累遷祿陽令以疾辭歸尋除尚書員外郎出為滁州刺史擢左司郎中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

上虞劉履校選

專工為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擬古五首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難。
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
驅車背鄉國。朔風捲行跡。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
憂懽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右擬行行重行行

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知凌霜葉。歲暮鵲顏色。
折桑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右擬庭中有奇樹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
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
碧草生舊跡。綠琴歇芳聲。思將竟夢懽。反側寐不成。
擊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側。不知雙涕零。

續編卷三
右擬凜々歲云暮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情。託此傳幽音。
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比古詩缺二句。然即止此意亦自足。

右擬客從遠方來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
芳樹正妍鬱。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
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右擬明月何皎皎

蒼山曾原嘗曰。擬詩如學畫。當識家數。要先得其
筆意。運規製於胸中。然後下筆。乃可。若展畫臨貌。
雖似亦下矣。前人擬古。既用其意。又用其字。是盜
之也。非擬也。此論最為切當。愚按晉人如張孟陽。
陸士衡。皆不免坐此矣。獨陶靖節。脫去繩墨。直寫
所蘊。可謂度越前古矣。今應物所擬。亦能不規二
模倣。如自成一家語者。斯為可尚。若夫格韻高下。

係乎世降之遠近茲不暇論

雜體三首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暉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
五字近野南金既雕錯。鞶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
媸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
歎息。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音古人鐸。能使大樂
諧。叶弦反鏗鏘發宮徵。止音洛和樂。蠻其哀。叶於反人神既

昭享。鳳鳥亦下。去聲來。叶音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

叶堅反夷。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
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復存。

効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叶胡反物情有如此。寒暑共
奈何。撥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叶居反盡醉茅簷下。一
生豈在多。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高陵三原並京地府縣名。今三原屬耀州。按沈作喆所撰應物傳云。應物嘗為京地功

曹攝高陵令

直方難為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間。
兵凶久相踐。徭役豈得閑。促戚下吁哀。寬政身致患。
還音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與

寄盧庚一作庚

悠悠遠離別。分去聲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
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叶音完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歎。
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
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為去聲懽。

此篇客居廣陵時作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李益字君虞。以侍御史佐司徒劉濟鎮幽

州時應物為尚書郎作詩送之。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

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並去聲軍契闊晚相遇草滅遽

離群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

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

功勲無言羽書急坐闕相思文

寄大梁諸友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

燕譚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為風水便但見山川馳

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渺一作念

還期相敦在勳事海內方勞師

此將赴滁州途中作南譙即滁州也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水部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徒令去京國羈旅當歲寒

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離別酸

私宴席云罷還齋夜方闌遂字沉空幙孤燭照床單

應同茲夜念寧忘故歲權川塗恍惚邈涕下一闌干

寄暢當

自註云聞以子弟被各從軍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藉藉動京關
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揮腰間
昔為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日還
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寇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守遠郡虎豹滿西京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涕忽沾纒
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
鳥鳴田野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已上三首並滁州作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
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
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懽體自輕。意欲凌風翔。
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
此篇在蘇州時作。篇首兩語。即據目前寫出。而牧
守氣象可見。俯飲仰聆一聯。正合題意。亦可謂樂而
不淫者矣。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禘恒秩。柔遠及斯人。
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

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徒罄周旋禮。愧無海陸珍。
庭中九劍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
單醪昔所感。大醖况同欣。願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
韓文公詩十首

韓愈貞元中為監察御史。貶山陽令。元和
初由河南令貶封溪尉。及遷刑部侍郎。上
佛骨表。貶潮州刺史。後歷國子祭酒。兵部
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復為吏部

卒謚曰文論者謂其以文為詩故其詞多
奇勁雄壯而少冲淡然不知其於古作殆
有非冲淡者可得而及也

琴操四首

琴操者本古詩之流弦歌之詞也文公擬
作十操最為簡古此晦菴朱子所謂博而
能約者朱子既以將歸龜山拘幽殘形四
篇為近楚詞取入後語矣且謂其不取者

詩也非弃之也今所錄四首格韻高深觀
者當不以唐諸詩人槩論可也

○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孔衍琴操云孔子歷聘諸侯不能任自衛
反魯隱谷中見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
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
鼓之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

曷為其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齋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覲。齋麥之茂。齋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貿貿字通作瞽。陰昏不明之貌。舊註云。言我如齋麥之茂。當雪霜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也。子如不傷。我無自貶。以見子之義。○朱子嘗為韓文作考異。情乎不暇。註釋其義。尚使奇詞與旨昧于千載之下。如此篇有三傷字。正與顯下傷

不逢時相應。若以子如不傷。係於它人。則不唯前後文勢不屬。而命題之本意亦踈緩矣。况又以齋麥自比。而遺其蘭。尤為未然。愚謂首言不採何傷者。喻君子固當不為困窮改節也。然聖人與天合德。今天之運行。豈為徒然。蓋有以發育萬物而成四時之功。顧我周流四方。既久而道不行。亦安得而不傷哉。夫道既不行。老而益衰。正猶蘭香過時不採。漸至萎瘁。故又指蘭而言曰。當雪霜之時。見

齊來之茂子寧不傷乎。子如不傷則我必不見爾而有感也。蓋齊麥之茂者譬諸小人不審時而進乃其稟性之固然也。而君子之傷正由君子遭世變而守困窮有不容不傷者耳。其反復悼歎之意不亦深哉。

越裳操周公作

越裳國名在交趾之南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雨之施物以孳

音茲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

叶斯反其

艱其勤以有疆土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

叶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叶荒于門叶孰治于田叶

反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孫泐聽曰言豈有荒于門而能治於田者豈必四海既均而後越裳是臣也均平治也

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

太王居邠事見孟子

我家于幽自我先公伊我承序一作縮敢有不同今秋
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音阻我
往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

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去聲兒飢何
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呼反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

無母憐兒寧不悲

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皆情有所不能自已此
篇詞氣痛恨誠足感動人者使吉甫聞此尚安忍
而不顧也耶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
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有
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

叶音

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叶民反門外唯有吏
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
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
問起居父母不懺懺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
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
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
悲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
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害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誰與儔

此篇當在漢魏樂府之列小學書載此末句亦有
將字今從本集蓋前一將字疑詞也至此則不復

疑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二章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
年不見兮使我生一作心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
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如字。或曰當與去字並叶。上聲。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旃反。縉魚于淵。我徂京師。不遠其一作還旋音。此詩可見其心慈愛惻怛。當與祭老成文同觀。

古風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感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一作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音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

我飲食

失叶音

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東蜀樊汝霖曰。安史之後。方鎮相望。地大兵驕。不廷不貢。往往皆是。觀此詩意。當在德宗之世作。

馬厭穀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音土。彼文繡兮。士無袒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此言君子能守困窮。不易常度。鄙夫得志。驕奢而不自

虞一失志則由奢入儉難故深為之嗟嘆也

青青水中蒲 三章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此詩不知何為而作。詞格雖若類晉曲之子夜前
溪等歌。然其氣韻優游深渾。去漢魏自不相遠。非
晉曲淫豔者比。唐人以樂府名家者。亦皆下此矣。

鳴鴈

嗷嗷鳴鴈。鳴且悲。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誠所
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
不肥。徘徊反顧。群侶違。哀鳴欲下。去洲渚。非江南水
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閉飛靜集。鳴相和。遠憂
懷。思性匪它。湯河反凌風一舉。君謂何

文公脫汴州之亂。往徐州。依張建封。居符離。睢水
上。既踰年。鬱鬱不得志。將辭去。故作是詩。詳見與

孟東野書

續編三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選詩續編卷第四

唐詩四

柳州詩四首

柳宗元。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時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引納禁近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以卒。世評其詩。發

上虞劉履校選

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與韋應物並稱。宜矣。然必較其等差。則子厚之務求工。緻。乃不若韋之蕭散自然者也。

唐鏡歌鼓吹曲獸之窮

并序

鼓吹鏡歌。本漢軍樂也。子厚為唐作十二曲。以紀高祖太宗功德之盛。按唐史不載。疑子厚私作而未嘗用奏於朝廷。然皆不失為古調。但其詞太嚴密。氣亦促迫而乏。

優游之韻。其亦朱子所謂有意於求似者。唯此一篇。詞義若差勝云。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橐弓。弭矢箛。

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贄韻書無此字。或云即周禮

試字。與暴同。猛虔慄慄。靡以尺組。噉以秩。黎之陽。土茫茫。

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叶平聲驅豺兕。授我疆。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
積霧香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卽席莫與同。
若人抱奇音。朱弦絀枯桐。清商激西灝。泛灑凌長空。
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閔大樸。聾俗何由聰。

界圍巖水簾

界圍巖在永州。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懸泉聚成簾。羅注無時休。

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岩幽。丹霞冠其顛。想像凌虛遊。
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岳前旒。
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綬囚。
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行本作催
行舟。

丹丘。神仙所居之處。楚詞云。仍羽人於丹丘。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簫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竟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
索莫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初秋篇首兩語頗新巧猶未失為沈謝此獨遊亭
午時一句自是唐韻讀者當自識之。

張司業離怨一首

張籍貞元中及第官至國子司業工為樂府詞昌黎韓文公稱其學古淡者是也蓋

唐人之上詩於此為止矣。

切切重

去聲

切切秋風

桂枝折

音人

當少年

家我當少

年別念君非征役

一作行

年年長遠望
空身其獨沒高

堂有舅姑山川豈悠遠行人自不返

或言籍樂府古淡昌黎既許之宜其可取者多矣

愚謂古人製作自有體格雖或因時高下其氣韻

亦不相遠此難以言語形容在識者自能心領意

會也今觀籍所作詞雖古淡音調則唐而已獨此

離怨一篇庶幾近之。餘皆似是而實非。大抵貞元以後稱學古者類如此。夫唐以詩名世者無慮三百家。而欲求古作之純全合乎風雅之遺響者。何其不易得也。嗚呼。世降風移。一至于此也夫。

宋詩

王荊公詩二首

荊國王文公安石。神宗朝位宰相。其經術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法。詩宗杜

少陵。間有古體。惜乎不多得也。

雲之祁祁答董傳一作傳

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嘗在鳳翔與東坡蘇公友善。按東坡集有和傳留別詩。言其貧且未第。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及魏公舉之而傳已卒。

雲之祁祁。或雨去聲下同于淵。苗之翹翹。或槁于田。雲之

祁祁或雨于野。有槁于田。豈不自我。奮兮其墜。其在西郊。匪我為之。我歌且謠。蔚兮其復。叶筆力反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德。

祁祁舒徐。鳧奮蔚亦雲興之。鳧西郊。盖用易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意。○此詩四章。首章喻朝廷怠澤。施或不當。則士之困窮于下。宜也。次章言施得其所。而猶困窮焉者。豈不由我之才力不足。振起之歟。三章則言雲興不雨。澤施未光。則又非

我之力所得為矣。末章乃言歛迹不施而屯。其膏澤當此之時。我但歌謠自適。維以育德而已。此盖勉其自守。以盡夫固窮之義也。荆公四言。又有新田詩。亦不失為古作。但不及此篇之簡潔深婉。故不錄爾。

雲山詩送孫正之

按荆公送正之序云。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能行古道。又善為古文。其兄之官於

温將奉其親以從故。此詩亦必一時所作。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予相諧嬉。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蒲旗。予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

此詩詞調近古而意思間淡。較之宋諸家語似亦未有能過之者。故錄之。

朱文公詩七首

晦菴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著書立言。上與濂洛諸公繼絕。學之統矣。其於吟詠情性。亦必取則於古之作者。嘗言三百篇性情之本。學詩而不本於此。則亦淺矣。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趣。又曰。選詩及韋蘇州詩。固當熟觀。更須讀語孟以探其本。今觀先生所為詩。大槩出入陶韋之間。至義理精微。

處則皆本於六經四書者。又豈他人所能
窺測哉。

述懷

夙尚本林藪。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
効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力。詎敢論居卑。
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播笞。
撫己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此蓋初就仕同安主簿時。已知道不可行而將隱

也。

古意

流絲附樸檉。佳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
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為。
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邁。但惜芳華姿。
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盛年不再至。已矣不復疑。
樸檉。小木也。此詩蓋託言。雖有明君。不得親遇。而
歎夫道終不可行也。已。

社後一日作

聖作重品節等殺

所介反

古所詳里有祭社稷僭差遂

無章王綱諒已隳精意尚不忘尚論千載前簡編有遺芳侃侃陳孺子恂恂萬春鄉敬恭事耆老禱饗謹田祭悠悠我里居歲事存一作有故常向來諸老翁敦厖亦端莊交神庶或享與物同樂康今我胡不樂悵然下頽岡古人不可見今人自猖狂

秦社僭差按祭法天子為民立太社自立王社諸

侯為民立國社自立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氏曰大夫不得特立社與庶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古者立社之法其詳如此秦罷封建改侯國為郡縣里社雖存而無上下之等殺是古法之壞自秦始也章法也陳平宰社事見漢書平所居陽武縣戶牖鄉今言萬春未詳或恐別是一事此詩蓋感歎世道愈降而民俗之不古若也

感事有歎

榮華難久恃。代謝安可量。宿昔堂上飲。今歸荒草鄉。
高臺一以傾。總帳施空房。繁弦既闕奏。緩舞亦輟行。
桃李自妍華。春風自飄揚。戀幄靡遺思。更聲衣有餘。
芳身徂名亦滅。事往恨空長。寄語繁華子。古今同一傷。

此必有為而言。然當時恃勢驕奢之人。往往有之。不必考其誰何也。

遊密菴

弱齡慕丘壑。茲山屢遊盤。朝隴青冥外。暮陟浮雲端。
晴嵐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歲月如飛翰。
中年塵務牽。引胆空長歎。曠歲一登歷。心期殊未闌。
矧此親交集。笑談有餘歡。結架迫巒磻。徒倚臨奔湍。
共惜前古秘。今為後來觀。落景麗雲木。回風馥秋蘭。
林昏景益佳。悵然撫歸鞍。諒哉故山好。莫遣茲盟寒。

將遊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擇幽棲。塞蘿結茅屋。疏泉下去聲石澗。匹備反種樹
蒲煙谷。時登北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逶迤。罔
遠重複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遊侶。或已
在鬼錄。暄風悟新陽。一雨欣敷綠。明發君莫遲。幽期
我當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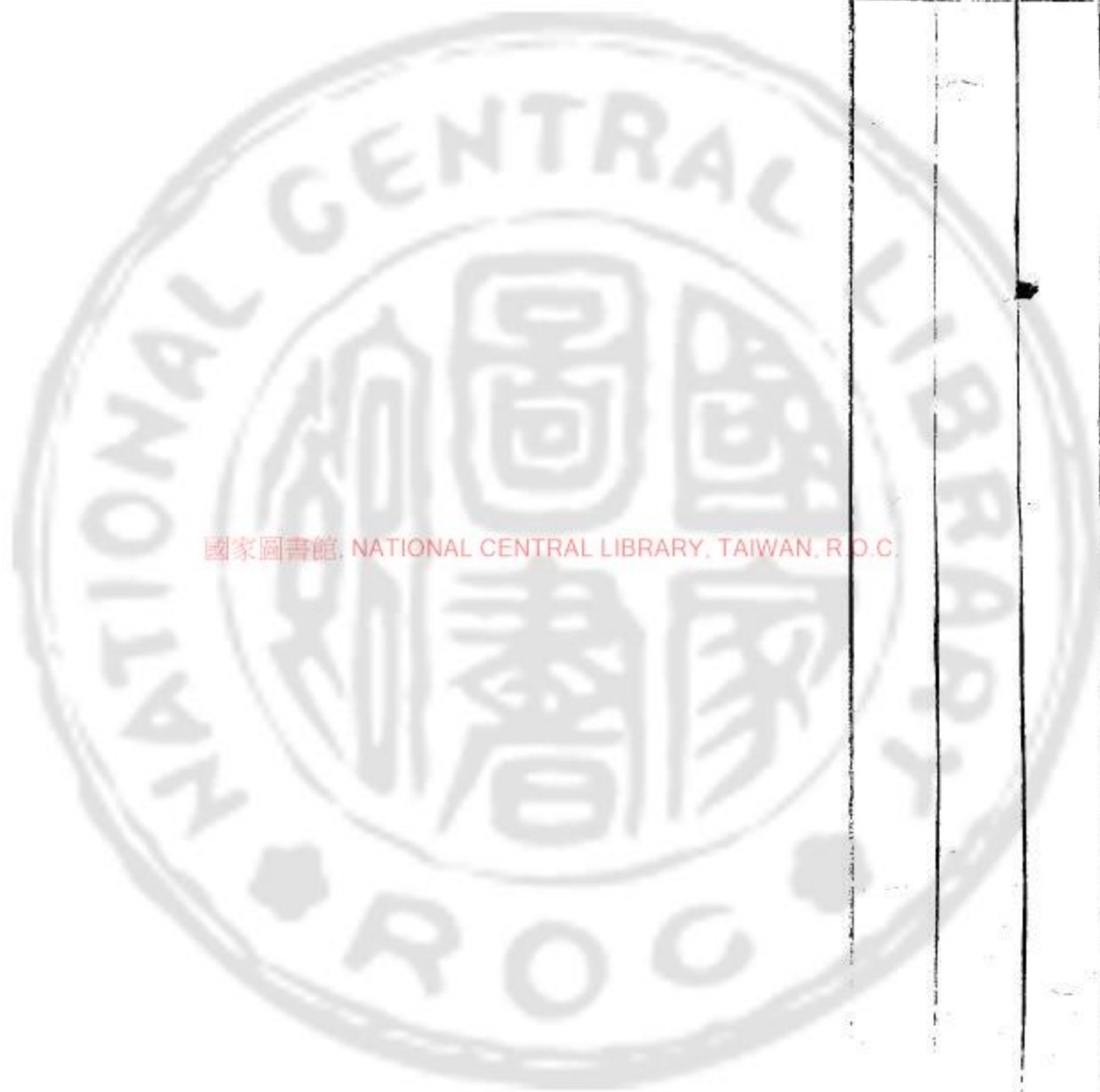
澗壘石滴水溢而有聲之處。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
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

而有言云。

神仙洞玄鑒。好惡並去聲。雀巢猶云。何及自誑。閔默還
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
泉幽。朋來自茲始。羣陰翫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
吾輟。

誑欺也。一寸光。即所謂明德。此篇當與感興詩通
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編四卷終

感興詩通序

孔子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命民彝。有關於世變也。子朱子感興詩。兼之矣。明道統。斥異端。正人心。黜末學。一千二百六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聖賢萬古之心。古今萬事之變。備焉。使擊壤翁早得見之。安得謂刪後果無詩哉。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與中庸合。朱子分中庸為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

不合者。惟恐後之註其詩者未必能如朱子之註中
庸耳。然由此十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
為行遠升高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新安後學胡
炳文序。

朱平仲曰。胡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婺源人。其所著述之書皆名曰通感興詩註。中所謂通曰者。即是也。

感興詩通凡例

一所引諸家姓氏

番陽程氏時登登庸

楊氏庸成

真氏德秀希元

建安徐氏幾子與進齋

番陽余氏伯符子鄒思齋

胡氏次嶽濟昂

長樂潘氏樞之瓜山

建安蔡氏模仲覺覺軒

詹氏景辰

黃氏伯暘

新安胡氏升潛夫愚齋

餘學先号梅岩

所引諸家但以詩之先後為次不以人之先後為次。

一細註並依梅岩本引余氏。

一梅岩本引四家為集註今增廣共十家。

一總論分作五節從潘氏但潘氏以第八首為第

三節之始今以為第二節之終。

選詩續編卷第五

新安 胡炳文 仲虎通

上虞 劉履 坦之補註

新安 金德玕 仁本輯錄

朱文公感興詩二十首 并序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子昂姓陳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年十八未知書他日入鄉校

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奉進士言山陵事武后喜之其後擢右拾遺為感遇詩三十八首王適曰是必為

海內文宗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沙空青金膏水碧

丹沙生符陵山谷。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雋山有銅象。銅精熏

則生其腹中空。金膏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水碧

山海經。取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饜。方士煉玉

液。陵波宋水碧也。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

四者皆仙藥也。竒寶欲效其體。作數十篇。願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

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

以為高也。如曰。曷見玄真子。觀世玉壺中。如曰。古之

溪無垢。如曰。西方金仙子。崇。齋居無事。偶書所見

義乃無名。所言仙佛皆此類也。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

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妙。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

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第一首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太玄經曰。昆侖旁礴。幽註

礴。地之形也。礴。與魄通。

通曰。昆胡昆切。讀作崑崙之崑者非。

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前昆音渾

詹氏曰。昆侖旁礴。以對待實體而言。陰陽寒暑以

流行實用而言。梅巖胡氏曰：前二句言天地之形，後二句言天地之氣。形則兩相配合，以對待言氣，則兩相禪代，以流行言。

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徐氏曰：伏羲契先天之易，不待窺見馬圖，而剛柔之列，奇耦之數，尊卑之等，貴賤之位，所謂人文者，已粲然矣。不但有取於河圖，特因河圖之出，遂布奇耦以成八卦爾。程子謂縱河圖不出，伏羲也，須

畫卦通曰：人文之道也。詩意謂伏羲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人之道已昭著矣。蓋天地人之道，皆以兩而成文者也。不待窺河圖奇耦之數，而後知其為文也。他註以為文字之文者，非是。

渾然一

理貫昭晰非象罔

莊子黃帝游赤水遺玄珠使象罔索得之楊氏曰象

罔不明也此蓋借用

胡氏升曰：理無迹可見，氣之分為陰陽者皆有迹可見也。教人之序必自可見者言之，故自對待流

行而後及於渾然也

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拍掌

珍重贊美之辭無極翁周子也

蔡氏曰易有太極周子即推無極而太極是生兩儀周子即推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不謂之重指掌乎潘氏曰天地不同形陰陽不同位寒暑不同時八卦不同位而太極一理默有以貫乎其中昭然著見非見於彷彿象罔間也伏羲去世既遠太極之理不明久矣非濂溪作太極圖以示人

天下後世何由知之通曰理之粲然者謂之人文理之渾然者謂之太極非有二理也

補註

昆侖言天形之圓轉旁礴謂地勢之廣被馬

圖即滎河龍馬負圖而出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者也人文謂兩儀四象支分交錯成八卦以備三才者說見朱子原象贊象罔猶言不分曉語出莊子無極翁指濂溪周子也○此篇論太極一貫之理也言天地設位以見太極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

迭運以見太極之用所以行。蓋無往而非太極也。伏羲古之神聖。仰觀俯察。默契其妙。有不待河之出圖。而所謂人文者。固已灼見於畫卦之前矣。且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渾然融貫。本自昭著。但聖遠言湮。而於無聲無臭之中。有未易以窺測者。今乃感荷周子作為圖說。以示我人。使獲見其如此之明而無疑也。○余子節曰。伏羲作易。自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大極。而孔子

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無極二字。乃周子不繇師傳。默體道妙。立為名義者。如是。故朱子於其圖說釋之。詳已。而復於此特舉。是以名稱之。不亦宜哉。

第二首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淮南子九州外有八澤。澤外有八紘。註猶八極也。通曰。詩言陰陽之氣。升非遽升。以漸而升。降非遽降。以漸而降。故謂之化。

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蔡氏曰。朱子言太極陰陽之妙。推之於前。不見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終之離。然則周子謂動而生陽。亦只就動處說。畢竟動前又自是靜。

至理諒斯存。萬古與今同。

絃音宏 萬古亦萬世

蔡氏引朱子云。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

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陰陽之內也。余氏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二者相依而未嘗相離也。陰陽有升降。太極亦與之有升降。陰陽無始終。太極亦與之無始終。此所以萬古與今同。

誰言混沌死。幻語驚青龍。

莊子。南海帝曰。儻比海帝。曰。忽。中央帝曰。混沌。儻與

忽。曰。人有七竅。此獨無有。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注云。混沌。清濁未分也。

潘氏曰。至理太極之實理也。斯指陰陽言之。言太極之理。藏乎陰陽之中。無頃刻相離。萬古至今未

嘗或異。老莊之徒謂太極獨居混沌之先。天地既判。太極已分裂破碎。不復全矣。梅岩胡氏曰。此篇即陰陽無停機一語申言之也。

補註 八絃。淮南子謂九州之外有八蠻。八蠻之外有八紘。斯者指陰陽升降而言。混沌。元氣未判之稱。混沌死。亦見莊子書。幻。恠妄也。○此言太極之實理。與陰陽氣化。亘萬古而無終窮也。其曰前瞻無始。後際無終者。即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及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無理則無所本。理無氣則無所寓。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故陰陽之升降無時休息。而太極之妙用亦無往而不在也。彼謂混沌死者。其意以爲天地既判。元氣分裂。則所謂太極者亦破碎而不復全。此驚世駭俗之論。其不足信也明矣。

第三首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吾衡氣機也

胡氏升曰此心未動之時鬼神不能窺其際及其感物而動則為氣所使或存或亡如有出入也蓋人心本不可以出入言其出入者氣也楊氏曰氣之所使疾如發機心之出入每乘其機余氏曰心譬人氣譬馬人所以乘馬者也心者本然之妙氣者所乘之機也陳安卿曰心是箇活物常變動心

之動是乘氣動又曰心之活處是理因氣成便會活靈處是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人須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為此身之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政得此詩之旨

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在子人心自下而進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居也

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

潘氏曰凝冰焦火者志不能率氣而為忿怒所移

真懼所動。故逆境之來。怒氣乘之。薰心烈。實不火。而熱。患難臨前。真懼消沮。不冰而寒。苟在我者。無以制而御之。必肆其凶悖。而過於沮喪矣。淵淪天飛者。此心外馳。神不留形。營不載魄。或飛揚九天之上。或沉淪九淵之下。苟非在我者。操而存之。不流於放逸。則溺於沉澗。有淪飛之患矣。

至人秉元化。莊子不離於真謂至人。子昂詩信與元化并秉元化者。把握造化之柄也。動靜體無違。如易君子之體。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見

子神光燭九垓。相如文。上揚九垓。註。垓重也。玄思徹萬微。塵編今

寥落歎息將安歸。川作澤。思去聲。輝作輝。

蔡氏撰曰。至人秉持元化。一動一靜之間。皆體此理而無違。方其靜也。寂然不動。如珠之藏。玉之韞。及其動也。感而遂通。神光燭乎九垓之遠。玄思徹乎萬理之微。但聖人心法不傳。其載於塵編者。今又間斷寂寥。無有能識之者。然則安歸乎。惟有嘆息。梅巖胡氏曰。常人心命於氣。至人氣命於

心通曰。人心如不測以下。兼聖人衆人之心言。凝
冰以下。專言衆人之心。至人以下。專言聖人之心。
補註機者發動所由之處。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語
本莊子。元化。即書所言上帝降衷。劉康公所謂受
天地之中以生者。長樂潘柄以為吾心之太極是
也。九垓已見補註郭景純詩。○此言人心不測。乘
氣而動。苟無道以主之。則恐懼所迫。不冰而寒。忿
懷之來。不火而熱。甚而至於淵沉天飛。有不可繫

者矣。唯聖人為能精一執中。故其動靜之際。不踰
矩度。存諸中而應乎外。觸處洞然。莫非此心之妙。
然自聖人不作。心學無傳。簡冊雖存。今人無有能
究之者。而寥落殆甚。是以人心之失愈遠。而歎其
將無所歸也。

第四首

靜觀靈臺妙。靈臺出莊子。註云。心也。

揚氏庸成曰。心以靈臺名者。謂其為神明所舍。有

以天君名者。謂其居中為耳目鼻口四支之主也。

萬化從此出。陰符經曰萬化生于心。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陶潛云。既自厚味紛朶。願厚味字出國語。朶字出易。妍姿坐傾

國。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再願傾人國。崩奔不自悟。杜詩水冠南渡多崩奔。詳蒼黃

貌。馳騫靡終畢。

潘氏曰。此言心為形役之事。蔡氏曰。朶垂也。朶

頃欲飲食之貌。直騫曰馳。亂騫曰驚。言心為形役

溺於飲食男女。徐氏曰。厚味可嗜。不以及願為

耻。妍姿可好。不以傾國為悔。崩摧奔放於人欲橫

流之中。而不悟其非。終身顛倒。馳騫而無終畢之

時也。

君看穆天子萬里寫轍跡。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左。昭十二年。吉尹子革告楚靈王曰。昔穆王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琴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正王心。云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韓文。徐偃王。稱王。得八龍之騎。西遊。志歸。四方諸侯爭

辯者。無所質正。贊王帛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穆王恐。命造父御而歸。偃王遂走失國。劉越石表。宸極失御

潘氏曰。此言心為形役之人。蔡氏曰。借此喻人

心之馳騁流蕩。若不止則心失主宰。物欲反據而為之主矣。此六義之比。通曰。吾心為神明之舍。故曰靈臺。君位如北極之尊。故曰宸極。夫宸極者。穆天子之宸極也。而使徐方據之可乎。靈臺者。我之靈臺也。而使外物據之可乎。蔡氏以為猶諸之有比是也。祈招之招音韶

補註靈臺即人心也。以其神明之所舍。故以為名。朶垂也。頤口旁也。朶頤欲食之兒語。見周易祈招詩。已

見補遺。徐方。徐偃王之國也。按韓文公記偃王廟云。穆王西遊。忘歸。四方諸侯有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宸極。謂帝居也。○此承上篇之言。人心不測。以終歎息安歸之義。首言靈臺之妙。萬化之所從出者。即書所云道心之謂。惟其不能精一執中。反為人心所役。乃縱飲食男女之欲。甚至崩奔馳騁。如穆王之幾喪天下者。為害甚大。可不顧念之。與

章首靜觀二字實一篇之旨要。蓋不能靜觀則無以知此心之妙。而所謂自蕪穢不自悟者。皆由於此。讀者不可以其易而忽之。

總論第一首至第四首

通曰。子朱子嘗論大學曰。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余以為為感興詩亦然。解者折之入於至細。未能合之盡其至大。余故析之又合之。一二首是論道為太極。三四首是論心為

太極。一。首言陰陽在太極中。故曰渾然一理貫二。首言太極在陰陽中。故曰至理諒斯存。太極之理合萬為一。故曰一理。太極之理不可復加。故曰至理。一。首是明吾道之正統。二。首是闢異端之邪說。蓋伏羲仰觀俯察而為陰陽二畫。開萬世斯文之一。初。伏羲一太極也。伏羲文王周公不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聖遠言湮。孰開我人。周子又一太極也。自開闢以後。伏羲為

斯文之一初而夫子集大成自秦漢而後無極翁
又為斯文之一初而朱子集大成此詩自伏羲說
到周子道統之傳自源祖流故愚以為明吾道之
正統者此也象罔與混沌出莊子老子亦曰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蓋以混沌未分為太極先天地而
生而不知陰陽未分統體一太極也陰陽既分各
具一太極也且復有混沌死之說太極之理無時
不存無物不有死之一字殊為可哭愚以為闢異

端之邪說者此也三首四首皆說人心之太極又
須看前兩首言理三首言氣四首言形聖人之心
雖乘氣而動而常主之以靜衆人之心為形所役
而常失之於動第三首所謂凝水淵淪者人心靜
而無動者也所謂焦火天飛者人心動而無靜者
也聖人之心動靜無違珠藏玉韞靜也而川媚山
輝有動者寓蓋靜而無靜者也神光上燭九垓動
也而玄思徹乎萬微有靜者存蓋動而無動者也

靜而無動動而無靜者物也衆人之心也靜而無
靜動而無動者神也聖人之心也第四首謂衆人之
心不動於飲食之欲則動於男女之欲竟無一息
靜時矣夫飲食人之常事不悟而至於過侈以傷
生男女人之大倫不悟而至於淫欲以伐性如穆
天子天下之主也不悟於祈招之詩則為徐方所
據而穆天子不能為主矣心者衆形之主也崩奔
不自悟則為形所役心不能為主矣右四首多者

一首各自一意合看又似太極圖說渾然一意

第五首

涇舟膠楚澤詩涇彼涇舟膠楚澤劉恕外紀昭王巡

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涇在周地楚在漢濱或以膠為莊子置杯焉則膠者非周綱已陵夷

通曰詩揭周與楚二字春秋之筆

况復王風降平王遷洛詩不復有雅故宫黍離

潘氏曰言周室陵夷衰替之由也自昭王南游沒

於楚江周室日以衰弱及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

遷東周。故都鞠為禾黍。王風下同列國。周綱已廢。墜不復振矣。

玄聖作春秋。

莊子。玄聖素王之道。宋朝會要。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進謁文宣王廟。

加上文宣王曰。玄聖文宣王。五年十二月。改謚至聖文宣王。作春秋。起平王四十九年。止敬王三十九年。

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蹈反袂空漣。而家語叔孫氏

鈕商採薪獲麟。叔孫氏以為不祥。使人告孔子曰。有

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春秋魯哀公十四

年。西狩獲麟。前覆曰。陪即折其前左足。

蔡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

魯隱公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言孔子雖因黍

離降為國風。遂託始於此。以作春秋。其實周綱陵

夷。已在涇舟膠楚澤時矣。及西狩獲麟。嘆吾道窮

而春秋絕筆。

漂淪又百年。自春秋終至。僭侯荷爵珪。借侯則初命。

侯也。爵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王章久已喪。左僖

五年。晉侯請遂於襄王。不許。曰。主章也。何復嗟嘆為

蔡氏謂自獲麟絕筆後。又將百年也。今考之。實止七十九年。言百年。舉成數也。王章之喪久矣。胡為至三晉。而始嘆之乎。所以為下文迷先幾之張本。馬公述孔業。司馬文正公述孔作春秋之業。託始有餘悲。拳々信忠厚。無乃迷先幾。荷去三声 圭叶音規

詹氏曰。三晉分侯之時。此吾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矣。今通鑑託始於此。母乃迷其先幾乎。○蔡氏曰。不繼書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之後。自

敬王三十九年為始。而乃自威烈王二十三年為始。母乃迷其先幾也歟。朱子通鑑綱目。曷為不繼春秋也耶。李果齋曰。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故續獲麟而無嫌。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指。故續獲麟而不可綱目之書。特曰通鑑而作也。○梅岩胡氏曰。致堂謂陰凝冰堅。垂百載矣。雖無王命。夫誰與抗。此知幾之論也。温公徒悲其成。失救其漸。必若致堂所論。文公此詩。庶知幾矣。詩曰。哀傷曰連。而曰

嗟嘆曰餘悲此賈生所以太息所以流涕所以痛哭也歟。通曰綱目曰通鑑而作猶春秋曰魯史而作也。魯史本託始於魯隱而春秋曰之通鑑託始於三晉而綱目因之此皆述而不作之意也。

補註涇舟涇水之舟見詩棫樸篇以其下文有周王于邁之語故借用之麟踣謂其折足而死也。已見補遺獲麟歌及補註劉越石詩僭侯謂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共分晉地而請為諸侯天子

不能討且從而命之也章猶法也馬公司馬溫公述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秋也。○此言周自昭王南征不返王綱已陵夷矣及平王東遷下同列國周衰愈甚而亂臣賊子興聖人於此已不能不感傷焉況乎麟出非時而見害於是悼明王之不作哀吾道之既窮作為春秋而託始於平王絕筆於獲麟也。下逮三晉之時王章淪喪既久雖復嗟歎亦無如之何已而溫公通鑑之作乃欲追述聖業

託始於此。觀其反復悲傷，以明夫禮義名分之不可紊者。其意信為忠厚。然惜其不即繼書獲麟之後。如東萊呂氏之大事記。則無乃昧於事幾之所先乎。或疑朱子綱目亦始於三晉。而獨譏溫公為不可何也。蓋通鑑紀事之書。但當續左傳而不當有所創始。綱目褒貶之詞。實法春秋。況因通鑑而作。自不容不於此始。二書製作之體。固有不同。讀者詳之。

第六首

東京失其御

東京洛陽

刑臣弄天綱

左傳寺人披云

人也。故稱刑臣。指和帝以後。所用鄭眾、樊豐、周廣、孫

程、張防、張議、唐衡、單超、左、管、徐、璜、具、瑗等是也。天綱

通曰：王良善御，無泛駕之馬；明主善御，無弄權之臣。

西國植茲穢

西國當之官者先至

五族沈忠良

臣

靈帝熹平五年。詔州郡吏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

弟。在官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二即五族也。忠

俊。則陳蕃、李膺而下三君八

碩八及八屬等是也。

蔡氏曰。靈帝置西園八校尉。以蹇碩表紹鮑鴻曹
 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為之。五族單超具瓊左
 悃徐璜唐衡也。言桓靈失御下之道。官豎弄權。開
 西園以鬻賣官爵。與黨錮以湛滅忠良。而漢祚衰
 青二千里草。靈帝初年童謠云千里草尚青乘時起
 陸梁。陸梁。東西。倡佯也。當塗轉克悖。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
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炎精遂無光。漢祖感赤
道而高者魏也。魏當代漢炎精遂無光。漢祖感赤
謂赤帝之精靈光歿賦。紹伊唐之炎精。

蔡氏曰。青之千里草。董卓讖語。卓初為中郎將。其
 後廢立。殺殺燒宮室。發諸陵。自為相國。彊梁於一
 時。魏闕當塗。高曹操讖語。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欺
 人孤兒寡婦。卒成篡奪之計。其兇悖尤甚於董卓
 而漢祚亡矣。

桓左將軍。劉倫也。獻帝建安伏劍西南疆。先王初
後入成都。遂帝于伏龍。奮躍鳳雛亦飛翔。司馬德
蜀荆在南蜀在西。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司馬德
間自有伏龍鳳雛。謂祀漢配彼天。魯氏曰。祀漢配天。
諸葛孔明。龐士元。祀漢配彼天。魯氏曰。祀漢配天。

祀夏配天

出師驚四方夫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王圖

王者之基圖也蔡氏曰即孔明所謂王業不偏安也

潘氏曰此言昭烈仗義起兵於西南之蜀以誅操復漢為名三顧亮於草廬之中與計大事而士元之徒群起翼之兵威嚮振所向無前然天不祐漢先主既殂孔明亦殞而漢統竟莫能續非人力能疆復也

晉史自帝魏

晉之作史者陳壽三國志紀魏為帝

後賢合更張

通曰謹者宜看自字與合字謂之自者乞米陳壽不足責也謂之合者述孔馬公可深省也

世無管連子千載徒悲傷

戰國策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尊秦為帝仲連不從後

聞趙將事秦嘆曰臣有蹈東海而死耳

徐氏曰昭烈以帝曹之英明正大義而再造於一隅之蜀漢統猶未絕也陳壽帝魏寇蜀不知正統所繫司馬公復因襲其繆而不之正也大義不明正統旁落求如仲連不肯帝秦者世不復有斯人

矣。悲哉。黃氏曰。朱子作綱目。以正統繫蜀而書。魏人為入寇。則大義昭明於萬世之下。而與此詩互相發明。

補註。東京指東漢所都而言。刑臣閹宦也。天綱猶言王綱。西園靈帝所置。造萬金堂。引司農金帛錢物積之。并寄藏小黃門常侍家錢。又令其賣官鬻爵。入錢於此。五族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也。桓帝時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又有五邪。五倖之號。

千里草。靈帝時童謠。應董卓之讖。卓初為中郎將。後廢立擅殺。自為丞相。燒宮廟。發諸陵。劫獻帝西。遷。陸梁。強梁也。當塗。謂魏王曹操。說見補註第八卷。桓桓威武兒。左將軍漢昭烈也。建安三年為左軍將軍。領豫州牧。伏龍。謂諸葛孔明。鳳雛。謂龐統也。見孔明傳。祀漢配天。謂接漢正統也。王圖不偏昌。歎其不得統一也。孔明嘗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蓋其志必欲統一云爾。晉史謂晉史官陳

壽壽撰三國志。以魏為帝。魯連子戰國時人。會魏將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連責之曰。彼帝天下。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言東漢自桓靈失道。宦豎弄權。斂貨賂以蓄姦穢。與黨錮以害忠良。遂致亂。臣賊子相踵弒奪。昭烈以漢室之胄。又得忠賢為輔。出師討賊。圖復舊疆。宜無難者。然天意竟不可回。莫遂恢廓。陳壽作史。以魏繼漢。固無足責。後來如司馬公學術之正。當以春秋之法正之。乃亦

帝曹魏而冠蜀漢。求其如魯仲連之耻帝秦者。今不復見。千載而下。徒為悲傷而已。○余子節曰。朱子綱目書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而不書禪位。於蜀繼漢。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不介以黃初之號。及蜀亡。乃書鄧艾至成都。帝出降。漢亡。以見漢統非絕於獻帝之延康也。與此詩正相表裏。愚按習鑿齒漢晉春秋。謂蜀以宗室王而魏吳皆為篡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與

然則朱子固有所本云。

第七首

晉陽啓唐祚

隋大業十三年唐高祖為太原留守。領

起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幸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自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爭

告之。謀殺副留守。高祖雅以起兵。王明紹巢封。元吉死後改封巢王。

世民既殺建成元吉。遂取元吉妻於後宮而寵之。垂

生明貞觀二十一年始封曹王。以為巢王之後。

統既如此。繼體宜昏風。既一作已。徐氏曰。晉陽啓唐祚。而君臣父子之道乖矣。

王明紹巢封。而兄弟夫婦之倫喪矣。繼體之君耳。

濡目染。應聚之醜。不以為惡。牝晨之禍。胡能免之。

○通曰。易重咸恒。詩首關雎。太宗以淫毀綱常。豈

特不足為一代之鑒。而實千古之羞也。

應聚瀆天倫

記父子聚麀。瀆天倫者。武后初為太宗

宮立為昭儀。遂廢

皇后。立昭儀為皇后。牝晨司禍凶。惟家之索。乾綱

一以墜

王。幽之。改元光宅。追尊武氏祖考為王。遷帝

于房陵。降唐宗室

籍。改國。天樞遂崇崇。武三思率

號曰周。是唐之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武三思率。

蕭夷諸國請作天樞紀功德黜唐與周大哀銅合台
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往度
高一百五丈班彪北。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者武
征賦望通天之崇。後始惑於僧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唐煬者
任酷吏索元。禮周與來俊臣等。殘害忠良。賊殺宗室。
穢宸極者。內溷清禁。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傑為
燔蒼穹者。上達蒼天。復立中宗。又薦張柬之為相。
相。以子母天性感動之。復立中宗。唐史贊仁傑。日取
遂誅張易之之徒。徙太后上陽宮。唐史贊仁傑。日取
日。虞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勅修唐史。迷至公者
淵。言其不能正中宗之位。唐經亂周紀。言既立武后傳
以明武后篡竊之罪也。凡例孰此容。凡以言例。侃二范太
以武周之紀也。亂凡例孰此容。凡以言例。侃二范太

史。職。祖。禹。神。宗。朝。受。詔。與。溫。公。修。資。治。通。鑑。分。受。說。
伊。川。翁。程。子。子。嘗。與。伊。川。論。唐。事。故。為。唐。鑑。曰。昔。季。氏。
夫。乃。能。相。信。如。此。春。秋。二。三。策。出。其。君。曾。無。君。者。
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
必。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
氏。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氏。為。本。紀。
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春。秋。吳。
楚。之。君。不。稱。王。所。以。有。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
武。后。豈。得。而。稱。王。之。故。臣。復。繫。詞。聖。年。武。氏。之。下。也。
以。為。母。后。禍。亂。之。成。不。竊。取。春。秋。萬。古。開。群。蒙。誰。辦。作
之。義。雖。獲。罪。君。子。而。不。辭。也。

蔡氏曰范太史每歲必書中宗所在曰帝在房州

以合於春秋公在乾侯之法。○余氏曰：伊川曰：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臨朝稱制，呂氏嘗為之，伊川不及之，何也？蓋呂氏臨朝稱制，未至如武后革命易姓之無忌憚也。作史者必如范太史，可無愧矣。文公綱目，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又於高宗永徽五年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父子之綱不正，凜然筆削間。至因年以著統，其於武氏之革命，中宗之失位，則

大書嗣聖之年，以則天改元分註其下，而後書帝在房州，以見君道雖不立而正統不可奪也。○潘氏曰：周末以來，千五百餘年，歷代史記治亂之迹，皆足為後世鑒戒者，今獨舉三朝，何也？曰：此詩之意，非欲備載治亂得失之迹，但悵作史者不知春秋大法，或欲以初命晉大夫為諸侯，託始於通鑑，而迷於先幾者，或徒以魏之疆大為尊，而不知蜀為正統者，或欲成母后武氏之惡，而不知中宗世嫡

之不可廢者。此三者皆治道本末所係。君臣大分所關。而史冊所書。邪正不分。不辨使亂臣賊子。非惟肆姦欺於一時。而千載之下。亦莫有明其罪者。其為害豈淺。哉。若其他治亂得失。史氏自有一定是非。不必具述可也。

補註 晉陽大原也。唐高祖李淵初為隋大原留守。其子世民陰與晉陽宮監裴寂謀。以宮人私侍其父。因脅以起兵。遂取隋而有天下。其後世民又殺太子

建成而嗣立。是為太宗。王明太宗子。曹王明也。巢封。即太宗弟秦王元吉。後封巢刺王。初太宗并殺元吉而納其妻生子明使繼巢王後。麀亦牝也。麀聚。謂武后本太宗才人。高宗烝立為后。此禮記所謂父子聚麀也。牝晨。言高宗令武后預決朝政。是牝雞之晨也。乾綱。謂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也。天樞。武后既革唐為周。鑄銅柱高一百五尺。以紀周功德。榜曰天樞。毒猶惡也。淫毒。謂武后初幸僧懷義。

王求禮嘗謂閹之復幸張易之昌宗兄弟陽使預
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以掩其跡之類霍燄謂武后
之殘酷如斷去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令
骨醉數日而死又累殺三太子及唐宗室諸王族
屬殆盡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功謂中宗得
正帝位杜稷復歸於唐也柬之傳贊云取日虞淵
唐經謂唐史本韓文公作唐一經之詞亂汚雜也
周紀武后紀也侃侃剛直也范太史名祖禹嘗作

唐鑑○此篇專論武后之事因推言高宗太宗垂
統之主皆以女色亂倫如此宜乎繼體如高宗者
不耻廢聚之汚卒致北晨之禍也蓋武后自得志
以來專作威福至于竊取大位權歸武氏者幾五
十年而其間淫穢殘虐不可勝紀及武承嗣二思
等營求太子自非仁傑力挽于前柬之討亂于後
則唐祚幾於絕矣秉史筆者宜用春秋之法黜武
后以為女主僭亂之戒柰何歐陽文忠公之修唐

書仍列則天改周之事于帝紀。以亂國史之凡例乎。惟范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也。於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某所。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所以正國統。而明大義者。真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按唐書列傳。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史館修撰沈既濟奏請。首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愚謂既

濟此言雖不行於當時。固可法於後世。惜乎歐陽公見之而不能。用竊意范太史所受於伊川者。得非有取於此乎。因并記之。且以見公論有終不可泯者云。刺王之刺音棘

第八首

朱光遍炎字。選大火爭朱光積陽也。微陰眇重淵。班固。戲則深寒威閔九野。賈九野。下陽德昭窮泉。選窮泉。歸窮泉。乎重淵。蔡氏曰。言朱光遍炎字之時。微陰已眇於重淵寒。

威闕九野之時。陽德已昭於窮泉。陰不生於陰常。伏於盛陽之中。姤卦是也。陽不生於陽。潛伏於盛陰之中。復卦是也。

文明昧慎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老子綿綿若存 慎獨一作謹獨

蔡氏曰。盛陽而一陰伏。故雖文明而昧慎獨之戒。盛陰而一陽復。故雖昏迷而有開先之道。惟其昧於慎獨也。故幾微之際。誠不可忽。惟其有開先也。

故善之端緒每綿、而不絕

掩身事齋戒。月令仲夏日長至。仲冬日短至。君及此

防未然。閉關息商旅。象辭大絕彼柔道牽。姤卦繫于金

黃氏曰。君子謹之於一陰初萌之時。即掩身齋戒。

以防未然之患。而不使陰濁盛而物欲行也。君子

體之於一陽初生之時。即閉關止息。以絕陰柔之

牽。而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也。此詩皆隔兩句相

應。大意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善惡相為消長。

君子當抑陰扶陽遏惡揚善也。○梅岩胡氏曰。冬夏二至。君子必齋戒掩身。皆為未然之防。其在重淵者。防之而不敢忽其幾。在窮泉者。防之而不敢折其端。易於復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齋戒掩身於冬至。欲善端充廣於無窮也。易於姤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此齋戒掩身於夏至。欲幾微止息於未盛也。或曰。防字說姤為切。恐不切於復。曰。言於姤所以防陰之長。言於復所以防陽之消。防陰

之長。則幾微必謹。而得開先之理。防陽之消。則善端常存。而收慎獨之效。防之用大矣哉。◎通曰。上二句。無冬夏至而言。下二句分言。○潘氏曰。以上諸篇言人心與太極同體。本自寂感無方。一為外物所汨。則馳逐忘反。必至於窮極。人欲滅絕。天理而後已。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此。然亂極思治。惡極善萌。如炎夏而陰已生。窮冬而陽潛復。世運循環。天機不泯。豈有人而極其所趨。如波頽風靡而

不可復反之理哉。但恐人不知所以自反。所以
下句有掩身閉關之事也。○梅岩胡氏曰。按潘氏
此段。乃自首篇至八篇。總論其脉絡次第者也。

補註開先謂啓其端而導之也。禮記云。有開必先。掩收
歛也。掩身。齋戒。月令之文。於仲夏仲冬之月。見之
及此。指幾微而言。閉關息商。旅見易復卦之象。言
安意以養微陽也。柔道牽。姤卦初六象辭。牽進也。
以其進故止絕之。所謂繫于金柅是也。○此篇言

君子當體陰陽消長之機。以加省察存養之功也。
夫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二者迭為消長。無有
止息。然陽剛陰柔。善惡於是乎分焉。且吾一身之
氣。即天地流行之氣。而吾日用之間。其可不因陰
陽之消長。以審夫善惡之機乎。方其德性昭明。一
或昧於慎獨。則物欲之蔽。已有開先者矣。此二句本黃伯
說乃知幾微之際。信不可忽。然其間善端本自綿
綿不息。又豈可不於此而常省察焉。是以君子當

嚴冬一陽初復必齋戒豫養以固文明之基當盛
夏一陰初始亦必齋戒豫備以杜昏迷之漸此正
抑陰扶陽遏惡揚善之節度也

掩身以下二句兼
冬至夏至至說開闔

絕柔二句分復始之詞說此係鄧陽董銖
錄朱子語諸家箋註皆不及此因併記之

總論第五首至第八首

通曰前四首是就太極論陰陽動靜之機此四首
是就世道論陰陽治亂之機又當合看第五首揭
周楚二字蓋謂中國陽也南蠻陰也春秋於楚本

書荆後始書楚末乃書楚子其不與楚也尚矣昭
王南游於楚而不復是中國之陽而制於蠻夷之
陰也豈不大可嘆乎第六首蓋謂君陽也臣陰也東
京失其御非是臣之道乃制於飛臣之手遂使堂
天漢而為魏所有是以君之陽而制於臣之陰也
豈不大可嘆乎第七首蓋謂夫陽也婦陰也唐初
已亂夫婦之倫武后以太宗才人而為高宗之后
卒使其子中宗幽於房陵而唐遂為周矣此以夫

之陽而制於淫婦之陰也。豈不大可嘆乎。所以第八首即復始以論陰陽進退之機。蓋謂時方陽明而一陰生。人雖文明而昧於慎獨。皆不能及此防未然而絕彼柔道之牽也。此首本是即陰陽消長之機。以明理欲消長之機。固不專為前三首而發。然即前三首觀之。則皆昧於慎獨而不能防於未然。尤為可鑒者也。周昭王不能防楚而卒受楚之禍。漢桓靈不能防刑臣而卒受刑臣之禍。唐高宗

不能防武后而卒受武后之禍。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其幾甚不可忽也。聖賢能謹其幾。則陽明勝而陰濁消。後世不能謹其幾。則陰愈盛而陽愈微。故第五首言楚之於周。第六首言魏之於漢。第七首言周之於唐。第八首言陰之於陽。寓意愈深。垂戒愈明。三復此四首。使人上下古今。深有感於世道之變也。如此又深知後世不能慎獨之禍。如此詩之所閔繫。豈淺之哉。不特此也。自伏羲至無

極翁是言吾道之正統此言周與楚漢與魏唐與周是論中國之正統第三首曰塵編今寥落聖人之心寓於經而經之寥落已如此此則言後世之事寓於史而史之謬妄又如此前言心為形所役此則言剛為柔所牽前言蕪穢後言西園之姦穢宸極之淫穢首尾莫不相應第四首之末言周穆王之游樂為偏方之徐所奪第五首之始言昭王之游卒為偏方之楚所陷其文理又自相接朱子

嘗於大學曰凡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而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詳密余於感興詩亦云

第九首

微月墜西嶺或謂月既西墜如新月或以為殘月新月則地而復起仲秋月始生明之夜也殘月則月既將入明河已斜斗柄建魁將轉而為旦夜半子丑之時也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一晉志曰天津九星橫河中瀆梁梁以度神通四方也又曰天漢二日四星曰高天高西一星曰天河南北各三星夾東西井兩河之間日月五星斗柄低復昂揭詩大東維北有斗柄固指西星之常道也

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楚辭舉平柄以為斡集
註云斗柄者北斗之柄所謂杓也晉志北斗在太微
北魁四星為幾杓三星為玉衡又曰自一至四為
魁自五至七為杓蓋北斗七星在紫宮南而其杓所
建周於十二辰之舍感此南北極樞軸遑相當極南
以定十有二月也譬車軸也王蕃渾天說曰天半覆
之樞紐常在不動處譬車軸也王蕃渾天說曰天半覆
地上下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
而地亦然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
斜而迴轉蓋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
度常見不見北極高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
度常見不見北極高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
耗暑相太一有常居漢書天神貴者太一明者太
當矣也淮南子太一之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

國廬全詩請留北斗一星相三辰環侍旁日月人心
北極拍搏萬國懸中央
要如此語甚切古寂感無邊方墜二作墜

蔡氏曰此篇因觀天象以明人心之太極也星一
月河漢運轉無定惟北極太一辰星居其所而不
動日月衆星環繞共之如心居中央後使群動隨
感隨應無所偏倚然後有以立乎其大者而不為
耳目口體衆形所役故曰寂感無邊方也。通曰一
章二章以陰陽動靜言而三四章言心繼之八章

以陰陽泐厯言而九章亦言心繼之邵子曰天向
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邵子朱子之詩一
意也

補註昂高舉也南北極天之樞也天形微倚繞地左旋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樞軸設
言天之旋轉所以持兩端而居中不移者如戶之
樞車之軸也太一即北辰所謂帝座也按朱子語
錄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三辰日月星也○潘

柄謂此篇因天象以明人心之太極是也蓋見月
星河漢隨天運轉而有以感夫天之樞軸南北相
當常居其所而不移北辰一星獨居中天照臨四
國三辰環繞而歸向之人之一心處方寸之間寂
然不動至於酬酢萬變感而遂通不見其有邊際
方所亦猶是也故特舉要如此三字以示人其意
切矣

第十首

放動始欽明堯南面亦恭己舜大哉精一傳禹萬世

立人紀歎歎漢日躋湯聖敬穆二歌敬止文王詩戒

堯光武烈書大深作旅待旦起周禮周公坐以待旦

之禮周官六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

典之書是也襄公二十六年十一月庚申述存聖軌刪如刪詩之

子孔子生於魯故曰魯叟刪述存聖軌刪如刪詩之

潘氏曰此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千載相傳之心

前後相照純於天理如秋月之明無一毫之翳如

寒水之清無一點之滓而仲尼無所不學是以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無間夏禹夢寐周公晚年刪定

詩書修明禮樂其志亦欲存帝王軌範以示將來

爾○余氏曰聖人相傳相授惟一敬堯之欽明舜

之恭己敬也堯授舜之授禹不越乎惟精惟一亦

敬也湯之日躋文之穆二與夫武烈之光本於戒

齋周禮之起由於待日者亦敬也故其人欲淨盡

天理昭融此心真如秋月寒水此敬所以為聖學

成始成終之妙。而帝王傳心之法也。仲尼主善為師。何常之有。特窮而在下。不得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其修己以敬之功。推而以安百姓。於是乎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修明禮樂。用存聖人之軌轍於萬世。非不知不如見之行事也。○梅山胡氏曰。周公已上七聖人傳心之敬。堯實倡之。故謂之始。始之者大之也。孔子雖不得七聖之時。見於人紀之上。而能傳七聖之心。見於聖軌之存。聖軌

者敬心之軌轍也。挹其秋月寒水之心。而寄諸軌範。則時雖去。而書存。人雖往。而心存。立之於一時。有不若存之於萬世者矣。以吾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在是夫。○通曰。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朱子是年正月朔。書于藏書閣下。嗚呼。朱子書此。豈無意哉。夫子不可得而見矣。所幸夫子之書存於千載之下。猶得以遡夫子之心於千載之上也。學者

知朱子之心則知夫子之心。知夫子之心則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矣。

補註

放勳虞夏贊堯之詞言其功大無所不至也。始者言本於此也。欽恭皆敬也。精一者特敬之極功。朱子敬齋箴正引其語。猗歟歎詞躋升也。商頌長發篇言湯之德聖敬曰躋也。穆二敬德之容。大雅云穆二文王於戡熙敬止戒嫠。謂召公作旅嫠之書以戒武王。待旦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之事。坐以

待旦。魯叟謂孔子也。○此言自古聖人相傳之心法。唯在乎敬之一字而已。堯之所以放勳者既始於欽明。舜之南面無為者亦始於恭己無它道也。及舜以之而授禹則曰惟精惟一語益加切。真是以立人紀于萬世矣。其後湯文有得於此而其相承之際武王所以慎戒嫠之訓而能不顯其光烈。周公所以思兼三王而能興起乎典禮。又豈出於此敬之外哉。是知此心同然千載一日。至于孔子

楊氏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學者悟意以入德。

勤行當不息。

揚氏曰。體乾之健。

敬守思彌敦。

楊氏曰。效坤之順。梅岩胡氏曰。第八首專論復始。故此首專論乾坤。而皆歸之人事。程氏曰。越士李子紹嘗以此詩前十首對後十首。謂此章與第一首相出入。以下節推之。亦有甚相合者。子紹

號蓬山。文定公迪七世孫。通曰。前詩自堯舜至于夫子。是自源祖流。謂聖人相傳。只是此敬。此詩自流溯源。謂庖羲之易。亦只是此敬。坤之敬。以直內敬也。乾之自疆不息。亦敬也。先儒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亦只是此敬。

補註 庖羲即伏羲也。關子曰。關乾坤為易之門。故云關乾健也。天行健。故乾配天德。坤順也。地道順布。故坤協地文。凡地之所載。粲然呈露者。皆謂之文。玄

渾謂天方儀謂地也。積然重墜兒亦安靜之意。○
言我聞伏羲初畫乾坤二卦以象天地因而仰觀
俯察以悟其意而有以契乎入德之門是以君子
法天運之周以力行當自強而不息效坤儀之靜
以敬守思安貞而益敦也。上篇專言恭敬使有以
涵養其本原開發其聰明以為德業之基。此則直
指踐履工夫由是而入於聖賢之域也。二篇之旨
相為始終學者尤宜體玩。賁一作贖與類同

第十二首

大易圖象隱

國謂河圖象謂卦象隱者隱晦也

詩書簡編訛禮樂別

交喪春秋魚魯多

抱朴子曰書三寫以魯為魚以帝為虎以東為宋

瑤琴空

寶匣絃絕將如何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

興言理餘韻龍門有

遺歌

龍門西京河南縣伊川晚年所居

余氏曰易自察漢以來學者不可謂無人但河圖

洛書易所自起而或以圖為書以書為圖如劉牧

之誤易之有象如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



文矣。馬為健，牛為順，物有常理矣。至於按文索卦，若屯有馬而無乾，離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反當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漢儒求之說卦，不得，遂創為互體卦變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幸其偶中。大抵皆傳會穿鑿之說爾。獨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義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亦可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矣。然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

譬喻，而無復有所自來，則是說卦之作，無所與於易。而遠取諸物者，亦剩語也。此大易之圖與象，所以均於隱晦而不明也。詩自齊魯韓氏之學不傳，而毛傳鄭箋獨行於世。然季札所觀周樂，王風列於鄭之先，而鄭氏所作詩譜，王乃次於幽之後。藝文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訓詁傳三十卷。後漢以來，引經附傳共止二十九卷，則訓詁傳之所併者，不知何卷也。書學經秦煨燼，孔安國所定，纔五十八

篇其亡者四十有二。武成血流漂杵之言。孟子已
不之信。秦誓三篇。或謂本非伏生口授。乃河內女
子之所獻。孔穎達亦以為張霸偽造之文。則簡編
之訛。可類推矣。先王之治。以禮為本。晚周而下。浸
以掃地。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
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天下學者亦
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殺蕪。孟僖子不知相禮。范
獻子不知問諱。魯子不知奠方。又何怪乎。妣孫之

綿絕。見譏於兩生。曹褒之定議。見沮於酺敏也。孔
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語太師翁如純如之
變。紀闕睢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人歌
而善。反之而和其用意深切如是。故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世雜之以鄭衛。混之以
胡虜。而樂幾亡矣。非禮與樂之交喪乎。若夫春秋
之訛。如魯之為魚。尤不可勝說。姑畧言之。隱三年
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公穀曰。尹氏卒。夫

子之大夫也。夫聲子一人耳。或以為魯惠之繼室而隱公之母。或以為王朝之大夫。不知果何所指。莊元年。單伯送王姬。單伯。天子之卿也。公穀曰。單伯送王姬。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夫王姬一事。或以為下嫁於諸侯。而王朝以命卿送之。或以為魯大夫之逆。不知何所辨。莊二十年。書齊人伐我。而穀梁則以為伐我。曰。戎曰我孰是。而孰非。桓二年。書杞侯來朝。而穀梁則以為紀侯。曰。紀

曰杞。果孰非。而孰是。齊之會於艾也。或曰會于蒿。或曰會于鄆。抑何訛以傳訛之甚邪。宋楚之會于孟也。或曰會于雩。或曰會于霍。抑何錯而再錯之。至耶。其他如以公孫茲為公孫慈。以公孫嘉為公孫喜。優祥而謂之侵羊。厥慈而謂之屈銀。鸛鶴而謂之鸛鶴。愈傳愈謬。遽數之不能終也。魚魯之多不其然邪。夫經所以載道也。或隱或訛。且喪且謬。有如此者。是譬如瑤琴不作。寶匣空藏。至音寂寥。

鳴絃斷絕。慨妙指之無寄。想徽音之徒存。古語有之。撫促柱則鼻酸。彈虞絃則流涕。亦末如之何也。已。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而河南夫子出焉。其於易也。則謂有理而後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必欲盡數之豪忽。隨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所務也。其於詩也。則欲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其於書也。則謂須要

見二帝三王之道。二典則求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其於禮記也。則謂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諸儒之王制。撰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自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至於學記閒居緇衣喪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禮運樂記王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其於樂也。深惜夫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不可用。不得緩急之節。

其論春秋則曰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理義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春秋傳為案經為斷而欲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有易傳詩傳書說春秋說見行於世先生得二程之正傳續六經之絕學作本義啓蒙首

辨劉牧以書為圖以圖為書之失推卦畫之本體原立象之指歸專主卜筮實該萬變始復嚮索靜精微之舊推本詩意盡削小序并為一編綴之篇後協其音韻以便吟哦始復溫柔敦厚之教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誤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於其易不必穿鑿傳會於其難其於禮也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本經之下凡脫蕩者二十三卷所著家禮世

皆用之。謂周禮為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而意其立下此法。未嘗盡見諸行事。其序律呂也。有取於蔡元定之書。自兩漢制志蔡邕之說。與夫宋朝會要及張程之書。參互尋考。以為國家審音叶律典領之臣。當取以奏。其說春秋也。則謂正義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者。乃傳者之鑿說。皆所以破古今之惑也。此詩雖上

程子而先生自任之意確矣。○通曰。理餘韻於絕絃之後。周程三夫子也。獨舉龍門而言。可以包濂溪明道矣。

補註圖河圖及伏羲先天諸圖象卦象皆大易至理之所存。隱謂溺於測候之術數。虛無之誕說而不明也。簡編訛者如小雅不當并魚麗于鹿鳴之什。而以南陔等篇附魚麗之後之類。及武成洪範康誥梓材諸篇多有錯簡也。禮樂交喪。謂儀禮多殘缺。

而樂經又廢不傳也。魚魯謂簡牘磨滅有讀亥爲豕。魯爲魚之類。龍門本河津山名。周禮稱龍門之琴瑟以其地之所出也。此因伊川程子晚年築室龍門之上以著書傳道故託言之。○此蓋歎聖經殘闕大道隱微而有志於著述以闡明之歟。經所以載道而今若此譬之瑤琴空存而絃絕已久則將如之何哉。所賴河南程夫子得不傳之學於千數百年之後聖人之微言如絃絕而復續今我

欲得理其餘韻者以有龍門之遺歌在是故也。

第十三首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自慎獨。表錦思尚綱。偉哉鄒孟子。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揚子聖火之言炳若丹青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慎獨一作謹獨

蔡氏曰。此詩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之法。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蓋以明道統之正。

派而又嘆其自孟子而下。寥二千載而道統幾絕矣。其言深哉。○余氏曰。此言顏子之克復曾子之日省子思之慎獨。雖不同而孟子接孔子之說。斷之以操則存一語。則譬如挈裘之領。領挈而裘自順。蓋四勿三省。慎獨尚絅。無非操此心而欲存也。著爲明法。炳若丹青。非隱奧難見。高遠難行。尙爲無人實踐斯境。言其說之易明而人之難踐也。○梅岩胡氏曰。踐字好玩味。丹青炳煥。有目皆覩。而

實踐者難。非知之難而行之惟難也。第十首論七聖傳心之敬。此論四賢傳心之敬。此篇雖不魯明提心字。而操存亦從心上說來。聖賢皆從心上用功如此。七聖終以孔子四賢終以孟子。皆道統之正傳也。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所以發千載無人之歎。○程氏曰。雄辨馳騁。獨指孟子者。不徒可見聖賢氣象。而所以形容其閑聖道正人心。又無一字不切。○通曰。孟子之雄辯二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不為有餘。提挈要領。只操存二字。不為不足。

補註 躬行也。中庸子思所作。謹獨尚綱。皆言為己之學。其立心當如此也。操存言人良心易失。能持守之。即在此耳。○此言顏子曾子所行之目。子思孟子所言之要。皆如丹青炳煥。垂法後世。如何鄒魯以後。濂洛以前。千餘年間。無有能力踐而深造之者。且四者之中。操存一語。尤為切要。蓋仁義之心。放而不存。則雖欲加以克省不欺之功。亦無所用其力焉。故朱子於孟子夜氣章說之詳矣。而復於此特申挈裘之喻。以致丁寧之意云。

總論第九首至第十三首

通曰。先是三首。四首。已發明心為太極之妙。至是第九首。又借天心之極。以喻人心之太極。太乙有常居。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中天照四國。感而遂通。心之用也。下四首。又發明自古聖賢相傳之要道。

蓋自古道統之傳。二此心而已。此心之傳。傳此敬而已。第十首謂堯之欽明。舜之恭己。此敬也。堯舜傳之禹。二傳之湯。二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皆不外一敬字。秋月照寒水。五字是形容敬之一字。但堯舜周公之心。見於事業。孔子之心。不得見於事業。而見於簡編。故曰刪述存聖軌。第十一首又自堯舜而上。至庖羲先天之畫。為萬世文字之祖。為百聖心學之源。邵子曰。先天圖。心

法也。言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于心也。圓圖象天。體天之象者。當勤行不息。方圖象地。體地之象者。當敬守彌敦。勤行動而敬也。敬守靜而敬也。第十二首則又申言夫子刪述存聖軌。謂夫子之心。既不得見於事業。而僅見於簡編。今大易之圖象。既隱。詩書多訛。禮樂交喪。春秋闕文。於是夫子不得施於當時者。又不得著於後世。殊可嘆也。此又申明第三首所謂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者。

也。幸而千載之下。有程夫子出而理餘韻於絃絕之後。發夫子之心於不傳之際。蓋第十首言能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者。夫子此則言能明夫子之心者。程夫子也。第十三首則又自程夫子而上。止泝其得孟氏之傳。夫子之心。顏魯得之為四勿三省。曾子之心。子思得之為衣錦尚絅。子思之心。孟子得之而發操存之要。孟子之後。千四百年。無有能踐斯境而程子得之。此道學之傳。至今不泯沒也。蓋自伏羲發先天心學之傳。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有以承其流。夫子六經發心學之秘。而程子有以繼其絕。大抵此心皆如天星之太一。皆如秋月之寒潭。皆不外乎此敬而已。後之學者欲心千載之心。柰之何不敬。

第十四首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黃庭經。玉池清水灌靈根。注。靈根。身也。太玄經。藏心于淵。美。厥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潘氏曰。特言異端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元亨屬春夏萬物所以護生而敷榮。利貞屬秋冬萬物所以成熟而收藏。四德雖不言誠。然皆造化流行之實理。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是也。○真氏曰。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實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知。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

極也。○余氏曰。山林之士。未必皆能幽探萬化之原。萬化之原。非山林之士莫能探也。豈先生賦是詩時。正隱居山林。故以此自況歟。○程氏曰。此是拍一搯偏見僻學。自以為是。而實害道之人。又非沈酣於利慾者之比。如後來江西永康諸人。亦是如此。非必以為林居者。而後可以深探。但此理非靜中不能體認。○通曰。詩第一首言太極。到此復以誠之一字言之。猶周子圖說太極。而通書言誠。

誠即太極也。蓋善觀太極者，不徒在誠之通，而在誠之復。私見鑿知者，失之幽探萬化原者。得

補註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即天道之流行而不息者。元亨於時爲春夏，萬物生長；周子以爲誠之通。利貞於時爲秋冬，萬物收藏。周子以爲誠之復。誠者，元亨利貞所以流行之實理，即下文萬化之原。所謂太極是也。五性，五行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五行各一其性，而人心具一太極，爲得五性之全。實斯存。

者亦上文非誠無有之意。○潘柄謂此將言異端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是也。夫道之本原，誠而已矣。造化之所以發育人物之所以生生，皆不外是。世人不知，往往逞其私智而穿鑿妄行，此道之所以愈不明也。豈若隱遯之士，潛心育德，而能深探乎此者耶。

第十五首

飄々學仙侶，遺世在雲山。

史記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望之如雲

盜啓

玄命秘竊當生死關 玄命一作元命

詹氏曰。元命秘者造化生之之權。生死關者陰陽

合散之機

金鼎蟠龍鼎 選守丹竈不固。鍊金鼎方堅。陳子昂詩云。金鼎台還丹。蟠者蟠結之義。龍虎道

家之說謂人氣為火。精為水。火屬離。水屬坎。修鍊者養陽胎於丹田而成黃芽。變為嬰兒。引於絳宮而成白雪。變為姹女。交會於黃庭。入絳宮。姹女却入丹田。陽

丹田引出紅光而乘青龍。養陰胎於絳宮而乘白雪。嬰兒姹女交會於黃庭。却入絳宮。姹女却入丹田。陽

成金丹。夫反婦室。三年養神丹。說者謂仙家之鍊外

故曰還元金丹也。三年養神丹。初年聚集材料。次

年燒煉而溫養至三年而後可服。刀圭一入口。刀圭。小刀。頭尖處。白日生羽

翰 白氏六帖。白日升天而生羽翰。

潘氏曰。此言仙家煉外丹也。龍虎鉛汞也。龍虎之

氣交相蟠結而以水火二鼎煉之。丹成服之。白日

飛升。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潘氏曰。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

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之而已。何必苦欲偷生天地

間凡此皆出於私見鑿知之為也。余氏曰。歐陽公云。老氏貪生。釋氏畏死。氣聚則生。氣散則滅。順之而已。釋老皆悖之者也。或問程子。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言居山林。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若說白日飛升之類。則無也。又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得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文公嘗訂定魏伯陽參同契。且云。參同契所云。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若

其實只精氣二者而已。精者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者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內外異色。狀如雞卵。又曰。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六用九。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所定也。參同契所著。空同道。

士鄒訢即先生隱名。鄒平春秋邾子之國。訢即喜

也。如韓昌黎託名於彌明道士也。此本無間於是章之自持表出

之使學者知先生無所不讀之書云。○胡氏曰：魏伯陽丹成服之白

日飛升。如安期生之徒。古皆有之。惟其煉得形氣

清遂能輕舉。然久亦消磨漸盡。皆非正道。渡江以

前多說呂洞賓鍾離。今恐氣盡而死矣。蓋生而死

書而夜常道耳。逆其理而得生。知道者所不為也。

能盡乎此理之常。雖顏之夭。伯牛之疾。亦安乎夫

命之自然。又何必求之神仙幻誕之說。升讀唐史

聞太宗詔浮屠那羅迦娑婆寐取靈鵲怪石。為秘

劑。歷歲乃就。服之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為。欲顯戮

之。恐取笑夷狄而止。為可戒也。升嘗因參同契而

悟仙家鼎器之設。蓋察外象坎離之候。以養內象

坎離之真。苟內之坎離失。其養徒假外之坎離以

為功。豈理也哉。燕所以養之而成功者。又必稟氣

至清。履行純一之人也。使氣稟濁而行虧。乃欲點

化丹砂亦妄而已。○程氏曰。人生百年日期皆受
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行
不息。常在內而不洩也。人之氣無非運出之時。所
以易散。修養家則先以搬運水火而結內丹。其法
以補運精氣。精水也。陽也。又曰坎。曰龍。曰汞。皆水
之異名也。氣火也。陰也。又曰離。曰虎。曰鉛。皆火之
異名耳。神運精氣結而為丹。則陽在下。初融為水。
以火煉之。漸凝而成。內外異色。狀如雞子。其火候

則有早晚進退之期。用卦爻之策。則遇陽而注意。
運行遇陰而放神。冥寂此內丹也。外丹則鉛汞蟠
結煉以水火二鼎。并溫三年。而可服過則無力。生
則功緩。先儒所謂世間三事大難者。此其一也。雖
未嘗無其法。而有生有死。乃理之常。或脩或短。亦
命所賦。不能脩身以俟。疆以人力延之。縱得偷生
於天地間。亦猶盜竊。豈能安哉。夫子朝聞夕死。孟
子夭壽不貳。圖說原始要終。西銘存順沒寧之首。

不如也是也。玄命秘生死關。如谷神玄牝橐籥之謂。谷神是虛而能應者。玄牝是幽深而能生者。橐籥無底。籥竹管皆虛而有用者。脫屣用漢書語。此因感遇詩金鼎神丹之語而言。潘氏以為出於私見。鑿知之為亦通。○通曰。所謂天道者。陰陽屈伸。是已使可有生而無死。是有晝而無夜。有陽之伸而無陰之屈也。豈天道哉。是故仁者之靜而壽。吾可為也。神仙之偷生而不死。吾不為也。

補註元命秘謂人生受命之初。造化玄微之機。攝也。生死關。即元命秘之所在。以其可以生可以死。皆由於此也。金鼎。即指人身之中而言。丹家所謂乾坤鼎器是也。蟠者交媾之謂。龍虎藥物之假名。其實精氣二物而已。三年言其久。蓋丹既成。又必溫養之。久然後能脫然而輕舉也。刀圭。鑿家則藥之分數。本草以為十分方寸匕之一。刀圭入口。蓋用參同契刀圭最為神。還丹可入口之文。參同本言內。

丹特借服食之事為喻耳。○此言仙家長生之術學之甚易，但恐不合吾聖門原始反終之道。雖得偷生，豈能無愧於心乎？橫渠張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安矣哉。

第十六首

西方論緣業西方天竺國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日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化流中國緣之名有十二曰無名緣行緣識緣是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緣取緣有緣緣生緣病緣緣業之名有二曰身業口業意業子昂詩

西方金仙子
緣業亦何名

卑之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
名言超有無名去声

潘氏曰：此言佛在西方天竺國其始但論緣業因果化誘愚民流傳久遠談空說妙遂轉而為禪彼自以為識心見性超越有無而不知實則駕空踏虛無所依據也豈知乾坤之實理聖賢之實德哉
蔡氏曰：佛初只論緣業以誘眾生極為卑下其

後如梯之接漸々侵入空虛玄妙之域而不可致詰焉。

捷經一以開廢然世爭趨躄空不殘實蹟彼捺棘途

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三聖謂禹經一作徑殘一作踐周公孔子

通曰。詩闢佛甚於闢仙。蓋以學仙者逆天道學佛者滅人倫。仙之學非氣稍清心稍靜者莫能入。佛之學或怖其果報或慕其高虛愚與賢皆能入。故仙丹三年始成佛。法一朝頓悟。此朱子必欲焚其

書也。○程氏曰。佛氏之說大畧有三。其初齋戒後有義學。有禪學。朱子說之甚詳。隱括其語于後。蓋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禪話。四十二章經辭甚鄙俚。故亦明白。其後中國好佛而覺其陋者。從而增加之。如二十八祖所作偈皆韻語。西天安有此邪。自齋戒變為義學。晉宋間其教既盛。遠法師支遁林始相與演義。說出一般道理。然只盜竊老莊之說。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中國。見其說已窮。而

梁武帝只從事於因果。遂面壁靜坐。不立文字。直
拍人心。翻出禪話。言人心至善。不用辛苦修行。然
其初尚分明說。其後又窮一向說無頭話。當時士
大夫未甚信向。及六傳至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
專就身上作工夫。直要窮心見性。士大夫纔向裏
者無不歸之。而吾徒攻之者。皆出禪學之下。踞為
聰明之人。便被誘引將去。人言孟子不關老氏。不
知但關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

多出楊氏。楊朱子則老子弟子。老子之後有列子。
列子之後有莊子。列子序中說老列多與佛經相
類。佛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
然凌之不是他深處。達磨一切掃蕩。遂入於禪。蓋
其時儒者之說又淺近如此。被他窺見。鐫漏故說。
得張王。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
墨翟也。宋景文唐贊說佛氏之學。多是華人譎誕
者。攘莊列之說以佐其高。此說甚好。蓋道釋之教

雖異端亦皆一而傳而失其本真如佛氏則齋戒
變為義學。之變為禪而其初禍福報應之說又
足以鉗制愚俗故翕然向之然只是不是尔若佛
之空又與老之無不同老子又是有但清淨無為
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探索不得尔然便是把
有無做兩截看了。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
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矣論佛氏之害者無以
過此緣朱子深知其失故足以破之其後又有竊

取濂溪之說以文之者尤無忌憚也此詩第一句
第二句即齋戒因果之說程子所謂昔之惑人乘
其迷暗是也故其害猶淺第三句至第十句則自
義而禪程子所謂今之惑人因其高明是也故其
害愈深末句繼三聖之言朱子為得不以自任而
卒末如之何也惜哉

補註西方指佛而言周昭王時佛生于西域天竺國緣
業謂人死不滅復入輪迴生時所為善惡皆有報

應也。梯接猶今人言架空也。指心性謂佛書有即心是佛。見性成佛之說。超有無。謂其言有則云色即是空言。無則云空即是色之類。靡然草後風偃之兒。三聖指禹周公孔子也。○此言佛初在西方以緣業化誘愚俗。其言卑近易曉。亦不過使之怖畏自修。不敢為惡耳。及傳入中國既久。為其徒者轉相梯接。講演空妄勝大之言。號為義學。未幾又變而為禪。不立文字。直以為一頓悟。一話言之頃。

便可識心見性。超悟道妙。如此捷徑一開。不唯化喻羣愚。雖高人達士。亦莫不靡然從之。殊不知彼但可施於一己。以為寂滅之計。而非吾儒人倫日用之實理。乃亦以之施於天下國家。如行荆棘之塗。鮮有不困於迷誤。顛踣者焉。朱子欲繼三聖而焚其書。即孟子距楊墨之意也。○愚謂仙佛之為異端一也。然修鍊之徒。往往靳祕其術。不輕授人。故從而習之者。無幾佛氏之教。乃欲廣化群生。必

棄而君臣去而父子夫婦皆歸於我。若此不已則天其與我民彝不幾於熄乎。故程子獨言其害道爲尤甚。戒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詳味二詩之旨則其輕重淺深亦可見矣。

第十七首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群材。橫。學舍也。本作費。因心有明訓。善

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褰開。

徐氏曰。上篇言老佛之害道。此又歎吾儒之學不

明而庠序之習日非也。○蔡氏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因心之明訓也。○余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出於天所秩叙者。既昭陳而不可紊。而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弟弟後。夫倡婦和。朋來友習之道。出於人所節文者。亦褰開而不可掩也。

云胡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

甘泉賦。迺搜求索耦。阜伊之徒。冠倫魁。注曰。言選揀賢臣。可以配耦於古賢。阜伊之類。冠等倫而魁傑者。

淳風反淪喪擾。胡爲哉。

反作久。乖叶作公。反。

潘氏曰。此詩言上之所以教下。所以學。皆無其本。徒相與爭爲不根之文。未習澆漓。正學湮塞。真不爲異端所牽引者幾希。所以重朱子之嘆。而繼十六篇之後也。○梅岩胡氏曰。此篇歎教化不明。亦鑿知昏道之一節也。堯煥乎文。周郁。乎文。蓋自天叙之有倫者推之。其極可以經天緯地。後世以詞章爲文。藝焉而已矣。橫序雖設。教養無本。曾

不知所以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第較紙上語之工拙。揮五寸管。書盈尺紙。幸而可悅一夫之目。巍冠倫魁。喫着不盡。是以僞習日滋。淳風日喪。擾乎場屋之得失。果何爲哉。此不特士子之過。司教化者之過也。上以此取。下不得。不以此應。此詩歸之學絕。教養乖。其有嘆夫。○通曰。前六句言古者學校之教。如此。後六句言後世設科舉之弊。又如此。古之學校。不過欲人培養善端。以不失其本心而

已後世科舉競葩藻爭倫魁虛名可得而其本心已失之矣古今風俗之淳駁世道之興衰皆由於此

補註橫通作黌學舍也善端即四端也天叙即書所言五典人文亦五典中人理之倫序易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正謂此也褰掖舉之意褰開言易見也倫魁猶言甲科狀元也○此言古先聖王開設學校教育羣材皆所以明人倫而已始也因其本心固有之善端使培養而擴充之及夫天叙之

典既極其昭陳則人文亦莫不粲然而可觀奈何後世賢聖之君不作教化陵夷庠序群居之士率皆馳心於外不知人理自然之文但以詞章之葩藻豔麗者為文爭先聞聲躡取高第遂使良心琢喪利欲紛拏而於天叙天秩不復加意風俗之類敗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總論第十四首至第十七首

通曰第九首十首言心言敬繼而歷序聖賢之傳

以見其傳皆此心也。皆此敬也。又所以明吾道之正統也。至第十四首言性言誠。繼而歷序仙與佛之類。以見其說皆非吾性也。皆非吾誠也。又所以闢異端之邪說也。先是明吾道之正統。則自伏羲至周子。今則歷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以及程子。可謂詳矣。先是闢異端之邪說。惟言若莊。今則凡仙與佛。暨近世學校科舉之弊。皆歷言之。可謂悉矣。先是言道為太極。而言心繼之。今則言

心如北極。而言性繼之。聖賢之心。無不敬天命之性。無不誠。前後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不可不逐首分看。而亦不可不合看如此。通書以繼之者善。為元亨。以成之者性。為利貞。朱子既釋之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及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又釋之曰。通者流出而賦於物。復者各得而藏於己。今詩曰。播群品。固靈根。播字即是發字。即是流出而賦於物。固字即是具字。即是各得而

藏於己。元亨利貞。非誠無有。仁義理智。非信不存。
中庸一書。無非言誠。而第十六章始發之。感興詩
二十首。無非言誠。而第十四首始發之。其旨一也。
蓋誠者。真實無妄之理。渾然一理貫誠。則一不誠
非一也。至理諒斯存。誠則至。不誠非至也。世人逞
私見。其見非誠也。鑿知道。其知非誠也。天地
之誠。不徒見於元亨利貞。而復動貞下起元。詩所謂萬化
固靈根之際。蓋靜而復動。貞下起元。詩所謂萬化

者正在於此。五常之智。即四德之貞。而鑿者失之。
詩以萬化原歸之。林居子者。其亦以萬化動原於
靜。亦惟靜者能得之。或曰。十五首所謂神仙者。
非謂林居子而何。曰。吾儒林居子。能經世而不用
於世者也。彼則無用於世而遺世者也。且元亨利
貞。萬物之一出一入。一生一死。皆有真實無妄之
理。仙家欲長生不死。妄也。元亨利貞之理。實有而非
虛無。佛家無實無虛。超乎有無之表。妄也。六經中

無仙字。無佛字。使其理果實有也。六經言之。聖賢為之矣。至若後世學校科舉。雖非仙佛異端之比。古者學校。敬敷五教。因人心固有者尊之。古者言揚功舉。取其有補於世者用之。後之學校科舉。多尚虛文。而其實用則亦妄也。然此事却在在上之人。宗主者何如爾。使學校皆如胡安定之明體適用。使科舉皆得如范文正。金在鎔之賦。皆得張庭堅自靖自獻之經義。則亦謂之妄可乎。謂之無補於

世可乎。仙學遺世。佛氏出世。儒學又不能經世。此後世之所以不能如唐虞三代之世也。此固詩之所深歎也。

第十八首

童蒙貴養正。

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孫弟乃其方。

語幼而不

胡氏曰。孫順孝弟之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

鷄鳴咸盥櫛。

內則。子事父母。鷄鳴咸盥櫛。

問訊謹暄涼。

冬溫而夏清。昏定而

晨捧水勤播灑。

擁篲周室堂。

內則。進盥少者捧藥。長者奉水。請沃盥。洒掃。

也。內則洒掃室堂。簪掃。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

書劇嗜炙。劬書勤勞于書也。見惡踰探湯。庸言戒。孟

誕。誕誕也。鄙野。時行必安詳。安詳安重。詳審也。聖途雖云遠。發

軻且勿忙。軻礙車輪。礙車木。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君子進

欲及。灑去声。炙之夜反。作味探平声。

潘氏曰。此承前篇禪家捷徑而言。學者當從事於下學而後可以上達。不可如禪家直趨捷徑。欲一蹴至聖人之域也。○余氏曰。發軻且勿忙。而以及

時起高翔。繼之。蓋學者不可自視過高而失之。躁

進亦不可自視過卑而失之。不及。鷄鳴盥櫛以下

考之內。則皆子事父母之事。不曰孝弟而曰孫弟

何也。蓋孝弟皆順德而孫所以為德之順也。人未

有能孫而不孝。亦未有不孝而能弟者。孝弟為仁

之本。而孫所以養弟之源。○通曰。古人之教。養蒙

為先。故詩於此拳二焉。詩首言天地陰陽之奧。此

理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此言童蒙洒掃應退

之節。此理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也。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是一理。又曰：自洒掃應對以上，便可到聖人事。此詩始之以童蒙養正，終之以聖途高翔，即此意也。

補註

童蒙養正見易傳。遜順也。謂順親也。謹暄涼即

溫清之事。簞帚也。劇甚也。嗜者知其味而好之也。炙燔肉。逾探湯。言惡之甚也。庸常也。時行。即庸行也。軻礙車止輪之木。發木動輪則車行。○上篇既

言士風凋弊由教養之失道。故此專言童蒙貴於養正。以為進德修業之基。自遜第以下至謹言行一節皆養正之事。夫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然或恐其不安於分而有妄意躡等者。為故又戒之曰：聖塗雖遠且當於此從容漸進。俟年十五而入大學。從事於窮理修身治人之道。然後奮然高起以造乎聖賢之域不難矣。

第十九首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又來侵
蔡氏曰哀哉二字本孟子朱子謂最宜詳味令人
惕然有深省處牛山木美矣日為斧斤所伐然氣
化流行未嘗間斷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又來侵焉
此亦六義之比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左傳寡君未之敢任韓文孰知余力之不任
潘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人心莫不具此仁

義之性但為口體物欲所攻伐是以天理日微人
欲日熾縱根苗尚在當心平氣定之時乘間發見
又為私心邪念所戕賊其不殄滅者幾希矣仁義
在人猶木在山善端之間護猶萌蘖之復生也私
欲外邪猶斧斤牛羊也

反躬良其背良卦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
秀宮林

潘氏曰人之一身四肢百體無不與物相感者惟

背非聲色臭味所能動搖也。反躬良背所以止於
內。肅容正冠所以防其外。內外交養庶幾有以全
其仁義固有之心也。然其端之發也甚微。方其保
養於此。不知何時充實光輝。以至於盛大之域。穹
林者首尾皆以林為喻也。○通曰。此詩言心與第
三四首相應。其言保養與第十四首所謂操存者
相應。學者讀之。宜惕然深省也。

補註

牛山木訓義已見孟子集註任堪也勝也反躬自

省也。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良其背良卦彖辭。止靜之義也。蓋人身
百體皆為物所動。惟背不動。故尔。○此篇本孟子
之意。以成文。前四句與下四句。而孤根穹林。又似
以木為比。大抵為人放其良心而不知求。故以哀
哉二字發其首。令人惕然深省。而操存保養以復
其初也。上篇戒以發軔勿忙者。欲其盡保養之功。
而易於高翔。此則歎其何年秀穹者。恐其失保養。

之時而難於成功也。其反復懇切之意不亦深哉。
○潘柄曰。童蒙章止言存養之法。至此始露出仁
義之心。以為所養之實。不可不知也。

第二十首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上句子昂詩。

詹氏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其分固不
能無異其理。未嘗不同。皆自然而然而然也。

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潘氏曰。此言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無非實理
之寓也。聖人無言而容貌舉履之間。無非至教之
所形也。○通曰。物生於春。遂於秋。天之容春而溫
秋而清。

彼扎夸毗子。夸毗。詩無為夸。毗。毛曰。以體柔人。鄭箋
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後漢崔駰傳
足恭善進退。子昂詩。便。夸毗。子。謂。咕。嚼。徒。啾。喧。咕
多言也。漢書。黃。傳。今日。長者。為。壽。乃。効。但。騁。言。辭。好
兒女。曹。咕。嚙。耳。語。歌。喧。小。兒。聲。又。鳥。聲。但。騁。言。辭。好
豈知神鑒昏。咕音帖。嚼日涉反。

潘氏曰。此指上章群居競葩藻之徒也。詩曰。無為
夸毗。夸大也。毗。附也。為大言以夸誕於世。諛言以
阿附於人也。咕囁。喧。乃樂人以口給之狀。豈知
神鑒昏。謂但騁其外面言辭之美。要其胸中實無
定見。其於義理真實至當之所歸。全不知也。
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易中心疑者其辭枝記。獲
憤。永刊落。竒功收一原。
梅岩胡氏曰。竒功譬如天何言而有動植生遂之

功。言語文字末爾。學者當刪其枝葉。培其本根。枝
枯葉脫。根幹呈露。而大本之一原者。固如此。借言
為筌蹄。而卒至忘筌蹄之境。非竒功乎。後四句。雖
若自責實。所以責夸毗子而教之也。○通曰。此所
謂一原。即所謂萬化原。幽探萬化原。則義之精。竒
功收一原。則仁之熟矣。

 清清明溫厚也。彼哉者。外之之詞。夸。大毗。附也。
詩云。無為夸毗。蓋小人之態。不為大言以夸世。則

為諛言以毗人也。咕囁多言也。神鑒謂明德一原。即前所謂萬化原也。○此言天本無言。四時行。百物生。而玄渾之幽默者自若也。聖人欲無言。日用動靜莫非至教。而德容之清溫亦自若也。彼夸大阿諛之人。徒騁口才。務羨于外。而卒迷其內。竟何以哉。且云向也亦昧聖訓而失於多言。自今發憤。永將削除枝葉之繁。而歸根斂實。收奇功於一原也。○余子節曰。學者想德容清溫於無言之中。察

神鑒昏昧於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進齋徐幾曰。功收一原。渾然此道之全體。融會於方寸。夫子所謂一以貫之。子思所謂無聲無臭。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故感興詩以此終焉。

總論第十八首至二十首

通曰。右三詩皆承上章。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言之也。童蒙貴養正。是養此良心於童蒙之時。所以培善端也。保養方自此。是養其良心於措亡之

後亦所以培其善端也。端字有二義。始為端。末亦為端。性發為端。是以其始也。而謂之端。於此時而養之。能不失之於其始也。情欲昏蔽之極。而本性有時發見。是以其末也。而謂之端。於此時而養之。是既失之。後而保養。方自此始也。聖途發軔。養之功。易見。何言穹林。養之功。未易成。兩養字。或言之於詩之首。或言之於詩之終。子朱子教人之意深矣。於末首言吾之心。天之心。則又無待於養之之

功矣。天無言。而其心自見於動植之生。遂聖人無言。而其心自見於德容之清溫。故詩前謂心者。吾靈臺而多欲者。穢之。泛為衆人言也。此謂心者。吾神鑿而多言者。昏之。專為末學言也。末學紛々求功於言辭之末。而本心存亡。漫不復省。枝葉徒繁。本根已瘁。此朱子晚年必欲刊落枝葉。而特達本根也。動植各生。遂一散為萬。而心之用。以行奇功。收一原萬會為一。而心之體。以立詩首言一理。末

言一原於此見朱子晚年造詣之深矣。合此三詩觀之。童蒙養正學之始也。反躬良哲學之中也。竒功一原學之終也。即中庸末章首言學者立心之始。中言慎獨戒懼之功。而終則歸之無聲無臭之天也。無聲無臭之天。即無言之夫子。即無思無為之易。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大極、二本無極也。吁。妙矣。

諸家總論

余氏曰。詩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幽探無極太極生化之原。明述道心人心危微之辨。粗及夫晚周漢唐治亂之迹。精言夫陰陽星辰動靜之機。上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授受之宗。下列夫顏曾思孟存守之要。大而乾坤之法象。性命之根源。微而神仙之渺茫。釋佛之空寂。與夫經之所以得史之所以失。靡不明備。無有闕遺。且於教之所以為教學之所以為學。粲然條列。渾然貫

通首窮夫無極之旨。末歸於無言之妙。與中庸始
言天命之謂性而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
一指歸也。又曰。興隨感而生。詩隨興而作。或比或
賦。雖非一體。或後或先。初非一意。然首尾貫穿。本
末聯屬。則渾然其一貫也。蘇黃門謂大雅綿九章。
初頌太王遷幽。至八章乃及昆夷。九章復及虞芮。
事不接而文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
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感興之詩。當以是觀。

之。○李氏心傳曰。詩凡天地陰陽之運。道德性命
之理。百王之規範。六經之蘊奧。與夫孔孟相傳之
正。瞿聃所見之妄。大略咸具于此。而以下學上達
之方終焉。雖因興所感而遂成章。然開示學者之
意亦已切矣。顧其包涵廣遠。不可涯涘。倘非讀盡
夫子之書而通其義。則於此六百三十六字之大
旨。猶未免乎面牆也。○李氏道傳曰。感興二十章
擬陳拾遺感遇而作也。詩人擬古多矣。第能做其

意趣效其音節無甚高論拾遺之詩李太白亦嘗擬之其措意遣詞不出拾遺區域之外至有全用拾遺語者雖無作可也晦庵二十章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下學上達之事靡不該貫蓋道學精微也雖擬拾遺其實過之第其弘深妙密初學之士或未盡識也○王氏整曰先生此詩凡太極陰陽之理天理人欲之機古今治亂之分異端末學之辯精粗本末兼該並貫加以興致高遠音韻鏗鏘

以追儷風雅學者優游諷詠興起感發良心善性油然而生下學上達之功孰能外是而他求之哉○梅岩胡氏曰文公贊陳詩以為雖乏世用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且自言其詩近而易知皆切日用然則陳詩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有之固可玩無之亦何損文公詩則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補飢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雖然文公自謂近而易知愚則謂其近如地其遠如天豈可以易知而

忽之哉。胡氏曰。此詩究極道體。綱維世教。與太極圖通書近思錄實相表裏。指示學者甚切也。愚嘗竊論此二十篇。其體格雖不過效陳子昂感遇之作。然其序引自謂切於日用之實言。近而易知。則已非所謂詞旨幽邃。近乏世用者比矣。至若不能探索微妙云者。特謙詞耳。蓋其詩中包括。則於天地之覆載。氣運之周流。造化之發育。人心之寤感。以至六經所蘊之精微。聖賢

授受之心法。所以渾然一貫者。則既深造而自得之矣。豈但探索而已耶。故凡所述操存。舍亡之跡。克省踐履之功。與夫論得失。正紀綱。辨異端。敦教養。則又無一不本諸其心。以合乎聖軌。使有以垂法于後世。此子朱子所以上與周程張子繼孔孟千載之絕學也。歟。雲峰胡先生文炳有言。昔游定夫。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某讀太極圖說亦云。蓋其說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

萬事未復合為一理也。通書與太極圖相表裏。其發明中庸處尤多。皆以誠為之樞紐。至朱子感興詩。始終條理亦不異於中庸。斯言盡之矣。先儒嘗尊太極圖通書西銘及正蒙目為性理四書。愚謂此感興詩亦當與前四者列為五書。而並傳之無疑也。今錄為是編之卒章。則亦朱子特著張呂之言於詩詞後語之末。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之本意云。

又按朱子此詩專明心學之蘊奧。義理精微。而兼得乎詞人之興趣。雖一時箋註如門人瓜山潘柄北溪陳淳覺軒蔡模與夫揚庸成詹景辰徐子與黃伯暘余子節諸家之說。其於義理固多發明。然惜其未得師門傳註之體。或墮於講義之泛衍浮冗。或流於纂疏之枝葉繁碎。似與作者本意反相扞鑿。而使初學即此以求興趣之歸難矣。愚目輯是續編。輒不自量而訓解之。

雖意見凡近未敢自謂過於前人然於每篇之詞旨敷暢條達使諷玩之者無崎嶇求合之難或庶幾焉竊聞雲峰胡先生亦嘗著感興詩通或者祕其藁而不傳萬一獲見是書得以正予之謬妄則又幸矣。

文公朱子之詩如布帛穀粟誠有補於學者之日用即天道以明人心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儒論之各已詳矣夫奚庸贅書林

詹宗魯氏往

新安朱子之鄉仁本金先

生德珙

處訪求

陳定宇胡雲峰朱風林

趙東山倪道川諸老先生書籍志欲刊行迺得選詩補註等書及同於黟邑汪士濂先生家得倪道川先生至正丁亥冬再重訂四書輯釋親筆正本以歸選詩載感興詩於續編劉坦之先生於篇末云聞雲峰胡先生有感興詩通未及見學者倘得以正予得失之說

則其望於後人也深矣其忠厚之意心
愚遂以金先生依倪趙二先生所訂
詩通勾抹去冗泛定本為宗而附坦之補註
于各篇之末以成全備之美區非欲好煩
第此書發明性理之奧昭如日星庶得以百
便讀且以貽諸同志曰校對畢敬題卷末識
其所自云

